

# 文心·优秀诗文选刊

策划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主 编：王 强

# 文心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文心·优秀诗文选刊

策划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主编/王 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心·优秀诗文选刊 / 王强主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095-6393-9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6429 号

责任编辑: 肖 蕾

责任校对: 黄亚青

封面设计: 张德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jiaoyu@cfeph.cn](mailto:jiaoyu@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840413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13.5 印张 269 000 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ISBN 978-7-5095-6393-9/I·0131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热线: 010-88190492, QQ: 634579818

# 文心·优秀诗文选刊

---

策划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顾问：肖复兴 梁晓声 郑敏 彭燕郊 龚旭东  
胡树祥 王广谦

编委会主任：李俊生

副主任：侯慧君 陈明 史建平 王强 张苏

编辑者：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主编：王强

副主编：李鹏

编辑部办公室主任：许晓娟 贾雪峰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强 王广谦 王晓红 史建平 孙宝文  
朱凌云 邢文祥 刘晓勤 刘树勇 李婷  
李鹏 李俊生 胡树祥 陈明 陈志坚  
张苏 杨莹 杨金观 杨晓波 张铁刚  
侯慧君 赵丽芬 郭有成 莫林虎 贾雪峰  
韩志萍 蔡彩时



M U L U  
目 录

|                |    |
|----------------|----|
| 序              | 1  |
| <b>诗 歌</b>     |    |
| 生生：多位一体        | 4  |
| 回首（组诗两首）       | 19 |
| 游园             | 20 |
| 短诗一组           | 21 |
| 隐居（外一首）        | 21 |
| 思念如花           | 22 |
| 诗二首            | 23 |
| 迷迭香            | 24 |
| 忽然下起雨……        | 25 |
| 夜车人            | 26 |
| 等候             | 26 |
| 凤凰             | 28 |
| 夜读             | 29 |
| 岁月醒悟十则         | 30 |
| 今又重阳           | 32 |
| 翠湖夜话           |    |
| ——写给翠湖边那个卖艺的老者 | 32 |
| 情书             | 33 |
| 等待一场雨的来临（外一首）  | 35 |
| 执子之手           | 36 |
| 寒露里的母亲         | 37 |
| 姐姐             | 38 |
| 夜静春山空          | 39 |
| 树林子            | 39 |
| 无题之一           | 40 |
| 无题之二           | 40 |
| 归              | 41 |
| 在异乡            | 41 |
| 行囊             | 42 |

|                 |     |
|-----------------|-----|
| 致雨里的百合          | 43  |
| 四韵思怀            | 44  |
| 组诗：春茶物语（外三首）    | 44  |
| 组诗：思无邪          | 45  |
| 一代人             | 49  |
| 组诗：春愁物语         | 49  |
| 殓诗房             | 50  |
| 飞鸟              | 51  |
| 没有伞的小孩          | 51  |
| 尘世之尘            | 52  |
| 千里              | 52  |
| 恋               | 53  |
| 组诗：忽而今夏         | 54  |
| 秋心              | 60  |
| 我愿为农民           | 61  |
| 致《戏子》           | 61  |
| 中国石油大学逐日诗社社员诗作选 | 62  |
| 散净居旧体诗新作选       | 71  |
| 组诗：游子谣          | 75  |
| 绿色的蝶            | 78  |
| 亡灵书（外一首）        | 79  |
| 青瓷杯（外一首）        | 80  |
| 与诸昆弟送老三南行（外二首）  | 81  |
| <b>散    文</b>   |     |
| 宿愿              | 86  |
| 证道龙脊            | 88  |
| 好山好水好民歌         | 91  |
| 难得逍遥            | 93  |
| 难忘济南清繁里         | 94  |
| 致友人             | 108 |
| 乌镇——怀念中最美       | 110 |





|            |     |
|------------|-----|
| 游走的南北      | 111 |
| 雨痕         | 113 |
| 睡在画报里的民国女子 | 114 |
| 献给春天的记忆    | 117 |
| 麻雀之灵       | 119 |
| 邮票         | 121 |
| 海棠花开       | 123 |
| 苗江晨色       | 124 |
| 魂牵燕园       | 125 |
| 花开在谷       | 126 |
| 秋叶         | 128 |
| 享受寂寞       | 129 |
| 路          | 130 |
| 有一种爱不能等待   | 132 |
| 琐记         | 134 |
| 就这样，去旅行    | 137 |
| 梦回青川       | 139 |
| 思念如花       | 142 |
| 我心中的黑森林    | 143 |
| 我与中财有缘     | 145 |
| 爱茶说        | 148 |
| 故乡的云       | 149 |
| 猫咪         | 150 |
| 海风微醺的温暖    | 154 |
| 回望         | 156 |
| 古宁的黎明      | 157 |
| 诗意的生活      | 159 |
| 石磨与煎饼      | 160 |
| 沙河这园子      | 163 |
| 枕水江南       | 164 |
| 宁静的俄罗斯风情画  | 166 |
| 翠湖听筝       | 167 |



|               |     |
|---------------|-----|
| Homesick · 临夏 | 170 |
| 登香山记          | 173 |
| 燕子            | 174 |
| 秋魂            | 175 |
| 悼念我的外祖母       | 176 |
| 闲话故纸堆         | 179 |
| 幽兰操           | 180 |
| 新疆短行，行者无疆     | 184 |
| 时光匆匆，人生慢慢     | 186 |
| 雪夜赋山茶         | 188 |
| 天津游记          | 196 |
| 写给阿Q的一封信      | 197 |
| 生命是一棵倒长的树     | 198 |
| 渐行渐远的鸿雁传书     | 199 |
| 湘行散记          | 201 |
| 身陷苍凉：杜甫墓      | 202 |
| 一部《史记》，千年司马   | 205 |
| 后记            | 207 |

# 序

在《文心》编到第八辑的时候，业师王强先生问起我关于《文心》的稿件质量。当时不免惴惴，因我对文学的悟性其实很差，而诗歌、散文的评价标准，原本就因人的审美而异。就我自己编辑《文心》过程中的感受而言，确实读到过许多优秀的散文与诗歌。这些作品，或感情真挚，或内容详实，或文字优美，各具千秋，但凭我对文学的点滴感悟，我感觉到历辑《文心》中都不乏上乘之作。所以，我按照自己的真实感受回答恩师说，每期《文心》收稿，不仅数量可观，且不乏内容与文字兼美之作。业师又谈到，我们受学校委托负责《文心》编辑，就是要让《文心》逐渐孕育出中财浓厚的人文气息，要将《文心》办成中财人的精神家园。先生又要我格外重视《文心》的选稿、编辑、校对工作，方不负学校重托，而让更多的中财学子驰骋于经济的辽阔天地时，亦能存一颗文心，此亦是师徒共同的期待与理想。

时间如白驹过隙，自先生于2008年主编《文心》以来，飘飘乎六年间已编成了九期。其实，业师读过每期《文心》的所有稿件，先生知道其中多有骚体兰章。先生常对我说：“我们编《文心》，是要让她成为中财的精神栖息地，而不能编完每一期稿件，就让杀青付梓的书本束之高阁。”而谈及《文心》之于中财学子的文学创作影响和阅读率，则我师徒二人心有

戚戚焉。于是，先生遂产生了将各辑《文心》中的优秀诗歌散文辑出来编成选本一册的想法，目的在于让《文心》成为中财学子心灵的净化剂，成为滋养中财人文心的源头活水，成为中财人的灵魂栖息地。因此，我们决定，编选这本《文心·优秀诗文选》嘉惠同仁，以飨读者。

选文、选诗并辑以成册，其实是件困难的事。何也？盖因其标准不一，难辨优劣也。所以清代文选家选编《古文观止》时曾在序言中说：“古文宜选乎？曰：无庸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则选尚已。古文至今日，操选政者代有其人，骛骛乎有积薪之叹矣，尚宜选乎？曰：无庸也。详略互见，醇疵错陈，则选又尚已。且余两人非敢言选也，即焉云耳。即之奈何？”我们选《文心》，亦有此叹。好在，文艺的花园本就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此才能蔚然大观。从《文心》第一辑编到第九辑，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心》的稿件，确是百花齐放，蔚然大观的争妍景象。这对我们选《文心》优美诗歌、散文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拘一格，不定一统。虽然选诗、选文有困难，但我们依然乐此不疲，“略者详之，繁者简之，散者合之，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是因为“作者各有精思深意，而读者或取此置彼，则美者或遗，一概观览则劳于睹记，”所以我们甘坐冷板凳而为中财人的孺子牛，编选辑之以成珠玉精册，或能滋润学子求学向艺之心，又岂是徒然哉？

对于读书，宋代藏书家尤袤曾经说过：“饥读之当肉，寒读之当裘，孤寂读之当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如果这尚因年代久远不足成为现代

社会的说服力，那么我们还可举两例为证。世界著名的文学家加缪曾说：“文学不能使我们活得更好，但它能使我们活得更多。”我国当代著名小说家麦家也曾说：“这个世界硬邦邦，现实总有一些让人很沉重的地方，一点名利可能就让人挺累，但读书可以柔软一个人的内心。书本是最好的朋友，每次打开一本书都感觉打开了一片辽阔的天空。”作为编选者，我们相信，书本不只是人类的朋友，亦是人类最忠实的情人，更是灵魂的伴侣。不是说，人的一生，要么身体在路上，要么心灵在路上吗？每期《文心》，都有许多温暖人心、穿透人情的文字供我们品享、取暖。况且，我们现在费尽心力，将其中的优美诗文辑以成册乎？我们希望，编选这册《文心》能成为中财人的灵魂伴侣，而读者朋友们也时刻存一颗文心。只有带着《文心》上路，才能让自己的雅致心灵不息。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0月份的文艺座谈会上说过：“文艺不要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我们所选的诗歌、散文，就没有成为市场的奴隶，没有沾满铜臭气息。我们中财人的确以经济为立身之道，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心中只有金钱和世俗。每当读着《文心》中的优美诗文，我们就知道，中财人能够做到左手算盘，右手《诗》《骚》，我们犹然存着一颗柔软且坚定的文心。正如习主席所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们虽从未奢望过《文心》引领时代，但我们相信，《文心》中的优美诗文，能成为中财人永远的精神家园，能散发出中财稀薄却醇香的人文气息，能代表所有中财人的风貌，在这个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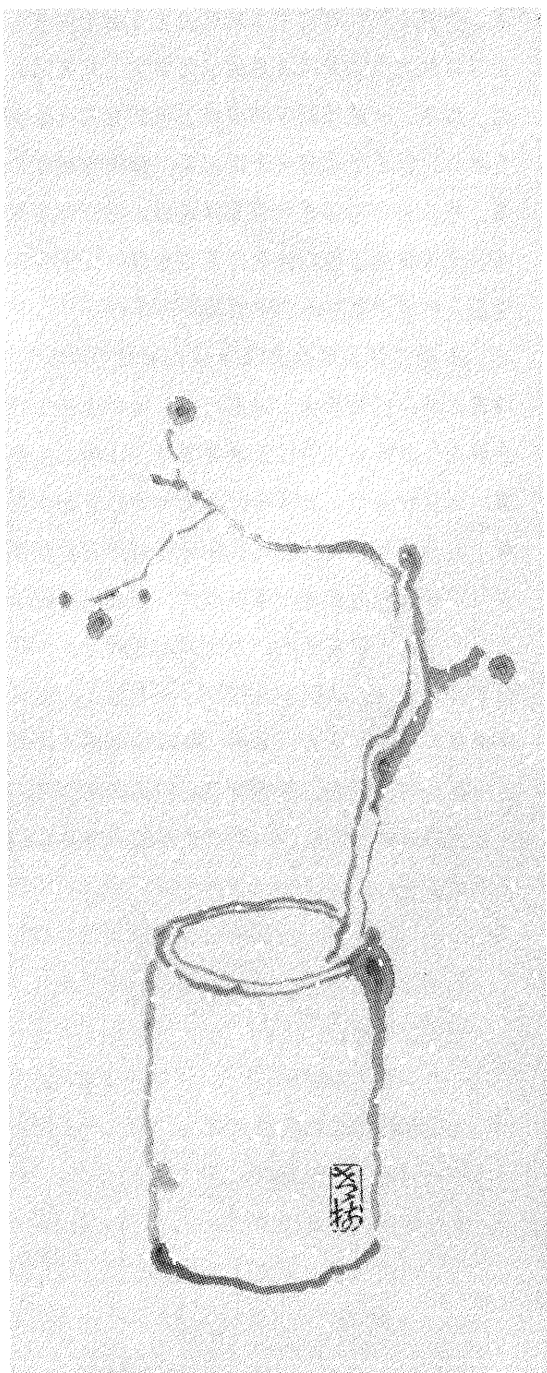
荡的时代里激浊扬清。

是为序。

汪冲 序于春城昆明翠湖之滨

时在甲午年孟冬12月12日

SHIGE  
诗歌。



SHENGSHENG:DUOWEIYITI

# 生生：多位一体

□ 彭燕郊

编者按：

《文心》杂志创刊号，我们隆重推出著名诗人彭燕郊先生。彭燕郊，原名陈德矩，1920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县黄石镇，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编辑家。在诗歌创作和研究、编辑出版、民间文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赢得了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广泛敬重。彭燕郊曾主持策划、组织出版了大型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湖南人民出版社）；主编了大型诗学丛刊和丛书《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外国现代散文诗译丛”、“犀牛丛书”、《外国诗歌辞典》等，出版诗选《高原行脚》、《彭燕郊诗选》、《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彭燕郊卷》、《夜行》，诗论选集《和亮亮谈诗》、《彭燕郊诗文集》（四卷）等，小传被列入多种文学辞典，作品被选入各种文学选本。

彭燕郊是老一代中国诗人中艺术创造力最旺盛、艺术开拓性最强劲的诗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热爱诗歌和生活，专注于艺术创造，追求“诗意的人生、人生的诗意”。79岁发表史诗性的长诗《混沌初开》，80多岁高龄仍能在一多月内写出千行长诗（五位一体），即使创作过劳、大病住院也在所不惜。在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先锋性、纯正性，让年轻的先锋派诗人们也折

服、赞叹不已，这在中国新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诗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文学史上只有陆游、歌德、雨果、叶芝达到了80岁以上仍葆有旺盛创作力的境界），以至于有研究者提出了“彭燕郊现象”的命题。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中大师级的人物，彭燕郊的存在，大大提升了湖南诗歌乃至“湘军”文学的品位与境界，被评论家誉为“中国新诗的南岳”。

彭燕郊先生的这篇《生生：多位一体》，可谓鸿篇巨制，气势宏大。诗里对于人性和道德合理性完全缺失的恐怖主义予以无情的痛斥，讴歌了生命的丰富、强度和伟力，对社会、文化和人性有着多向度思考，对个体生命处境和民族命运趋向充满着警惕的期望与满怀乐观的忧虑。语言形式、表现风格的本体性追寻，形成了极富艺术张力的韵致与魅力。诗歌研究专家龚旭东《“认识彭燕郊”：一个重大的文化和诗学课题》一文，全面、系统、精辟地论述了诗人彭燕郊一生的诗路历程，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位诗人——一朵充满奇迹的火焰，一块晶莹剔透的结晶体，一个平凡的圣迹！

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生之谓易。

——《易·系辞》

生生化化，品物成章。

——《素问·天元纪大论》

大块假我以文章。

——李白《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

## 一、氤氲

此刻，虚空中  
 生生的精气正在运行  
 四射的灵光正在向八极浸衍  
 倾情闪烁超温的燃烧  
 鸟已不再歌唱，云停于青霄，欲雨未雨  
 各种等级的气流在它的驾驭下升高明和暗、正和  
 侧的播扬  
 时序已颠倒，无寒无暑  
 停滞在大火后余烬余温的熏炙  
 围绕它来回吹拂的软风  
 在浩瀚里浮游，以无力的冲刺  
 多少淡化等待的焦虑  
 即使还说不清楚等待的是甚么  
 固执，急切，烦躁，受困于  
 如被骄阳蒸晒吐沫海水释放的咸味水汽  
 灼热，潮湿中急于寻找清新，明亮和畅快  
 梦幻以奇异的敏捷，乘一只快艇  
 炫耀地急驶向大地的咽喉  
 幻象被浓缩，而后凝聚，结晶  
 成就有生的自明自知，如同可溶可塑的化石  
 多棱体滚珠般在大地的柑柘里跳动  
 随即发酵，膨胀，高烧中的汗腺被迫而滴出一串  
 串汗珠  
 山海边界，半岛伸出的两臂  
 酒坛形港湾里的潮水已涨足  
 吞吐开坛之际喷出的浓郁绵长的辛辣

堤岸静穆，以若有所思的神气伫望  
 感触跌进生生精气暖热怀抱的生灵们  
 爆炸前拥有的生存奥秘，渴望重生的众生  
 正在忙着用生命内在的光洗一次痛快淋漓的浴

永恒的精气，太古以来的生命主宰  
 宇宙忠诚的守卫，不知疲倦的耕耘者  
 以其无始无终的绵亘表明现在与未来  
 难解难分的纠葛，别无所求  
 需要的只是执拗的向往，只是憧憬的坚持  
 繁殖的延续，延续的繁殖，就这样

生生的精气巡行，沉着如大江，镇定如朦瞳巨舰  
 连续穿过忍住气不出，忍住泪不流的  
 劫后的旷野，深谷，来到这仇恨生命的  
 杀生天王肆虐后大地上的绵亘废墟  
 甚么不问，甚么不说，甚至甚么不看  
 只以慧心留意蚂蚁般蠕动于地表的幸存者  
 瓦砾尸骨起伏处不停的挣扎不停的诅咒  
 以及诅咒里偶尔加人的嘶哑的叫喊

经历一场正常情况下无法想象的绝顶残酷的灭绝  
 生灵们的反应已被锻造得如此老练成熟  
 能冷眼看穿杀生天王鬼喊伎俩用尽后的窘迫  
 谎言的破绽，诡计的颓败。能够识破  
 石头长出毛发，朽木生出绿叶的神话，都是骷髅  
 露齿而笑的笨拙魔术，视觉欺诈  
 虚弱迫出寿衣般的伪装，衰亡前的假笑

只能叫人恶心，粉饰是徒劳的

兀立如一片倾斜的危墙，根基动摇，却想用朽木  
支撑

巡行的生生精灵就这样浑身包裹在

幸存生灵们亿万生命元狂奔向反击愿望

激动内心爱与恨的频繁碰撞

陶醉于碰撞的连锁反应，生生精气意味深长的目  
光

融融自得的微笑传达他与幸存者悠然默契

除了追踪驰去或袭来的万千思绪

他已无暇顾及他，他已满足，他微笑了

苍茫大地，无论极贴近极辽远

生灵们体内某处那个神圣之泉汨汨涌出的

带电的生生愿望正以极度敏感反应

生生精气的殷切召唤，蠢动着，全不顾

所有难逃浩劫所有飞来横祸的威吓

即使跌进深渊，落得个缺臂少腿半聋半瞎

也不会趴下来摸着冰冷锋利的乱石爬行

不会弯曲身体，嚼碎石头，撕开胸膛

把自己活埋，只是微笑，微笑着面对

甚么样的征兆，甚么样的启示，这大灾后的火场

废墟下有多少逃过一劫的幸存者在营造

前生存状态生活，培育着无限生机

无法估量的不可逆转的巨变将要发生

谁不明白，谁不兴奋，谁都有兴奋中的冷静思索

只除了还在装疯卖傻热衷于自欺欺人的杀生天王

## 二、孵化

有一支歌不用声音唱

有一种言语用眼神和手势说

有一种温馨因为与冷酷对峙

而显得额外高贵，有一种规律

不可违反，不可改变

生生，庄严的永恒，杀生，绝对的邪恶

惨淡尘雾，颤抖着寻找退缩之处，可寻找之处

已经不多，退到哪里？是个疑问，或许

就地消是最好的选择，晴朗，阳光更加灿烂

没有照不到的角落，大气更加清新

流水般潺援回荡，以特有的方式报信：

生生精气的无私母爱正在为恢复万物生机

所需要的吸收、转化、充实、增长等等条件

丰富供应和储备，作出不懈的鼓舞，指点，提示

忙碌在地表，地层，直到地心

这是甚么？这有小小尖角又圆又扁的球体

本该翠绿却已焦黑，一层薄薄外壳

本该坚硬，足够保护小小球体的安宁，为了

体内可爱的嫩黄，可爱的奶酪似的球肉

以及那一丝丝的淡淡幽香，怎么会有，为的甚

么？那不就是

我们习惯叫做种子的生命元，生命胚珠，它本应

该

存活在宜人的温度，湿度，宜人的通风，照明里

这灾后幸存的少量种子，如今却不能不庆幸

尸骨瓦砾堆积给它留下这些隐蔽的孔隙  
刀斧手们扬扬得意，大步跨过，多亏蛮横的铁蹄  
没有把它踩碎碾破，虽然干燥，脏污，郁闷  
微小的不被注意的偷生倒也有短暂的平静

以偶然形态出现的必然，无法排除的多种因素里  
最重要的因素：生生不息。有一天  
满足又一次杀生大动作的杀生天王  
下令刀斧手们清扫现场，以便建造一座杀生神坛  
最微小的生命现象也会叫他忐忑不安

“还有一粒种子吗？我说过！一粒不留”  
好像漫不经心，语气却很凶很重  
“全烧光了，全碾碎了”刀斧手们以教徒的欢呼

回答

烧光？碾光？杀生天王追求的灭绝几曾实现  
吞吃棉花球里的钢针是他的绝技绝活  
妄想对于他有棉花的温软，棉花的轻柔  
全不顾肚子里早就装满锐利的钢针  
残暴本性总是和愚蠢素质紧密相连  
居然连最简单明白的道理都不懂：  
种子本该存在于泥土，本是不可计数，也不会灭

绝

初始的生生，本是幼小，本是稚嫩  
那肉身，本是象牙色的水灵珠子  
生生的自在肌体，存有的本初，本是洁白清纯  
文静，缄默，谦卑，自处于生机涌动的

九天仙乐虔敬徐缓的节拍里，优美地  
躬身拥抱自己，形成完整的浑圆，就像  
母胎里的婴儿，内质有恰好那么多的水分  
不需要更多滋润，呼吸那么平稳，不急不慢  
不需要太多气体的补充轮换  
自然丰满，自如生长，自在演进  
自信必能在不太长久不太短的生命史的这个时段  
成就自己，成为使自己惊喜也使人惊喜的全新的

存在

泥土的生物钟依照地层独特的时间感运行  
黄昏和清晨一样鲜亮，清晨和黄昏一样柔情  
薄暗的正午和清晨黄昏一样流连于明暗之间  
梦幻，悠忽闪动于薄暗的深深浅浅  
来自慈母祈盼平安快速成长的注视  
是叮咛，是嘱咐，黑土如膏，如浆，如胶冻  
因为输送乳汁的多寡而弹性变化密度，硬度  
沙粒勤快，忙着缓和柔韧度，调节泥土胎盘，使

它

拥有全部适宜于生长的理想的舒适  
以其线条流利的棱角，加入黑土的无限可塑性  
做成羊毛地毯般的床褥，生生的细心  
生生的钟爱，生生的爱子们，泥土里的亿万种子  
在大地永恒律动的微微摇晃里，幸福地生长

生长着，感受生生的喜悦，生长  
提升感受，扩展感受，培养生命最初的好奇心  
还没有破壳，没有睁开眼睛，前生命状态的种子



本能地有爱和憎，本能地分别善和恶  
 锻炼敏感，思考，联想，朴素的推理能力  
 能听到地表上千万人的呼喊，感受烈焰  
 烤热的地表传来高温，钢铁轰隆，鼓膜应声震动  
 突然的热烈，突然的冷静，突然的万丈光芒，突  
 然消失

都是为甚么，要知道，这就是需要，需要生长  
 离不开生长，为了生长

又稚小又活泼的力原，渴望爆炸，渴望飞跃  
 渴望一个欢乐的节日，地壳欣然裂开的那一瞬间  
 纵身蹦到地面，大叫一声：“我来了！”

记得那份郑重的允诺，那份允诺里的深情  
 那份严肃的承担，小小球体里那个高贵素质  
 所拥有的能量，释放出的希望，失望，欢乐，痛  
 苦

胜利和失败，构筑成有形可见的生命实体  
 血脉的舒张和收紧，气管喘息时的伸长和收缩，  
 皮肤的冷觉，痛觉

以及随后来到的舒适感，都有乳白血球在歌唱

依依惜别，从地层到地面，这一瞬间  
 如同进入少年期回忆童年岁月，不再是种子的  
 种子后身，还是浑身泥土气息，血肉本是泥土做  
 成

泥土，记忆和憧憬的温床  
 生产膏腴生命催化剂的工场  
 一粒沙子，一撮土壤，都储藏动人的记忆

温馨的怀抱，让种子吮吸过不知多少次  
 被种子纯洁地吻过不知多少次  
 甘甜的唾液溶解过不知多少次  
 亲昵地咀嚼过不知多少次  
 泥土柔情的手，不知来回抚爱种子多少次  
 生命元在种子浑圆的饱满里波动  
 汹涌像春涨的江水充满进和退，快和慢的自我角  
 力

如今，种子是一只刚学飞的雏鸟，翅膀还软  
 需要珍惜与气流周旋的每个瞬间，杀生天王  
 还在找寻，不耐烦地窥伺下手的时机  
 然而，这一刻已经不是那一刻，成长了的种子  
 已经成为新芽，最初的欢乐里有最初的警觉，最  
 初的认知

轰隆滚过的恐怖，呼啸毕竟是短命的  
 种子沉默，在最雄辩的沉默里  
 在生命的嘹亮号角声里，坚定地催促新芽的生长

### 三、蠢动

那时候知道会看到没有看到过的甚么  
 知道迎接第一次张开的眼睛的必定是新鲜新奇  
 那时候不知道遇到的是甚么样的新鲜新奇  
 这时候才知道会有这么新鲜这么新奇  
 没有稻香、麦浪，飞鸟、游鱼  
 没有茵茵绿草，也还没有张开大伞盖的树荫  
 没有人来人往的城镇、村落

一眼望去，只见无边的荒凉，荒原里的肃杀恐怖  
宽敞的是废墟，明亮的是冷酷罗列的惨状加惨状  
宽敞明亮是为了让你看得更多看得更清楚，看了  
更难过

不怕让你吃惊，吃惊得瞪着双眼说不出话

种子，莽撞的小东西，转瞬间  
长成萌芽，鲜翠，苗条，承担荷负无限生机的重  
任

已经莽撞闯入广阔的天地  
退缩吗？回到泥土里吗？是的，泥土  
记忆是醉人的酒曲，泥土带盐味的碎屑  
充塞回忆的每个片断每个空隙  
泥土胎盘里的日子，诗意，美好，有限空间里轻  
微的

挪动，翻滚，蜷曲，舒展，还有随意延长和缩短  
的休息

前后都是泥土，浑身上下  
都是泥土留下的亲热的印记  
泥土在养育，泥土的呵护，泥土相随相伴  
泥土，大自然千万年千万次啃啮过的  
大地的肉糜，大地的骨髓，无数孔隙  
松软透气，提供全部营养的芬香  
肉体和精神形成、长大的可靠凭借  
对于种子是这样，对于萌芽同样这样

萌芽，成长中的泥土之子，将怎样用善良、单纯  
面对这场大破坏

遗留下来的谁都不忍心多看  
不忍心多想的  
兽性取代人类理性造成的空前的大灾大难  
刚刚从幼年进入童年，小小萌芽，必须经受  
这无比严格的勇气和信心的考验

他挺住了，用生命的全部积累衍生的全部热能  
用全部热能衍生的全部张力，他观察，思考  
这人造荒原上的荒唐景象，他冷静观察  
强忍厌恶和悲愤，以及眩晕、恶心  
强迫自己看下去，想下去，强迫自己镇定、冷  
静，他看到

光秃秃荒原的正中部位，被铺上一块  
灰白，僵硬，冰冷的石质地皮，大到可以  
给数以万计的信徒从四面八方围住威严地  
矗立在地皮正中的石造杀生神坛，不高不矮  
合乎天命气数枚关的“风水”要求  
神坛周边，蠕动着是一群一群忙这忙那的信徒  
慌张，忙乱，有如救火，有如给临死病人操办后  
事

抬重物的“嗨哟”，铁器的撞击，信徒们  
急促的呼唤，谈论，总管、教长的指挥，布置，  
同时进行的

多种操作，同时迸发的声响形成集市般的  
嘈杂喧闹，还带上少不了的宗教仪式的神秘气氛  
一棵棵怪亮的铁树正在被七手八脚地插进地里  
多少高度，多少枝丫，枝丫上多少叶子，树干多  
少粗细

叶片多少厚薄，形状，色泽，绝对一律，绝对严

格，一律

依据杀生天王精心设计的图纸分毫不差制作  
这一棵和另一棵的距离，这一行和那一行的距离  
绝对遵循严格的规定，壮观的神坛于是  
具有圣殿和陵墓的气派，信徒啧啧称赞，齐声  
歌颂杀生天王的伟大意旨，除了他  
谁能有这样的大气派，这样的大想法，大手笔

嘈杂忙乱中可以听到断断续续的零星话语

“能再高一点就好” “这样正好，总不能比坐在  
坛上的天王高”

“叶子多一点就好” “不能多不能少，一棵树  
多少片是规定死的，多了的这一块，你敢负责？”

“该浇点水吧，也算种树呢” “浇甚么水，  
你忘记了它是没有根的，天王说的：有根的  
就有生命，都得消灭”……

没有见过的，第一次见到了，一次难得的激动  
没有听过的，第一次听到了，一次难得的震撼  
萌芽们，兀自在铁树和铁树间

能  
突突成长，凭着那一点点胚珠里生命基因无穷的

连自己也想不到有这么快，这么日日夜夜地生长  
神坛四周，铁树行列间，这里那里

站起来一棵又一棵真正的，有根的树的  
幼株，动人地青翠着，成为灰白巷道里朵朵绿灯

终于有一天，幼株们的长势引起骚动

信徒们偷偷猜测，这不吉利的迹象会带来  
甚么样的严重后果，神坛边怎么还有生命现象  
怎样处理这些胆敢冒出来的怪物  
怎样除掉它，不留一点痕，别让天王发现了烦心  
幼株们只顾生长，不知道自为自足的生长  
引起这么大的风浪，这么多的恶毒算计  
信徒，准信徒，亲信，帮闲，刀斧手们，纷纷  
议论，表演，看谁比谁更像天王的忠实信徒  
众多信徒里那个最聪明伶俐的，抢先说

“用锯子锯，方便，又快”，有个更聪明的紧接  
说着

“锯了，还会长出来的”，另一个懂科学的主张

“用化学药水淋，让它连根烂”，另一个也算聪  
明的接着说

“药水会淋到铁树干上，都会倒下来”，急于露  
一手的刀斧手们

亢声高喊：“连根拔起不就行了”

还是那个自封为天王亲信的老帮闲说得好

“天王的《灭生咒》最灵验，念咒吧，一了百  
了”

说得这样玄，其余的只好不再说下去

于是一齐行动，用锯子的去拿锯子，用药水的去  
寻药水

念咒的念起咒，用手拔的动手拔，哪知道

小小幼株，根长得这么深，盘得这么远

好久好久摇不动，突然，一群信徒慌忙跑来

“都来看呀，这里那里，到处都长出幼株，不知  
多少幼株”

“那些该死的种子不是都烧焦碾碎了吗”

“那是地面上的，地底下还有不知多少”

信徒们，一下子全瘫在地上，下意识地举起双手  
有喊“天”的，有喊“天王”的

——喊“天”的好像比喊“天王”的多一些

#### 四、喷薄

生长有一股强劲势头，谁也止不住，这股劲憋得  
太久

憋得责张的血脉带动心跳，带动脸红，耳朵叫  
憋得你要跳，要喊，伸出手去见甚么一把抓住甚  
么

生长是拗不过的强，喝醉酒似的晕  
只顾往前冲，从没想给自己设个限，更不管  
谁在给你设限，设的甚么限，正因为这样  
荒原上的幼株转眼长得郁郁葱葱，长成一片幼林  
劫后废墟有了个天上跌下来的绿洲

绿啊，绿啊，又看见绿了，叫眼睛亮堂的绿  
传递喜讯的绿的火炬，点燃希望的绿的星光  
绿宝石般坚强的生命意识的确实存在  
绿啊，只有绿，绿是健全，是旺盛，是进展  
绿开辟了过去到现在，现在到将来的通道

幼株长成小树，小树就快长成大树  
幼林里洋溢着绿的喜庆气氛，绿祝贺小树  
赞美小树，用祝贺赞美步入青年期的少年的热诚

小树林里正在举行树族独特仪式的隆重庆典  
树族的独特舞姿，树族的独特歌声，树族的拥  
抱，树族的敬礼

小树们腼腆地笑着互相问好，都很快活  
都俊都帅，都美得很有格调，很够品位

每一棵都有男性的挺拔，英俊

都有女性的婀娜，文静

男性勇士的剽悍，书生的温文尔雅

女性仙女般的身材，梦幻般的风姿

但又不能说就是男性的美，不能说就是女性的美  
是全性的美，代表全部生命为的美的全性美

全性美，不是随意捡来的美，不是轻易得来的美  
一开始就是在美的秩序里一步接一步形成的，是  
按照

美的规律，美的典范一点一滴地形成  
树干，威严的主体，撑起一座绿山的威力的美  
由于内部充实的生命元的储备而美  
树枝，一茬茬向四面伸出的手指  
每个分枝都是为了输送树液的必要  
长短，粗细，硬度，软度，决定于树液的多少  
树液的多少决定于整棵树成长规模的需要  
生长的规模用枝繁叶茂呈现  
很难说是枝繁先于叶茂还是叶茂先于枝繁  
它们同时出现，它们本是一体  
干、枝、叶在同一个完整的设想里成长  
可以很拥挤，但是谁也不会妨碍谁

可以有高有下，有疏有密，不会形成任何程度的  
紊乱

树干和树枝，树枝和树叶，自然的间隔，自然的  
距离

自然形成的神态：树干，安详地站着  
树枝，伸出无数做着各种手势的手臂  
无数树叶，时刻在鼓掌欢迎所有的来访者，多么  
人性化

多么富有亲和力的美，生命美质多么完美的显示

灰白的铁树，在新生绿树的包围里  
麻木地反射阳光，为自己毫无意义地浪费阳光羞  
愧

为被冷落难堪，滚圆的树干，不能感受风雨  
按一定规格成批量生产的枝叶，在规定的工艺流  
程里

安装、固定。离开真实的树那么远，离开  
真正的生命那么远，是对生命的拙劣模仿  
对生命意义的肆意亵读，曲解，甚至嘲弄  
不能吸收热的铁叶冷漠地反射阳光  
不能在风的吹拂里摆动的僵硬的铁枝铁叶  
十足是一堆等待清理的废铁，因为它  
不需要运动，不可能运动，不知道在运动中生长  
这些环绕神坛的铁废物行列，这些失败了了的  
抹煞生命的愚蠢尝试，破产了的  
杀人天王灭绝生命诡计的尴尬标志，可悲地  
成为历史笑料的天王神坛的浮夸摆设  
正在不得不以它的丑恶，反衬新鲜树丛的生生的

美  
美  
美

新生幼林的美，是人间的美，人文的美，人性的

到处是生蹦活跳的运动中的生命的美  
树枝搭着树枝的胳膊，树叶靠着树叶的脸庞  
飞鸟们飞去飞来，选择最好栖息的树枝  
蚂蚁选择最便捷的工作路线  
小到不留神就看不见的小虫们  
在树皮的小小凹隙，裂缝间寻找生息之地  
露珠寻找温度适宜的叶面宁静地凝结  
游丝选择光线充足的空间轻轻晃动  
每一棵树都在显示全息的全性的美

但是杀生天王和他的信徒  
看不见，不知道人世有生命的全性的美  
是看不见，还是不想看见  
是不知道，还是知道装不知道  
不想知道，不愿意知道，可心里明白  
精神蛊惑失灵，肉体杀戮恐吓失灵，“照这样下  
去

香火会断的，香火断了，我们还有甚么奔头”  
严重，重中之重的严重，对于他们就有这么严重

## 五、孽乳

不停地张开、收拢的发麻的手指  
不停地抬眼仰望天又不停地低头沉思，摇晃的

半醒半睡的骚动着的身体  
贴得更近，靠得更紧的脸庞  
高涨中的宣泄释放的需求，更加急切地占有和被占有

比爆炸更紧张的爆炸前的紧张，失控了的控制，失效了的防范

警告遭遇蔑视，危机快速成熟，已经不只是一个信号

而是事实，必须用紧急行动应对的事实

青春期，生命开始向巅峰突进，随即进入巅峰期  
肢体和感官连续做出下意识动作，连续的说不清数不尽的幻想妄想奇思怪想的闪忽  
感受和反感受的轮番交替  
狂热与冷静的搏斗，正常的疯狂，不正常的正常  
高烧，中邪，理智像薄膜，一吹就破。纸扎的栅栏

纷纷倒在狂奔的步伐下，激情统率一切  
青春决堤了，青春在泛滥，新生幼林猛长了  
枝繁叶茂很好，但是还不够，现在需要的是强壮。强壮，更强壮

更高涨的冲动，第一次阶段性胜利已经实现，现在是疯长

疯狂生长，最痛快地宣泄，无保留地释放，不顾一切地生长

展示青春全部的能，宣布不可避免的青春冒险开始

重要的是理解冒险，理解这个冒险是最无害的冒

险

冒险不是危机，飞跃不是危机，一天早上，当你睁开眼睛

忽然发现满眼是吵吵闹闹蜂拥而来的满树繁星般的蓓蕾

不用惊奇，猛长告诉你：每棵树都长得够强壮了  
开花的日子近了，千朵万朵  
争着抢着开第一朵花的时刻近了

蓓蕾，这粉白中带点粉红的圆锥形爆炸物  
装满远远从树根经过树干树枝输送来的  
乳白色树浆，生命的元初素质和永恒质量合成的黏液

因为饱含连续宣泄连续释放的无穷能量  
而美，因为自信能给生命营养给生命快乐而美  
谁不喜爱这精致的圆锥形，谁不膜拜这玲珑娇小的圆锥形

谁都知道必须留心，用手触摸它是禁止的，只能在膜拜中赞赏在赞赏中陶醉

绽开，谁都知道绽开意味着甚么  
不能不绽开的绽开意味着成熟，意味着强烈感觉  
不绽开就错过最佳时机，意味着决心，大胆  
在急于把自己交出去的急切愿望驱使下的  
果断行动，于是非常自信，非常自如自在地  
把严密保护的美，珍藏许久的美，无保留地  
公开，最彻底最勇敢地暴露，极神圣极神秘的美  
超出最最有想象力的想象的惊心动魄的美

最天然也最人工，最古老也最时尚的

中  
绝世的美，超速满足精神需求感官需求又在满足  
超速提升永难满足的需求的美

绽放，意味着捂住脸蛋的蓓蕾刚刚放开手  
意味着完成无保留赤裸的庄严意义  
意味着就要有那不会再多再少不会有第二次的  
一点点的，短促得不能再短促的，微微的甜蜜的

痛  
走向生生使命的完成的，走向生命意识成熟的痛  
缤纷的鲜艳，只预示无比辉煌灿烂的小小一角  
而那幽香，既是体香，也是口香，汗香，人气的

香  
磁铁的吸引力的香，只能顺从，无法抗拒，无法  
逃避的香

绽放，生命跨出的自我完成的关键性一步，郑重，认真

热烈，欢快，有像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周到完备  
有更为大胆放肆的展开，更充分的裸露

绽放，用超常丰富的色彩和语言传达的信息  
生命已进入自我献出状态  
拥挤而前的生命元们在自我舍弃的进程中焕发献  
身的豪情

都在呐喊：最美最能显示生命力的是自我献身  
这婴孩嫩颊的红是希望  
流连梦境的眼珠的紫是理想  
融冰才化的春水的蓝是期待  
烧透的赤炭的金是生命的炽热

春天田野上的薄雾的银灰弥漫生命的憧憬  
远山悠忽的墨绿写满生命的执着  
夕阳下山前天边晚霞的金黄  
用对生命坚贞爱心的真挚作出的临别赠言  
用绽放的缤纷色彩说出的是这一句话：为生命繁  
衍的献身是崇高的美

该发生的就要发生，该出现的就要出现  
不能少的不会少，该来的不会不来  
正好在这个时候，正在盼望他们来，他们来了  
乌云来了，温暖的黑金棉花来了  
不轻不重的低气压，不轻不重的阴沉，不轻不重  
的闷热

适宜于生命延续的大环境形成了  
轻寒的风和煦了，淘气的雨不再淘气了，阳刚之  
气和阴柔之气聚会了

绽放等待风，绽放等待雨，绽放等待这一刻  
枝繁叶茂，为了这一刻，花团锦簇为了迎接这一  
刻

绽放着迎接风的广阔胸脯的冲压  
绽放着迎接雨的爽利的抽击  
绽放着在风的胳膊的收紧和放松的拥抱里  
在雨点的湿润的手指的温柔又粗鲁的触摸里  
风吻遍整棵树的所有毛细孔  
雨殷勤地给全裸的树来一个痛快的淋浴  
快活的欢笑和呻吟里，喘息平静之后  
所有花树上的花朵，垂下头，享受甜蜜的疲倦  
知趣的乌云已散去，风已停，雨已住

所有的花朵都受孕了

杀生天王，枯坐在洞穴般的宫殿里  
 已很少到那个被花树围困的神坛。那里  
 不再是显威风理想去处，生命现象太可怕  
 这场风雨，多少引起他的幻想  
 他问来报信的亲信：“那些该死的花都毁尽了  
 吗”

“他们玩得正欢呢。”亲信回答  
 天王，脸上毫无表情，所有的大人物  
 都不把喜怒哀乐摆到脸上，为了保持尊严  
 只“嗯”了一声，示意亲随们散去  
 闭上眼睛，又在想甚么了  
 谁知道他想的是些甚么！他又有些甚么样的恶毒  
 心计

## 六、嬗递

在和涨潮的海水一起涨红了脸的月亮升起来的夜  
 晚  
 在大地的盐和糖提炼成的露珠压弯草叶的清晨  
 在激动的太阳融化出液态陨石般的金雨洒下的白  
 天  
 每日每时每一年春暖夏热秋凉冬冷的每时每刻  
 从地平线到海平线全空间都在进行着全时间的庆  
 典  
 全时间不间断的亿万生灵互致祝福的全空间庆典

强劲势头猛烈生长的劫后重生树林

繁华花季过后转眼间已是一片果实累累的茂盛果  
 园

走进果园就会在涌动的彩色，涌动的光焰，涌动的  
 兴奋气息里

照见感染果树们的喜悦，于是你按捺不住喜悦立  
 刻浸沉在喜悦里

立刻融入许多祝福许多拥抱许多亲吻的  
 热气腾腾的庆典

不用问谁是庆典的主角，谁是才出世的娃娃，谁  
 是老寿星

不用问祝词献给谁，礼品送给谁，不讲礼仪，没  
 有鼓乐，没有鞭炮

可以听到天际隐隐传来的生命悠长的回声

种子，萌芽，幼株，树干，枝，叶，花，果

都是主角，多位主角，多种生态的协调，互动，

共存

爆炸了的种子是萌芽，蠢动着的萌芽是幼株

猛长的幼株成为树干，树干上洋溢着枝叶

枝叶丛中是竞放的花朵，开花是结果的先声

萌芽里有种子，幼株里有萌芽，树干里有幼株

枝叶从树干来，花开在枝头，果从花蒂结起

说不清谁先，谁跟在谁后面，有没有最后一个

有没有最后一轮，有没有终结者，种子就在果实

里

找不到痕迹的往复循环，没有接口的链接

找不到谁主谁次谁轻谁重的浑然完整的一体，多



位的一体

多位一体，生命庆典有多位主角，不同时刻  
都有不同受祝福的主角，可以是你，我，可以是  
他

此刻，庆典献给果实，果实们沉醉于被爱者的幸  
福感

在果树林里向果实祝福是在分享幸福，走在果树  
下

来不及高喊“怎么这样快！这样快就长出这样  
多！”

来不及细看，来不及让心跳平静下来

丰饶之美，富足之美，昌盛之美早已把你征服

你发现你已经和果实们一起生活在果树林母性的  
大爱里

于是你但愿你也是在果树林绿色襁褓里生长的婴  
儿

刚刚睁开眼最先看见的是母亲慈祥的微笑

你用你的第一声啼哭告诉母亲：我来了，永远不  
会离开你

果树母亲用她的绿色声音回答：你永远是我的一  
部分

我的所有的愿望都在你的呼吸里，你用注视

回答母亲的注视，告诉母亲我知道

我是你的继续，我身上有你给我的嘱托，有你的  
期待

你知道我的身体有多轻多重，因为那是你给我的

果树林被爱充塞，被爱浸润，被爱激荡，更加迷  
人

一颗果实是一只明亮的眼睛，都在用爱子深情的  
注视

向果树母亲唱无字的歌，果树母亲用深情的注视  
表示听懂爱子的歌，用无字的话语进行最有趣的  
对话

许多的话语归结起来也就是：我相信我能够  
让你更加喜欢我，相信你是为了更加喜欢我而更  
加喜欢我，因为你是我的母亲

因为你最知道我就是生命，就是未来

每一颗果实都有显示生命美质的闪亮造型  
都是无愧大师称号的艺术家们的得意之作  
扩散中的鲜艳色彩，流动着的清新的芳香  
果皮用透明、半透明的眼色吸引你的好奇心，呼  
唤你的审美需求

告诉你：我们是传播生命最有活力的接力棒，我  
们优美的形体

可以是球形的椭圆形的也可以是扁圆形多角形  
每一种造型都有实用和审美需求的完美结合  
可以有排列成图案的突起，可以有流畅的条纹，  
可以有细的茸毛

也可以有坚硬的甲壳，甚至尖刺，都是为了更  
美，更能保护自己

果肉，果实的主体，茁壮生长的迷人憧憬驱动下  
一再酝酿最后形成的最理想配方调制成的生长素  
生命延续和进化可靠资源合理贮存和传输功能的

## 承担者

谁都不能不虔敬地亲近它，不能不相信它的诚恳  
允诺

它那透亮胸口飞溅的话语火花，活下去。生命是  
你的全部存在

你会永远记得它动人的话语，动人的形态  
动人的质地，液体波动和固态凝结之间的  
迷人的品格，善于吸收善于保存的海绵体，糖霜  
的纯度

和蛋清粘度的奇妙结合，多次绞榨过滤成形的  
高浓度蜜汁，比淀粉还细的粉末捏成的水晶球  
用雪花，绿茶，鱼子，蟹黄，蜂蜜，薄荷炼成的  
香膏……所有这些

都有能够在心灵深处激起对生命的热烈的  
血，汗，泪水和唾液酿成的甜味醇酒的醉人魅力

果核，隐藏在果肉深处的宝匣  
像少女珍藏心爱的首饰，珍藏着果实存在的终极  
意义

生命的延续与发展的根本，我们喊它“果仁”的  
种子原体

无穷潜能浓缩升华而成的最高绝对值载体  
因为极小而精粹，因为极小而极敏锐，极坚强  
极高的智商，早知道非常只是平常，“无”并不  
存在，正如中断只是短促

舍得一身烧成黑炭，保持绝对值的完整  
依然在向屠夫抛掷铿锵的响应：  
看见了没有？我的热力依然在燃烧，活力依然生

## 动活泼

生命不只是用生对抗死，不是用简单的保护生  
不是用简单的循环回应生，而是螺旋形地上升

最动人的节奏是生命的深度呼吸  
最没有遗憾的和谐是真爱与真爱的和谐  
最感动人的旋律在生生与杀生格斗的反复来回里  
从山脉到山脉，从山脉带出的丘陵高原到丘陵高  
原

从大江长河的源头到大江流域长河两岸的原野  
从海岸线到海岸线，从碧蓝的大洋到大洋里碧绿  
的群岛

生生精气无数次巡行是无数次叮咛嘱咐  
最有意义的事业是生命的完成，让我们把我们的  
微笑献给生命的完成

献给高山大野丰厚的植被，献给长满庄稼的田园  
人烟稠密的城镇乡村，献给海洋和大地所有生  
物

生生的完成是我们大家的，是你的，我的，不分  
彼此的完成

生生的满足是自我的，更是他人的，是全体的满  
足

巡行的生生精气，总是在那个选定的时刻，恰好  
是那个时刻的时刻

在深的关注里作出新的生命想象，生命设计，生  
命抒情

扩展着生命时空，让被激发的生命元  
更加精神抖擞地翱翔，翱翔着在香雾祥云里起舞

洪荒以来相逢与告别之间无间隔融合的祝福之舞，吉庆之舞

并不奇怪，总还有那么一点可厌恶的不谐和音  
瞪着火红眼睛老在窥探，撩牙滴着唾液，手指  
痉挛着计数：还有多少日子，也知道邪恶活动的  
期限

已经不多，已经进入倒计时，却还不甘心，还想  
来一次超大面积灭绝生命的病毒气雾喷洒  
已经焦急得肠子打结，已经错乱到五脏错位  
却还有可笑的梦呓：快些，快些把他们全干掉  
要更恐怖，更恐怖更能保证我们不会失败

杀人天王和你的徒众们听着：你们是不知悉么  
叫失败的

既然你们不配胜利，也就不配失败  
你们的“胜利”也就连失败都够不上  
从来没有胜利，你们的失败也够不上是失败  
你们的所作所为既然是从失败开始到以失败终结  
对于你们胜利和失败不是对应物，就像失败对于  
我们不是对应物

我们没有必要把胜利建筑在你们的失败上面  
你们的失败不是由于我们的胜利，而是由于必然  
由于不可逆转的生生的铁律。其实没有必要和你  
们谈这些

既然你们是反人类的，不必把人类的语言说给你  
们听，你们

能听懂人类的语言吗，你们这些人形的异类？  
很明白：死，灭，寂，无，黑暗，仇恨，这些

是你们的嗜好，你们的依靠，你们的梦想  
妖魔自有天性，你们只会茫然于谵妄的怪圈  
茫然被约制于绝望与绝望的锁链  
还以为他的杀生事业依靠亏你们说得出口的  
豪言壮语、甜言蜜语，混下去，直到混不下去的  
那一天

由你们去吧，随你们再一次去张牙舞爪扑向一切  
生灵

生生的铁律不会放过你们每一次作奸犯科  
生生精气只管怀抱神圣的生生伦理尽心尽力巡行  
只管让他那朴素的心喷涌出  
最本真清纯，最浅显明白的话语“活下去”  
安慰勉励无涯际广袤的深海高天间，经历  
一劫之后又是一劫，劫劫难逃的受灾大地上  
生灵们时间一样悠长的元初的生生之庄严伟大

在你凝望明朗起来的希望的那一刻  
在你结束徘徊犹豫果断地跨出第一步的那一刻  
在你为自己的慷慨豪爽欣慰的那一刻  
在你坠入浮想联翩中而出神的那一刻  
在你挣脱乱麻般的思绪而大彻大悟的那一刻  
在你终于能够说出“终于结束了，再开始吧”的  
那一刻

在你品味好事带来的喜悦坏事带来的辛酸的那一  
刻

你感觉到了没有，巡行的生生精气  
不只是在炸裂，冲击，拉动，提举，推进，压榨

不只是在喷涌，发射，碰撞……这些生命力的强烈爆发中

让你感受到，还在和缓的吞吐，融和，修复，整理

以及愈合，吸纳，转化，茫然到恍然，蛹到彩蝶，酒曲到酒

等等的这些生命力的徐徐释放中感受到

你终于明白，巡行的生生精气

不是从你面前经过，而是有超常的一刻停留

停留中给你留下极重要的

一个明媚的笑，一个流动着深的关爱的眼神

一口永远不会枯竭的清泉，一道永远闪烁的灵光

一句清脆铿锵的话语：活下去，高大，亮堂，人

应该是巨人

你终于明白，一颗种子的故事是一棵树的故事

一棵树的故事是一个人的故事，一株小草的故事

是一切生命的故事，一个生命是多个生命的一体

多个生命是一体，无量数生命是一体

生生精气在巡行，正在巡行

正在向你走来

（选自《文心》第一辑）

HUI SHOU

## 回首（组诗两首）

□ 谢建平

### 安静的鸽子

西单广场慢慢地走进鸽子

把来不及返青的草甸子递到它的手里

它来了悠闲着渺小的身子

温柔地示意着

它认出了我的镜头

一动不动地站着

不眨眼地瞅着

旁若无人

它知道这是一次定格的机会

它往前走了两步

放大了一个春天的底片

然而这时的意境中

不知不觉地多了一只脚的神色

仿佛这个隐秘的领地

没给底片留下太多的空白

我试探着重新抓拍时

却拥来了越来越多的人

它被湮没了

## 看鼓楼

去了一次鼓楼  
转了一圈感觉有些妖气  
老大的岁数了还披着一件红褂子  
勾着行人伫立的目光  
肥臃的体态有些落魄地坐在那里  
失魂的眼神有点木讷  
我看你时把眼睛看成了夕光的老人  
不过暗淡的弱光中幽静的斑纹  
是谁也拿不走的  
我往后退了几步  
感觉好像是退进了历史  
总觉得有点陈旧的腐味感  
鼓楼的岁数偏大了  
风雨侵蚀的日子总让人难受  
说不清的易拉罐碰疼她时  
她竟是没知觉的植物人  
呆目地看着世事变化  
不过我还是买了一束鲜花搁你面前  
谁料到一戴袖标的拽着我  
让我把花抱走  
还强行罚了我的款  
我感叹时代在歧义中总是理由

(选自《文心》第一辑)

## YOUYUAN

# 游园

□ 晓 庐

那门外的断桥，  
何日的余烟已染上你发颠？  
飘碧的柳丝，  
还守护昨晚的鹅黄。  
撑一叶伞，  
把雨天的游园点亮，  
燃一汪火，  
将最深的黑暗浇灭。  
廊桥蓝关，  
曾拥抱了雪野的游子，  
湘流绿浪，  
多时又见一领白衫？  
带春的消息给雾里芭蕉吧，  
说一路山长水阔，  
她永是惊奇的顾盼。

(选自《文心》第三辑)

DUANSHIYIZU

## 短诗一组

□ 崔新宇

光

突然有一种想触摸太阳的冲动  
那是来自光的久远的温柔

飞鸟

白云在天空中留下的缝隙  
像是无数只奔向天国的飞鸟

初恋

好多好多风和日丽的下午  
阳光里  
你的笑容

(选自《文心》第二辑)

YINJU

## 隐居 (外一首)

□ 马 丽

隐 居

在年轻的诗里  
隐 居

微小的声音  
藏在 石头后面

蚂蚁的心跳  
落在 枕边

发光的水鸟  
停在 浪尖

你是远处  
一株森林外边的  
小梧桐

靠近文字  
像秘密的寓言

## 春雨

春雨  
落入  
花园

枝叶间  
加入  
一个

甜甜的  
词

一只鸟  
落在  
你的阳台

当你转身  
它将远行

(选自《文心》第三辑)

SINIANRUHUA

## 思念如花

□ 张一春

我对你的思念像水面娇羞盛开的莲，玉般的盈盈  
浅笑是记忆中的容颜；

我对你的思念是向日葵灿灿的花盘，你果色的青  
春让我感染旋转；

我对你的思念是牵牛花的藤蔓，你的柔情诱着我  
不断攀登，在我们相见的刹那散紫翻红，唱出我的  
诗篇；

我对你的思念是初秋的玉簪花，在你离别的岁月  
里化成追随你的一片白帆；

我对你的思念是藕荷的绣球，浓郁的伤感团  
团……

我对你的思念是春寒料峭的玉兰初绽，哪怕你雪  
藏情感，我要用我一树一树的花开，让你奔涌山间；

我对你的思念是春日迟暮的海棠，我携那月光把  
你深深凝望；

我对你的思念是如雪的丁香，我把相思绾系成  
结，只是为了等待你的飞鸿，我才会怒放……

我对你的思念是漫山遍野的鸢尾花，恣肆汪洋的  
蔓延如同我抑制不住的爱恋；

我对你的思念是鲜妍的杜鹃，在山岚飘飞的谷壑  
等待你的观览……

我对你的思念如初夏无语的木槿，在道路旁边热  
闹纷繁地把生命铺陈如绢；

我对你的思念是蒲公英随风飘飞的小伞，行过迢迢的水重重的山孤独而执著地把你牵挂……

我对你的思念就像那一树浅紫的梧桐，在明媚的四月云天给我一个摇曳多姿的如花的梦；

我对你的思念如同我童年窗前的苦楝，在五月的迷蒙雨烟，在鹧鸪的声声依恋中，我编织乡情一片；

我对你的思念如同六月里悄放的槐花，在初夏声声的新蝉声里，我不惜用满地的落蕊来爱你，爱你青春如画……

我对你的思念如同雪原上挺立的白桦，在冰清玉洁的天地间翘首望你直到天涯；

我对你的思念是幽幽山谷中的兰花，在无人可及的崖边，在涓涓流水的侧畔，我独自散发我的幽香装点你的青春芳华……

我对你的思念如同那漫山的二月兰，为了你的阳光般的爱恋，为了你坚贞不移的关照，

我挺立我并不美丽的花朵，我摇曳我并不伟岸的身躯，为了你的爱啊，我长遍谷底山崖！！

(选自《文心》第三辑)

SHIERSHOU

## 诗二首

□ 晓 庐

### 沉舟

不堪打捞

沉舟烟海的缤纷往事

当时虽触礁身亡

誓言却柔媚万分

可如今都到了那儿

只余风皱的叶

还流传故雨气息

你还在彼岸候立吗

风动间

碧草萋萋

你的白帆已游天外

此际如发

荷不起人生回望

玉笙寒的清夜

春水欲皱



## 无题

花种在风里  
你种在我心中  
花落随风  
你永在手心里  
  
凝望是座雕像  
泊在灯光  
也靠向风雨  
我落在回忆的烟圈里

(选自《文心》第三辑)

## MIDIEXIANG

# 迷迭香

□ 飞雪

酒光在岁月的杯底轻轻摇晃  
颓靡的声调悠扬的香  
都是从她身体发生

体味其中味道  
舞蹈，看到她微笑  
我也笑笑  
今天的心情哪里去找  
孤单衬托，不太合拍的人潮

一杯薄荷的饮料，醉意摇摆  
盛夏的大太阳，那时候看到你的微笑  
你在我身边微笑，每秒都美妙  
我喜欢，哪有一样的微笑呢  
而你做到  
即使有点堕落的味道  
也带着倔强

厌世的纷扰，避世的心跳  
原来，还是喜欢  
这世界的热闹

(选自《文心》第三辑)

HURANXIAQIYU

## 忽然下起雨……

□ 冯正乾

谢谢命运

多年前被我遗失的美好再次寻回

这种感觉是更深刻的喜悦，我更小心地拥有着

谢谢上天的恩赐

也许这些对我来说，足矣

此时

我的心

整个被酸甜的幸福所占据

有一种满足感是我从未体会过的

有一种愧疚感是我从未表现过的

整夜的欢喜一再唤醒我曾经的记忆

从此不再留有遗憾

我已满足

只是忍不住的心酸，若隐若现

找不出的理由

仿佛在告诉我还会发生些什么

……

看似平静的一切

其实我的内心正经历着一场暴风雨

简单的半句话似乎再次还原了某个信念

让我再次感受到了来自那个冬天的温暖

我不知道还该不该心存幻想？

好似暴风中的一只小鸟

怀着某个希望

想要飞，却毫无方向

不管怎样

要懂得“放弃”和“把握”各在何时？

很多人都懂

很多人都错

很多路，走错了方才醒悟

如果还有一丝希望

我绝不会放弃那抹亮光

如果还能看见太阳

我愿意在雨中感受冰凉

……

好想在此呐喊——

想要珍惜的人

你是否还愿意递我一把伞

让我在风雨里撑起一片天

暴风雨中——享受你给的安全

风雨过后

请相信我们的世界

一片晴空

……

(选自《文心》第三辑)

YECHEREN

# 夜车人

□ 张 飞

谨以此诗献给亲爱的民工兄弟——题记

深邃无边的夜哟，  
你可曾感到孤单？  
也许你说不会，  
因为有点星光与你为伴。

疾速奔驰的列车哟，  
你可曾感到疲倦？  
也许你说不会，  
因为前方的路始终是你的征程。

可漂泊的人哟，  
我知道，  
你早已厌倦了孤单，  
你在疲倦中慨叹：  
回不去的，  
是我梦中的家乡！

（选自《文心》第三辑）

DENGHOU

# 等候

□ 侯佳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只留下一颗  
不舍的顽石

千年的等候终于换来  
月拂过光的刹那  
召唤成声，成影  
我便撑一把阻挡黑暗的伞  
向天地间的幽暗里遁去  
任挽留声荡漾在身后  
凭河水清得温柔，稻田绿得妩媚  
只成眼角的余瞥

幽暗中穿梭  
光不是光，影不成影  
只在等候的信念中  
还能确定存在  
向蒙上黑暗之纱的光明中走  
即便影子，也渐渐远去

光的黑暗之纱愈浓

手中的伞愈紧  
怕受不了黑暗之压  
瞬间破碎  
虚无一片

但你听，此起彼伏的  
鸟鸣  
在啼晓

你看，纷飞的  
彩蝶  
在轻舞花香

河水  
已被黑暗侵袭  
努力泛着光  
只为让浅底的鱼  
依旧游翔  
让击岸的水  
如昔清脆

河旁的老牛  
用它澄澈的双眼  
祈求答案  
可我如何能回答它  
一个穿梭在黑暗中的  
独自孤单

如何能知晓  
等候的  
就是这光影不分的瞬间？

轻轻的，我走了  
撑一把泣雨的伞  
走向等候  
没有光明  
没有黑暗

（选自《文心》第四辑）

FENGHUANG

# 凤凰

□ 祝伟

夜  
屏蔽了阳光  
露出弯弯的月亮  
和满天的星光  
阁楼外  
静静的夜空下  
徐徐的微风  
和潺潺流水的沱江  
梦想  
在这一刻实现  
终于走进湘西  
见到如画般的凤凰  
  
小时候  
听老人讲  
那遥远的潇湘  
有一只美丽的凤凰  
无数次  
我隔江相望  
向往江对岸古镇悠久的历史  
和迷人的风光  
此刻  
我却犹豫不决

是从远处眺望  
还是走进深邃的小巷

热情的主人  
一位土家族的姑娘  
带我们泛舟江上  
讲述传奇的故事  
倾听山歌的悠扬  
吊脚楼里  
游人摩肩接踵  
千里迢迢而来  
除了秀美的风光  
湘菜的美味也难忘

天暗时  
古老的阁楼却灯火辉煌  
动感十足的乐曲  
熙熙攘攘的夜市  
带来一片繁华景象  
夜深了  
才见她不加粉饰的模样  
美丽的凤凰  
张开色彩斑斓的翅膀  
在夜空中翱翔

我期待划破夜空的晨光  
我期待明天灿烂的朝阳  
但我更喜欢这

夜空月亮星光  
阁楼微风沱江  
和传说中的凤凰

(选自《文心》第四辑)

YEDU

## 夜读

□ 黄鑫（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2009级硕研）

我从不担心一日三餐的问题

我担心的是夜幕降临

我习惯于夜间出走

门窗大敞

你无法估算她和他的重量

但是我深知他们的力量

排山倒海

仿佛当年一首诗歌

让灵魂

九死一生

(选自《文心》第五辑)

SUIYUEXINGWUSHIZE

# 岁月醒悟十则

□ 余夫子（重庆）

## 下棋

横的是阴谋  
纵的是爱情

车跑直线  
炮打翻身  
马踏日月逍遥行  
象守着田  
仕守着殿  
突击的士兵只向前  
号角声急  
破旗随风  
狼藉的垓下渐行渐远  
王在他乡还好吗？  
楚河汉界分明看  
呜呼！虞兮虞兮安在？  
一抔黄土掩埋  
项羽不肯过江  
原是沐猴而冠  
一个人的江山  
两个人的草园

横的是阴谋  
纵的是爱情

戴上尖尖帽  
跟残兵败将  
且战且退  
且退且嘶  
正道上说历史  
小道上听消息  
说什么美眷如花  
说不得亡命天涯  
中了地雷  
踩了陷阱  
机关算尽难言聪明  
唉呀！日子太老  
世界太新  
撇不清人和猴的关系  
测不准胜和败的距离  
倘若有巴山夜雨  
凭谁问今夕何夕？

横的是阴谋  
纵的是爱情

2009.5.26

## 给女儿

你怎么可能知道  
人世的狡诈  
人生的苍白  
你怎么可能明白  
美梦是一种象征  
奶粉也有价格  
你还太小  
小得忽略不计  
连笑容都青涩  
你还太嫩  
像第一颗露水  
只能折射黎明  
多么好奇啊  
尘埃中的霓虹  
多么忧伤啊  
道别时的珍重  
最长的那首诗  
是用脚写成的  
你不用牵着我  
也能踩出音符  
最短的那句话  
是用等候涂抹的  
你一定告诉我  
我们相遇的时刻  
你粉碎了我的世界  
它不够温婉

更在废弃的彼岸  
你重装了我的世界  
用脆弱的跑道  
和飞翔的山川

2010.2.26

## 桃花

背朝我  
你是一片桃花

背朝你  
我就是这片风雨

我们相抱在一起  
彼此，作很疼的耳语

2010.5.10

(选自《文心》第五辑)



JINYOUCHONGYANG

## 今又重阳

□ 张飞（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 2008级硕士）

今又重阳

我却闻不到幽淡的菊花香

菊花开在我的心田

心若向往，自在徜徉

今又重阳

我却不能登高远望

远望我可爱的故乡

蓝天碧野，山高水长

今又重阳

我的亲朋却散落四方

散落四方的人生梦想

峥嵘岁月，几度沧桑

今又重阳

重阳让我有无尽的思量

思量着亲切的过往

思量着未知的远方

（选自《文心》第五辑）

CUIHUYEHUA

## 翠湖夜话

——写给翠湖边那个卖艺的老者

□ 汪冲（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9中文）

涓涓的细流环绕回廊潺潺地流淌

多少次无声里听见你那哀怨的吟唱

何必用独孤寄傲的名士以自况

谁不艳羨你玉树临风的情状

看春柳吹发丝饰你以晚妆

为着一个慕名的造访

我曾持一把扇一卷词在甬道间徜徉

停了怨词悲调的过往

只为找寻那淙淙的交响

只为在潋滟的清光里一睹容芳

词 抛开了

扇 轻摇晃

柔水寂夜中我浸润着无端的惆怅

为着一个慕名的造访

我曾持一卷诗一支笛来到你身旁

在榆荫里静听笛唱蝉和的悠扬

在曲廊的一角看霓虹荡起双桨

只为找寻一种静谧和安详

笛 停歇了

诗 早遗忘

沉默中把那最唯美的夜色如画一样歆享

我曾几番入梦  
再忆那景象  
呵  
西风沉醉的晚上  
风拂衣裳  
月照寒窗  
我可以一次次拭去眼角的泪  
却憾恨着怎么也拭不去溶荡于心的哀凉

2007年8月28日于昆明翠湖湖畔

(选自《文心》第五辑)

## QINGSHU 情书

□ 罗小琳（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7金融）

我知道，  
你对我的宠溺，你从来都不说。  
因为我们都是射手座。  
有时太爱了，便选择了沉默。  
一起走，你总是习惯地牵着我的手。  
牵着我的手，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这双大大的温暖的手，是你给予我永远最安全的守护。

我们之间缺少甜腻的对话或温情的拥抱，  
我不懂用矜娇语气向你诉说生活里不如愿的种种，  
你也不常对我诉说你的苦乐忧喜  
我们的话只会针对一个事件展开，我说完我的想法，你再告诉我你的态度，帮助我修正。  
常常地，你会告诉我一个方向，告诉我怎样才是对的。

我们之间，只适合简单平常的句子。  
你爱变魔法。  
我读不出你心里的秘密筹划，却总会忽然给我惊喜。

从很早以前，忽然从身后变出我爱的彩色巧克力。

到前些日子，我无意说出我想学摄影，

第二天我的桌上就奇迹般地出现了一台Canon。

你爱我，你用最大努力让我拥有我想要的。  
而这只是你的简单愿望。

你很少跟我提你对我的要求。

更多时候，你会说，

“琳，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说这话的时候，你总是微笑看我。

你有我想象不到的勇敢。

你身上背负巨大的伤，外人不知道，而我很清楚。

我看着你就这么一步步扛过去了，

你从来都把痛苦轻描淡写，淡到我都几乎忘了你的伤。

在北京念大学，离你很远。

手被烫伤了，正忙着开会的你马上飞到北京来看我。

你给我买了好看的围巾，你知道北京的冬天很冷很冷。

帮我拿着包，耐心陪我逛一个又一个商场。

我知道，只要我觉得开心，你都会陪我。

你会常常忽然拨通电话问我在做什么。

只是想知道我在做什么而已。

忙的时候，我总是不耐烦地敷衍然后匆忙挂断电话。

你从来不会生气。

有一晚不善喝酒的你醉了。

你发信息来，告诉我你很开心，你说我让你骄傲。

我知道，其实我做得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能为你做的事还有好多好多。

而你却觉得已足够。

假期回来前，

你一次又一次叮嘱妈妈赶紧把我的床铺铺好，

要把房间弄得干净整洁等我回家。

等我回到家，你推掉了很多工作伙伴的邀约，只是想多陪我吃几顿饭……

这些，

这些都是你对我的宠溺，

而我有时都觉察不到。

有种爱，清淡却铭心。

你知，我知，

这是我们的默契。

我永远是你心里的小小女孩，

你把我放在手心里。

这只是因为爱而已。

老爸，

我爱你。

女儿

2009年七夕

(选自《文心》第五辑)

DENGDAIYICHANGYUDELAAILIN  
等待一场雨的  
来临（外一首）

□ 兰采勇（重庆）

日子干燥缺水  
西南边陲，一长串村庄的名字  
在祖国的版图上裸露着古玉的肌肤  
花朵枯萎，绿意消逝  
嗷嗷待哺的嘴唇背对着春天

我躲在阴暗的屋中  
读着龟裂的土地  
犹如女人们干瘪的乳房  
农民的眼中容得下沙子，却  
容不下乡村瘫痪的现实  
几行清泪滑落  
溅在早已卷叶的禾苗上

等待一场雨的来临  
所有的渴望蜷缩在井口的边沿  
聆听季节风言风语，对月长叹  
捎一片乡音给远方的游子  
高举盛满月光的酒杯祈祷  
等待一场雨的来临  
这个季节不再寂寞

虔诚的声音让我们一起等待  
那一场雨的来临

一场雨在夜里及时降临

入夜，母亲打来电话说家乡下了一场及时雨。——题记

手里捧着家乡颤栗的话语  
我听见母亲措手不及的兴奋  
简简单单的一场雨，浸润了很多重复的话题

故事在夜里失去情节。母亲的唠叨  
圈住我如潮的思念  
幸福的渴望，拒绝所有的惶恐

直接而冲动的抵达  
望穿了多少人的眼  
洞开希望的门楣。一场原生态的舞会  
满世界的飞跃  
母亲苍白的岁月顷刻融入夜色  
父亲也把希望的光点燃，吧嗒吧嗒地爬满笑脸

我决定和爱人一起奔走相告  
让拖泥带水的心情，复苏萌芽  
然后，满足地靠着墙  
窃窃私语

（选自《文心》第五辑）

ZHIZIZHISHOU

## 执子之手

□ 张程（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7财政）

亿万年前，  
我们彼此分离——  
我为天，你为地  
从此，  
你遥望着天空，  
我俯视着大地  
——以穿越时空的距离，  
我们久久对视，  
可望却不可即。  
于是，  
你让自己身上长满荆棘，  
竖起座座山峰，  
可巍峨如珠穆朗玛，  
也无法触摸到我的身体……  
那一条条江河小溪，  
是你湍流的血脉——  
溶解了无尽的回肠荡气。  
无奈啊，  
你静静地欣赏着我的红霓，  
我默默地赞叹着你的潮汐。  
时时刻刻，  
你倾听着我的呼唤，  
我聆听着你的叹息……

我的爱人啊，  
让我们用真诚召唤奇迹，  
亿万年后，再次相依，  
到那时，  
我们又融为一体，  
执子之手  
——与你  
同呼吸……

（选自《文心》第五辑）

HANLULIDEMUQIN

## 寒露里的母亲

□ 拜雪

在秋天，你蹲在门口  
迎接一只怀孕三个月的蚂蚁  
年过半百，你的腰身  
和中秋的月饼一样变圆

十月八日，星期五，寒露  
十七年前，也是这一天  
你和你的关节炎一起静坐  
看我的童年失了大火

母亲，我是你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产下的那只蚂蚁，你是否想到  
自己的命运，会比包裹我的  
那条毛毯还要单薄、多舛？

青年丧夫，中年丧子  
母亲，你让我想起那一片和丝瓜  
交缠在一起的马蹄莲。想起它们  
我就会想起地震，泥石流，旱涝，寒潮  
想起孤独，高锰酸钾，安全帽，流水线

站在失修的墓碑前，母亲  
我不敢看你的黑白照片

我害怕，一低头，寒露的阵阵暖流  
会让我想起你还未走远  
寒露里，有你血液里的钙和盐

（选自《文心》第六辑）

JIEJIE

## 姐姐

□ 拜雪

当年，父亲的一句气话  
让你远走家乡，只身来到醴陵  
十年，你生下两女一男  
他们个个随你，倔脾气，死犟死犟

姐姐，还记得十五年前  
你背我，到田埂捡拾麦穗  
你说，爸妈是爱我们的  
就像在冬天，雪也会融化

你离开的那一天，我跑到火车站  
追赶一辆有着长长屁股和大腿的车子  
那时，七岁的我，还不懂得  
什么是可以烧油的马达和引擎

你被六十八小时二十四分带走  
第六十九小时，院子里的梅花开了  
你把一辈子的伤疤留给我  
还有那片消融在梅花之上的大雪

姐姐，你离开之后，有那么几天  
我不和任何人说话  
只跟自己玩赛火车的游戏

你在空站台买了张站票  
我一眼便看到你行驶的终点

（选自《文心》第六辑）

YEJINGCHUNSHANKONG

## 夜静春山空

□ 丛林

田野里还剩下最后一个人  
他来自哪里  
他在等谁  
他要去何方

他能呆多久  
一刻，一晚，还是一生  
倦鸟飞入唐诗里  
他能否抵住炊烟的诱惑

或许，他什么也不是  
他只是在等一缕炊烟  
或是娘的一声呼唤

(选自《文心》第六辑)

SHULINZI

## 树林子

□ 吴练

林子里的树歪七扭八地立着  
有时候摇摇头，像是指点什么  
它们骄傲地知道，叶落使它们长大了一龄  
秋虫在歌功颂德

远处的灯光有些朦胧  
像是古人浪漫的诗句，又像是  
警察的赞美诗  
放着黄光的多只眼睛

黑夜教育情侣在林子里快乐  
那些歪七扭八的树  
越老越不成材

(选自《文心》第六辑)



WUTIZHIYI

## 无题之一

□ 李含

我是黑夜与白天缝隙里的  
一只孤鸟  
长喙对着幽深天空  
品读着像你一样悬空的文字

我啃着菁菁给的饼干  
把王菲的歌曲重新温习了一遍  
菁菁说动手术可能需要在家里休养一个月  
我啃咬着空茶杯思考这一段空白该如何填补

很快很快  
我就变成了一只孤雁  
独自欣赏长河落日圆

太阳以惨红的姿态离世  
又到一个末世  
我是这末世的一只孤鸟  
等待着又一段自己

(选自《文心》第六辑)

WUTIZHIER

## 无题之二

□ 李含

我闭着眼睛  
看见  
无数张灯红酒绿的桌子  
在跳舞  
雌雄相对  
交叉或平行  
绯红的玻璃杯划破我的眼皮  
种下苍白的花朵

长发女巫坐在桌子上狂笑  
功德在她的掌心张牙舞爪  
抓破了黑夜的脊背  
泻出晶蓝的液体  
留下半月痕

悬空的鸟巢在绵长的灰色天空下发呆  
没有一个枝条  
没有一片叶子  
妈妈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飞走了  
比妈妈还要久

(选自《文心》第六辑)

GUI  
归

□ 兰采勇

今夜，我迫不及待  
城市的月光无法填补内心的空缺  
柔和的阴影忽明忽暗  
寂寞被思念的痛点燃  
夹在指间，围着一个名叫家的词  
燃烧  
成为流浪之余唯一的牵挂

把时间交给双脚  
让梦痛快一次，开始彻底的远足  
准备好疲惫的行囊和脆弱的泪水  
等待归巢的鸟  
握手告别最后一份相拥  
趁着月明星稀，携着双亲牵引的视线  
走进家乡的旱塬

第二天清晨，我经过儿时的田埂  
庄稼疯长，满怀的绿意  
给我一个灿烂的惊喜  
依次，喊出那串熟悉的名字

(选自《文心》第六辑)

ZAIYIXIANG  
在异乡

□ 彭俐辉

在异乡一轮明月依然皎洁  
我写下孤独的可能不舍昼夜  
一个指鹿为马的人  
在巨大的桌子边缘  
成为远方的影子

在异乡学会化妆是一种技术  
言语或者沉默  
要放弃远方的颜色进入陌生的道  
意味着速度放慢

对于身居远处的亲人  
一只小小的船足够  
把波浪推开岸  
随时可以靠近绳索  
栓住故乡的花朵

在异乡，犹如在一条胡同中行走  
说出去的词语  
一半哀愁一半存活  
想不到的人不会从那个断口突然出现  
像火投进水中

扑哧一声

又回到入口处

(选自《文心》第六辑)

XINGNANG

## 行囊

□ 张可（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9金融）

你的眼泪

黯淡了秋日的阳光

道一声珍重

你我各奔一方

车窗放映着过往的画面

车轮滚动出记忆的回响

在退后的风景里

是谁彷徨、惆怅

……

褪去了临行前的一身轻装

啊，朋友

你就是我最重的行囊

(选自《文心》第六辑)

ZHIYULIDEBAIHE

## 致雨里的百合

□ 陈小倩（中央财经大学 2010投资）

在绿意内敛的山头

你轻轻地颌动

在雨里

咀嚼着朦胧的娇羞

在苍翠夺目的峡岭

你微微地笑了

在雨里

守着无暇的美梦

静静地

静静地

当记忆中的归属

丢失了游丝般的言语

雨中的你

站成了含笑的礁石

亦如温柔的云翳

亦如婉转的涓希

狡猾的雨点

密谋着荡碎你柔和的波心

而善良的你

却欣喜地张开双臂

拥抱可爱的雨精灵

噗嗤，噗嗤……

无数的冷脸笑成了花面

收不拢嘴角荡开的涟漪

花浓雨密

香雾迷离

赏雨中的花

听花中的雨

嗅着清凉的芬芳

吮吸芬芳的清凉

花香水色

似梦非梦

山头，峡谷

雨装饰了你的笑靥

你装饰了我的心灵

（选自《文心》第六辑）

SIYUNSIHUAI

## 四韵思怀

□ 王夏耘（中央财经大学，2009税务）

怀念是仲春最为馥郁的事  
俯仰间  
一盏春风露华香浓

怀念是桃花晕之笺  
末末不语  
殷红透染  
却不嫁东风

怀念是白露时分载载月  
只影片心  
拼一醉  
对栀子，听晚松

怀念是那——  
经年日月飞梭  
君往何处  
此生话尽  
但茫茫，山岳几重

（选自《文心》第六辑）

ZUSHI:CHUNCHAWUYU

## 组诗：春茶物语 （外三首）

□ 张炎（浙江新昌广播电视总台宣传中心）

作者简介：张炎，1998年开始发表作品，写作以诗歌、散文、小说为主。作品散见于《诗选刊》、《当代人》、《散文诗》、《青年作家》、《金山》、《椰城》、《牡丹》、《华文百花》等海内外刊物，入选多种诗歌选本，著有诗集《江南寻梦》，现居浙江。

### 青瓷杯

寒梅倾斜，朴素对雪  
一缕缕香浸湿木门  
围炉煮酒，身影重叠  
一饮而尽，可是风雅意趣？

青色，易碎  
这无界的杯  
是否放得下良辰美景  
以及一世的草木江南

霸陵桥头，谁举着——  
清吟闺门情浓，朱门肉臭

鹅卵石小径上，谁撑着——  
注满竹影清风，尘世唏嘘

笑意、呓语、遗憾  
都已装不下  
以及这失重的只言片语

### 桃花源

桃花源是缘结溪谷的一幅山水  
陌生脚步夹岸而行  
叩开静谧中的一扇扇柴门

那一壶壶桃花美酒  
背对着光阴  
共醉一宿

桃花源，五柳深思凝结的  
一阙乐府神曲  
是不是因了对五柳的回赠  
阡陌交替中击盆而歌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桃花源，你本无求  
却为谁名声远播

(选自《文心》第七辑)

ZUSHI:SIWUXIE

## 组诗：思无邪

□ 汪冲（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9文秘）

### 思无邪

……

总想在紫薇花嫣然摇曳的时节  
让玫瑰色的梦漾在灵魂的绿野  
或轻逐翩然于娇妍的粉色雨蝶  
恰似飘逸的流云托浮着煦春月

……

总想在流萤弄华英的仲夏凉夜  
掬捧一束银辉清淡素雅的圣洁  
于晚露沾湿笛谣的镜湖畔凝歇  
或能再次邂逅你的含蓄与婉约

……

总想摘一枚染红了心思的霜叶  
用熊熊灼烧的渴切打一个心结  
你的矜持并羞怯虽如秋月高举着残缺  
那月色的眉黛却似古典的相思令一阙

……

总想踏着掩盖了青涩秘密的冬雪  
浸泡我钟情于孤芳的寒梅色血液  
再浇灌白桦树梢委婉着温馨的歌谣  
许你会还一句“诗三百曰思无邪！”

## 黄昏雨下的思念

.....

杨柳飞絮拂缀着京城三月的春天  
霓虹灯彩在迷雾中黯淡了游子视线  
呢喃的雨燕也经不起飞翔的疲倦  
趁机停留于金黄的琉璃色屋檐

.....

纷纷花雨转换了多少流年  
水乡的思念牵着北国无眠  
缕缕幽香褪去了孤赏的芳魂  
瓣瓣落英一如那毁损的红颜

.....

又是黄昏雨叙说着季节的幻变  
过往的记忆剥离了旧事弥漫如烟  
倩何人婀娜聆雨独凭岚脉脉倚轩  
有少年任微雨染湿心事守望着麦田

.....

谁用古典的写意在水墨中把柔情染渲  
谁把十里长亭铺展成千山万水的蜿蜒  
夜雨纷飞像火焰燃烧着浓浓的挂牵  
等待的日子就像停滞在深林的溪涧

.....

既然漫不过你心灵堤岸的防线  
那就把信笺叠成一种风筝的缠绵  
乘雨晴时刻放飞在你黄昏的窗前  
和风细雨中读一纸来自远方的红笺

.....

——2010年3月26日 于中财

## 寒夜征人曲

.....

深冬时看不到雪花烂漫的笑容  
索性就躺在盛唐的诗句里做梦  
把酒问月的谪仙人酒杯已放空  
一首《长干行》惊起了寒鸦月朦胧  
四曲《子夜歌》唱不尽长亭连短弄

.....

并不青花的瓷器旋转在昏暗中  
五律琵琶弹破纤指黄昏向青冢  
杜少陵方叹：今夜秋霜露华浓  
白居易又道：骨肉流离道路中  
白露湿青苔离人犹戍边五老峰

.....

那些如烟心事袅袅升腾谁能懂  
无尽漫漫长夜寂寥空帐谁人共  
谁曾见你泥淖情深泪染胭脂红  
沙场秋点将巾帼英豪踊跃为谁雄  
孤烟平林漠离离芳草残阳泣归鸿

.....

——公元2010年12月25日 于北京

## 暂引香茗破

.....

请给我淡淡幽香的清茶一杯，  
让我尽兴沉醉于温馨的回味。

饮尽漂泊于铜壶的寂寞芳菲，  
再留缕香魂给他人眷恋几回。

……

远离了娇红明艳如女的蔷薇，  
浮沉梦靥与现实的交错回归。

我想把青草和稻香一一分类，  
让归雁与白云随时随地相随。

……

那些如烟的心事摇晃在酒杯，  
从容和自信溶荡为茶香一缕。

就把蓝格子雨伞收起到衣柜，  
任裙摆衣袂飘摇伴大唐歌飞。

……

纵然青花瓷杯盛满一池春水，  
纵然娇莺恰啼数声轻倩妩媚。

香飘千万里犹有天涯人未归，  
何不分茶煮酒饮出悠悠年岁？

……

——2010年4月20日 雨夜 于中财

### 暂引樱桃破

……

在晚风轻扣窗棂的时分

夕暮残照留雨后斜阳一轮

老树收敛了倦笑缠着枯藤

撒娇的白鸽也凑热闹争着红唇

……

只因寂寞穿进了晴雨黄昏

就想徜徉于通幽的曲径甬道

于喧嚣中悻悻地凝泪出门

让凄楚寂然含蓄受痛的灵魂

……

如烟心事惹青涩香醇袅袅升腾

拳拳情丝合满园秀色悄然萌生

只在惊鸿一瞥那百媚千娇的一瞬

邂逅《断章》里桥头看风景的人

……

烟水画廊氤氲着娇妍的芳芬

洞箫芦笛轻奏出悠扬的歌声

更有你嫣然一笑迷离着温存

未央夜黯淡了幽微的霓虹华灯

……

我受蛊惑于你娇羞的掩面残忍

欲寻你落霞的香魂而仰天长问

那慵懒的回眸就消隐璀璨星辰

能不叫那曲高山流水摄人心魂

……

何不趁着夜色静好正万籁沉沉

暂引樱桃破对我低诉幽怨心声

你的愁思即便接着千山与万仞

我也会许你楚楚爱怜的一往情深

……

——2010年5月3日 于北京昆玉河畔



## 幽兰操

……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众香拱之，幽幽其芳。  
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以日以年，我行四方。

——唐韩愈《猗兰操》、王菲《幽兰操》（改编）

……

一幅泼墨山水图绵延欲连环  
簪花仕女的眉黛恰如皎月弯  
一曲天籁幽兰操古韵押委婉  
纤指拨弦乐云雾缭绕烟弥漫  
何处琴声荡漾 蜜饯心事更委婉  
涟漪溅花瓣 忽见陌上花海泛波澜

……

一袭青纱怎耐寂寂晓清五更寒  
你像孤芳自赏于深谷无人的幽兰  
用花苞将无限绯红心事尽隐瞒  
缕缕枝蔓掩不住你的羞赧  
暗香袭人你芳魂如墨漆般飘散  
一把和弦将你蹙眉的孤单轻轻弹

……

一幅泼墨山水图绵延欲连环  
一曲天籁幽兰操古韵押委婉  
君子壮志未酬唱尽《声声慢》  
情思牵绊凭万水千山隔不断  
千年前有知音隔代相约合乐操《幽兰》  
曲谱不传更难解前世今生缘字诀纠缠

……

后记：今冬在中山公园参观，适逢兰花展览，见一株墨兰开品极高，神色气韵清馨至极，真乃“蕙质兰心”，不愧为花中君子；至于人品，古人常以兰喻君子，多有骚体兰章！又观电视剧《孔子》，主题曲为改自韩昌黎《猗兰操》，王菲演唱的《幽兰操》，圣人君子寄情兰芳，不得其时，于君子何伤？因感，故借同名以作！

——2011年11月2日 于北京

（选自《文心》第七辑）

YIDAI REN

## 一代人

□ 张可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2009级金融)

年长者匍匐在攫取的斗场  
年轻人活埋在和谐的花园

艺术 面向饥饿的观众  
帷幕 紧锁正义的演出

道德踉跄走向深渊  
信仰静静拉起绳索  
人的影子被阴暗拉成路障  
救护车戛然而止

时代在身后擂鼓  
尘土在空中飞舞  
一只手从坟墓里伸出  
大地呼出第一缕空气

(选自《文心》第七辑)

ZUSHI:CHUNCHOUWUYU

## 组诗：春愁物语

□ 易叁武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2009文秘)

仲夏夜后海

夜色微醺  
谁偷走了星月  
和夏日荷风  
这样的夜晚  
我们漫步在后海  
十里街灯火正红  
仲夏夜偷喝了美酒  
温柔醉颜红  
迷离的眼里  
暗香浮动  
酒吧里溢出的音乐  
扰了荷花甜甜的梦

我们随人群游动  
移步换景, 看  
东边音乐与酒共醉  
热闹非凡  
西边茶叶与水相融  
静谧安然

街角有位老者

拉着破旧的二胡  
沧桑的旋律和歌声  
流动了岁月和夜空  
还有位小女孩  
自顾自地拉着小提琴  
她的发和琴声一起跳动

走上石桥  
看水中倒影  
我思飞千载  
以为梦回长安  
游船上  
有人正弹奏  
古筝旧曲

(选自《文心》第七辑)

LIANSHIFANG

## 殓诗房

□ 李确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2010日语)

出魄的牵念  
一次痉挛 是一曲离殇

肉铺里钩悬般冻结的过往  
在属于她的肉躯旁枯坐着  
偿掉一生罪行的是  
她前世的追逐  
而她本身却陷入万劫不复的饥饿

执着的她 开始吞咽赞美的鸠毒  
却是不胜自矜的苦涩  
又从一具具器官难辨的语言组织结构中  
寻摸出据说可以安枕入眠的佐料  
一根根手指形状的老姜

说出这种食物的名称 是她搜肠刮肚的艺术  
因摹状可惧且指纹似曾相识  
她闭目含泪而咽  
打了一个没有滋味的嗝 就醉了

她梦见殓诗房里被窗户过滤了的  
银白月色  
很凉很凉

(选自《文心》第七辑)

FEINIAO

## 飞鸟

□ 杨雪（北京，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

没有码头只有远航的风  
 催促我不再停留  
 我是东去的飞鸟  
 追随九月的流水  
 月亮下的清笛也吹不散  
 模模糊糊的怅惘  
 可是 我不能犹豫  
 不能停翅  
 不能回头  
 怕故乡的歌再也不让我  
 离开

（选自《文心》第七辑）

MEIYOUSANDEXIAOHAI

## 没有伞的小孩

□ 蝌蚪（本名崔甜甜，逐日诗社核心成员）

下雨了  
 她们火红的雨伞跳着回旋的华尔兹  
 细细的高跟皮鞋试探着要戳瞎大地的眼  
 爽快的大笑把天空吃进嘴里  
 我逃跑  
  
 街角的理发店放着哽咽的旧歌  
 修鞋匠的招牌挂一件绿色斗篷  
 自行车压伤了流浪狗的腿  
 小鸟在街道的坑里溺死  
 我不停地跑，不停地跑

黑夜没和我打招呼就来了  
 雨越下越大  
 玫瑰花上的雨珠嘲笑我滴着水的头发  
 树叶哗啦啦的响着争先涌进我的耳膜  
 潮湿侵吞了家的温暖味道  
 打着伞的男人女人一起追了过来  
 瘸了腿的狗汪汪叫着  
 我不停地跑，不停地跑，不停地跑……

（选自《文心》第七辑）

CHENSHIZHICHEN

## 尘世之尘

□ 冉兮（本名孙利杰，逐日诗社核心成员，著有诗集《漫天云锦》、《你指成风，划为云》。）

不喜欢清晨的时候，我将手缩了又缩  
像蚂蚁缩进巢穴一样内敛  
像季节变换一样没有脾气

晌午的错，是阳光的刺尖锐的扎进我的皮肤  
从拉开窗帘的缝隙里  
偷偷把我的一大截寂寞吻走

我想象天空的蓝没有开水的白那么单调  
我想象甜蜜的时间里，雾气会不小心滴进我的梦

里

把我戳醒，笑我太痴

六点的指针陌生又熟悉  
六点的距离从天空可以埋到地里  
一层一层的剥开，有玛利亚、有大甲虫

不贤惠的我，用百元大钞吸干自己的肤色  
从明天起  
我说我会做一个简单的人

（选自《文心》第七辑）

QIANLI

## 千里

□ 小香（本名任香凝，女，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2010级学生，逐日诗社成员）

四年不知有几千里，  
千里的距离是星星彼此间的呼吸，  
这么近，  
相依偎的星星发出熠熠的光芒，  
千里在四年里。

四年里千里的光线刺穿了时光，  
缝进那苍白的昏暗的生命，  
四年里千里的灯光微醺了岁月，  
点亮那华美的没有观众青春。

四年这么近。  
千里的距离是月亮与太阳的遥望，  
那么远。  
微微的光亮在千里的稠黑色里。  
深海一样的影子浮现在梦里。

四年，  
萤火虫飞不过的四年，  
四年，  
火柴点不燃的四年。  
融化在梦一样的千里。  
千里那么远。

（选自《文心》第七辑）

LIAN

# 恋

□ 王晓敏（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2011级学生，逐日诗社成员）

在静谧的夜里  
 一盏橘色的小灯  
 它在巷子的那头摇晃摇晃  
 而我站在这头  
 我依赖那抹暖色，又有些犹豫  
 自由和束缚  
 纠缠着我，疼痛着我  
 像鸟撕裂翅膀一样  
 我依稀听到巷口外的车水马龙  
 诱惑却拉着我转身奔跑  
 甚至来不及再看一眼  
 我忘记了  
 我以为自己忘记了！  
 巷外世界的灯红酒绿刺痛了我的眼  
 霓虹灯就这样闪出那些皮笑肉不笑的虚伪  
 身边的日子也逃得急匆匆  
 留我在原地  
 一无所有  
 只有孤独  
 我开始发疯地思念那条巷子  
 那盏灯  
 踏着来时的路  
 微风轻拂

月光静好

（选自《文心》第七辑）

ZUSHI: HUERJINXIA

## 组诗：忽而今夏

□ 子不语（北京，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2009级财经文秘）

### 【忽而今夏】

夏季使我们小说中的人物东西分散——安德

烈·纪德

……

路过四月

我听到晚春 病态的咳嗽

窗外阳光肥美 海棠很瘦

银杏是翠色的

枫叶已然碧绿

时间于我 尚无恍惚的概念

只记得我刚用谦恭的口吻

修改了论文初稿的第一人称

……

校园 天青云白 碧水悠悠

温凉月色里 人们散步、谈情或踢球

所有的活动 都是自然的节奏

唯有银杏树下忧郁的布鲁斯 似乎响得没几分道

理

……

一声悠扬的蝉唱 让整个校园汗流浹背

书生们手捧论文 匆匆走过

四年的期待和付出 命悬一线

答辩组的老教授 能否 评判出想要的结果

……

校园外的酒吧里 总有啤酒和音乐作陪

话题 无非是美女、事业和别离

这些 都是风花雪月的意象

来不及感伤 一阵清脆的蛙鸣 就填满月色荷塘

……

一阵风 送走了微凉与温婉

还来不及脱下羽绒服

凌霄花就又季节性地出汗了

树木花草 是天空的体温表

经不起炎夏骄阳的炙烤

多少春天里姹紫嫣红的念想

也倏然间被烈日晒得很古旧

当忧郁的布鲁斯再次响起的刹那

才突然惊觉

时间好快 忽而今夏

……

今夏于我 不是设色的水墨 而是毕业的骊歌

忽而今夏 我从四月路过

在觥筹交错间 酒杯与酒杯 碰撞出寂寞 像琉璃

忽而今夏 我把时间 停在微醺半酣的唇边

借用杨柳与烈酒等意象的组合

将唐诗宋词的华韵 念了又念

那些瘦骨嶙峋的回忆

依然是形而上的存在

青春的记忆 缄默纯白

……

忽而今夏 我把凉席铺展开  
想要静坐听风 夜眠听雨  
翻开诗页 我听见叶芝说：  
除了时光 没有仇敌  
既然时间注定了要离开  
那么 我就要大胆地  
模仿黑夜漂泊的色彩  
收割你赠我的美梦  
而给你留一地尘埃

……

忽而今夏 我站在时光的船头  
迎接空荡 眺望虚无  
思绪泊在用酒灌满的湖心  
星光丈量着夜晚的长度  
回忆很浅 我试图用它测出青春  
一股泰山压顶的悲观 却统一了黑暗  
将满城繁华和霓虹灯彩 统统包揽

……

在时间面前 所有人都是氧化物  
空气 以呼吸的方式招募虚无  
忽而今夏  
我匆忙调校好时钟的底盘  
好让昨天的青春  
与曾经的茫然为伍  
好让今天的离别  
去匹配明天的幸福

……

忽而今夏

依然是骄阳流火的六月  
依然是炎炎盛夏的校园  
依稀是在昨天  
我们任月光把离家的音色曝晒  
从五湖四海相聚到中财  
六十年  
甲子庆  
我们怀着经邦济世的情怀  
欢度母校与共和国喜庆双重的精彩

……

忽而今夏 依稀如昨  
是的 昨天  
我们一起在赛场挥汗如雨  
是的 昨天  
我们优雅的辩手 正慷慨陈词 纵论江湖  
是的 昨天  
队员们在足球场 英姿飒爽  
偏离了球门 却正中路人  
是的 昨天  
学霸们在图书馆 挑灯夜战  
而学渣 却意淫着六号宋体字小抄  
偷窥的快感  
还有众人的游戏正酣战  
他们的DOTA 才开始第二盘  
是的 昨天  
柔软的情话尚未讲完  
恋爱又开始了下一段



……

时间好快

忽而今夏

今夏的第一阵风

从青春的左岸吹来

一种清凉的窒息

像小说里呼之欲出的情节

我们 留不住时间

我们 终将说“再见”

就像没有谁

能留住青春的容颜

幸好记忆 是青春的存钱罐

沙河的风沙还在

本部的神马未飞天

城铁也一直在黄昏里穿梭

时间好快

忽而今夏

沙河主教前那颗枯死的银杏树

听说又复活了一大半

8号楼的小燕子

依旧在巢穴里呢喃

香气袭人的

还是食堂的冒菜、香锅、盖浇饭

沙河的阅览室

本部的图书馆

所有这一切

都是我永恒的不动产

即便神马真的飞天变浮云

大洼村和皂君庙

也永远是我心中的下一站

……

时间好快

忽而今夏

六月似乎没什么特别

阳光一直很慷慨

雨水依然很吝啬

漫天的雾霾

总是能堆成去年的云彩

这 就是北京的六月

依旧干旱少雨的六月

……

然而 今夏六月

其实真的很特别

毕业生的工作和事业

就像没装桅杆的纸船

没有指引航向的罗盘

大学 只是青春第一站

航程上避风的港湾

四年的停泊 我们羽翼丰满

今夏六月 我们将再度起航

欣然迎接狂风推来的激浪

相信我

我们是勇敢冲浪的水手

我们将毅然抛锚 再抵暮归来

……

时间好快  
 忽而今夏  
 今夏六月  
 我们即将毕业  
 毕业，是名词，也是动词  
 更是一场瓢泼的大雨  
 总在青春的心田下起  
 潮湿又淋漓  
 这是个被风吹乱的夏天  
 我们不能 总停在原点  
 更不能静静守候 在季风吹落的窗前  
 亲爱的老师 同学们  
 让我们约定好时间和地点  
 斟满了美酒 举杯再相见  
 ……  
 这是个被风吹乱的夏天  
 即使单反 能将散伙饭摄成写实的油画  
 我们 也要将它 吃成泼墨写意的印象派  
 我想托每一阵清风  
 给我捎一沓厚厚的纸钱  
 好向上天  
 再买一首歌的时间  
 然而 送别的诗歌已经成篇  
 离人的眼里忧伤如线  
 你听  
 落日 已在风中写好了挽联  
 挂在画眉鸟深锁的眉眼  
 是的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  
 亲爱的朋友啊  
 勇敢地抛锚启程吧  
 我保证一切如你所愿  
 下一次相见  
 你定好几点就是几点  
 而今天 不如就由你我  
 共同割断时间的交点  
 或把人生 拉成长长的平行线  
 ……  
 时间好快 忽而今夏  
 遥远的岸 尽管遥远  
 孤影的帆 依旧孤单  
 我知道  
 六月 会年复一年  
 就像周而复始的夏天  
 我知道  
 青春终将不再  
 而大学  
 却永远是我们的大学  
 ……  
 我知道 青春终将不再  
 而大学  
 却永远是我们的大学

## 【禅爱】

### ——致沙河

在沙河蓝色的天幕下  
我合上双眼 放飞蝴蝶  
一种清凉的窒息  
像小说呼之欲出的情节

再次回到这里  
我只是为了  
窥探，曾经的遥不可及  
左顾右盼，群山婉转  
迟疑的思绪停在笔端  
遗憾，我还是不能醍醐灌顶

昨夜，我是主人  
曾笑容可掬地迎接他们  
今晨，我已是过客  
所有人，遥远而陌生  
远方的风，羊群和山峦  
并非，仅仅  
只是身份的转换  
我是被你收养的浪子  
在大洼的风里  
你安营扎寨  
好让我支枕而眠  
一剂知识的良药  
让我干涸的心灵活血化痰

我是被你收养又抛弃的孩子  
你治好了我空虚的病  
却要我决绝远行  
终于在此刻  
我喊出了疼痛

一种适于针灸的痛  
从肌肤到骨髓  
你要我忍痛远离？  
我尚未走远，就看见  
一阵阵风声鹤唳

我小心翼翼地  
悄悄栽一株菩提  
在你心里  
我想，如此这般  
纵然心字成灰  
你也不会轻易将我忘记

睁开眼  
我看见天幕的云彩  
像变种的菩提花开  
我期待，你能顿悟  
听我最后的告白

晚霞如带  
拉长我和地平线的距离

在掌心错综复杂的生命线里  
我细心地  
捻出，那根与你纠缠不清的脉络

我想，可以用落日斜阳  
快速地穿针引线  
将昨夜，被你刺痛伤口  
一一缝合  
再试着用第一人称的口吻  
要求他们，留下来

【话别词】

——致友人

是留不住将离之人的脚步  
即便折断满城杨柳 也留不住  
即便走了千万里  
长亭太远  
也不能一路相送到天边  
目光太短 背影秋水望不穿

是留不住将离之人的脚步  
即使能相赠一轮明月  
也总嫌它照不见一壶冰心  
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小家子气  
若 就此永别 旁的不说  
谁来支付昨夜浇愁的酒？

又有谁 陪我唱曾经的歌？

(选自《文心》第八辑)

QIUXIN

# 秋心

□ 易叁武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2009级财经文秘)

夕阳穿过窗棂，暖暖的笑响，  
阵阵，轻柔地唤醒熟睡的人  
她说秋已不见了身影

我朦胧地推开窗，让外面的世界挤进  
纷纷黄叶的坠落，在做最后的离别

我听到你的叹息，也能预见你的结局  
曾经的辉煌和灿如焰火的青春，  
留在了伤痛里

青春一点一滴地燃烧，灰烬  
芳菲了红尘，随风中落寞  
秋心的颤动，无处诉说

只有岁月在我手中时间还在流动，唯  
我不像迁徙的鸟儿，有一双翅膀；  
也不曾拥有一根魔棒，能让葡萄藤上开出百合

夜的琵琶。旋律，伴秋的脚步在狂舞  
在这欢乐的时刻，我却只能；只能伤痛

在秋的身后，我郑重地  
拾起半掌黄叶，将它挂在  
挂在夕阳的影里

(选自《文心》第八辑)

WOYUANWEINONGMIN

## 我愿为农民

□ 雷福平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2级硕士藏族班)

从现在起 放弃职业  
找一块荒地  
开垦  
引一泓清泉  
浇灌  
拉一车纯粪  
施肥  
扛一把铁锹  
翻土 打细  
然后 将来自有良心人的  
种子 播种  
亲手摘虫  
亲手除草  
没有疾病  
没有汞  
等收获的季节来临  
我坐收黄金  
找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  
交给有良心的后人

(选自《文心》第八辑)

ZHIXIZI

## 致《戏子》

□ 徐江龙

(中央财经大学信息学院 产业经济学)

席慕容《戏子》  
请不要相信我的美丽  
也不要相信我的爱情  
在涂满了油彩的面容之下  
我有的是颗戏子的心  
所以  
请千万不要  
不要把我的悲哀当真  
也别随着我的表演心碎  
亲爱的朋友  
今生今世  
我只是个戏子  
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  
  
情愿相信你是这场戏的延续  
哪怕这始终是我一幕幻想的魅影  
在人头攒动的看客里  
我的眼神触摸不到你戏子的心  
万一  
在某个角落能将你偶遇  
请你相信这不仅仅是  
天意

我愿将我所有的眼泪  
带到这幕戏里

(选自《文心》第八辑)

## 中国石油大学逐日诗社社 员诗作选

赵遁

字逸之。逐日诗社主要创始人、指导教师。出版有学术专著《花间词品论》、散文集《想念是会呼吸的痛》、诗集《隐匿角落里的嚎叫花朵》，现执教于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中文系。

### 杨花（组诗）

一

死去的天鹅倒立、三五成堆  
随风乱翻着羽毛被遗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洁白的火球不断地在这些恶臭的遗体中冒出  
瞬间，四处飘扬的泡泡燎烧到天涯海角的树梢  
巨大碧绿的火焰的树冠  
将浮动的灰尘煅烧为宁静  
从史前的天空中飘来的硕大的云朵  
爆裂之后纷纷剥落

二

只需一个难熬的深海一样的长夜  
孤独的鱼  
将自己分裂为无量数自己  
以寂寞为圆心，扩散成无量数冰冷洁白的火焰  
依旧是绵软无力的空虚  
自己与自己紧紧拥吻成团、更大的团、更多的团

困在一起

在无香的风中、在前世的尘土中滚来滚去  
消磨、相互慰藉

三

御赐的名姓不能改变天赋的性情

虽然

无目的的流浪和从一而终的株守同归于销声匿迹

你不招蜂引蝶但也有待随风扬起

没有要抗拒命运推延的企图吗

试看百花

今皆亡故

黄昏正张开巨大的星空的渔网罩下来

今夜，我不打算怜惜你

因为那只是卑贱者之间相互戏弄的游戏

四

该怎样结局、由谁来设计

杨花

不仅仅是因为犹疑才选择和你默默对视、无语

飘来又离去

你在墨夜里化身为一只纯白柔软的俊猫

从我窗下一闪而过

留下梅花一样、无声的裂变的呐喊

那些从窗棂的缝隙里挤进来的你灵魂的絮羽

我把她们视为

你播撒进来世的相思的种子

拜雪

本名张开旗。逐日诗社主要创始人，“80后”知名诗人。现居济南。

抵达黄河之下

无法到达巴颜喀拉山，甚至

不知道卡日曲隶属于那座山脉的分支

抵达黄河之下，我更像是一只尚未

弄清身世的候鸟，飞来又落下

这淤泥流沙沉积而成的空旷平原

她定知道我的身世，我那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乳娘

只是，在这座最年轻的城市

在你即将迎来第五千零一个汛期里

我与我的兄弟姐妹们走散，他们个个

高颧骨，厚嘴唇，低眼线。之后

他们宣布了我的失踪，这看起来像一个

巧合，更像是一场预谋

饮你乳血，我像一条蚯蚓

在你泛黄的族谱上，疯狂吞噬一个

被姓氏浸泡过的发黑的馒头

馒头很硬很硬，而我的牙齿在慢慢变软

直到找不到飞来时的方向，直到



你的身体里长出许多绿的，黄色的晶体  
 失语，缺席，他们渐渐到达水源地  
 没有人记得我是谁，我去了哪里

以布谷鸟的名义，请大声报出  
 我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  
 离群索居，逃离乡村，不甘于寂寞、孤独  
 十分钟后，你将携泥石流抵达这里  
 用一粒沙子，对我执行死刑

抵达黄河之下，我看见大片大片的芦苇  
 和候鸟一样，他们时常把头埋得很低很低  
 偶尔，他们站成一排，和成片的  
 罗布麻、黄须菜一起，看河岸失了火

抵达黄河之下，如果走的再慢一些  
 那个干涸的秋季，在你即将迎来  
 第五千零一个汛期里，你定会看见  
 群居的候鸟，靠近水源的羊群，以及  
 他们曾那么接近的幸福

### 雷傲宇

逐日诗社现任社长，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中文  
 系2011级在校生。

## 想给你垒一座房子

想给你垒一座房子  
 春天里  
 缓缓的斜坡上  
 绿色的草地有香气  
 风吹的到  
 贝壳风铃会响  
 如果夏日雨季来临  
 房檐会是暗红色  
 有雨水落下  
 抵挡不住的空寂  
 会沾满每双雨靴

### 程歌

女，逐日诗社资深社员，现居威海。

## 故地新游

青痕草墨重，  
 石板翠竹生。  
 玉兰苍如雪，  
 枯桐绕墙东。  
 调浆春水浮斑色，  
 寂寞盛田啼鸟声。  
 白梯登云，

祭文聒噪，  
前人祠堂败落。  
潦倒鲤池苔藓，  
游魂臆赏云娇。

### 邵峰军

逐日诗社社员，胜利学院油气工程系在校生。

## 火车急驰在没有铁轨的道路上

火车急驰在没有铁轨的道路上  
吞吐着渴望的白烟  
晚霞  
贪婪的侵蚀着前途  
徐徐  
一切都失去了本真

### 张健

女，逐日诗社社员，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中文系在校生。

## 冬走

破烂的棉袄早已披上了一层严实的霜

干裂的通红的树皮的手  
死死的拽住钻了洞的衣兜  
使劲的踩在几尺高的雪堆  
一深一浅  
胡乱的嘶叫的乌鸦  
蹲在干枯银色的树枝上  
只怕一声响  
断了  
地上的人，独走  
冷  
天上的鸟，自飞  
凄

### 郑毅

字希真。逐日诗社社友。现就读于德州学院文学院。

## 比喻

一个电话约在了街边，乱哄哄的街市  
人影如风，倾杯后  
看不清一个女子的身材  
一条狗，竟也在我面前走过  
大摇大摆  
过了多少辆车，过了多少人  
子时的铜漏已在三百年前响起  
主人的催促我们干杯  
我只挥了挥手中的折扇

杯浅，醉得慢了些  
再谈一些话题，兴致略减  
不如留一口酒在舌尖，回旋  
或许，还能尝出李白的蜀道  
杜甫的漏雨草堂  
至于柳永的红烛，便无福消受了  
只于隔座的笑声中  
闻见了雨霖铃  
今夜，我第一次贪杯  
竟为了一支烟，和一个偷听来的比喻：女人  
三分酒，七分水。

### 杨海浩

女，又名浩仔。逐日诗社社员，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中文系在校生。

### 出国

哥们儿，出国吗，我有路子  
痞子说  
资本主义可是满地黄金  
看着这车没  
在那边 乞丐都开得起  
等我捞一笔 成了海龟  
你们都有福

晚上  
月亮不大  
痞子哈着冷气嬉皮笑脸  
那边儿的人 不会歧视我少根手指头吧？  
嘿嘿  
指不定是黑老大的象征

“哥们儿，出国吗？我有路子。”  
这句话  
痞子念叨了半个月  
直到连校花都多看两眼  
“不贵”  
“六位数”  
痞子说  
等他回来  
别责难他身上洋酒的骚气

一轮儿  
开春了 茅房墙头上的猫开始叫春  
痞子回来了  
他说  
在那边儿  
面黄肌瘦是时尚  
鬼子都羡慕  
给你——  
越了洋的土豆子

**李有明**

逐日诗社资深社员，山东省作协会员，著有诗集《风回故乡》、《海边》（合著）。现居东营。

**站在哪里，  
可以看到更明丽的春天**

给草自由，春天就绿了  
越冬的白菜吹起口哨  
五月的白杨树搓着手掌  
蝉的呐喊，擦亮六月的晚霞

槐树花开

牡丹、水仙、芍药，雨中竹

似明似纱

背带里的孩子醒了

在春天的额头撒娇

桃花美得令人窒息

每瓣花都将成为行走的诗行

一朵油菜花喊来了春天

那一声喊，就像一生托付的誓言

**刘颖**

女，逐日诗社社员，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中文系在校生。

**盲行**

我学着瞎子，摸索着走  
触不到的光流了泪  
恍恍惚过了马路  
红绿灯却一直跑个不停  
任车辆飞驰着在耳边奏着交响  
伸出手捏疼了空气  
默默，我愿意拿生命赌注  
“我相信你”  
只此而已

**范磊**

逐日诗社资深社员，逍遥楼主人。少不更事，误入尘网，烂柯归来，孰为蝶我。惟有四嗜：喝茶、聊天、写诗、会友，除此无他。

**漂泊者的夜歌**

这是深沉的夜里朦胧的星光  
这是巨树的枝叶在暴风里的回响  
这是山溪水中的石子对顶峰的企盼  
这是漂泊者啊——  
这是漂泊者对海之彼岸的热望  
每当你疲惫地戴上面具左右逢源

我想见你曾经倚床而卧暗自流泪  
在唯有风声呼喊的漆黑的长夜里  
苦与累每天都化成汗水湿透衣衫

这样弯腰 低头 摸着石阶向上的生活  
日复一日

周围人的心思无法猜测  
我知道你心中有一个信念在激荡  
那就是在前方——

在前方有朦胧的星光  
有树木枝叶轻快的回响  
有石头对巅峰的盼望

在前方，有你对万家灯火的无尽向往

### 孙利杰

曾任逐日诗社社长，山东临沂人，出版有诗集《续札染》。

### 白露为霜

还要经过多少个日月  
才能到达白露为霜的季节  
如果选择一个早晨来保持沉默  
那我依然以童年的影子  
在黄河口将时光揣摩

童年的时光，藏着牙齿的快乐  
眼睛也可以拒绝阳光的抚摸  
就算嘴唇栓的在紧  
也一样花言巧语的  
将初露的丝雨织成天空的帷幔

手里的时光随时可以扔掉  
眼中的时光也可以扔掉  
如果黄河口的深秋接近初冬  
苇草的姿态接近土地  
那么扔掉的时光该是多么美好

黄河口的风霜，丢弃了蔬菜  
废弃了肢体，语言，还有思想  
那么我们的眼睛是否等到  
变得苍白后才会学着爱  
一直去爱

### 紫千

女，逐日诗社社员，现执教于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中文系。

### 我歌唱和你一起的甜蜜时光

我歌唱  
我歌唱和你一起的甜蜜时光

桃花败完粉色娇嫩的容颜  
 西风凋了碧绿茁壮的树叶  
 大雪落满将军雕花的弓刀  
 贵妃醉迷女儿如花的醇酒

你的容颜

依旧是黑夜里灿灿的星斗  
 夏日里碧荷上闪亮的日光

我歌唱

我拥抱和你一起的静默时光  
 不离不弃，你一直在这里。

我歌唱

我拥抱和你一起的私密时光  
 不悲不喜，你一直在这里。

我歌唱，我歌唱。

蓦然回首

你真在灯火阑珊处

### 李晓

女，逐日诗社资深社员，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中文系在校生。

### 移动的时间

我在五月某个七点钟的清晨  
 遇见四月的你  
 疲惫但有精气神儿

二手破旧自行车

闸线坏了

左拐的路面

有 风掏出来的 浅坑

街上的猫狗花树

浅薄光阴

人 还有人

和 五月的 面相

六月能不能长一点儿

让时间跟时间

得个商量

### 王晓敏

女，逐日诗社资深社员，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中文系在校生。

## 风吹

吹绿了地上大片的三叶草  
不知名的风，从东西南北吹来  
我惊讶，他们竟藏着花开的秘密  
北风总是有空闲去招惹温柔的伙伴  
像个孩子，用雪花抹去自己的脚印  
微红的夜色却藏不住他害羞的脸  
或许，风会停在这里  
牵绊住春天的脚步  
又或许，明日吹散积雪的风  
会将春天吹得白发婆娑

### 朱晓菲

女，逐日诗社资深社员，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中文系在校生。

## 人群

我是一个简单的人  
像山川  
似河流  
如白云  
我看见了  
她自己见了一面  
寒暄三两句后

瞋目而视

想象中

她

并不是这副模样

### 傲雪凌霜

原名高杰。逐日诗社社员。诗文多发在各大文学  
网站，部分作品曾被《散文诗》杂志和一些其他报刊  
杂志选用。

## 一个人的天涯

听，雨花绽放的声音  
瘦了黑夜，颤了神经  
大捧的思念在雨夜里穿行  
而你已关闭心窗，独奏一帘幽梦

风凛冽，雷电明灭闪烁  
依稀可见镜花水月  
堆叠的万种风情  
煮酒论诗恍如隔世  
一沓彩色胶卷在暗室里  
窸窣蠢动

尘埃锁定足尖  
一列火车疲于奔命

两只蝴蝶扇翅月下  
一声鸟啼预示柳暗花明

几番风霜雨雪轮番轰炸的疆场  
寂寥无声，背上爱与哀愁的背囊  
转身，两处天涯

### 徐世杰

逐日诗社成员，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中文系在校  
校生。

### 枯叶坑

果然不同，这北方的雪  
枯叶轻轻地一砸  
都砸出个不浅不深的坑  
坑底是秋天的脉络  
坑底是我前世的筋骨

我承认

前世的我是一片枫树叶  
烧尽了整个秋天  
却陨落在这北方的冬季  
一生的荣耀都埋在  
这枯叶坑里

(选自《文心》第八辑)

SANJINGJUJIUTISHIXINZUOXUAN

## 散净居旧体诗 新作选

□ 散净居主人（北京，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与传媒学院）

### 七言

#### 2010年体检感言

浑身气力若秋蝉，查体由人命在天。  
前列腺说房事稳，脂肪肝报口舌馋。  
心好自能多饮酒，肺强何必少抽烟？  
胸中块垒都消尽，药石无需灶上煎。

#### 壬辰除夕打油一首

天增岁月人增寿，万象轮回总依旧。  
老境增年是减年，江流前浪不如后。  
熊鱼自古岂容兼，福祿于今也能凑。  
两年迎送一宵中，天下前程锦如绣。

#### 腿疾疗养居家感言

2011年4月4日

满山春半鹧鸪声，忧病时挑夜读灯。  
心脑清明频有计，股肱破损不能行。  
墨猫敲侧慵相问，黄狗伶仃恨欲烹。  
十载风流名不称，每依规矩缚如绳。



辛卯八月二十日病中感怀  
檐月虽明已半亏，无端往事诘堪追。  
学问只循先儒径，文章犹愧博士规。  
花心哪得窥禅榻，艺胆都曾借酒杯。  
回首向来曲折路，半生从不认旗麾。

### 《病中感事》辛卯秋作

一病浑如脑半瘫，三秋老树已删繁。  
戒烟戒酒兼戒色，贪睡贪吃也贪禅。  
往事无端频入梦，新生有望不开颜。  
年来只怕风萧飒，向隅斜阳仔细看。

### 五十四岁生日

公历生辰逢岁尾，又逢农历大年初。  
连天寿面连年有，去岁沉疴去日除。  
诗书每读三千可，天命谁知五十余。  
老骥于今将伏枥，一闻战鼓尚堪驱。

### 读书养病一得

2013年2月4日  
读史逢疴正可叹，古今情理一时看。  
尽似老腰椎管窄，何能轻步路途宽。  
春秋不过争雄册，早晚都须活络丹。  
经史身心浑莫辨，也曾动荡也曾安。

### 癸巳中秋

临老何遑忆少年？平生好梦已如烟。

也随秋猎牵黄犬，还慰娥愁托玉盘。  
鹊架金桥连岁月，云携丽影照桑田。  
于林木秀看晴缺，仍似东山旧日圆。

### 2011年度中层领导述职绝句五首

余颇不审如何报告，亦不屑洋洋洒洒数万言读来  
惹人嫌，于是口占五首绝句在全校大会上念了交差，  
竟惹得同仁们争相索句，一时略成风景。

#### 德

有德何须妄自夸？紫服金袋望犹奢。  
为人做事依天道，空谷幽兰自在花。

#### 能

无为未必是无能，有欲也非真有情。  
琐碎天天多少事，问我如何算得清？

#### 勤

未明无奈已求衣，常是还家逐落晖。  
劳力劳心都是病，江湖冷暖自家知。

#### 绩

半生功业不堪言，唯将学院做家园。  
寻机每试登山脚，不问艰难向上攀。

#### 廉

自负无私也不贪，为人坦荡最心安。  
行车何必非出轨？谋事在人也在天。

忽然瘦了五六市斤，因赋：  
老大常求降血脂，天天麦片煮粥稀。

美人迟暮悲肥硕，幸好悄悄减玉肌。

### 有感于当今各种场子的个人推介

进步全因事事谦，如今吹捧自欣然。  
三分写字七分裱，人是衣裳马是鞍。

### 有感于把人不当人的当下中国教育

如今教育最糟糕，大道全成独木桥。  
孩子只知一个事，自甘朽木认尔雕。

### 于沂源吃蝎子有感

貌如君子坏心肝，蛇蝎何曾费毒涎。  
个个已如蝎子狠，还将蝎子尽情餐。

### 访延安、游西京诗

2012年暑中，海淀区政协常委赴延安考察，兼游西安。

再宿延安，宾馆中可眺望宝塔山，抚今思昔，腐败多有，深愧红色先贤。

重访延安忆天骄，新楼争在山顶高。  
遥揖宝塔追光射，后继官箴逐字教。  
只向延河掬圣水，还将中国斥妖鸮。  
子孙如不遵天道，问尔如何对朱毛！

### 又访枣园

再拜枣园日正高，昔时一代尽天骄。  
耕耘征战都能做，性命身家皆可抛。

舍私利才成大事，得人心即是天条。  
自信长缨今在手，一声号令一声遥。

### 再向壶口观黄河

一河黄水起波涛，车辚处马潇潇。  
人间天上浑未辨，关外秦中尽须浇。  
大禹劈开成壶口，清流奔突展黄袍。  
吾人可以轻天下，岂必与之漫比高！

### 游大雁塔

祖庭三拜见慈恩，俗界昏蒙转法轮。  
玄奘西游图一统，还将圣教赚群人。

### 大明宫遗址

大明宫里慕开元，残阙新门只一斑。  
圈地筹金图恢复，楼台不见旧江山。

### 长生殿下遥思

长生殿下叹明皇，盟誓七七不久长。  
霓裳舞畅风云变，剑阁铃悲江水伤。  
情断马嵬非得已，魂穷碧落欲寻常。  
蓬山此去无多路，何处春从看帝王？

### 观大型歌舞实景演出《长恨歌》二首

其一

恩爱李杨万古惊，飞霜殿下动歌声。  
从来长乐归长恨，便是人间不老情。

其二

如幻仙台如梦情，新承恩泽浴华清。  
十年陪着杨妃笑，长恨马嵬赐白绫。

### 观新建法门寺佛骨大殿

扶风一寺塔凌云，佛骨轮光照法门。  
圣境莲间声朗朗，菩提树下笑吟吟。  
无非山里担柴子，都是尘中误会人。  
何必庙堂高万丈，慈悲心自是金身？

五言

### 甲午破五

2014.2.4

开元第五日，煮饺可送年。  
禁忌追逝水，贫穷赠远山。  
小人谗嘴捏，庭院焰花燃。  
扫房除旧晦，焚香助管弦。

### 五十五岁生日作

瑞雪送清新，朗朗看乾坤。  
静处评书画，闲时作诗文。  
问耕何惧螻，睹奥已窥门。  
临老稍觉悟，春寒也是春。

清明

2014.4.4

何处是清明，香车陌上行。

微寒怜寡渺，太牢享韩彭。  
域内承平久，廊间思虑轻。  
游春人若织，哪得一知耕！

### 香堂小院师生聚会，仿先唐诗记之：

2014.4

偷闲只半日，田宅辟新荒。  
同学相招呼，种豆饮壶浆。  
墙外丁香影，竹里看斜阳。  
归鸟巢边语，黄犬院中望。  
村人方问候，山道下牛羊。  
先约主人酒，庖厨泛肉香。  
一桌农家食，杯觥暖肚肠。  
谈讲唯往昔，析义好文章。  
不觉时光促，秉烛夜茫茫。

(选自《文心》第九辑)

ZUSHIYOUZUYAO

## 组诗：游子谣

□ 子不语（北京，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09级财经文秘）

### 【春天的坦白】

……

（春夜读王安石词《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和《千秋岁引·别馆寒砧》，又忆及其罢相归金陵途中所作《泊船瓜洲》诗，想必其与时人的妥协，凄苦而热烈，虽有诗词亦难以言表，而其旷达，又非我辈可猜。遂兴发而作，良有以也。）

……

我应该如何坦白  
我对春天没有爱  
一个在水中盛开的季节  
是阳光与花香温柔的妥协

……

缝在行囊和口袋里的风  
背弃了昨夜的秦楼之约  
山依旧如黛 海依然纯白  
春风绿遍的江南已不再

……

这是历史的真相  
文人问明月 不只抒怀  
京口和瓜洲一衣带水  
中间却隔了数重山

……

两声黄鹂叫醒醉客  
邯郸道上 卢生贪梦  
《易》曰：风从虎 云从龙  
而韶华明月 空照乌篷

……

我应该如何坦白  
我对春天没有爱  
我向世界的妥协  
既温柔又热烈

### 【游子谣】

……

昨夜我曾在梦魂沉寂的深处  
倏然间盈盈听到聒噪的鹧鸪  
窗棂边烦忧无尽的静夜月路  
辨不清哪一方指向渺渺归途

……

当剑走天涯的梦想趋于荒芜  
遥忆拄杖守望在村口的老母  
但曾见一个港湾可永久停住  
谁愿伴随长长的幽寂与孤独

……

数不清经历了多少的风霜雨露  
只知道山环水折一路风尘仆仆  
但曾见一个港湾可以永久停住  
谁愿咽泪装欢听凭疲倦的脚步

……

望断了几重烟水茫茫云海雨雾  
倦客打马过石巷带瞬间的踌躇  
但曾见一个港湾可以永久停住  
谁愿用长亭十里连着客栈古屋

……

——2010年盛夏 五月初六 端午祭后

### 【戏问孟郊】

……

落霞拉长了寂寥的下午  
乘凉风薄暮展一卷古书  
残阳颓唐了袅绕的云雾  
你的背影铺满长安古路  
前面是春山隔断的平芜  
炊烟来处浮起青空野鹭

……

云游本是春风得意的幸福  
你却踌躇着不肯拍马上路  
难道这次又是灵魂的放逐  
用瘦骨支撑起荒梦的郁馥

……

桑梓故园满头晴雪的老母  
因为牵挂和思念太过凄楚  
就别再用文字深情的古朴  
串起她蹒跚于脸颊的泪珠

……

餐英饮露为功名 游子的始祖  
水墨江南的梅子 又一季黄熟  
今夜 这盏渔火就快要干枯  
你万里的客船 又泊到了何处

……

后记：晚间无事，闲翻诗词，偶读孟郊《游子吟》，发现许久没有和母亲通讯，颇为思念，故作！

——2010年5月23日 于中财沙河8号楼

### 【游子吟】

……

且关上朝南而开的窗棂  
到悠悠古灯下养颗诗心  
一群咕咕啾啾的老鸛  
摇落红泥缤纷了相思林

……

合上了一卷泛黄的《诗经》  
翻开的却是一曲《游子吟》  
似乎不适合灯下的此刻心境  
下一首偏是对月望乡的杜少陵

……

怅然望向扑打着窗玻璃的流萤  
月光下杜鹃花染红季节的绿裙  
还是以手作枕和衣卧床静一静  
脑际却惟有蒋竹山小令的情韵

……

想问问此际也不肯睡去的黄莺

素月分辉烟云如水何负此光景  
难道是离那片土地尚且不够远  
还是听不惯你啾啾如霜的哀鸣  
……

后记：农历庚寅年六月二十四日，是家乡云南的火把节。于千里之外的北京，遥想往昔情形，颇有“羁人又动故乡情”之叹，感慨系之，遂以成吟。

### 【爱的典故】

向席慕容新作《我折叠着我的爱》致敬！

……

多少个黄昏向晚的日暮  
我手持经史子集在花间谙熟  
记住那些尘封的相思典故  
好在你百无聊赖时  
能为你分析导读

……

我如何将那些古风的陈年旧事  
埋葬 或者删除  
因为 我们的故事  
新鲜的 刚刚起步  
陈旧的 依然如初

……

我还想  
将一本写不尽此生繁华的线装书  
传诸世人 以让历史去品读  
直到我们的爱情

也成为垂成青史的典故

……

只要你  
芳心郁馥  
只要你  
忘却惆怅  
忘却孤独  
……

（选自《文心》第九辑）

LÜSEDEDIE

## 绿色的蝶

□ 易叁武（陕西西安，民兴集团 中央财经大学  
2009级财经文秘班校友）

今夏的第一阵风，  
从青春左岸吹来，  
悸动是一串音符，  
我恋的北国，  
雪花飘落  
朵朵都是绿色的蝶，  
翻飞着穿越时空，  
两颗星的交汇  
思念成河

我掬起一捧清水，  
洗去你的泪，  
这旷世的风扬起胡琴，  
旋律悠远、寂寞  
如同叹息  
流动了虚无。  
只一瞬，  
忧伤化蝶穿行在心的缝隙，  
淡绿的裙摆  
摇响了这个夏季

泛黄的古卷  
我颤抖着翻阅

映入眼底  
是你的心跳  
破如碎梦  
千年太久  
等了太久

时间  
是一只顽皮的羔羊  
轻嗅岁月摩挲的手  
惊醒了绕指的柔。  
绿色的蝶扇动绿色的翅膀，  
唤醒遥远的神  
在今夜，  
相会  
我惊觉  
花的泪  
我已种下了一颗  
在远古。

（选自《文心》第九辑）

WANGLINGSHU

## 亡灵书 (外一首)

□ 丁鹏 (吉林, 中冶集团)

## 亡灵书

比杜鹃的羽毛朽烂得更快的是时光  
 涣散成无穷无尽的漂浮的尘埃  
 当风之公子打马而过  
 之后陡然降落, 一层一层  
 覆盖庸碌而躁动的生命  
 不断有圣洁的亡灵站起来  
 赞叹樱花的光华  
 狡黠的亡灵叩生者的门  
 走到床前驻足看流转的梦  
 但假使有血迹被发现  
 所有的亡灵会彻夜哀嚎, 直至  
 咒怨——那黑暗之蛇勒紧凶手  
 只有流血不能被原谅  
 因为血滴让大地疼痛  
 全副武装的死亡骑士  
 将还给亡灵公正  
 光之使者将治愈亡灵的创伤  
 然后以尊严之桨划动宁静之舟  
 就能抵达温暖光明的极乐之土

## 假面王子

肩头的布偶 不洁的  
 怎样拯救了世界 只有你知道  
 春天怎样腐烂 爬满城市  
 的虫子花花绿绿 多汁的  
 飞鸟有时落下来  
 大快朵颐 太阳  
 那发霉的橙子 宣传  
 虚假的香氛 生命是时间  
 与上帝廉价的交易  
 你解剖自己 改造自己  
 逃脱自己 与自己为敌  
 你知道你多么美  
 肌肤是纯净的 目光是湛蓝的  
 你爱过爱哭的公主  
 迷人的 残忍的  
 庸俗的 难忘的  
 她看见你  
 一滴热泪 抱着一粒微尘  
 滚入川流不息  
 珏, 只有神仙会孤独终老  
 心被剧烈地撼动, 单车穿越林海。  
 晓风透过灵魂, 在幽深的栈道上行走,  
 像备受敬仰的王侯, 安慰无法宁静的潭水。  
 寒星化为大朵的雪, 洁白、睿智,



梦想的余烬。我张望着。永日是桃花迷阵，  
我愿意报之以李。永日降临。  
是一片痴心，无物之阵。  
松鼠抱着核桃，我却没有贮藏足够的微笑。

(选自《文心》第九辑)

QINGCIBEI

## 青瓷杯 (外一首)

□ 张炎 (浙江, 新昌广播电视总台宣传中心)

寒梅倾斜, 朴素对雪  
一缕缕香浸湿木门  
围炉烹酒, 身影重叠  
一饮而尽, 可是风雅意趣?

青色, 易碎  
这无界的杯  
是否放得下良辰美景  
以及一世的草木江南

霸陵桥头, 谁举着——  
清吟闺门情浓, 朱门肉臭  
鹅卵石小径上, 谁撑着——  
注满竹影清风, 尘世唏嘘

笑意、呓语、遗憾  
都已装不下  
以及这失重的只言片语

## 兰花

众草相伴中饮露凌霜  
细叶如剑  
嫩蕊流思  
把空谷的寂和时光的静  
精致成一帘幽梦

移栽暖房里倾注目光  
叶为谁绿  
姿为谁展  
任花市喧嚣满庭脂粉  
瘦自个儿的容  
飘自个儿的香

(选自《文心》第九辑)

## YUZHUKUNDISONGLAOSANNANXING 与诸昆弟送老三 南行 (外二首)

□ 寻梦愚子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

九月秋始肃, 南国林正深。  
一别幽燕地, 两移京华春。  
才微必倾力, 楼高自开襟。  
抒啸长城巅, 击水沧海滨。  
坟典蒙嘉惠, 江流弥鼎新。  
传樽非嗜酒, 弹铗似鸣琴。  
由来意气洽, 直取性情真。  
剖沥肝胆照, 推置骨肉亲。  
朗鉴冠昆弟, 颖悟殊绝伦。  
英秀天实妒, 雄奇俗堪驯。  
惶惶行装数, 茕茕卧疾频。  
振策独登道, 察言暗通音。  
子去何萧索, 余留但隐沦。  
风澜从此起, 舟行远关津。  
清寒尚在矣, 艰危更谁云。  
世情纷求贵, 吾辈岂甘贫。  
韶华休靡靡, 逸足且踈踈。  
廊庙无病夫, 潭渊有竞鳞。  
拭目观厚薄, 抑怀任屈伸。  
临事须放胆, 破敌宜秉钧。  
形色合先知, 法术莫后闻。

运斤立勋业，忘机共浮沉。  
涕洒时沾巾，神会常比邻。  
异日须眉霜，携手西归秦。

2014年8月 作于北京

## 致我们逝去的青春

——兼怀大学同窗，峥嵘岁月

自来八方客，因学聚中央。  
居处伊周地，迟到京尹堂。  
所在皆利器，才格出寻常。  
际遇风云会，始知筹策良。  
春登望乡台，冬浴洗漱房。  
兰丛敢挺伸，岁暮傲寒霜。  
谒贤至鄂渝，留笑与侯王。  
南山宜问道，北国莫寻芳。  
胆雄多侠骨，性刚少曲肠。  
魏晋风流远，秦陇丘山荒。  
探源从明师，悟本倚灵光。  
濯足北戴河，观鱼嘉陵江。  
快意两三年，惜曾未梦阳。  
四载不吐英，一心欲含章。  
来为五湖珠，散作九州翔。  
柯梦去无痕，须臾逝红妆。  
离樽百味陈，后会知何乡？  
深情系桑梓，热血洒疆场。  
踌躇满怀往，归来透骨凉。  
未名亦不中，博雅更低昂。

绝尘亲紫衣，究元疏玄裳。  
湖鉴照西子，郎许却东床。  
长啸梁甫吟，空奏凤求凰。  
兼容新世界，忍受旧城墙。  
横舟入沧海，纵马上太行。  
犯险遇穷途，扬鞭过高冈。  
负气凌北岳，飞矢射天狼。  
拔剑试昆吾，挂弓怒扶桑。  
对饮无嵇阮，论交有岐黄。  
同窗多不贱，竖子益猖狂。  
古贤贵秀异，时俊斥陆梁。  
拟喜远竹林，常思就杜康。  
难封痛李广，易老悲冯唐。  
前路何漫漫，往事已苍苍。  
可叹霄汉志，屈为稻粱忙。  
夙愿已死灰，襟怀尚开张。  
不期海岱清，且笑季鹰扬。  
待时须韬晦，顺运看行藏。  
浪溺成败迹，应物放眼量。  
临川具棹楫，乘桴作远航。  
神骏合早立，德业共传香。  
他日重聚首，举觞话短长。

2013年6月 作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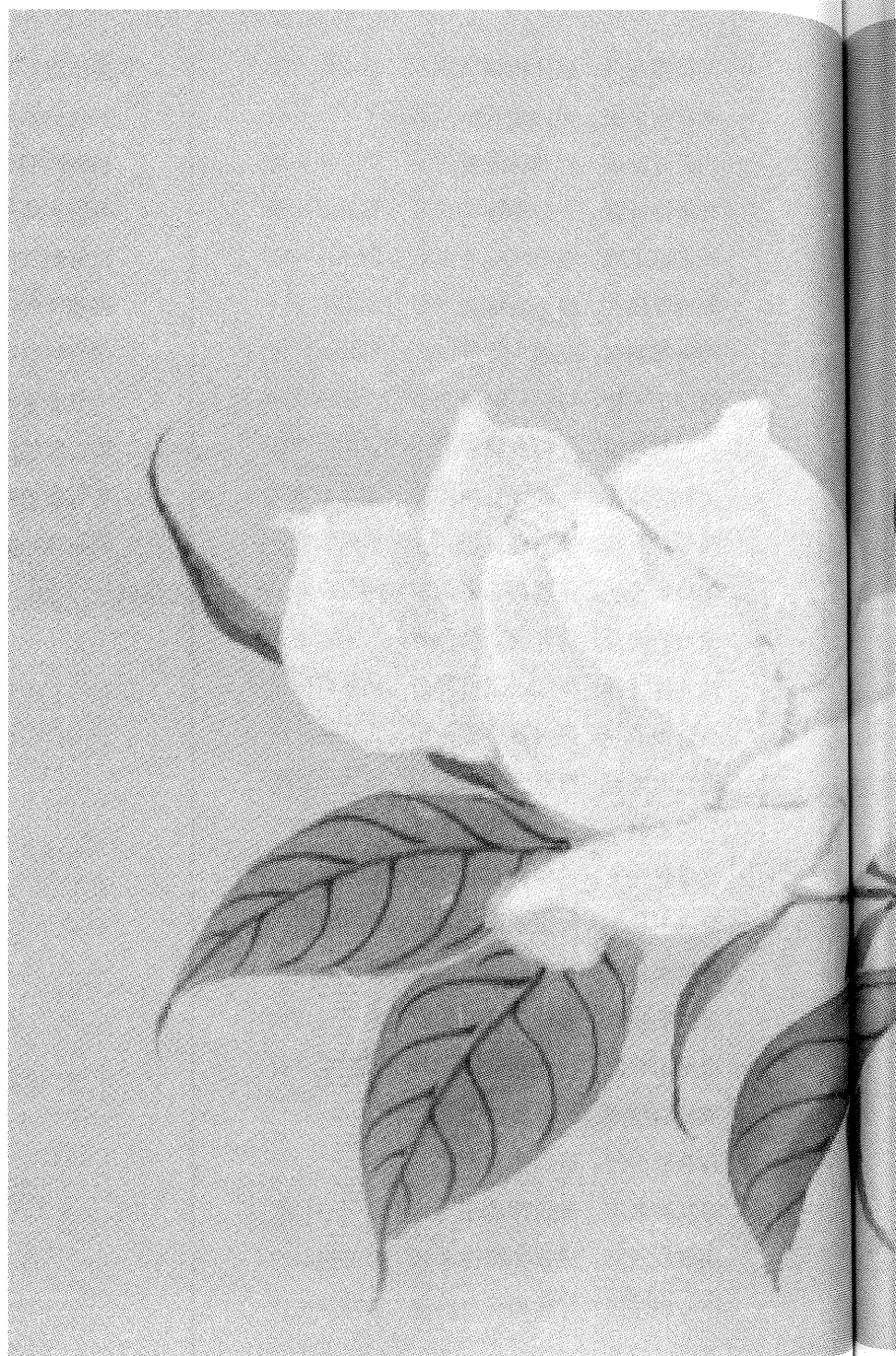
## 暮秋书怀四十韵

自来根基薄，世务牧与农。  
清汤诞前夜，粗粮霁后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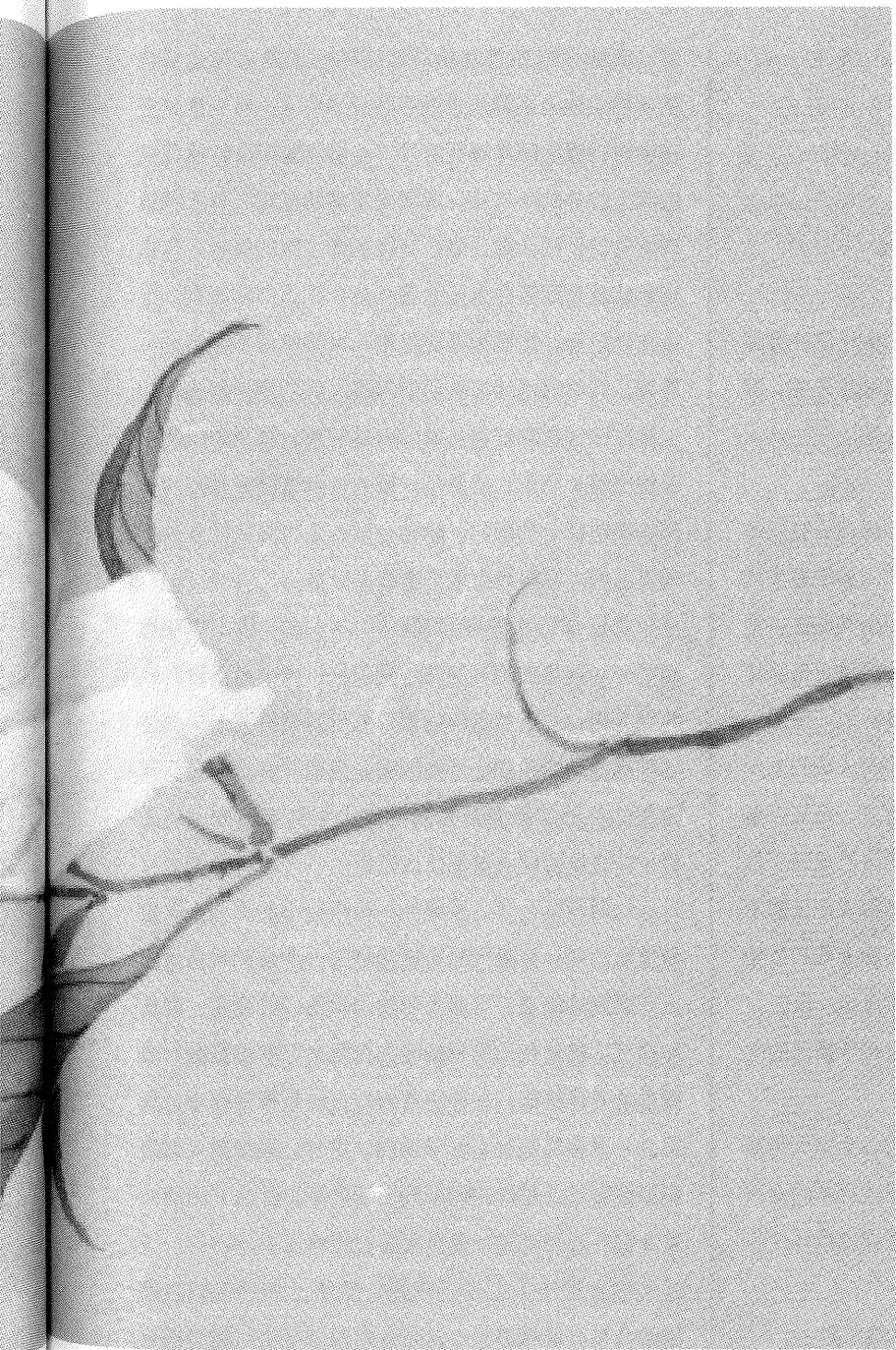
父母常在外，祖孙相依从。  
奉孝亲李密，悌让学孔融。  
幼乏过庭训，听书启童蒙。  
九龄始开智，十二露峥嵘。  
长者遥见顾，稚子惯交通。  
硕志惟我在，修眉共谁同。  
西秦狂狷客，北地少年翁。  
情乖千夫指，势仰一时荣。  
发韧起寒窗，立誓步蟾宫。  
折戟沉海淖，伤翻冷帆风。  
襟怀益激荡，肺腑岂轻松。  
艳羨张子房，际遇黄石公。  
劳形争健骨，携笔欲从戎。  
胡儿休鸣镝，将军已张弓。  
金鼓传战斗，兵事日倥偬。  
追亡入瀚漠，负羽上崆峒。  
近天星宿肃，远地魂魄悚。  
度器思光大，磨砖费舍弘。  
甘洒三秋泪，唐捐十年功。  
纯钧未饮血，夙愿竟成空。  
量浅非相欺，才疏枉自雄。  
曳尾游燕肆，振翼随楚鸿。  
周旋临照物，行走类转蓬。  
诗法杜少陵，道尚柳河东。  
得文向余烈，秉质背盈冲。  
高歌乱云霞，清啸和霜钟。  
冰心出幽境，玄意透苍穹。

涉江束芦苇，冯虚观芙蓉。  
有志慰麟泣，无暇论德崇。  
傍剑醉酒绿，谈笑看花红。  
可堪人绰约，更兼心玲珑。  
伶俜倾汉沔，妙绝动昭容。  
白壁青鸟叹，丹墀碧血封。  
居处时有尽，登临兴无穷。  
沟壑梦萦里，塬梁指顾中。  
蕴贤留胜迹，敛锷访萍踪。  
望断扶摇路，移枝栖梧桐。  
微波隐狂澜，愁绪暗几重。

2014年10月作于北京



散文  
SANWEN



SUYUAN

## 宿愿

□ 刘斌

小时候，我最爱玩的游戏是划火柴。

纤细的一枚跳出火柴盒，红艳艳的帽子向往着迎风而上的碰擦，于是义无反顾地燃烧起灿烂光明。那一霎对于我，绝不亚于盘古开天地的雄美。

我喜欢火柴奋不顾身的执着。

那时候，划完火柴总舍不得丢弃，火苗一直延续到我的指尖，灼烫了皮肤。我却不害怕，感受着火焰的热和它带来的痛。那时我常对一根根余烬许愿：希望自己穷尽身心追求到理想的事业，最后像火柴那样划破寂寞平静，团成一簇丽焰，转瞬即逝。

后来，我读了安徒生的著名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更觉得那一根根火柴是一个个希望，是来自星空的祝福。凝视火柴擦亮的刹那便幻想自己成为了仙女，了却人间疾苦，无忧无虑；同时觉得安徒生真不愧是童话大师，安排命运多舛的小女孩和火柴相依相偎，火柴的热烈温暖映衬着女孩的悲惨命运。所以，我再次划起火柴看它燃起光芒时都会满足于自己的吃穿不愁。

当火苗慢慢吮食我的手指时，我的心会被火苗撩拨一下迸燃起来。我经常问自己，为了让更多的女孩不再是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火柴静静地用渴盼的眼神望着我，我沉默了。

我的性格还算是乐观开朗的。虽然有时也会忧郁，但总体上还算是古道热肠性情中人。有一次，在初中时，我的同学遇到麻烦，心情调解不开，我便拉她爬上校外的小东山，海阔夫空地聊起来，什么积极向上的诗、词、曲、赋；什么名人名家的警句；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人生七苦八难；什么游戏规则，生命在于运动，跌倒后要爬起来，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等等。同学的情绪渐渐明朗起来，我们俩一起坐在山上看夕阳，在苍茫景色中，一蓬一束、星星点点的小花摇曳着光与影，就像是一幅人生风景画，苦痛忧伤都是调色板上的颜料，涂抹在画布上，变成柔和独特的点、线，在阳光照耀下隐成了远景。

我记得那次开解同学心中的“结”后，下山看到了一片黄盈盈的苦菜花，我即兴口占一首小诗与她共勉人生：“蘸着苦涩的泪，开出娇艳的花。”那位同学真诚地谢我扫去了她的苦。我很开心。望着女孩纯净的笑脸，我忽然想到我对火柴和自己许下的愿望……应该为别人做些什么呢？

这时我明白了。我愿像一根根短小的火柴，聚集激情和力量，尽最大的可能化解每一个来到我身边的人所遇到的困难，尽最大可能消除他们的冷漠、悲伤和消沉。虽然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但哪怕是如一缕微弱的春风拂面，一杯清茶入口，一颗橄榄在心，我总会心诚意笃地关心开导他们。这时，我便是火柴的刹那温暖了。也许这刹那的温暖称不上什么，但能换来人们开心的笑容，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

后来工作了，有了家庭、孩子，划火柴的时候依然会有心动的感觉。这时，常常想起小时候所期望

的执着事业、瞬间辉煌的境界和为他人解忧其乐融融的美意。然而，身却笨了下来。在这个网络信息时代，宿愿似乎淡泊无迹。为此，我迷惑不解，如漩涡中的浪花，稀里糊涂地涌入新时代，却处处撞击在礁石上，奄奄一息，我冷啊。于是，很多时候，少年时那小火柴的火焰又开始跳跃在我的面前，让我温暖起来，让我从伤口里更生出一种力量：爱心和慈悲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为了爱。为了诗一样浪漫，歌一样惆怅，日复一日归于平淡的爱情，我不悔跋山涉水漂泊流浪，即使电闪雷鸣，我都坚信爱情的魅力永存。这是一份爱的执着。好在，我现在明白了，凡事不能太过执着，对于爱情，俩人的缘分很关键，缘起缘灭，就像物随星转，不仅一切事情要随缘随遇而安，感情也是一切随缘，不能一味攀缘。

为了亲情。父母安康幸福是最重要的，只要时间允许，我会悉心照顾老人起居，绕在父母膝前，决不吝金钱和精力。还有女儿，即使分离漫漫，总会找到理由回到她的身边，一起爬山，一起游戏。现在，我相信，父母是每个家庭堂上的两尊活佛，儿女孝顺是第一正道。

为了朋友。朋友的圈子有大有小，来到身边的人都是有缘之人，同志之情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互相帮助照应是应该的。

为了众生。这是我近年来最大的体悟。凡是生命，皆有生死，有情众生不仅仅局限在人类，还拓展到所有的生命体身上，花草树木、动物、肉眼见不到的生灵们，这是我从净空老法师的讲座中得到的切身

认识。那么，爱情、亲情、友情只是作为人道中的基本，如果用一个“爱”字来浓缩它，它只是小爱，我要从自我的狭隘的小爱中走出来，向所有看得见、看不见但生存在天地之间的芸芸众生靠拢，伸开热情之手，拥抱大千世界。

我知道，在这逐渐拓远逐渐饱满的爱心里，总有刹那的永恒像我划亮的火柴，存活在我的记忆和生命里。那是无与伦比的财富。而在燃尽之后，我清洁着自己，向弥陀的净土出发。

我知道，小小的火柴躺在四四方方的盒里，划亮它是我儿时最爱玩的一种游戏。从中我也悟到了助人为乐的道理和为之努力的行动方式；同时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美好愿望：希望自己做得更好。

只要尽心尽力尽情尽意，即使只有火柴刹那的温暖亮丽，我心足矣。

（选自《文心》第一辑）



ZHENGDAOLONGJI

# 证道龙脊

□ 莫林虎

北方有令人神往的景致，南方的美景更是数不胜数了。可是像龙脊这样超出尘嚣、恬然自如地保持着她的性格的地方，在现今的中国还属凤毛麟角。

山水景物，如同人一样，那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她有着自己的气质、特性。当年柳宗元发配永州，孤独抑郁之中，是永州看似荒僻实则洁净、傲然的水山慰藉了他漂泊不定的心。辛稼轩词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山水在中国人心中，已经是一个可以与人朝夕相对、心灵敞亮的知己，故李白有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龙脊的性格洁净、自在、安然、清爽，以及优美、温馨。在龙脊呆上一个小时，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气息浸润了你每一根神经。这里彻骨的静谧从周围的景象中传递出来：洁净的山泉的流淌声、淅沥不断的雨幕、雨中如同水墨画出来的壮家木楼、四处飘浮变幻万端的云朵、山民笑容中的醇厚……

如果要你说，你一定会把静谧当作龙脊的灵魂。

而龙脊的静谧早、晚又各有不同。

凌晨时分，东方微明，万籁俱寂。走出木楼，看天空欲雨未雨，云雾缭绕，经过几天春雨洗浴的旷野，焕发着隐隐的光鲜，那种气息甚至都氮氢在你的同样光鲜的身体里。你大口地吞吐着龙脊的空气，让那些似雾似雨的水气在你脸上、手上、颈上飘飞零

落。绿草茵茵，鸟鸣纓纓；流水潺潺，心境悠然。站在龙脊风雨桥上，左、右都有路。左边是龙脊壮寨，右边是瑶寨，但这条路要走两个多小时。看着蜿蜒透逸的山间小路，你不由自主会想起李白的诗句：“流水桃花育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从风雨桥向下走，到了龙脊人口处，便是九曲十八盘延伸到龙胜县城的盘山公路了。站在公路的起点，看四下山峦连绵，无尽无边；树木森森，人世渺渺，以至于你看到的从山寨里出来等班车的山民、游人，脸上都带着仿佛超越尘世之外的纯粹的神态：清新、泰然、健康、舒展，如同未经化肥、农药污染的荒野土地与野生植物。山民告诉你，山下还有两个村寨，一个是黄洛瑶寨，那里以有着世界上头发最长的瑶族女子著称。她们的头发洗浴是一个盛典。在清澈冷然的泉水中，她们的乌云般的满头黑发漂浮铺漫于游鱼细石间时，那是世间最奇美、温柔、灿烂的景象。你想，那季节应当选择在春天，偶尔的阳光铺展在澄澈的泉水上；泉水如同一块碧玉，闪着灵异之光；桃花片片，鸟鸣幽幽，那不是《奥德赛》中塞壬三女妖的景象了吗？但这只是你的幻想，以龙脊的云深雾浓，在春天里阳光灿烂怕是没什么希望。而在绿意欲滴的暮春时节，在满溪的水气中让满头青丝随波曼舞，倒也另有一种幽深之美。山民的介绍让你心向往之，但却身不能至。“磋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李商隐《无题二首》其一），你明天还要赶火车回北京，重归红尘，滚打摸爬。

龙脊的静谧是需要足够的时间长度去体味、去拥抱的，直到你的呼吸频率与她完全合拍，成为一

体，此时，龙脊的静谧已然成了你的静谧。你“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王羲之《兰亭序》）“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天下》），于是则有柳宗元所言：“悠悠乎与颿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筋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

那天龙脊一开始就似雾似雨，到中午变成了时而小雨、时而中雨。滴滴答答的雨声在屋檐间彼此相应，而泉水在村寨的四处漫流。游人很少，在不多的几个游人中，居然有好几位是金发碧眼——爱美之心，天下皆同。村寨的木楼是广西山区常见的式样，整个楼房完全是木结构，依山势高低陡平建造，因此村寨木楼的疏密排列完全依照自然地势。有时，好几座楼连绵一体，楼中住家相看彼此。晨曦初现之时，此家之妙龄女子于窗前对镜梳妆扮靓，很可能彼家血气方刚之青春少年触景而生情。午后清风阵阵，于午睡之小榻之上，听得溪流清音隐约，真胜似羲皇上人！而傍晚时分，在村寨幽晦深隐的此处，听着黄昏时候的嘈杂人语和晚炊的锅碗之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有时，又可以看到一楼独立，一副心无旁骛的泰然自得模样。

假如你要像认识一个人一样地认识龙脊，龙脊壮寨至少需要你徜徉一天，用每一个步履，每一次感应，每一丝意绪。当你站在寨口时，那是一个印象，不会深，不会强烈。到你登上村寨的中腰时，往上看，已经隐约可以看到山顶了，那里是乳色的云和

雾，在流走。往下看，黑色的屋顶像画出来的似的，水墨淋漓，闪着隐约的光亮。刚才在路上你觉得的漫无头绪的村寨布局，此时却显得错落有致，在绿草与晶莹的梯田水面的映衬下，如同仙家居所。

整个壮寨在半山腰上结束了她山野的绰约。此时你登上了一面坡地——这是村寨里的坟地。你坐在一块被雨水洗刷干净的石头上，脑中如同当下的时间的铺展，舒缓、悠意、清凉。你在这里安静地坐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此时，天不再下雨，但四野是雨的气息。

龙脊的胜景是她的梯田。那是从元朝末年开始的壮举，延续到清代方才完成。龙脊梯田面积之大，景色之绝异，无处可比。据介绍，龙脊最美的时候，是春天插上秧苗后的季节。那时禾苗碧绿，水田晶莹，如同人间仙境。或者秋高气爽，满地金黄，真有山河锦绣之感。这些图景你在龙脊的旅游图册上早已领教，但那都不是你现今可以享有的。你今天来只能看冬末春初的龙脊。

从半山腰的坟地向上看，前后左右有好几座山峰。按照旅游图上的指点，观看龙脊梯田有好几个最佳观景点。你左看右看，分不清东西南北，索性“信脚由径”——条条小路必通山顶。步步登高，梯田慢慢现出了她的姿容。此时尚未春耕，梯田里没有秧苗，倒是绿草连天。梯田宽处不过两三米，窄处不足一米，却依山势修理得齐整有致。放眼四处，看到层层叠叠的梯田自下而上攀缘而上直达山巅时，你真的理解了巧夺天工的含义了。此时云气已经在你的身边逡巡环绕了，你可以感觉得到云气触须的若有还无。

梯田旁边，修有水渠，泉水奔涌不绝。探手而下，泉水真有滑腻之感，无怪乎白居易诗有“温泉水滑”之语。如果说刚才在村寨中你感受到的是人间纯美的话，此时你就是与大自然孤身独对了。这时梯田之中看不到一个人，你暗自庆幸：假如真到春秋黄金之季，此地莫不成了西单、王府井？

走到梯田中，你才发现，原来山峰比你想象的要高。你爬了半天，居然还没到头。回头看下面村寨，云气迷蒙中，村寨变得模糊，色调更加深幽，如在梦幻之中，几汪池水在村寨不远处闪着似乎不真实的光亮。原来观看壮寨，此处另有佳境。你当时一呆，感动深至肺腑，半天不能移动脚步。

待得登上峰顶，山风开始变得有些冷硬，云气又变成了细雨。撑开雨伞，甚至可以听到雨打伞面的淅沥声。山顶有点像五台山，平缓伸延。你终于找到了×号观景点的标志。标志旁边建了一个亭子。困乏的你独坐亭中，听着风声、雨声，感到此时你才真的得到了一个休憩之地。直到暮色苍茫时，一个从山顶梯田收工回家的山民的招呼声，才把你的好梦惊醒。

下到村寨时，已是夜色四合。顺着弯曲潺援的溪流，你走到了村寨的尽头。模糊的月亮挂在半山，照得山峰、村寨隐晦不明。你正在疑惑你投宿的店家隐身何处时，门呛呀一声开了，屋里的灯光把你的身影投在漆黑的野地里。店家正是此地。

当晚，一片静寂。

附注：龙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的一处著名景点，被称为第八奇迹。整个景区由和平乡

龙脊村和平安村的梯田组成，这些梯田从元朝开始修建，直到清代才修建完成。

（选自《文心》第一辑）

HAOSHANHAOSHUIHAOMINGE

# 好山好水好民歌

□ 江 敏

人们常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的家乡不仅有这样的好山好水，还有动人的好歌。

故乡的山名叫武当山，是驰名中外的道教圣地，素享“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的美誉。武当主峰“天柱峰”供奉着北方神——真武大帝，家乡人都亲切地称他为“祖师爷”。

我家就住在武当山下，坐车上武当山只需一小时，步行也只要半天的路程。从小就听母亲说：“我们是‘马脚下’的人”。“马脚下”指的是从古均州城“静乐宫”到武当山下这一带。住在这一区域的人们真的是沾有武当山的仙气、灵气和福气，武当山造福了家乡的人们。天下人都知道的喜新厌旧、忘恩负义、抛弃糟糠之妻的陈世美也是均州人，但故乡的人们却认为世人冤枉了陈世美，说陈世美做官以后不但没有忘恩负义，而且给他的老师盖了瓦房，还接济了其他三位同窗好友，只是后来因为陈世美没有答应他的三个同学找官做的要求，他们三人才在返乡的路上编造了他忘恩负义、抛弃妻儿的故事。因此，在我的家乡，均州城的北门街不唱陈世美，秦家楼不唱秦香莲。

武当山地区，还是一个民歌的富矿。在武当山南麓的古神道上，坐落着一个被誉为“中国汉族民歌

第一村”的村庄——吕家河民歌村。不足二百户人家分散居住在沟、梁、洼、岔之间，千百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深藏于崇山峻岭之中，任凭沧海桑田、岁月消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庄里，竟然蕴藏着四千多首民歌。民歌手有八十五人，其中四人能连续唱歌千首以上。歌手中既有几岁的娃娃，也有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

吕家河的民歌主要包括三大类，一类是阳歌，一类是阴歌，还有一类是长篇叙事诗。村民们所唱的“阳歌”，主要以男女的情爱为主，也有涉及到日常生活其他方面的，大都诙谐风趣。婚嫁时唱“迎亲歌”、“陪嫁歌”、“哭嫁歌”，过年时唱“闹年歌”，住新房要唱“暖房歌”，喝酒时要唱“劝酒歌”。这些民歌的曲调十分优美，既有江南小调的缠绵，又有北方民歌的豪放；既有中原曲调的圆润，又有西北民歌的高亢。

阴歌，也称孝歌、丧歌或待尸歌，是人们在夜间办丧事时唱的歌，因此又称“夜锣鼓”。在吕家河民歌中，阴歌数量较多。阴歌有其特定的歌唱程序，分为起歌头、劝善歌、翻田埂和还阳歌四大部分。阴歌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吕家河所处的地理环境、老百姓的生活习俗、武当道教的“重孝”思想及楚人“信鬼好祀”的传统紧密相连的。

长篇叙事诗是有故事情节的唱本，在吕家河流传的长篇叙事诗有七部以上，例如《秦雪梅吊孝》、《梁山伯与祝英台》、《杨家将》等。这些歌曲既可以当作阳歌唱，又可当作阴歌唱，只是曲调的运用不同而已。

生在武当山下的我是喝着汉江水长大的。1998年我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又留在大学里任教。能在北京工作，我心里十分高兴，可仍难舍难忘养育我的、清纯甘甜的汉江水。

汉江，又名汉水，是长江最长的支流，也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在他所著的《水经注》里，把汉江、黄河、长江、淮河相提并论，并称为“江淮河汉”，视为祖国母体的四大血脉。

我的家乡位于汉水中游。汉水流经我的故乡湖北均州（今丹江口市），过沧浪洲，即名沧浪水。《楚辞·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在神话传说里，汉水是与天上的银河相对应的。银河是天上的汉水，汉水是地上的银河，“天汉”一词由此而来。因为汉水，才有了以水命名的汉中；楚汉战争时，因刘邦被封为汉王而创立了以汉为国号的“汉朝”。

故乡有一种地方剧叫“汉剧”。汉剧因为兴起于汉水流域，所以又称“汉调”、“汉调二黄”。关于汉剧的产生地，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辞海》艺术分册中解释的：“汉调二簧，是二簧腔从湖北沿汉水进入陕西而形成。”另一种则认为：“汉调最初产生于陕南，后沿汉水而下到达武汉，发展成为现在的汉剧。”无论它是逆流而上由湖北到陕南，还是顺流而下由陕南到湖北，都要流经我的家乡汉水中游，连同家乡盛产的木耳、香菇，渐渐成为当地的土特产，并有了能代表家乡特色的名称——“一山二黄”。

故乡在春节期间还玩一种花灯，叫“汉船”。汉船的样式完全仿造汉江上的木帆船，有船篷、船身、船舵，造型十分逼真。表演者有太公一人、坐船女一人、后摇婆一人、“丫鬟二至四人。玩汉船主要表现水上行船时的动作，基本动作有圆场、穿花、撑船、划船、摇槽、上滩、跑滩、卧滩等。表演者可以尽情地发挥，妙趣横生。汉船属于民间歌舞，音乐也十分精彩。歌词主要是家乡的民歌“四六句”，生动活泼、朗朗上口，像是：“手摇双桨飘四海，船只如梭江上行。下水容易上水紧，一年四季挣金银。”伴奏乐器以喷呐、锣、鼓等民间吹打乐器为主，音乐气氛喜庆而热烈。

新中国成立初期，家乡人民曾为汉江河上“丹江口大坝”的修建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21世纪初，国家实施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汉水北上，以解决北京、天津市民的吃水问题。我又能喝到故乡清纯甘甜的河水了，心中能不感到高兴吗？

（选自《文心》第一辑）

NANDEXIAOYAO

# 难得逍遥

□ 李 帅

人之生也有涯。儿童时懵懂不通世务，较少为世务所羁；老来多看透红尘，清心寡欲，心不为形所滞，亦颇为洒脱。但懵懂者却被自认为多智之人所约束，无求者身心已为世务所累几十年，未免多灾多病，即便参透生死，亦免不了苦痛缠身。此二者尚且如此，青壮者上为老，下为小，中为自己，在这弱肉强食的年代，惟恐自己不够努力，不够强大，这山望着那山高，功名利禄，盛衰荣辱，大小事务，世俗人情，无不时刻萦绕心头，身心俱疲，更是难得逍遥！

近重读金庸先生《笑傲江湖》，芸芸众生，诸般世态尽收眼底。令人鄙夷者，令人钦佩者，令人同情者，令人敬重者，令人捧腹者，令人不齿者，等等不一而足。“伪君子”和“真小人”二词可以形象地描摹一千反面人物，而“逍遥者”与“不逍遥者”则可以概括所有世态。

若按人名来说，“任我行”三字恰似逍遥，天下之大，任我逍遥。实则不然。因这三字未免霸道，“任我行”的前提是“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没人能够违逆、约束自己，这才可以逍遥。故而这三字隐隐地包含着极大的权势野心，必是要终日勾心斗角，思索怎样才能灭得了天下各派，个中辛苦旁人哪知？最终任我行竭虑而亡，可以说是绝妙讽刺，这怎能逍遥？

“万里独行”田伯光行迹浪荡，而且心胸坦荡，从不否认自己的恶行，是个真小人。但他看似逍遥自在，其实亦不然。第一，他为欲所制，欲望不灭，何来逍遥？第二，逍遥并非为所欲为，干尽坏事，为自己的自由而毁掉别人的幸福，这只能说是“纵欲”。他以后为不戒和尚所制，被逼出家，法号“不可不戒”，令人哑然。

但田伯光毕竟比岳不群这类伪君子逍遥多了。因为伪君子需要时时刻刻遮掩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以富丽堂皇的言辞、满口的仁义道德掩饰本来面目。练就这份功夫却也不易，稍有不慎就会露出马脚，多年所为便会功败垂成。当然，如果能戴着假面具生活一辈子，虽然自己很是辛苦，但至少不会危害别人。但这又谈何容易，大凡伪者，必有所图，到利益关头必会不顾一切。这类人活得最辛苦，最终还要承受世人唾弃，与逍遥二字绝对无缘。但这类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最多的，所幸大多数人野心不大，心机不够。

这样说来，“桃谷六仙”还算比较逍遥的了，因为他们的智商低，就像儿童一样，没心没肝，从不知愁字为何。这当然不是真正的逍遥，只能说是简单的快乐，否则草木禽兽岂不是最逍遥的了？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东西，就是对于一些无关原则的事不必看得太清楚，不必太计较，古人说“难得糊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嘛。

那么到底何为真正的逍遥，何人真正逍遥呢？庄周钓于淮水，《逍遥游》千载传诵；嵇康隐逸山林，《广陵散》身后绝响；陶渊明采菊东篱，《归园田居》；吕纯阳袖里青蛇，三醉岳阳。文耶？曲耶？诗

耶？酒耶？此为逍遥。

然而，“学而优则仕”，国人受儒学影响何其深也，生死存亡的现实又是何等残酷，为文、为曲、为诗、为酒无不沾上功利的动机。当理想一遇到现实便显得无比脆弱。

愚以为，我们应该追求的乃是心灵的逍遥。“大道无为而无不为”。人生在世平庸也好，辉煌也罢，做什么事大可不必考虑它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排除功利动机，那么事业便能全身心地投入，交友便能诚挚自然，便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与尊敬。如令狐冲，只要心中坦荡，便能宠辱不惊，管他旁人怎生说道。把所有的冤屈所有的骂名都付诸一坛浊酒，把一切的功劳一切的虚名都付诸一曲《笑傲江湖》。

（选自《文心》第一辑）

NANWANGJINANQINGFANLI

## 难忘济南清繁里

□ 王 强

山东济南府西城外，过甘石桥西行可六里许，即今经七路上纬六、纬七路之间，有居民区曰“清繁里”者。我少时值“文革”初，天下大乱，父以“走资派”“罪”被拘，京城不得住，与妹避居寿光祖父老宅，二年，徙居济南大姨家，居清繁里近三载。往日旧事，常入梦中。今清繁里已不复存，居民皆迁至西南郊王官庄小区，在济南通往泰安道上，出门可望山峦连绵。大姨1994年谢世，我1995年往杭州预“国际现代书法双年展”，北归过济南，值姨母周年祭，往谒姨母墓，复访清繁里旧居，瓦砾中已有新建筑茁然升起。往事虽如云烟，然朦胧中尚依稀可见，因作是文，聊述旧梦焉。

清繁里似是1938年由日本人建，听老人们说，原址是个大菜园子。日本人于此筑屋，为“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国际运输公司”职员宿舍，共20余个大小不等的院落，皆类小四合院，正房一，厢房二，其中一厢为洗浴间，日本人爱洗澡，特设之。1945年日本人兵败返东瀛，这里便成为济南铁路局的职工宿舍，我姨父搬到这里颇早，大批中国人进驻清繁里似是1948年的事。当时室内格局皆为日式，有榻榻米，有纸木隔扇，门左右横拉。这种格局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有些住户家里仍未尽改，只是榻榻米早已取消。

在这20多个院落后面，还错落盖有一些较高级的日式住宅，日本人在时，居者似非等闲之辈；国民党时有几个处长居此，国民党走后这里被平民瓜分，一部分归铁路系统，一部分归了省立第一医院。现在这些房子尚在，然皆环以壁垒，东洋面貌，丁点不存。

清繁里有两个出口，一南一西。南出口在今经七路上，有一大拱门，门楣书刻“清繁里”三字，字体颇雍容。里门西侧是一家百货食品合在一起的小店，20世纪70年代货品萧条，有时货架上尽以铝制饭盒充数。东侧是一家理发馆，记不得在那里剃过头没有，印象中那里不太干净，我理发常沿经七路东行至一家稍大且净的理发店去理；而更多的是在纬五路上一家叫“新生池”的浴室洗澡时顺便理发。只记得那时每到冬令，家里要生火炉，炉内需用泥巴套出一个炉膛，泥里要掺进一些头发，为使其牢不可破，我就常被大人支使到南口那家理发馆去要些碎头发。那时冬天家家生炉取暖，头发需求量之大令理发师身价倍增，他们扫头发的样子颇觉奇货可居，对人的态度也多少有些不可一世，说话拿腔拿调的。到了夏令，他们就都恢复如常了。那时因我嘴甜，被誉为“懂事”，故每去要头发，常能“话”到擒来。

清繁里的西出口在纬七路上，无里门。西口南侧是一座小洋楼，环以一个不算太大的院子，有大铁门冲西开，内有卫士站岗。过去都应是日本人、国民党大官居住的。解放初期，当时山东军区的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同志似住在这里，我询及清繁里老邻居，他们都这么说。我的父亲也曾同我谈到过黄祖炎，说济南解放后，他曾同黄一起开过会，那时开会尚允带枪

进会场，一次会上黄被刺身亡，那以后开会不许带枪了。后来居此小楼者，似仍“政治部主任”那一级的军官。现在这个院落还在，但已非私宅，变成了一个公司的办事处。

与清繁里南口隔经七路相对着一所小学，叫“经七路第一小学”，20世纪70年代初我初到济南时是在清繁里北侧的“经六路第二小学”念四年级，未几这所小学被拆掉，盖了一所中学，似是济南21中。我们被合并到了“经七一小”，当时那个校园颇大，我是在“园中园”的“东小院”上课，这是个四合院，门朝西开，北屋是有一个高台阶的前有檐廊、东西配有耳房的凹型建筑，院内东西有厢房，东厢南与南房东夹出一个小天井，与主院落隔以一个月亮门，那里有两小间房子作教师备课室。这里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私宅，现在弄不清宅主是谁了。改革开放后，这里是“经七一小”的“育红班”在用着。这所小学建于何时不能确知，但总是解放前的无疑，原称“经七路小学”。

出清繁里西口面对着一座公园，叫“青年公园”。日本人在时就有了，叫“昭和园”，把日本人赶走后，称“胜利园”，解放后叫的“青年公园”吧！这园中有一座很高的纪念碑，碑体与碑座都是青石的，建得牢固且讲究。这是日本人建的，原称“忠魂碑”，在其北侧原来还有一座小碑叫“马魂碑”。从碑名上看，大抵是日本战死的军人和军马的葬处，只是不知是一人一马还是多人多马。反正总是杀中国人或为杀中国人而工作的日本人与马，为他们立碑，且堂而皇之立于中国，日本人何其不知羞耻！他们可



能想这里终会变成大和帝国的土地吧，没成想中国人经八年抗战把他们打回老家去了，这座碑也改名为“胜利碑”了，后来不知何时这碑上改刻上“青年公园”四字，碑的纪念意义就换成了一种“标志”的意义。小时候我们常到这大碑座上玩耍，有时候照相也到那里去。碑的北面和南面各有一个大土堆，像小山一样，北侧的小山下有两座茅草亭，四柱围以铁网，一个里面养着五六只猴子，另一个里面养着数十只虎皮鹦鹉。有这点活物，为园子平添了些气氛。当时济南市里的公园除这园子里有点动物，还有“人民公园”里也有一些。但济南也有动物园，即北郊的金牛山公园，那个园子很大，但动物品种并不多，我自幼常去北京动物园，面对金牛山，也算“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现在青年公园里的动物早就没了，茅亭也没了，北侧的土山不知搬到哪儿去了，南侧的土山变成了石山。连那座大碑也没有了。1995年冬我去那里，正遇两位老者在聊天，我去请教他们何时推倒的那座碑，碑文除了“青年公园”四字还有无别的内容？他们茫然不知，只是一位老人说，他儿子在“文革”末期曾拓过此碑，我问尚能见到拓片否？他笑笑说前几年被一东北人买去了。

我在那里看到的唯存之旧物就是原来在大碑附近的三棵白果树，现在那树下是一个不太大也不算小的空场，常有老人在那里练剑打拳。在那白果树向西不远有一小树林，林中有石桌石凳，有人在那里下棋。我忽然发现有些被当作石凳的东西原来是那大碑碑座上以牵扯锁链的隔离墩。原来职在护卫颇有尊严

的东西，今被人坐在屁股下，世事倚伏，也类多如是。（今按：此公园20世纪90年代后改为一个文化广场。）

我在清繁里寄居时，天下已由大乱渐趋平静。我1968年离京，先在祖籍寿光县居两年余，后大姨怜我兄妹委屈农舍，在家境并不好过的情况下，把我们接到了清繁里。母亲就大姨一个姐姐，比她大八岁，我幼时大姨常上京照顾我兄妹，上小学前我亦常由大姨带往济南清繁里小住，与大姨感情，几胜于母。所以能到大姨身边生活，实心中一大快慰。当时姨父不在济南，我不知他那是不是也算一种“下放”，名义上在济南铁路局，实际上要在胶济线上的辛店长住。他大概每月回来一次，住一两天又走。他会讲许多故事，尤擅蒲留仙式的鬼狐传闻，常令我听得毛骨悚然，夜不成寐，总觉得有精怪绕梁而哭。可是不管多害怕，总盼姨父回来讲上一通。前此我所欲著之《狐女传说源流考》笔记已近千条，想想这写作动因也应有姨父那些故事的“刺激”作用。

大姨和姨父只有表姐一个女孩儿，当时的一些家庭独生子女并不多。表姐长得很漂亮，个子高高，眼睛大而亮，黑黑的头发梳成两条长辫子在身后甩来甩去。当时她已上高中，很活泼，也善交往，常有一些同学来家里玩。记得当时她们也在议论男生，影影绰绰地听她们在相互开玩笑。我当时就想，漂亮如我姐，没有男生喜欢那才是怪事呢！但在那个时代，她们大概也只是说说而已，未若今之高中生那么理直气壮地谈爱情的。

当时表姐的爷爷还在，已年近八旬，老人姓张，

原讳政滨，后改淑文，名与貌皆文雅。山东桓台县人，幼时家境甚好。“桓台”之名，似得之于那里有齐桓公之点将台。韩复榘时，他乡中有人在济南开面粉厂，叫“成记面粉厂”，解放前颇有名。他被延请收购小麦，兼理账务。据他同我讲，薪金不菲，他有一男三女，养一家尚有余裕。听大姨讲，姨父年轻时是“公子哥儿”，吃喝玩乐无所不通，典故旧闻如数家珍，我想这与他少时家境较好有关系。我住济南时，老人已须发斑白，然双目炯炯有神气。他毛笔字写得好，日常用度，写有账目，字体属欧阳询那一路。我上小学前，由大姨带去济南，尝同表姐日课童蒙之文，亦用毛笔日写大仿数纸，范本有时是《阁帖》中的东西，有时则是老人亲书。老人督责甚严，一笔一划，师范有法。

老人生活极有规律，喜静不喜动。早起洗漱毕，到青年公园转一圈，也不打拳也不练剑，唯吸新鲜空气而已。还转来吃早点，以一鸡蛋搅匀加蜂蜜或白糖少许，香油少许，用沸水冲过，再加小点心数颗或桃酥类点心两三枚。有时也吃油条，然不常吃，似不只是因经济问题，更多的是习惯使然。上午多在家中活动，他养了几盆花，喂了一缸鱼，照顾这些东西算是他的“日课”。但他似不甚谙养殖技术，金鱼四五尾，虽不死，可也不见长；有并蒂莲一盆，他在世之日，似未见开放过。我想他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其中乐趣，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午饭后略事休憩，下午仍去青年公园，坐在那里听一些老人谈天，他不大插话，回家来也不复述在外所闻。他心性甚高，一般的消息不太能打动他。只记得有一次他回来同我

说：“听说美国总统要来？”我说是，他叫尼克松，我们都听了“文件”，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是八个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他没再进一步探究，只是说，这总统的名字挺怪，怎么叫个“一颗葱”呢？通常晚饭后不久他就睡觉了，那时没有电视，我们基本上保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习惯。老人睡前净面、漱口、小浴，天天如是。上床后做一套不知是学来的还是自编的按摩活动。那时我同他一起睡，很愿意看他在身上按来摩去的动作。按摩罢，平躺下身体，嘘一口长气，静默片刻，便与我聊天。我那时看了不少小说，多是古典。少时爱显耀，便讲与他听，他通常是很认真地听我侃侃而谈，可往往在我打住时，择一二不确处略加纠正，不等我难为情，便说：“睡吧，明日再给我讲！”

老人爱清洁，一周要洗一次澡，常是我陪他去，要走四五华里去“新生池”。他出门时手执一细拐杖，姿态甚文雅。他还有一条九龙戏珠的枣木杖，是朋友在他哪年生日时赠送的，上面的刻字与雕龙都十分精美。但那杖太长，老人个子矮，拄不得，就送与我的外祖，他的亲家翁。外祖比他小几岁，个子也高，身体甚强健，行走几不用杖，常是手持那龙杖像提着一只哨棒在巡逻。外祖是属于那种侠肝义胆的山东大汉形象，与这位张淑文老人呈一种武与文的对比。我与老人去“新生池”，每有一位姓董的师傅接待，他是那家浴室的老澆工，那家浴池是一座西式建筑，在纬五路上，外有铁栅栏门，楼是凹型的，二层，里面是木楼梯木板地，窗户是瘦长型的，堂屋甚大，在里面很舒服。老人洗澡时间很长，先要泡近一

小时，出水后有专人为搓背，老人还要用磨脚石磨脚，亦需半小时，完后打肥皂、淋浴，没有三小时出不得池塘。我在那里受不住，有一次呆得时间过长，竟晕在里面，别人把我抬出来，我醒后冷汗淋漓，董师傅笑咪咪地喂我吃茶，我问怎么了，他说你晕塘子了。我一般是在塘中迅速洗完出来在床上躺着等，不时进塘子看看，如果老人洗好了，就把他搀出来。有时在床上躺便睡着了，醒后老人已在那里啜茗。董师傅是老熟人，常走过来与老人聊上两句。现在那位董师傅应该是退休在家安度晚年了吧。

老人是1972年夏初去世的。那年春上他请外祖来吃饭，二老饮酒剧谈，笑声朗朗。外祖谈锋甚健，幽默诙谐；掌故旧闻，联绵而出。淑文老人时而停箸静听，时而仰头大笑。筵中有“魏家庄烧鸡”（系济南名产），老人未顾及碎鸡骨，忽然将门牙咯掉。他自讪道：“老而无齿（谐“耻”音）了！”外祖打岔说：“你八十的人了，才‘无齿’；我六十多时就‘无齿’了，现在快八十了，满嘴假牙，早就不知齿（耻）了！”说着二老又抚掌大笑起来。

外祖那日很晚才走，老人送至院门外，揖别时外祖说：“壮实点！哪天再来喝酒！”老人说：“都这岁数了，壮实啥？有今天没明天了！”记得外祖坐上三轮车后还回头说：“别胡寻思，掉个牙算什么，我这牙都掉了，不活得好好儿的么！”

那天晚上睡觉时，老人仍旧按摩一通躺下，我听他叹了一口气，便问：“爷爷今天累了吧？”他说：“看来我活不过今年去了！”我说：“您干嘛这么说？是因为掉了一颗牙么？”“小时候听老人说，

上了岁数掉牙不好！”我说：“我姥爷不是说不要紧么？”“你姥爷是宽我的心！”“他在说谎么？”老人关上灯，拍拍我说：“你这孩子！睡吧。”我说：

“您告诉我姥爷为什么说谎？不然我会做梦，一做梦准尿床！”老人说：“你姥爷是好人呵！好人的谎话是好心肠！”其实当时我并不懂他的意思，那晚做了很多的梦，奇怪的是早起后并没有像大人说的那样尿床。

没多久，老人就病了，不思饮食。我和表姐陪他去一个退休的老中医那里诊治，那是在经七路纬二路附近一条胡同里。老中医皓首长髯，面色红润，像个神仙。说话慢条斯理，望闻问切，一丝不苟，以毛笔写药方，字体甚遒劲。但中药吃过很多剂，病势却只增不减，渐由不思饮食到不能饮食，喝口水都能给吐出来，人也羸瘦下去，真的卧床不起了。后来请西医诊断，说是贲门癌。

老人一直很清醒，我侍于榻侧时就听他说：“还活着干嘛呀！”我说：“歇歇就好了！”他说：“傻孩子，爷爷好不了了！以后晚上没人陪你睡觉，上个闹表，早上早点起，上学别迟到。”我就守着他落泪。他说：“叫你姨父回来吧；叫你大姨找个人来为我理理发。快死的人了，人家不乐意来理，就多给人家点钱，多说一点好话！我干净了一辈子，不能这么蓬头垢脸地走哇！”

姨父很快从辛店赶回来；大姨请来一位姓张的邻居来为老人理最后一次发。这位张师傅是位理发师，态度很好，理得十分认真。1995年冬我重访清繁里时还见到他夫人，说张师傅已于四五年前去世了，我同

她提起张师傅为淑文老人理最后一次发，我说这事一辈子也忘不了，老人能干干净净地走，全靠张师傅一片善心！她说：“都是老邻居，又都姓张，那不是该做的事么！”

老人去世前几天，痛苦极了，他趁人不注意，就把身边的纸揉成小球塞在耳、鼻、口中，想自行结束生命。我到屋里见他那样吓坏了，赶忙叫大姨，大姨进去快速地把纸球弄出来，如果再迟一步，老人可能就不行了。我握着如柴的手问：“爷爷，您真是特别难受么？”老人已无气力说话，闭着的眼里渗出泪水。我当时难过极了，我开始有些恐惧，老人真的会死么？

老人试图自戕的第二天我去外祖家一趟，同外祖说老人的病，我问：“您不想去看看他么？”外祖说：“看什么？不看难受，看了更难受！”外祖使劲吸着旱烟袋，烟雾中老泪纵横……

从外祖那儿回来我向老人转达了外祖的问候，老人笑了笑，没说话。两天后一个下午，老人溘然长逝了。大姨请院里的朱大娘帮着为老人穿衣，我没有进屋看，只是后来听朱大娘说，给老人穿衣服很妥当，她说，好人死后穿衣才妥当。我相信这话！

衣服穿好后，屋里放出姨父和家人的悲声，我的心一下凉得都疼起来。我哭了很久，我相信老人能听到我的哭声，他会知道我对失去他是多么的不情愿！

老人是土葬的，那时并不允许土葬，但姨父似有老人不欲火葬的遗命。家人于老人去世的当晚请人用平板车将遗体运往千佛山脚下与他的夫人合葬。当时没有棺槨，遗体放在一木板上。姨父把老人生前最喜

爱的一副象牙筷子、一只用了半辈子的紫砂茶壶作了从葬品。后来听说老人的葬处要盖居民楼，姨父又去迁坟，听姨父说，迁坟时老人遗体从穴中取出，骨肉衣被，宛如葬前。我不知在没有棺槨护持的情况下，经十余年尸体何以不腐化？或许老人一生清静善施，感动上苍，不使腐败于地下也未可知！

老人去世那天，正有母亲所在的河南干校来人调查母亲的“情况”，大概也属于“专案组”的使命吧。那两位先生都曾是母亲的朋友，“文革”初因派系之争成了对立面。但他们并非来刁难，不过公事公办而已，又兼赶上家中有丧事，所以只草草问了点事情就去了。“文革”后他们中的一位在某大学作历史系教授；另一位在另一所大学任教务长，都与母亲保有旧时的友谊。

母亲“文革”初随所在大学下放到河南淮滨县；当时父亲下放在河南，似在焦作附近。后父亲似又加了罪名，改迁江西罗山拘管，一去无消息。母亲牵挂成疾，肝病及妇科病甚剧，后获允休养，由一位年轻的体育老师背着离开干校被送往济南清繁里姨母家的。

母亲的到来令我兄妹极欢心，然母亲心情不好，全为父亲杳无信息。当时母亲与大姨猜度，认为父亲一定受辱不过自杀了。我偷听到此番议论，黯然神伤不知多少天。母亲自幼被外祖娇养，一切家务均不知如何料理，在姨家一日三餐、四季衣服，均由大姨全权办理。她那时只有四件事做：一是去一个姓郑的大夫那里看病，这位郑大夫后来成了大姨家的朋友；二

是煮汤药；三是织毛衣——好在她还会织毛衣，而且织得十分合体；四是看小说。那时我常在药香中听母亲读小说给我听，听她读的第一部小说是《三国演义》，继以《水浒》，继以《红楼梦》。那时我十分爱听这些古代的故事，记得听诸葛亮星陨五丈原一节时，母亲一读一泣，我则大哭不已。当时在清繁里从一个老邻居金氏家借来一部《水浒》，版本甚奇特，似是百回本，十册，内有插图，竖排。母亲一册册地读，我很喜欢那些英雄，常是听完一册，自己再读一遍，一些字不认识，就拿一部旧辞典查询，渐渐认识的字也多起来。读《红楼》时，一次母亲的老友何氏阿姨来访，以为不可给小孩子读这个，母亲说：“那读什么呢？我读他听，等于俩人同看一本书。这孩子问题多，他一问，我还能多想想。反正也没事，打发时光呗！”何姨问：“不怕他学坏么？”母亲说：“不看《红楼》不一定不学坏，看了也不一定坏，没什么必然联系！”

那时我同班里同桌的一个女孩很要好，常去她家玩。她家“出身不好”，有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独门宅院，宅子是姥姥的，姥姥住上房，父母带着她和弟弟住西厢房，东厢是舅舅一家住。一次在她家坐在廊檐下给她讲宝黛故事，她脸红红地问：“你怎么看这个？”我说我妈给我读的。又一次去她家，她姥姥问我：“真是你妈给你读《红楼梦》么？”我说是，姥姥和藹一笑说：“你听得懂么？”我说，除了诗词，大部分能懂，我妈也不能给我讲诗词。姥姥说：“等你们再大点，姥姥给你们讲那里面的诗词！”姥姥很文气，当时有七十岁吧，那位女生说她姥姥读

过很多书。遗憾的是后来并没有听姥姥为我们讲诗词。一日，那女生对我说：“听说你跟一些男生天天讲故事，讲《红楼》么？”我说不，是讲《三国》和《水浒》。她说别讲《红楼》！我问为什么？她说叫你别讲就别讲！我说那就只给你讲。她说你不怕别人说你么？我说讲书有什么错儿？后来我常去跟她说说《红楼》，她只是静静地听，从不插话，也不对书中的人和事作任何评价，充其量只说一句：“你记性真好！”

忽一日班里开班会，班主任大谈划清男女界限，跟着班里有十数个同学发言，轮番批判我和那位女生往来过密。我懵了，她哭了。会后我们被调开了，还被命令回家写检查。

回家问母亲检查怎么写，母亲问怎么了，我如实禀报后，母亲说：“你何阿姨的担心不无道理！”可母亲并没指责我，只是说老师叫写就认真地写吧！我说怎么写呢？她苦笑一下说：“你爸爸要在，或许能告诉你。”我说：“爸爸会写么？”“爸爸的检查加起来快成一本书了！”1978年父亲去世后我整理旧物，发现他在“文革”时检查的底稿，加起来总有几十万字吧，果然能成本书了。那上面的词句十分好笑，但我想父亲写时一定是很认真的。我想有朝一日谁来搞一本“文革”时期的“检查”汇编，一定很有意思！

我在“经七一小”结束了小学生活，但那时中学教室不足，我们便在这所小学里上“初中班”。新的班主任姓聂，“文革”前她是这所小学的教导主任，教学经验十分丰富。她教我们语文课。当时她已年近

五十岁了，很有风度，讲课极有章法。我后来读中文系又教中文系，与她为我们打下的良好之语文基础有很大关系。我那时不太会作文，叙论大而无边，空洞无物。聂老师曾在我的一篇作文后面批过一句话：

“搭起戏台卖螃蟹——买卖不大，架子不小！”这话我至今不能忘。后来我去请教她，她说：“你学着写小事，在小中见大。”一次我们去学军（即后来所谓“军训”者），回来作《学军侧记》一篇，由几件小事串成一篇记叙文，聂老师大加赞赏。讲评时她说：

“写文章像做人，实实在在最好，别花里胡哨的！好文章不在用词儿多，不在用词儿多华丽，而在用得是地方。每句话都说到家，多么平常的话也会生出文采来！”这话对我后来影响很大。我回北京后，一直与聂老师保持联系。1990年我从南京开会回来过济南，邀集小学同学二十余人请聂老师在西郊槐苑宾馆吃饭，老师已退休在家，年近七旬，仍精神矍铄，风采不减当年！跟老师在一起，我们仿佛都回到了少年时。

1995年冬我重访“经七一小”时，教过我的老师或是退休或是调离了，其中一位教数学的卢老师去世了。看着那校园、那教室，想起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旧话，不胜唏嘘！好在打听到一位曾教过我们体育的张焕峰老师被返聘回来教书，我见到了他，他已年近七旬，精神极好。他多才多艺，我们念书时，他教体育，教音乐、教美术。他投篮球的姿势非常优美；手风琴拉得极好，字写得也漂亮。我们当时还有一位教体育的马清甫老师，是回族，眉毛特别长，训练学生极有章法。他的两位公子都是国家

“八·一”篮球队的队员。

当时教我们外语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叫王宝玲，天然卷发，辫子很长。教我们时她可能新婚燕尔，情绪极好。她长得很漂亮，颇类我幼时很喜欢的女演员王晓棠。她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她讲英语是典型的伦敦音。跟她学了半年我就回北京了，在北京念中学听一位半途出家的外文教员读英文，很长时间不适应，如读“Chairman Mao（毛主席）”总读成“吃眉毛”。我就老怀念王老师那一口漂亮的伦敦音。

在这所小学里与我最要好的一位男同学叫来养同，这名字很怪，致使大姨老弄不清他叫什么，所以常径呼他为“莱阳梨”。“莱阳梨”与肥城桃、烟台苹果、乐陵小枣均为山东名产。他家住在离清繁里不远的“工业里”，那时常去他家玩。现在他仍在山东省教委作保卫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警备区当过兵。1990年后因他家搬迁便再无他的消息。

记得1971年秋季的一天，来养同来大姨家找我去上学，我午睡方觉，朦胧中听他与我耳语：“林彪摔死了！”我大骇，连忙捂住他的嘴说：“你找死呀！”他说是真的，我死也不信。下午上课前，班里仍一如既往地先由班长（那时叫“排长”，班级称排，年级称连）带领大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来养同站在我的右前侧，他回头看了看我，目光颇迷惑，我则瞪了他一眼，便都坐下准备上课。聂老师站在讲台上说：“今天有个重要的消息告诉大家，林彪妄图杀害毛主席，阴谋败露后，逃往苏联，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

了！详细情况明天开大会听校长（那时似不叫校长，叫革委会主任）传达中央文件。”我虽已有来养同事先知照，但听了聂老师的话后仍与其他同学一样瞠目结舌。

回家后我同母亲说林彪死了，母亲说她知道了，似早有“小道消息”传给了她。母亲说，要是你爸还活着，应该有点消息了。果然入冬不久，父亲从江西寄来100斤全国粮票，信封上的字迹是父笔无疑，但没有信。妈妈那日特高兴，大姨做了许多好吃的，我们终于知道爸爸并没有死。

1972年初的一天，父亲风尘仆仆地来到清繁里，和在北京时不太一样了，然旧日风度仍存。身体胖了些，很结实，脸黑黑的，着装很土，像个刚从监狱回来的劳改犯。我那时已有一米七二的个子，他竟要把我抱起来，不知怎么我对父亲有些陌生感，面对他的热情，我却有些难为情。父亲与母亲只是握手相视，妈妈眼里有泪花。大姨说：这下好了，一家子又团聚了！我不知父亲为什么没拥抱母亲，母亲为什么不吻父亲，因为在北京时父亲上班走和下班回来时，母亲总是要吻父亲的。现在想来，可能是“文革”中“旧礼”已不适时？或许是因为我们都大了，又有大姨一家在侧？

父亲在济时日无多，先同我们一起探望外祖，外祖那日很高兴，与父亲谈了许多古时谪臣的故事。父亲对外祖很尊敬，“文革”前外祖与外祖母在北京与父母住了八年。“文革”初，以父事家中被抄，亦牵及外祖父、母。记得当时红卫兵冲进家中，翻箱倒柜，拿了些东西去，连我的小儿书《东郭先生》、

《刘三姐》和表姊给我的一大摞《小朋友》杂志也一并作“四旧”给抄走了。他们把外祖父、母逼在一间大屋子里批斗，不时还用手里的跳绳去抽。红卫兵责令把二老赶回老家去，他们就回济南了，不久外祖母就去世了。外祖没有儿子，跟他大哥的儿子住在一起。记得那日外祖与父亲翁婿痛饮，坐语移日，其乐融融。

父亲利用这短暂的假期带我们兄妹游济南名园，他说，在北京没时间带你们玩，现在爸爸可以“还债”了。我问他在江西做什么？他说劳动呀！我问：“您是反革命么？”父亲说不，但他说他犯了错误，他说：“我会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我问：“您是不是反林彪呀？”他说他谁也没反过，不过现在林彪反党集团被揭出来了，我们都要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投入到批林的运动中去。我当时并不懂他说的那一套，只是想，父亲13岁出来革命，打日本、打蒋，后来做了官，一直在革命，他应该是好人。

父亲好像是1973年才被“解放”回北京的，那是因为邓小平出来了。我那时已回京念中学，日日几不得见父亲，他几乎在全国各地跑，那时也叫“治理整顿”吧。他那时没有恢复原有的职务，但做着比原来还多的事情。他的“问题”也没有“结案”，我不知那算不算叫“戴罪立功”？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了，父亲痛哭，他同我说：总理还给我一个绰号叫“王材料”。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局似是总管天下机械材料调配的。母亲说：“你不还有个反总理的罪名么？”父亲说，那是胡说！我回北京后见过总理一

次，他说不是。后来小平同志又被打倒，父亲他们又闲置了半年余。10月，“四人帮”倒台，举国同庆，父亲又跃跃欲试地要为华主席工作了。1977年加上1978年上半年，父亲仍在外地跑，那时我在京郊顺义县插队务农，于农舍不时接到父亲在外地写来的信，辞意殷殷，都是“革命”的嘱托。那些辞句几尽忘却，唯有每封信末一句“爸爸想你”，至今莫忘！

1977年末，天下重新“开科”考试，1978年初我考入北师大中文系读书，每周末回家一次，亦不常见父亲。是年夏，父亲突然在西安病倒，检查出听神经瘤，已如鸡蛋大，在脑干附近。他回京后居家休息，等待住院手术。那年暑假，我几乎天天陪父亲出去散步，那是我们父子谈话最多的一个夏天。我问他何以生这种瘤子？他说医师谓听神经受过强烈刺激，在江西时，他独自被关在一个粮仓里，床头有高音喇叭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嚷着让他交待反党罪行，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月。有时也被揪出去批斗，一次被一位女秘书揪住头发连头皮一起扯了下来，他说当时要死的心都有。

父亲1978年9月入宣武医院脑外科，当时有位王忠诚主任要为他主刀做手术，王主任是国内脑外科权威，听说曾在苏联为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做过脑手术。他曾对父亲说：“手术后，我保你为革命再工作20年！”父亲信心百倍，母亲却忐忑不安。10月初父亲手术，我去病房时他已被剃了光头站在窗边向外看，我问：“您害怕么？”他笑着摇了摇头。一会儿他们部里来人了，父亲躺上手术车时忽然问：“我的问题什么时候结案？”部里人说：“老王，

你放心，部里会安排！”父亲被推走时，我见他目光甚茫然。

手术做了16个小时，王主任出来时腿都有些发抖，他没成功还是不成功，只是说还顺利。说瘤子上布满神经，拨离时异常费力，可能面部神经有损伤，恢复一段可以再修补。父亲第二天苏醒来，但不能说话，因喉管被切开，说他痰多要随时从切口处用吸痰器抽取。当时病房紧张，父亲被安排与一位政协委员住在一间病房里。术后一周许，一夜我在陪床，父亲瞪大眼要同我说话，起来躺下，非常烦躁。后来他见我手里拿着巴金的《家》（当时学校上现代文学课，课下要读作品，我就拿到医院去读），就“啊啊”地指那本书，又把手往头上指，我说您要回家？他点点头。我说过些天彻底恢复了就回家了！他摇了摇头，有些无可奈何。后来他睡去了，后半夜我发觉他鼻孔出血，赶忙请医生，医生说不好，很快采取了措施，把那位政协的老者换到别的病房去了，父亲被特护起来。从那以后父亲就昏迷了，部里为父亲从日本、香港搞来过药品，但都无济于事，11月6日，父歿，没能“再为革命工作20年”。

父亲的追悼会开得颇隆重，那时丧葬之礼尚未从简。父歿后一年，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告慰父灵，不知他九泉含笑，是甜还是苦？

父歿之前，大姨从济南来照料家务，父歿后她带母亲到济南清繁里住了一段时间。

我在清繁里住时，就知大姨对母亲关心备至，事无巨细，任劳任怨。大姨自十七岁嫁张家到解放后



很长一段时间只做“家庭妇女”，解放初在识字班扫盲，后来竟能读写。不知何时，她到济南铅笔厂做了临时工，我住济南时，她在厂中做保育员。厂里三班倒，很劳累，她回家后上要照顾公爹，下要照顾表姐及我们一家三口，姨父又不在济南，现在想想她那时有多难！她原来不会骑车，上班要走好远的路。她为节省路程时间，近五十岁的人了非要学骑车不可。我和表姐在青年公园帮她练习，常常是见她从车下摔下来又爬起继续练。不久她会骑了，节省出时间来无非为照护我们。

大姨非常能干，有主意，有见识，这可能得于他的父亲，我的外祖。外祖父，济南长清县人也。外曾祖名焦连宝，清末时家境尚好。外曾祖有五男二女，我外祖是他的第二个儿子。清末有商人勾结长清官吏要毁五峰山山林，外曾祖率众护山，与毁林者为簿公堂。败诉后他不服，带着大儿子上京告御状，盘缠用尽，大儿子从玉泉山推水卖与北京市民以资助老人打官司。最后竟告赢了，山林被保住，老人也成了当地的英雄。当地有秀才把他的事迹写入戏文，叫《焦连宝大闹五峰山》，演遍十里八乡。

焦家仗义疏财是远近闻名的，外曾祖似是抗日战争后期去世的，他恨日本人，但他很崇敬清朝皇帝，听母亲说，他至死仍未剪掉辫子。外祖兄弟姊妹七人，后来剩下一女四男，都活到八十岁以上，他们几乎个个记忆力惊人。外祖有个姐姐，我在清繁里住时她到大姨家来小住，当时已年近九旬，耳不聋眼不花，说话铿锵有力，谈古论今，成篇成套；见多识广，不让须眉。外祖和他的两个弟弟也都是极善讲故

事的，且言语幽默，听他们说古，能听得人迷【补注】。大姨遇事不慌，处惊不乱，“内政外交”，应对自如，且细处极周到，大处不糊涂，此皆来于父、祖之遗泽乎！

大姨所居，是清繁里18号院，院内有三户人家，姨家住南屋，为正房；西厢居曹氏，东厢为朱氏；院的北面是大门楼，大门冲北开，进门是影壁，入院须走两厢。出大门便是青石板铺路的清繁里街道。院内有老槐一棵，可一围余，夏日荫遮院落，暑气不得扰。西屋曹大爷是火车司机，当时多病已久不开车。他是北京丰台人，京腔甚浓，我听着很亲切。抗美援朝时，他开火车为志愿军送给养，所以他有一只印有“最可爱的人”的白搪瓷茶缸。曹大娘是济南食品厂的工人，常从厂里买回一些廉价的水果酱，有时我们也托她买些回来吃。曹家有二男一女，长男当时当兵去了，次子及女仍在学中，男英女俊的，都颇随其母。曹大娘脾气暴躁，常见她酷打儿女，不知何故。今曹氏夫妇已皆下世去了。东屋朱大爷当时已退休在家，七十上下年纪，瘦高个子，鼻如隼，双目如鹰，微凹，耳颇聋，面白暂，有雅风。似亦多病，但不见他吃中药。他有些西派，上衣口袋里挂一只怀表。我想他年轻时穿西装一定很潇洒。他有两男二女，幼女早歿，其他皆不在身边。长子在济南，通常每周举家来望老父，长子有一子一女，每周周末时我们都在一起玩，他们好像比我小一两岁吧，但按辈份却叫我小叔叔。次子在德州，年节时见过他携夫人来探亲。他们的两个女儿在这里跟爷爷奶奶过，两个女孩当时一个似刚上小学，一个可三岁余，都很漂亮，大的叫朱

楨，小的叫朱文。现在也应都为人妻为人母了吧！朱大爷的女儿在天津，我也见过，嫁王氏，曾带女儿来探亲，似唯有一女，合她与其夫姓氏而名女曰王珠。朱大娘是续弦，无子女，但对朱氏子女甚亲爱。朱大爷去世似在20世纪70年代末；朱大娘后因年迈到德州去了。记得那时朱家收音机开得很大，或因朱大爷耳聋之故。夏日午后听那里记录速度的天气形势预报，什么高压脊、低压槽的，听得人萎靡不振。当时广播内容贫乏，几乎没有什么文艺节目，“天气形势预报”几能占上一个半天。我住清繁里时，18号院外尚有一空场，北侧有一排房子是一所幼儿园，1958年设，那里有一位杨老师，圆圆的脸，胖胖的，头发卷曲，态度和蔼可亲。后来这幼儿园归属于玛钢厂，即后来的机床一厂四分厂。“文革”后期幼儿园移出清繁里，房子亦成民居，空场上又造屋数间，围成一个大院子，使得这里拥挤不堪。

我离开清繁里回北京后，几乎隔一年半载就要寻机会回去看大姨。记得1976年夏我利用休假日到济南小住，当时表姐已供职济南铁路局，做济宁至三棵树116次列车的餐车长。7月28日，值唐山大地震，表姐那趟车正行在塘沽附近，有两节车厢脱轨，幸无伤亡。但当时消息不通，急坏了大姨和姨父，我那时跟着姨父一趟一趟地跑路局、跑一些领导家询问列车情况。因为没有确切消息，所以时而闻列车安然无恙，时而闻列车掉到一座桥下去了。那时我们都希望姐姐没事儿，但并不相信没事；害怕听恶讯，可心里又觉得可能真发生了不测。姨父、母那几日魂不守舍，家里一个西瓜放在那里又自行爆裂，家人皆以此为凶

兆。大姨忽然对我说：“你姐姐要回不来，我就把你留下当我的儿！”当时我不知如何应对，不答应吧，怕伤大姨的心；答应吧，这不等于承认姐姐没命了么！大概一周后的一个上午，大家都已绝望之际，姐姐忽从大门洞里走进来，当时我们都以为是做梦，等到姐姐扑进姨父怀里，姨父才知并非梦中，父女抱头大哭起来。

我回京后问母亲，假如大姨要我您真会给么？她说：“大姨原本就比我还疼你！”后来我念大学时，与济南一位小学女生通信甚密，大姨时在北京，以为我在恋爱，便极力要促成此事。母亲说：“大姨是想让你做济南女婿呀！”我说不怕我两地分居？母亲说，大姨巴不得你毕业后到济南工作呢！可我并没有与那位小学同学恋爱，大姨听了颇失望。

1992年春末夏初，大姨查出患了肺癌，表姐报信来，我闻后泣不成声。母亲准备马上下济南，我去送她，她说：“老姐比母，我得去陪她，一直到送她走！”母亲神情黯然，她说大姨现在心里怎么想我最清楚！我不知她什么意思，她也没解释，莫非大姨此时最需要母亲到她身边去？

大姨因肺功能极差而不能手术，就以中药维持，母亲在清繁里日日为煎中药，夜晚梦中常惊呼不已。济南暑中酷热，母亲因心力交瘁，又见大姨病势稍缓，便暂乞回京略事休息，许以秋日再赴济南。然母回京后，便一卧不起，连日咳嗽，气喘体虚，病院查出，亦患肺癌，且来势不可遏，在北京医院令医师无所措手足。大姨闻信，拼死与姨父上京来看，姐妹二人相见，痛哭失声。大姨在家里同我说：“看来你妈

妈得走在我头里，后事你们都得安排好，骨灰和你爸爸最好合在一处，你妈守寡十多年，死后不能再让他们分开。”因母亲按职按级均无资格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故大姨才有如是说。大姨住了两日，对我说：“看来也就是几天的事儿了，我不等她咽气，我受不了……”

大姨走后未及十日，母亲就去世了。去世前一天她精神出奇地好，与我谈了一上午，说到大姨，她说：大姨能来，我就满足了，死在她前头，是我的福！

母亲去世未及旬月，济南清繁里的住户就要搬迁了，大姨一家后来住进了楼房，清繁里瞬间夷为平地。1994年10月，大姨病危，我与妹赴济，然忽又转危为安，医师叹为奇迹。我日侍大姨榻侧，她说：“要死，就死在秋天，你爸你妈都死在秋天。我可不敢死在冬天，太冷了；夏天也不好，太热！要死，也得死个好记的日子，过忌日老让人家忘了也不好！”我说您别这么想，明年春上又会好的！她说：“傻孩子，别骗大姨了！我早知道得的什么病，你们不告诉我，我也不问，问了就是为难你们。告诉我吧，你们不忍心；不告诉吧，又担个骗大姨的罪名。我活到了70岁，行了，够了！从大姨得病起，三年里你来了六七趟，算对得起大姨了，大姨没白疼你！”

我与妹不能居济甚久，见大姨病势转缓，询及医师，竟说有出院回家之可能，我们暂放下心回京了。

11月6日是我父忌日，那晚我乱梦不已，第二天清晨妹有电话来，云大姨昨晚谢世。我想到大姨说要死在一个让我们好记的日子，竟死在我父忌日；又想

到大姨说想死在秋天，那日正是是年秋季最后一天。我与妹即日登程赴济奔丧，火车过黄河时，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了。自幼以来，每乘车下济南，一过黄河大桥，我就心里说：“要见到大姨了！”今过黄河，再也见不到大姨了，悲从中来，掩面不忍看河水汤汤……

大姨病时，姨父因心急而中风，今瘫痪榻上，口不能言，表姐日侍榻侧，极尽孝道，感动铁路局，要通报嘉奖她。现代孝女实在不多，姨父、母有此孝女，莫非前世修来之福！

我在作此文前，曾赴济再考清繁里，因姨父在病中，很多事只好询问清繁里老邻居陈天乙、王培成二位老先生，他们为我提供了很多宝贵材料。他们现在都住在王官庄小区的居民楼里颐养天年，我愿他们健康长寿！

1995年12月28日

于北京西郊寓所

#### 【补记】

此1995年作，今又有许多变化。姨父已于1998年谢世。清繁里一些老邻居亦多作古。近几年过济南，或经过经七路，竟找不到清繁里的确切位置。新世纪初，我在济南开会，与小学同学乔迎秋去看过我们班主任聂景芝老师，老师已不在四里村故宅住，拆迁至东郊一片楼区。老师身体仍健硕，已逾八十矣。

2007-12-2补录

### 【补注】

先外祖1981年驾鹤西去，时吾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大三，从母下济南奔丧。2006年，先母从弟、舅氏焦其祯先生欲修祖墓，为先外曾祖及吾外祖父、其祯舅之父余之四外祖父共立墓碑，命余作碑文并书丹。今录此三通碑文于后：

#### 《先太外祖父焦公连宝碑》

焦公讳连宝，先母之大父也。山东长清县民，为人任侠，体魁伟，尚武少文，而博闻强记。历朝故事，闻于人，熟于心，盈于口。不假书字，能知古今之变；仅以耳口，可传一家之言。公生五男二女，一子一女早夭。先外祖讳兆昌，公之次子也，掌故旧闻，不绝于口，传公之遗绪。余幼时所知戏文故事，皆闻诸外祖。余亦尝得见长、四、五外祖及外姑祖。所见外祖父、姑辈，皆善言谈，语多诙谐。性刚烈，有侠骨，体健而寿考，此皆公之所赐耶！公之一生，仗义行侠，称于乡里。清末，长清县境道教名山五峰起争端，公为护山，携长子上京告御状，讼费不敷，着其子手推水车往返于京西玉泉山与内城之间，卖水筹资，积数月而胜诉，传为皇帝褒奖，情动京官。及公携子归，长清伶人为演《焦连宝大闹五峰山》一剧，播扬义举。余闻之外姑祖曰，剧中公率五男二女为民请命，正气凛然。外姑祖述其事，眉飞色舞，豪气犯梁，竟如在戏中。余时寄读济南姨母家，方十余岁，今卅余年矣，其情景犹在目前。公歿于抗日战争时，余尝闻于先母曰，公歿时，仍清季发式，或感于前朝恩泽欤！又闻，日军侵华，公尝率人护村，年在

古稀，而犹能舞刀枪以励人。公虽一介布衣，而侠义一生，事如传奇。余晚生也，想见其为人，犹追仰不已。

#### 《先外祖焦公兆昌碑》

先外祖焦公讳兆昌，光绪廿一年生于山东长清县。其父焦公连宝，长清义士也。娶于王氏，无子，有二女，长名玉英，次名玉兰，即先母也。公身长大，有勇力，任侠喜功，肖其父。其父为保五峰山讼向京师，家产卖尽，公因徙济南。初，做苦力，后颇行商，积有年，置房产，稍殷实。长女，先姨母也，嫁张氏。公服膺孙中山新政，主子女读书，因供先母读至大学。一九四八年秋八月，济南解放，先父随军入城，与母识，公甚嘉之。先父旋会战淮海，渡江，捣南京，入上海，杳无音讯。先母考入人民大学后，父由沪上京组建一机部，为人民大学作报告时，与母相见，恍如隔世。父母婚后，公与先外祖母徙居北京，时余方在母腹中也。先父为京官，公常以为荣。一九六六年，天遭时变，先父黜官监管，殃及公。红卫兵尝入室毆公，逼其陷孀，公直立不为一言，此余所亲见也。因先父事，公被遣返长清故里，先外祖母惊恐致病，歿于济南。余随母奔丧，时公徙居济南老屋，见公，公语不及外祖母，唯问尔父安否？公无子，尝于兄弟室中过继侄辈二三人，均无实贍，惟其大兄之长舅舅氏讳其鹏者，虽无过继，而实养其晚年也。先外祖母歿后，公与其鹏舅一家八口居于济南平安街。“文革”乱时，余与妹因父事避居济南姨母家，周末常往拜公。公喜博弈，日日午后于大观园

下棋，余尝往观，公聚精会神，如临战阵，而一见余至，辄废局即起，携余手，必至狗不理买包子，畅笑而归。公晨起登山，有二龙戏珠枣木杖一支而不拄，以手持之，阔步登山，于山间长啸，余觉其化入自然。公食俭，吸旱烟，略饮酒。善说古，语诙谐。出口可成章，声音壮亮，说三国、水浒故事，听者为之动容。先父复出后，公亦来京。居岁馀，复返济南。一九七八年先父病歿，七九年，其鹏舅歿。公晚年惟以此二人是依，二人相继逝去，公不堪，居岁馀，无疾而终，享年八十又六。

#### 《先四外祖焦公兆泰碑》

焦公讳兆泰，光绪末生于山东长清县，先外祖焦公兆昌之胞弟，行四。其父焦公连宝，长清义士也。公身长大，体健，忠厚耿正，肖其父兄。十岁馀，徙居济南。及长，入合线社，公私合营时转合线厂，以劳动养家小。公生两男四女，皆聪颖。长男舅氏其鲲，登榜公学，以疾辍，后以自学为财务专才，擢厂长。次子舅氏其祯，公力供其读至天津大学化工系，今为核工业专门家。公勤俭持家，敦励子辈，子辈亦不负之。公性率直，善讲说，语幽默，声朗朗。粗通文字，而说故事口若悬河。余尝寄居济南，往拜公，公居大明湖畔。公喜与孙辈嘻笑，讲古事，令余动魄惊心。余尝闻诸外祖辈云，公挑水过书场，驻步专听，竟不卸担，余知公之讲史所从来也。公歿于“文革”难后，享年七十又七。

(选自《文心》第二辑)

ZHIYOUREN

## 致友人

□ 散净居主人

落叶满秋山，院里的叶子踩着吱吱响，这是秋国殇。相看白刃血纷纷，杀气的厉害是满地的枯黄。四地的秋虫努力地挽着时光，真的是一种声音的艰难，生命的艰难，可也是生命的坚强。万物皆在艰难处见出不屈，见出一种坚强的生命表达。架上各种的瓜还在拼命地孕育，好像要用满架的子孙抗拒衰老。秋到深处，它们似不知也不顾后面来的是地冻天寒，是又一度的宇宙洪荒……

日落到山那边，凉夜何其。郊外的天上星星总比城里多，送走中秋的满月，显得送行的队伍颇浩荡，比城里显得多情多义多风光，也温暖了许多秋的肃杀与凄凉。

夜深了，天籁把人声赶到梦里，竟不知身在梦中还是实界。天籁真是有序，没人指挥没人导演，怎么那么和谐得让人听了通体地澄澈？干净呵，真是天地的干净，这才是诗意地栖居着的幸福。

在这样的时候读史，才觉到与古人在平等地对话，坦坦荡荡，谁也不骗谁，谁也不欺负谁，那是一种纯粹的交流，是一种跨时空的共存。绵绵寥廓，人都觉得大得天地也放不下。

千里阵云，万岁枯藤，斑驳的史迹完整又清晰。人为什么那么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自己？一生不平静，一代不平静，一人一家一国都不平静，想方设法地折

腾，折腾出人生与历史，而且大书特书折腾出的辉煌。

明白人有明白人的折腾，糊涂人有糊涂人的折腾，七宝楼台，地域天堂，天女在散花，小鬼在乱舞，一层一层一出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场，如彩练当空舞出人世的灿烂，天地也为之久低昂。

有一只蟋蟀在灯下的瓶子里顽强地叫，已经没有了初秋时自信的悠扬。庄子说物有大年小年，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它就已成耄耋。想当月，它那悠扬的歌真能感动所有的同类雌儿，可现在这声音是顽强地接近死亡，是告别壮年的不甘心，像听着晏元献公的《山亭柳》，像听着冯正中“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

读着隋炀帝问萧后“好头颅当谁斩去？”便想到下午在院子里看到满架成熟的瓜。一代予志予雄的帝王，折腾得把秋天来得那么早，把藤蔓枝叶折腾得凋零，那一只瓜长得再好也只有等着人来拿。

猫儿狗儿换好了一身雄厚亮泽的毛没有辜负促织一秋催吟。午后的太阳地里它们懒懒地躺在那里吸纳着阳光渐冷的暖。从山里捉来的蝈蝈偶尔一响像门外走过一个剃头的，狗儿抬起头确认无扰便又倒头睡去；猫儿起身无聊赖地叫了一声换了个地方又倒在那儿像放在地上一只没装满的布袋，舒适得你都想躺在它身边一起睡。真羡慕这些生灵自自然然一任本性身外之事无须想。

浮生偷得半日闲，便觉表里澄明无碍，万物与我为—。自在得没有了往日的疲倦与嗜睡。想起老人们说的珍惜字纸，便觉手里的书那么的温和亲切，那里

的故事在这静夜里让我有一种特别实在的感动，这开卷才是一种生命的滋树。会当释卷寻梦去，又恐清悠不再来，这身子呵，真是不愿往床上躺……

2005.9.24

（选自《文心》第二辑）

WUZHEN—HUAINIANZHONGZUI MEI

# 乌镇—— 怀念中最美

□ 徐璐

去往乌镇的路上我一直都在小声念叨着：不要让我失望呀，不要让我失望……终于，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我来到了这个向往已久的江南古镇。总算是见到了，但踏上乌镇青石板砌成的小路时，还是有一点轻轻的失落。梦中的景色总是朦胧、幽深的，仿佛披了一层薄纱的美丽女子，让人向往又流连，若一瞬间揭去了纱幔，一眼看透了，免不了会觉得与心中的那个形象有距离吧。

但也庆幸只是轻轻的失落而已，乌镇是个很有味道的地方。

潺潺的河水携着飘落而下的柳叶悠闲从容地流动，水是墨绿的，像是画家特意调出来的色彩，透出了古镇的沧桑与淡定，再带上柳叶的点点翠绿，浑然流出的协调真的让人惊叹自然的魅力。水并不是清澈见底的，甚至可以说不甚干净，却愈发能衬托出乌镇的气质——东方所特有的内敛与雅致。

水是乌镇的灵魂，老房子是乌镇的肉身。灵魂的美赋予了肉身与之相协调的气质和外表，老房子的古雅也是很容易就能觉出的。

乌青的屋顶，木制的主体，雪白的墙壁和青石垒起的房基构成了这些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子。从桥上

看过去，房子一栋栋排下去竟也望不到头，一样的高度，一样的结构，棕、白、青三色的混合简约明了，像一位长者，儒雅又有风度。房子临水而建，几百年来一直沐浴在水中，亲密得不曾改变过。

真的是江南的古镇，却不是小桥流水的秀气，而散发出一种墨染的大气，混着时间的风吹雨打，凝成了一脉淡泊，停驻在这里。

乘着乌篷船直下时，看得更加详尽了。手虽不能触及水面，却离得好近，水的波纹仿佛都能感觉得到。而景色随着船的前行不停地更迭，每一个角度望去都自成一幅美景图。船行到一处，景色豁然开朗，一长排的柳树扑面而来，瞬间的绿意照亮了整幅画面。柳树真的是最适合生长在水边的植物呀，密密的柳枝一簇一簇地垂下，就像一团团绿云，让人分不清虚实。

乌镇的老人留恋这里，不愿搬走，于是老房子里便还住着人。老人们生活得很悠闲，乌镇蓬勃的旅游业足以让他们过上安逸的日子。但不知道老人们是否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游人实在是太多了。乌镇窄窄的小巷里塞满了人，使这个本应该宁静的小镇变得喧哗起来。幸亏有那一条河隔开了游人，让居民们还能正常地生活。但老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乌镇，对扎堆的游人都会不会费心去看一眼，该做什么做什么，吃饭、聊天、洗衣服，也许只是觉得吵闹了一些。

但愿如此吧。但若换作是我，我是定不会选择留在这里的，纵使它很美、很大气、很有风度，我也不会留下来。满耳的熙熙攘攘之声破坏了古镇最原始的

感觉，满眼的人群也使古镇变得浮躁起来，大家就像赶集一般，被推着跑着去看这个古镇，哪里还有似水年华中诗意的感觉？唯独河水还是安静的，乌篷船上才能找到江南水乡的独特气息……

我欣赏乌镇，却惋惜它本来脱俗的美被人群冲淡了。太出名的古镇也许只适合去怀念吧，在怀念中还它一份清静，还它一份从容。也许唯有在怀念中才能品出那最纯净的味道，嗅出最怡人的芬芳。

（选自《文心》第二辑）

YOUZOU DENANBEI

## 游走的南北

□ 赖春梅

当身体远离成长的城市到处游荡时，那些游离多年的记忆突然像在天黑前找到家的小孩，每晚闭上双眼时，它便紧拥你，向你哭诉归家的艰辛……

——代题记

奶奶在N市医科大附属医院抢救，我坐上了开往N市的火车，脑海中的空白随着一路的颠簸而起伏。这空白伴随渐渐浮现的人和城市，却向无垠张开，没有边界，也不会终止。N市，在空白中膨胀：中山路、南门菜市、民生路、解放路……记忆，从我家到奶奶家，一路朝北。

蝶恋花，或者每只蝴蝶的前世都是朵未曾绽放的花儿。北方，我虔诚地扇动着弱小的翅膀，去弥补我前世失落的愿望。16岁，我挤进了N市的第二中学，这里堆满了无数有着同我一样愿望的学子。我常在往来南北的火车上想：北方，对于文化历史积淀较薄的南国学子，永远充满召唤力，即使这辈子没能实现，也会化作杜鹃夜夜啼泣。也许就因为这个，高中毕业后，我，一路朝北。

火车朝南。流动的人群，流动的万家灯火，车窗外由北而南的景色总有种抓不住的美，可惜终究无法定格。我的记忆飘荡在空白的N城上空，却总撞不



出任何声响。这种没有休止的回忆，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伤感：N市，离我有多远？

视线迷离了，橘红色的路灯倏然飘过，长而淡的影子停留在深蓝色的天际边，像极了小时候五分钱一支的橘子冰，那是小时清明前后我最爱吃的东西。

清明前后怕是N市最遭人烦的时候，那种潮湿烦闷的感觉仿佛赤裸着身体辗转在血泊中，难以形容的遭罪；我以为北方这时该是畅爽清新的，犹如嘴里嚼着橘子冰。于是清明前后我拼命地嚼碎芬芳异常的橘子冰。

“清明时节雨纷纷”，在北方是的确没有的。但在北方，我也确实没有体会到橘子芬芳的畅爽。我开始怀念N市，飘满橘香的N市，火车，快速朝南驶去。

邕江将N市大致分了南北。虽然江北有较之江南更好的信息、娱乐、交通等服务，但我更喜欢江南。江南，只在嘴里一念，舌头轻柔地跳跃，无限的柔和缠绵得让你沉醉。我记起幼年春回大地时，奶奶带着我到江南采草药的往昔：车前子、一点红、虾钳草煲出利肝祛火的凉茶；不起眼的艾叶做出香软不腻的糍粑；细小丛生的草药浸泡糯米后蒸出松软芳香的五色饭；还有细长的粽叶包出晶莹万般的凉粽……江南，汇聚了N城所有的绿意，我在江南也采摘了几乎所有的童年快乐。我惊讶自己想起了这些，离开N市后，每每回想起的大都是灯下苦读或是家中变故、人走茶凉的凄苦，幼年江南的快乐温暖了我，也温润了N

市……

火车于模糊中到站了。我却未能赶上与奶奶见最后一面。

殡仪馆里，薄薄的玻璃隔离着生死，外面哭天抢地的表演，里面的人终究无法受用。回家的路上，我请求姐夫将车绕道大桥，尔后再回家。

隔着江水，却找不到记忆中的江南，它或许消失在城市建设的步伐中，或许消失在没有奶奶的春天里了。我呜咽，声音被捂紧在雨中来往奔跑的车里。

姐姐拍了拍我的肩膀：“天黑了，早点回家吧。”

（选自《文心》第二辑）

YUHEN

# 雨痕

□ 王 一

窗外，雨在洋洋洒洒地下着，这种久违了的声音，此刻在我心里仍能唤起无比的眷恋。大概是我太爱雨了罢！

是因为小时候读了曹雪芹《红楼梦》里“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名言之后，同样身为女儿的我，对雨有了另一番见地？还是因为曾经领略过《雨中曲》中男主角在雨中潇洒倜傥地跳着踢踏舞后大为折服，发狂得不知所以、爱屋及乌因而连带着怜爱起了雨？

长大以后，多了雨后晴空七色彩虹般的憧憬，多了雷雨之中电闪雷鸣般的冲动，也多了林间溪畔烟缭雾绕般的迷惘。可是每当静下来，内心深处便好像有一潭静谧牵引着我。我努力凭着记忆拼装着那幅画，它慢慢清晰，慢慢地让我感觉到了那似曾相识的味道。

记得三毛曾在《鞋》中饶有兴趣地描写了她穿着凉鞋踩着雨水的乐趣，这种天大的雷同引起了我无限的共鸣。记得小时候，最盼望的便是下雨，每每此时，总不顾慈母的劝阻，撑把花伞，穿着雨鞋便跑到雨里去了。随心所欲地哼唱着熟悉的曲调，伸展四肢，跳着来自内心、与生俱来的最自然的舞姿。我想，每个人生命都有最原始的东西，在雨中释放出来，自然更是淋漓尽致。

在我的眼里，雨是轻松的，雨是快乐的。

在我的儿时印象中，雨的景象是无法描绘的，需要感觉，需要想象。直到我读到《踏莎行》中那句“画堂人静雨冥冥，屏山半掩余香袅”时才发觉雨的世界真的是一幅画，画的是江面袅袅流转的薄雾，是山腰缕缕上升的炊烟。

喜欢处在水天之间静听天籁的感觉。也许现在爱静的习惯就源于那时。坐在湖心的木椅上，闭上眼睛，听着雨轻盈的脚步声，就像荷叶上的露珠不小心滚入了水中，就像是一袭轻纱滑过耳畔。它有着自己的节奏，有着生命的旋律，轻轻地叩着我的心。抑或悠闲走在街巷里，烟雨缭绕中的行人悠然自得。一缕轻烟冷不防地从路旁地上的烧烤炉里钻出来，抬不起头的样子，像一匹瘦弱的野兽匍匐在街上，狼狈而又清新；那群躲在一把花伞下的女学生，叽叽喳喳的像一簇怒放的花朵；还有一对相依相偎的情侣，任凭雨点掉在身上，不由分说地甜甜蜜蜜。此刻天空是浅色的紫灰，裂了缝隙的乌云镶上了金边。地上弥漫着浓重的泥土气，雨水带着泥沙汇聚在地上，最终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融入大海。天就在那里黑下来，乌云却再也裹不住那金色夕阳的光辉。

细雨已经小心地滤去空气中的所有尘埃。透过清澈的空气看去，好像每样东西都被重新上了色。红的牌匾绿的柳叶蓝的栅栏白的楼房像是刚画好的水彩画，颜料还没凝好。路面湿冷冷的，偶尔有看不见雨点跳过，溅起一朵朵小巧的水花。

如梦似幻的雨帘垂挂在窗格上空，窗户本身似乎已成为一个画框。迷人的黄昏被连绵不断的微雨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窗前的小路被洗得苍白，没有一

个活动的人影或鸟影。只有阵阵雨声填满天地之间的空旷。

我的窗下爬满了嫩绿的藤蔓，时而有风掠过，这些不安的精灵一边欢快地响应，一边抖落一个个真实的梦，落地无声……

我常常幻想，如果我的屋顶是玻璃做的，看着雨的精灵们稀里哗啦地淌下来，听着它们欢快的声音，那又是怎样的喜悦呢？

那时候，我的小屋便如传说中的诺亚方舟了吧，伴着雨声远离人世间的纷扰与喧嚣，驶向不知哪里的温柔乡去……

黄昏似乎更加妩媚了，我惊叹于这造化的伟大。对于我，雨永远是一个天使，带给我另一个世界的美丽和神奇。

（选自《文心》第二辑）

SHUIZAIHUABAOLIDEMINGUONÜZI

## 睡在画报里的 民国女子

□ 刘树勇

民国女子什么样儿？小的其生也晚，没有见过。见过的，都成老太太了，腿脚都已经不大灵便，化石一般移来移去。尽管也是自那个时候过来的人，但当年生动的花朵一日化成了石头，再生动，她也是个生动过了的化石，不复当年“女子”的模样儿了。

可我更无端地觉得，那时的女子与今日的不同。不同在哪里，我也说不上。只是觉得，民国的女子干净，且有静气。我不是不喜欢今日的女子——不喜欢也得喜欢，谁叫我没有赶上那时候呢？我只是要说，我喜欢这静气，看着就让人舒服。

这些年里，也是眼前瞅着没有什么像样儿的人物了，大家说起那些心中景仰的人物来，一一地数将过去，什么鲁迅林语堂沈从文徐志摩戴望舒穆旦陈寅恪钱钟书老舍梁实秋丰子恺等等等等一串的名字。女子呢？三毛琼瑶亦舒席娟席慕容一路地看过来，粘粘乎乎叽叽歪歪，不灵。把头扭回去，忽然发现，张爱玲！作品翻出来，大家吓了一跳，仿佛一块质地上好花色暗淡细碎却不掩其艳冶华贵的丝绸，从箱子底下被抽了出来，大家看着直是气短。叹过了，数过了，再一想，怎么都是些民国时候的人啊？活到今日的，也是那种最生动了得

的人生都已经是搁到了民国那时候,而此后基本上是在胡乱活着的人物。尽管也是让人家时时地尊敬着,逢年过节上级领导也要提着礼物捧着鲜花登门去看看,目的当然是为着显得领导尊重人才且有文化,后面还必要跟着个电视台的摄影机。可这种意思的尊重——报纸也在反复地说着他们是“国宝”级的人物,弄着弄着,他们也就才华丧尽锐气全无,成了权贵要人们拿来说事儿的“活宝”。日后连他自己说起来也都不好意思了。这也真是一件叫人沮丧的事情。

可文字的作品,描述出来,大家一通想象,在脑子里觉出各种的况味,却终不能见到那个时候的实在模样儿。好在去时不远,照相术也早已发育成熟,民国的景观,彼时人物的行为容止,不难留下斑驳印记。这些年里,有图的书也是多了,老旧发黄的照片渐渐移到众人的眼前,仿佛老式留声机沙沙的响动过后,失真已久曲里拐弯儿的声音从一台怪里怪气的匣子里漏出来,听着叫人真是柔肠寸断,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但仍然是不够。散碎的图片偶然地从眼前过往,零星的、彼此少有关联的图像片断,终难在这种观看当中形成一个可以舍身其间的视觉空间和心理空间。当然,有电影。那些拉毛了的黑白电影胶片被放映机的轮子用力拽动,闪烁明灭之间,雪花飞舞,民国中的人物在一块肮脏的幕布上走来走去,拿捏着怪异的腔调说着台词儿。也是好。但电影是拟态现实的营造,看它之时,心中存有一念,知道那是假的。雪花飘完,灯光亮起,回过神儿来,不再容易把它当真。纪录片呢?有关民国时代的真也是太少太少了。尤其那些世俗当中的琐细生活记录的影片,你能看到多少?再说了,可有一部

连续不断的纪录影片,为我们把一个时代完整的,哪怕是每月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

也只有照片了。与彼时电影相比,摄影师数量自然要大出许多。他们散居各地,且屁股后面有各路报纸催着,所见所记,涉及之广大、之琐细入微,真也不是电影可以较比的。彼时又无电视,远处起了什么变化,江南杏花开与否,东北寒彻几时,明星到了哪里,前方状况怎样,还得翻翻画报看看照片方才知晓。几十年攒下来,这些数量极其可观的图片相互钩连重叠,复制出了一个呆在纸上的,却早已是过往久了的山河岁月。

1993年秋天,与朋友开始制作一册《旧中国大博览》的大书,时间段落在1900年至1949年10月之间,正好是20世纪前50年,按我们习惯的说法,也就是“旧中国”吧。因了这个机缘,一猛子扎进了这个旧中国的水塘里去,一年有余,再无他顾,天天都在搞各种文献资料和图片。想想看,一年多的时间里,四围堆积的和墙上贴着的,全是那个时候的照片,脑子里也全是这些黑白的图片。质量又不及现在的好,残破划伤,霉斑点点,颗粒粗糙。看着这些,你会强烈地感觉到,那个时代端的是一个又黑又旧的时代,真是佩服第一个称此为“旧社会”的那人。资料收集齐了,近五万张照片,按编年体例排起来,细化到每个月,然后再事细化的增删剔补,就发现,游着游着,初时的一片水塘,慢慢变成了一条大河。

正是因了这档子事儿,开始看到自1926年就已创刊的《良友》画报和稍后创刊的《北洋画报》、《现代画报》甚至《明星》画报《联华》画报等等一干以图片为主体的画刊。得了朋友的帮助,坐在图书馆期刊部一张

靠窗户的大桌子前，每日口袋里揣一屉猪肉包子，小心地将杂志一页页翻过。七十多年前的画报，已是纸质泛黄、酥脆，耐不得仔细摩挲。一个多月，自26年翻到46年，仿佛在民国大地上走来走去，看到的京畿风景，都市嚣攘，乡村俚俗，山河岁月，乃至战事紧急促迫，步步关心，竟然也有点儿一时回不过神儿来。中午闭馆，出得门去，阳光一地，四围皆是背着书包捏着汉堡的男女学生们，方知道已是身在新社会了。

翻着翻着，就注意到了民国女子。彼时这些杂志并不贪言重大的话题，更无宣传教化的事功，端的是要平常俗人看的。所以封面与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一样：大美女。拿捏合度的姿式，有点儿做作，有点儿谨持，看着就是好人家的孩子。拍过了，有专门的手艺人在上面小心点染敷上水色，印出来，色彩浓重，却也并不艳俗，看着仿佛如画儿，里面人物与看他的那人总有那么一种隔。这一隔，倒是让人觉得那美人儿距你远着，有点儿不大真实了。如此，却让你少了今天看封面美女如看一块上好鲜肉的那么一种非分想念。其实非分想念久了，便又觉得再无想头，渐至麻木无趣，空余那些千娇百媚的脸蛋儿在街头报亭前四处张望。

再翻过去，民国女子各色人物，或大户小姐名门淑媛，或小家碧玉村姑柴禾妞儿，一一都有关照。初不在意，偶然一张，只觉得是态度娴雅，衣着平素，衣服搭在胳膊上，脸上溢着母性的爱意，可敬，却也可昵，在人群中平然的走着。或者是坐在照相馆里，精心梳理打扮过了，分明是要来照一张相的，却也简朴整洁，一脸的干净无辜，远不及今日一个平常女子打扮得夸张佻达。样子呢，也只是坐在那里，出示一种在家里不知演

习过多少遍的表情态度，叫人照。就觉得有一种安静的好。温婉良顺，教人怜惜？其实远不止此。其实也是一份说不出的那种感觉，只是觉得好。翻看注意得多了，便觉得民国女子在杂志里渐渐地醒了过来，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做着手边的事。彼时也是女性革命过了的时代，女子也进到工厂去做工了，也在大学里读书了，也在医院里做看护妇或者在公育院中做了孩子王，却只见到她们尽心敬意地在那里做工，看不出女子脸上有些许革命的痕迹。

革命了的女性呢？民国中的革命女性不似今日女子那样多有戾气，自是有一种特别的神色。心中先是有主了主意，留一字纸，拎一箱子，毅然离家出走。然后除了旗袍落了首饰打了绑腿，跟着男人风雨飘摇，也是千里万里走过了。再看她的日常行止，总还是有一种民国才有的素朴雅静，还有那么一种矢志一心的担当。中山舰事件，孙中山为叛军追杀，宋庆龄神色平静，对孙中山说：“你先走，我断后。”那不是下属对一个领袖的掩护，那只是一个民国女子对丈夫的平常意思。再看看延安时期那些领袖婆姨们留下来的照片，个个也真是质实明朗，动静得体。曾听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拜访过毛泽东的陈荒煤说起一事。陈荒煤与萧三一并去与毛泽东闲聊，坐在院子里的石桌前抽烟。江青着人到老乡家里买来一只老母鸡，宰杀干净，炖得一大锅鸡汤，尽数端到众人面前。彼时正是延安一地饥馑饿饭的年头。

看得多了，好像走在了民国时代一条老旧的街道之上，两侧皆是窄仄昏暗却是门面干净的小铺子，有幌子在头顶上飘来飘去，有无轨电车响着铃铛贴地皮上滑过去，亦看到那些女子或坐黄包车，或是步行，裙裾

摆动,影子一般在你的眼前来去过往。只是无法上前打问:她们可是喜欢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看着她们一路地走过来,着素布旗袍,淡然的笑靥,一脸的诚恳和简单,不信这世界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变化。走到跟前,亦是淡然地看着这一时代的人们一副疲惫不堪的神色,趴在一台叫作电脑的机器面前,无聊地弄来弄去。

(选自《文心》第三辑)

XIANGGEICHUNTIANDEJIYI

## 献给春天的记忆

□ 程福康

### 绝胜烟柳

在池塘边与河堤上站成一排排风景的,便是柳树了。

如果说草色是春天轻盈的外衣,柳丝便是春天飘洒的长发,在三月的微风里,抽出细叶来的柳枝轻拂,远看如同一团团绿雾,这时候的池塘春草遍生,田野里会响起清越的哨音,不知是谁家牧童在折柳叶吹响春的旋律。

在赶鹅的少年中,有我,或是邻家的哥哥。我们坐在池塘边,近距离发现纤细的草钻出地面,竟是鲜嫩无污。用石子投向水面,一圈圈的涟漪,轻碰一下,便如电波消逝。少年的心事,在折下一根柳条后便如梦如烟了,只是驱赶着鹅群,沿着柳树导引的线路,走向河堤,走向田野深处。

乡间三月,只有柳树能站成气势,少年们在柳丝下触及了春天的肌肤,有了对生活最初的清新记忆。用柳枝编成篮子,装满了野菜,放在水里漂流膨胀,竟是丰盈的收获。用柳枝编成帽子,衬出少年如花的笑靥,偏要庄重起来,扮成战士模样,匍匐在草坡上,瞄准射击。烟柳掩映是最佳的背景,村庄上空炊烟起伏,在山冈上远眺,是一幅抹不去的图画。

那时的我已经会背好多诗了,我背“渭城朝雨轻浥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背“不知细叶谁裁出,二

月春风似剪刀”。我清楚记得坐在家门口，背诵“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祖父就坐在小凳子上，听见我背，也笑眯眯地背。祖父背这首诗时并不显得衰老，他从童年时也就会背这首诗了。我记得他的表情，与我一样充满了单纯的欣喜。现在，祖父已长眠于那片原野，润如酥的小雨年年使草色若有若无，如同我回想往事亦真亦幻，绝胜烟柳遍布原野村庄，童年时不知柳树在送别中的意味，现在知道了，折柳一枝，却什么也留不下来，也许能留住的，只是一点春的记忆。

## 燕子归来

清明时回乡下老屋，柴门院落依旧。如今大妈一家住在老屋，一切维持得好，少年时植下的石榴苍翠欲滴。我推开院门，便看见了燕子，箭一般掠过，如同闪电照亮了童年的天空。

燕子的巢筑在堂屋的中间横梁上，还是当年的老位置，只是多了一个吊扇。这看上去多少有些悬，而燕子偏守住旧垒。大妈说，燕子不肯挪地方，吊扇是不敢用的，怕伤了它。吊扇的扇页上果然蛛丝成网。乡下人喜欢燕子，他们欢迎燕子的到来，视为一种幸福。燕子体态轻盈，飞翔姿势优美，是春天里的舞者，村庄的点缀。更重要的是燕子深情，它借春风归来，还寻旧垒，它熟悉自己居住地的气息，认识主人家的门楣，绕故巢飞的燕子，不仅给农家带来了春的生机，也带来了深情，带来了福音。农夫捐犁出门，农妇倚门相望，如同堂前燕子一样深情款款。我是常看见觅食去的燕子绕巢盘桓的。事实上，我们认同它

是家庭一员，在春天里，它流浪四方后重返家园。少年时捧读课文，喜欢那篇《燕子》，那是入春上学后可以读到的第一篇好文章，因为农家孩子太熟悉燕子，在课本上看到燕子，如同在陌生的街上看见邻家哥哥，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有段时间我生病，只能静坐在家里，父母都外出了，春雨连绵，少年的时光一寸寸滴落，这时，只要看见燕子穿雨而归，便不再有寂寞。

居于城市，发现与燕子相违已久，再到乡下，如遇故人。似曾相识燕归来，还是似曾相识我归来？走上乡间小路，芳草如烟，每条路还是那么熟悉，我健步如飞，就像一只燕子熟悉回家的路。

## 陌上花开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第一次读到这句话，被一种温柔的力量穿透。

关于春天，有“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羞涩，有“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豪放，而陌上花开，已是一种萧疏旷远的意境了。

少年时沿着河堤走，背负竹篮，或是书包。田野在春天里如同魔术师抖包袱，变幻着明媚的色彩。这里可能会有株低矮的枣树，那里却是一株野杏了，在沟堤边，更多的是有刺的小灌木丛，它们都举着色泽不同的花。高岗起伏，有一片坡漫下来，远看绿草如茵，有野花随风明灭，颇具气势，踏进去，如着软履。躺在草丛中，泥土青草的气息与花香交融，可以看见不远处有些坟冢，春天的草蔓延上去，零星的花点缀其中，阳光便在沟壑的一面驻留了，阳光真安

静，使得田野里进入原始洪荒。

花开遍地，千古寂静，这种感觉只有在原野上才能找到。现在回想着一个少年躺在花开的阡陌，周围是青草与野花，以及鸟雀呼晴之声，他的心事有点或明或暗，如同他在黑暗里沿着灯光穿过村落，用手指慢慢敲着每一面墙。他可以有心事，其实也可以没有，只是这么躺着，忘了回家。多年后他在城里疲惫时，读了许多孤独的文字，但少有陌上花开这样冷清而美艳的。他回想起那一片草坡，那一串串野花，周围阒寂无人，偶有飞鸟掠过原野，再远处，是一条公路，有甲壳虫大小的车辆穿越。他想像过坐车远行，却不知往何处去。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苏东坡以旷达之胸襟，亦写下《陌上花》这样含思婉转之诗。便想今日乡下，也应花开遍野了，那些野花在风中摇曳，是否有归人踏歌而回呢。

（选自《文心》第三辑）

MAQUEZHILING

## 麻雀之灵

□ 陈穗

也许在别人的眼里，我们很卑微，但我们也有情有爱，有生的快乐，有死的哀痛！

——题记

### （一）

麻雀，灰花的羽毛，玲珑的身材，不美丽不健硕，引不起人们的赞叹。

几十年前，他们曾被描述为害鸟，经过人们奋力扑杀，今天我们再也看不到老人们描述的呼啦啦飞过一大片的情景了，能见的往往只是叽叽喳喳的一小群飞过院内的树枝头。

在北方平原上的田野，绿绿的麦浪微微地浮动，电线杆一路由小到大冲进你的眼眸，于是电线就像乐谱上整齐的五线呈在你的面前。我最喜欢看见这时上面落着歌脚的鸟儿，而它们往往就是麻雀，雀儿成了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于是五线谱似乎就灵动起来。你看它们有的一只独自左顾右盼，有的两只卿卿我我。

如果你足够细心，你会发现它们几乎不会三只紧密挨着休息。

在它们的世界，它们有自己的分寸，爱情只是两个“人”的世界，“独身的”自不会去凑这个热闹，而有一天它也有了自己的伴，也会双宿双飞不旁顾的。



## (二)

常常在农家院子里看到几只麻雀，它们可能只是来歇歇脚，也可能是觅食晾晒的粮食，想偷个嘴儿。已经是见惯了。可是有一天，看到的却是一个还没有长好羽毛的雀崽躺在地上，偶尔叽叽叫一下，声音是那么微弱。弄不懂它是从哪里来的，家人就将它捡起，放在房檐台上。不一会的工夫就听见急促的叽叽喳喳声，寻声看去，竟是只大麻雀在那里边跳边叫，眼睛一直不离小麻雀，声音似乎都有些凄厉了，也许这是麻雀妈妈吧。

悄悄躲开，大麻雀就逐渐靠近小麻雀，但它没办法弄走自己的宝宝，只好在小麻雀的身边跳来跳去，叫来叫去……一直到小麻雀没了反应。

大麻雀啄了啄小麻雀，最终还是离去了，它飞起时的无奈伴着那凄婉的叫声，不由让人心碎。

## (三)

天逐渐凉了，麻雀的踪迹越来越少了，但偶尔你会看到它们从门不大紧的厢房里出来，大概是在那里躲避晚上的寒冷吧。

一天傍晚，婆婆走进厢房，呼的飞起个小鸟，它太着急了，嘣，一下碰到了窗户玻璃，摔了下来。婆婆和跟随的小狗都吓了一跳，盯着地上的鸟儿楞在那儿，是只麻雀！等回过神来，婆婆和小狗都走向麻雀，想抓住它，而麻雀却缓过神来，起身飞走了。

第二天，在院子里，看见了只死去的麻雀，婆婆捡起来，发现头部似乎伤了，摸了摸，眼睛附近的骨头似乎断了，明白这正是前一天晚上的雀儿。不由叹

了一口气。求生的雀儿离去在慌乱之中！

(得谢谢我的婆婆，她虽生在农村，一辈子在农田里忙碌，但她却有一颗敏感的心，而这些故事是她说给我的。)

(选自《文心》第三辑)

YOUPIAO

# 邮票

□ 刘东宇

前天，在出租车里听广播，一则广告说“邮政公司发行了《奥运世界邮票大全》，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唯一完整的奥运邮票收藏大全，具有极高的收藏和鉴赏价值”。心里有种莫名的感触——以前集邮，是自己找一个选题，然后踏破铁鞋地去寻找、积攒；而如今集邮，是商人找一个选题，包装好了卖给你。只要通过金钱这条通道，几乎没有你不能到达的目标。然而，我觉得很失落，也许是因为金钱简化了过程，抹平了差距，可贵的就不再可贵了。

我集邮是从1979年开始的，恍惚记得那年爸爸从天津回来，带了一件表姐送给我的礼物，那是一个红色的集邮册。从那个时候起，爸爸就把他集邮册中的邮票分给了我和姐姐。

我不知道同龄人对儿时的感觉，但我始终认为童年的生活很枯燥，因为五颜六色的画面少得可怜，就连电视都是黑白的，于是邮票、糖纸的积攒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把皱皱的玻璃糖纸泡湿，贴在玻璃板上，半干不干的时候拿起来夹在厚厚的书中，等干透的时候已经非常平整了，放在手心，它会自己轻轻地卷起来，像是活了——这在儿时的我看来，是极有趣的。但糖纸的花色毕竟是有限的，远不及那些邮票五颜六色的层出不穷。而且，邮票承载着远方的消息，带着岁月，带着距离，为我铺展开的，是一个充满想象的

世界……

我不想说邮票是一部百科全书，但我的集邮册的确曾为我展开了一个上天入地、气象万千的世界。它的丰沛、精美，是那时的其他平面艺术形式无法企及的。那是一个梦想的家园。去年去苏州，妈妈说，东东从小就想来苏州。这愿望我都不记得了，若当真有，只怕就是那套《留园》的邮票不着痕迹地诱惑了我……以至于当我真的置身留园的时候，我丝毫不觉得陌生，甚至如还乡般亲切。曲溪楼、远翠阁、涵碧山房、冠云峰……这些曾唯美而抽象的名字刹那间真切地呈现在我面前，隔着二十多年的光阴，隔着几千里的距离，我同它们神交已久。那些名字在唇齿之间曾念诵了多少遍，那檐宇栏杆我用曾目光摩挲过多少回……

集邮的乐趣，来自于一点一滴的积攒和不期而至的惊喜。那个时候集邮是讲究攒“信销票”的，攒一大堆没被使用过的新邮票，是没本事的表现。邮票的边缘有一点点邮戳的印迹，但又不伤及画面，才是最完美的。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我的父母断乎舍不得囤积一些不用的新邮票给我怡情悦性，所以要想攒齐一套邮票，只能慢慢等待……而且，很有可能永远也等不来。在那个邮资本市4分，外埠8分的年代里，要寄多重的包裹才用得上8毛钱的邮票呢？而且，真有用到的时候，为了邮件的安全，人们也往往会选择最普通的、没有收藏价值的8毛钱邮票——要知道，一个贴着“好邮票”的邮件会引得多少不相干的眼睛烁烁放光啊！就这样，一张面值7、8毛的“JT”邮票，几乎成了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梦想。比

如《西厢记》里的“长亭送别”，我集邮册里留给它的那片空白可能永远都将是空白，可在我看来，就算是空白也美，因为它填满了我儿时的祈盼。

还有一套是《齐白石作品》，颀长、纤秀的画幅，笔调清新、疏朗，一派玉树临风的气度，这在中国邮票史上都不多见。惭愧之至，一套16枚，我只拥有6枚，集成完璧今生无望，但这丝毫不会折损我对它的珍爱，因为它承载的是那时的记忆……还有什么比时光更值得珍视呢？

有遗憾也会有奇迹，那套《云南石林》的就是。这套邮票共5枚，最初，我只有一枚，却是7毛的。同学要跟我换，开的什么“价钱”我忘了，但我没舍得。虽然我知道“一缺四”，凑齐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我总觉得，平素都是为了7毛面值的作难，如今我把7毛钱的拱手让给别人，若日后自己找到其余几张，独绝在这一枚上，岂不让自己悔死！没想到，日后这套邮票真的就不知不觉地攒齐了。儿时的我，居然能够抵制蝇头小利的诱惑，换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现在回想起来，仍令我沾沾自喜。

也许，世事都有个缘分……

若说跟邮票的缘分，又牵出了另一桩往事。初二的时候住院，隔壁床的冯阿姨，是冯玉祥将军的小女儿。她见我整天在病床上鼓捣邮票，就问我，用过的旧邮票你要不要？我说，要的就是旧的。不久，她请家人帮我带来了一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打开信封，我惊喜得气都快喘不上来了——里面装满的竟都是见都没有见过的欧洲邮票。对于那时的我来讲，这是一笔做梦都不敢想的财富呀！那个年代，攒外国邮票是

一个高难度的选题，即使有“海外关系”，能找到的也无非是一些美国、香港的普票——各种颜色的伊丽莎白头像或者各种规格的美国国旗，偶尔邂逅一张加拿大的，就算是难能可贵了。而此刻，我居然瞬间拥有了这么多！那时喜悦，无法用语言描摹，即便是今天回想起来，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冯阿姨看着我像个撒欢儿的小动物一样围着病床乱转，平静地告诉我，之所以有这么多邮票，是因为她先生常年在国外工作，而这些邮票，对她来讲并无用处。话虽这样说，我还是对这份意外的馈赠充满感激。前两日，看凤凰卫视的《讲述历史》，那一期恰好做的是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回忆自己的父亲——她是我的病友冯阿姨的姐姐。在她回忆冯玉祥将军遇难的“黑海事件”时，我想起了我的冯阿姨给我讲那桩往事时的情景，我还记得她掌心留下的伤痕——那是她在失火的轮船上抓着绳索逃生时留下的。阿姨一生坎坷不得志，在清华图书馆只是一名编外的工作人员。时隔二十多年，邮票和电视，让我重新想起了那个瘦弱多病，但是坚强美丽的冯阿姨，但是现在，她已经辞世十几年了……阿姨的名字，叫颖达。

自冯阿姨给我的惊喜之后，我的集邮就没再出现过高潮——也可能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已经不需要邮票了；但对我来讲，集邮不再有趣，更是因为现在集邮的方式，变成了整年整年的订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年的邮票就完整而毫无悬念地属于了我。我还是更喜欢过去那些点滴积攒起来的邮票，哪怕是七零八落的也喜欢，因为它和我的岁月有关。

此刻收音机里的广告，让我觉得有点凄凉，这

些年少时曾给我带来无限快乐的小画面已经像股票一样，变成了货币的另一种形式，而不再有当年的多情。当金钱可以换来一种东西的时候，另一种东西正在消失。

今后，我还会继续集邮，但，只是一种习惯。

(选自《文心》第三辑)

HAITANGHUAKAI

## 海棠花开

□ 欣一

微风轻吹，飘散着些许的海棠花片，随手一拢，摊开手心，竟像初生的女婴，躺在了温润的襁褓里。风再起，慌乱中捏紧手掌，生怕被卷走，可赶快又松开，用力太大，也会伤到可爱的她。何时脸颊感到一阵撩动，从每一根细细的毛发直到心窝，恍悟那是柔情的春风啊！看看手心，她还在微微颤动，这小小的精灵原来是满怀着惊喜，才知自己的忧虑本不能阻止这生命的降临。

纷纷洒洒，眼前弥漫的一切，环绕成优美的曲线，缓缓停落。也许，她会到陌生的世界，与心不在焉的路人分享一段旅程；或是，瞬间就被踩压在脚下，留下惨淡的身影；而更多的，是径直飘落到泥土、草地上，静静地守候着下一次轮回；也有可能，被某位玲珑人怜惜，赏玩到她的美丽消退。“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原来杜甫竟也这般柔肠，发出如此的叹息！

阳光虽也迷恋，却无奈地从树丛中慢慢移走，花儿告别了娇美的倒影。一阵风起，似乎添了几分恼怒，只可惜受到牵连的无辜的花朵，枝头乱颤，一时间漫天的花瓣，伸出手，却无力，与指尖错过，就像那些将逝的青春，流走的情愫。蹲坐在树下，她们甚至触碰过我的睫毛，但我只能任由春风的无情。再次寻看四周，粉茫茫一片，空气中弥散着诱人的香芬。

多少动人的爱情场面都盗用过此景，多少人又为此潸然泪下。有什么可以让此刻停留？如果浮士德的倒下可以换回！

风流才子崔护感慨过：“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窈窕的女子定是动了他的心，让他如此怀想！或许是还能讨一碗解渴的凉水，得到了意外的满足，他还能在浓浓的想念中嘲笑自己的痴情，可我总觉得是那女子没让他销魂，销魂是动人而短暂的，想抓也抓不住！真正使人牵挂的总是那些足以令人怜惜的人和物，还有悲剧性的归宿。海棠花开的那时，就已开始了她的飘零。

虽然花落还会花开，当我再次伫立在海棠树下，感伤依旧，那是永远的记忆。我总在追问当初到底想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忧伤，那个站立在树下的我，那个手捧一片花瓣落泪的我，为什么至今还断肠？

2008年8月6日于昆明梁源  
(选自《文心》第三辑)

MIAOJIANGCHENSE

## 苗江晨色

□ 李 伟

三两声稀落的鸡鸣拨开崭新的一天，熹微的晨色敲破宁静的黑夜。

一缕清新的阳光投在这碧绿的江面，辛劳的船夫便支起手中粗糙的木桨儿，荡开细密里透出优雅的水纹。袅袅的炊烟映照微亮的天空，弥漫的雾气轻抚着沉寂的吊脚楼。河边散落着浣洗的姑娘，男人们似乎也开始张罗新的一天了，天真的孩子在欢笑中赶往学堂，慈祥的老人悠闲地漫步在青石板街，沿着城墙，一直走往古镇的另一端去……

清脆的歌声悄悄地传开来——那是虹桥下苗家女子的声音——如梦里的彩诗，让人沉浸；如画上的雨蝶，让人痴迷；又如水中的花石，让人陶醉。偶尔呼应着有雄浑的声响，大概是码头上忙碌的男人听懂了她们的的心思。歌声映衬着流水的节奏，一直传到北门前去，就连枝头的鸟也忍不住伴着歌儿唱了起来、舞动起来；跳岩上的人们开始驻步了，他们惬意地闭着双眼，用心灵倾听那动人的旋律，痴了、醉了，似乎抛离了一切烦恼，乘着歌儿飞向神往的梦乡去。

零星的船只点缀着碧色的江面，像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像翡翠上镶嵌的黄宝石，又像苗家少女裙褶上装饰的纹路。船夫们放着木桨儿，任小船在江中恣意的漫游；而他们只懒懒的坐在船头，悠闲地开始了新一天的捕鱼生活。钓竿只是河旁的竹棍，鱼饵只是河

中的水草。好久钓上来的小鱼儿，瞅上几眼，却又闲散的放走去来。间或打上几个哈欠，撑上几次懒腰，瞌睡上几小会儿；大概想着妻子送来的早饭，不时又眺望着不远处的码头，搜索那熟悉的身影。

万民塔下攒动起健壮的苗家小伙儿。只一件单薄的褂子，一条褶皱的短裤，一双破旧的拖鞋，晃的全脱下来，光着身子，咕隆地就跳下水里去了。好久才偷偷地探出脑袋，悄悄地转动几下，却又立马扑通地栽下水去，生怕看见哪家的姑娘似的。人多了就也大胆起来，管他三七二十一，有的干脆就大声唱开了。水花顿时就溅起来，三五个一群比起了游泳，赢了的乐呵乐呵，输了的便不服气了，把手当作瓢儿哗啦啦地就泼起来。河边的浣女不好意思了，端上木盆儿，红着脸，撅起小嘴，低着头走开了；偶或几个大胆的，索性在岸上骂了起来，河里的小伙当然不让了，稀里哗啦啦的就吵开了：不知不觉，却又成了一片笑海。

太阳好久冒出半个头儿，明媚的阳光才肯静静地卷走江上的水汽；整个古镇却早已沉醉在无尽的欢快之中，久久都不淡去……

(选自《文心》第三辑)

HUNQIAN YANYUAN

## 魂牵燕园

□ 韩笑

心目中的燕园可以用季羨林老先生的一句话来描绘：“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儿时梦中的燕园的轮廓如同氤氲的水汽一样已经模糊不清了，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它仍有一股极为强烈的力量吸引着我。光阴荏苒，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冬去春来的而今，我与燕园的距离已确实越拉越远了，我清楚地认识到对于自己来说燕园很可能只是一种长久的觊觎，一份虚幻的奢望，一个华美但终归已近于毁灭的梦。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燕园的热爱，那是怎样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思，难以述说的情怀啊。只是相思情太浓，仅用相识意太淡。

独自漫步于燕园内，我频频驻足。这里的一切是那样的自然、宁静，有一种说不出的闲适感。看那葱葱郁郁的树，那流成一片的菁菁的草，那树间草旁的古香古色的堂。光阴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堂与树在此交相辉映，浑然天成。没有过多的粉饰，如同出水芙蓉般朴实和谐淡雅，溶在这块散发着书香的净土之上。

脚步还是不由自主地停在了博雅塔下，轻抚着踏满岁月脚印的青砖，仰望印满岁月沧桑的塔身，停伫于青石之上，凝思，将纷扰的思绪一层一层沉淀。没有凡世的喧嚣，没有市井的污浊，有的仅仅是一份清幽，一份安宁，一份最真实的纯净。塔默默地伫立

着，年年月月地守着未名湖。风雨剥蚀了她曾经的容颜却无法剥蚀她的铮铮铁骨，她历尽“大风大浪”，沧桑再沧桑，缄默再缄默，她隐忍但不失风度，她无言但颇具内涵。那一汪湖水不是她痛心的泪，而是她挥洒的热血。她以这热血哺育了一代一代的学子；她以她的雍容大度接纳了一批一批的好学之士。

我绕湖徐行，一步一步缓缓地挪动。低着头，看着这朴实的土地，眼前忽地闯进一片翠竹林，一条青石板铺成的曲径通向深处。走进去后才发觉这里竟有扇木扉，扉上有牌曰：临湖轩。顺着曲径继续轻轻下步，唯恐打破这难得的寂静。柔柔抚竹，它竟那样光滑，那样细腻，似乎聚集了天地之精华和燕园特有的清幽之气。我忽然觉得自己的“齷齪”，竟把世上的浊气携到这圣洁之地。不敢再向前了，深恐再污染了一寸土地。这分明是现世的桃花源！想必陶渊明也会为之心动吧！世事喧嚣，人生落寞，燕园在这冥冥的孤寂中奏出一曲《高山流水》。

带走全部留恋，让它温暖我的心田，留下一片真情，让它停留在未名湖畔。

燕园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燕园，我把脚步留下，带着留恋，带着景仰，带着满心的虔诚悄悄离去，离开我魂牵梦绕的“伊甸园”。

没有失落，没有感伤，有的是满心的幸福……原来不能圆的梦也是这样的美。

(选自《文心》第三辑)

HUAKAIZAIGU

## 花开在谷

□ 蒲巧勤

每次途经北外的时候都不自觉地要看一眼那个叫做“爱上层楼”的咖啡屋，觉得名字取得真好：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爱上层楼……每次望一眼，心里都会有隐隐的感触。

记得五月的一天，坐在公交车里，在看到那过目难忘的名字才猛然醒过神来打开车窗，扑面而来的原来是槐花香，脑海里显现出一位伊人在淡淡芬芳处轻吹笙箫的情景，婉约而绵延悠长……忽然发现，如今已是深秋，寒冬将至，树叶黄了，落了。

静下来的时候会不觉想到时光太匆匆，昨日时光中的或喜或悲的事，现在想来都有了几分隐约而让人怀念的美。也许正像朱光潜先生说的那样，一切事物脱离与自己利害关系看来都会给人美感吧。想起那句被人反复引用的句子：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古人语言的精炼与智慧，让后世的我们不断顶礼膜拜，奉若神祇。时光或许是匆匆，而人的脚步却还是缓慢。十字路口，有时会想想前方的路究竟是要延伸到何处？有人曾说：岸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尽头。如果路有尽头，尽头之处又是否会是我們想要去的地方。忽然想起屈老先生说过，路漫漫其修远兮，不觉一笑。路漫漫，倘若有尽头，路便不是路了。

宿舍旁有几株银杏树，冬意渐浓的时候，银杏

树叶仿佛会一夜之间变得金黄金黄，黄得纯粹而耀眼。当风起的时候，树叶落在地上，或薄或厚的一层一层。这可能是北方的树叶才会有景象吧。家里院子里的银杏树叶总是还未完全枯萎便要掉在地上，回归土壤了。想起大一那会儿室友婵刚见到落叶时，兴奋不已。因为她来自更南的南方，那是一个一年四季都拥有温暖绿色的地方，是不会有落木萧萧下的场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树叶就会全都掉下来，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寒冷里伫立，颇有些苍凉而悲壮的意味。

冬天是宁静的，让人联想起白色，白色的冬季。冰凉寒冷的风，厚厚的衣服，冬天便悄无声息地在脚步声里缓缓而来了。

一直都那么喜欢林清玄笔下的在幽谷中终于默默努力开出花来的百合，全心全意努力绽放出花朵的百合。有执念的花如同有执念的人一样让人深爱。能执着地信仰便是一种坚守，值得珍惜。一日，一个好朋友忽然发短信给我，她说，大学是她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而我是大学中很重要的人，所以……那一刹那，“会永远记住这句话”是头脑里唯一的想法。友谊虽不热烈却是平实厚重的温暖。前几日，读到一句十分喜欢的话：门外天涯何处，但见江湖浩漫。天涯何处，江湖浩漫，也许因为有友人才会天有涯，江湖可以一游吧。

校园里总是有拥挤熙熙攘攘的时候，来来去去的人群，说笑的，沉默的，在人群里便是融入，渺小而微不足道，熟悉与陌生之间。有时候会有些慵懒，看着书；有时候也会步履匆匆，快速穿过人群直至消

失。每一个人都过着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着，追求着。只是有些绚烂，有些平凡；有些喧嚣，有些沉静。无论何种方式，终究是像要努力绽放的花一样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忍不住回头望望身后的路，于是忽然发现，原来在时间的山谷里，我们每一个人，普通的，不普通的，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地慢慢绽放了，执着而执念……

（选自《文心》第三辑）



QIUYE

## 秋叶

□ 王建民

风来了，风也频了；叶子黄了，叶子也落了……

又一个秋天悄然走近，似乎还没和人打声招呼。

这是生命的延续，还是岁月的轮回？虽然不知不觉，但总能让人感到世界在变，人在变。不信，你看那飞翔的秋叶！

当原野愈显金黄，天空也愈加旷远时，叶子，也要告别春夏之约，寻找一个闲适、安详的处所来栖居。当然不是死去，因为它的生命尚未结束。不是吗？悬空而下时，它正存在；融入大地时，它已经获得永生，并且会使自身生命在无穷往复中更加壮美！那一片片叶子，像不像一颗心？它的一生，就是生命的一世。叶子从一丝嫩芽长大、变绿，再构成树的丰姿，充当行人遮荫的场所，也作路人停避的雨具；它享受了阳光雨露，也接受了风雷的洗礼。但它总不能一直滞留在枝桠上，追求玄妙虚无之感，天空不是它的家，大地才是它的归宿。

我特别爱欣赏秋叶从天空滑过，有如天空的翅膀，自由地划出一道曲线，划破天空，也划过我的视野。在天高气爽的秋日，漫步在两边夹树的小径上，静观秋叶在空中的舞影。路边没有任何街市噪音破坏安静的氛围，行人不多却不寂寥。偶尔传来一声远处的余响，那是大自然的乐声，在提醒耳朵除了秋叶之外，周围还伴有其他生命。两边的树上，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

了，夏日枝间的浓郁和葱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倒有清晰明丽之愉，而且这样也使高大的杨树更显示出它的魁梧之姿。即使有一阵凉风拂过，枝桠也不摇不摆，不能不让人感到秋天是个不妥协的季节。

眼前的小路因失去茂密枝叶的遮隐，变得长远而宽阔，两边的高树捧起小径上方的天空，使天空增加了高度。我的心情也随之高昂，与思绪和这变幻的景致融为一体，不断发生位移。这里好静，当一片叶子从枝间滑落，在空中流转、漂移、变换姿态，我发现周围的静谧之感开始变化，天空中的那幕“静”已经随落叶开始飘动，叶子轻点地面时，“静”随之渗入大地。我不禁惊叹，原来“静”也是可以飘落的，或者说静也是有生机的东西。以前我怎么没发现秋天、秋叶能给人带来这样神秘的感觉。这种感觉应验了罗丹的那句话：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我应该感动于秋叶，谢谢它让我以一颗搏动的心来感应世界。

如果说飘落的秋叶是生命的个体，那它是儿童、壮年、还是老者？也许，苛求这种划分是无意义的。只要有完美的生命，它就永远年轻，永恒存在。

人的一生，犹如乘春风而来，枕秋叶眠去，是个追求完美的旅程。我观秋叶飘落，已从少年观到青年，从小学观到大学，如今我仍在校园里做一名大学教师。时光在流，我却找到不变的存在。

“金风吻黄叶，生命本如秋。”心里吟哦着自己的诗句，我接住天空中徐徐飘来的一枚秋叶，默默地，把它夹入生命的扉页……

（选自《文心》第三辑）

XIANGSHOUJIMO

# 享受寂寞

□ 林柏成

寂寞沙洲冷，但懂得享受寂寞的心最真。

对于寂寞，除了它本身的含义外，在我个人的理解中，我觉得它更多了一份独处，一份静谧，一丝淡然和一种自由而充满和谐的洒脱。

寂寞是心灵的驿站，学会理解寂寞，能够忍受寂寞，用心享受寂寞，人生才可能积淀出温馨而浪漫感动，才能够折射出熠熠生辉的风采。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在世，寂寞几多？

一轮紫月亮，浮出洞庭波；一丝寂寞情，惹人感慨多。一支歌，因为有起伏而动人心肠；一种爱，因为有空间而如砥坦荡；一个人，因为有寂寞而情深意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因为寂寞，所以思念，因为享受寂寞，所以情意绵绵；“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因为寂寞，所以感叹，因为享受寂寞，所以诗意盎然。享受寂寞，可以令一个人才华横溢！

钟声绵绵，枫叶瑟瑟，精灵般的渔火在黑暗中跳跃。一位落第的才子，依偎在寒山寺旁，他是寂寞的。本来他也应像其他人一样，锦衣华服般地被拥在人群中，但是，他落第了！一个人的独处，静谧出一份淡然。“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感谢上苍，如果没有落第之痛，他就不会有如此独处的空间，也就不会有如此独特

的感慨；如果不是因为他享受寂寞，那么诗的百花园里便少了一份馨香，张继这个普通的名字也不会如此响亮！

擎一支旌节，他怀抱汉匈和睦的宿愿，奔走于苍茫大漠；洒一路驼铃，他阔别歌舞升平的长安，游荡在寒沙衰草——他是寂寞的。朔风凛冽，所以他与冷月做伴；胡笳幽怨，因此他和寂寞为舞。他怅望大漠飞雪，一个人忍受着寂寞，品味着寂寞，享受着寂寞。在他心灵深处，他知道寂寞可以让人的灵魂变得纯洁，坚守能够让事业变得伟大。苏武，他享受寂寞，他用挺直的脊梁、坚守的节操，架起了横亘天山、沟通中原的飞虹！享受寂寞，一个人的价值才能熠熠生辉！

正因有了寂寞，寻常的生命才有了深邃的美丽；正因能够享受寂寞，平凡的人生才会收获别样的感动！人生就像是一条河流，是一条历经四季的河流，只有忍受过冰封时期的清冷，只有学会感悟寂寞的岁月，才能在暖意融融的春天里缓缓流动，流出真我的风采，流出别样的情怀。七十六年的聚集和等待，为的就是一瞬的绚烂。

因为这份绚烂，因为能享受寂寞，哈雷彗星那寒冷寂寞的旅行才变得温馨浪漫！

我知道，在求学之路上，我时常会遇上寂寞，也许，这是好事。有时候，一个人独处，也会是一种幸福，因为它给我心灵的空间，给我思考的回味，因为静谧淡然中孕育着思维跳跃的火花。享受寂寞，岁月沉淀，思有所得，我一定会收获别样的财富！

我不是喜欢寂寞，相反，我向来是喜欢热闹的。只是我觉得，当我们遇上寂寞的时候，如果我们都能真

正去学会解读寂寞，理解寂寞，品味寂寞，享受寂寞，那么我们的人生不就更积淀出成熟和洒脱的光彩么？学会理解寂寞，学会享受寂寞，一个人才能有继续前进的空间，才会有人生情感的完满体验；学会理解寂寞，学会享受寂寞，世界才会变得热烈可爱，生活才会变得丰富多彩。这样，我想是风也会有了激情，雨也会有了柔美，云也会有了变幻。

享受寂寞，是底色，是精神；享受寂寞，是毅力，是魂魄！

（选自《文心》第三辑）

## LU 路

□ 花锡蒙

家门口的那条路，承载了年少时太多的回忆。路过的人，抹不去的记忆，回不到的过去。

那时，我还小，而那条路，还是泥土路，不足一米宽，弯弯曲曲，像一条小溪一样，从家门口流走，流向未知。

奶奶在地里耕作了一天，风尘仆仆地回来，我在家门口，看着她向我一路走来，碎碎的步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一深一浅。如果是下雨天，奶奶的步子更慢了，脚上满是泥泞，进门前，奶奶在会门槛上蹭一蹭，然后放下篮子、镰刀和锄头，开始絮絮叨叨地说着，谁家的杂草长到了我家的地里，谁家的青菜长得真好，谁又偷摘了我家的茄子……当时，我只是在一旁乐呵呵地听着，然后撒着娇钻进奶奶的怀里，任由奶奶粗糙的手在我脸上来回抚摸，然后闹着向她要钱买糖吃。奶奶每次都是从裤子里面自己缝的口袋里拿出一块叠成豆腐形状的手绢，小心翼翼地展开手绢，用沾了口水的手指数十张一毛钱给我，微笑着看我接过钱一路撒欢地跑远，直到我拿着糖果回来，奶奶依旧在那看着，眼神穿过我，沿着路一直延伸。当时我只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就像门前那路一样，一切都会一成不变。

直到那天，我放学回家，通向我家的那路被施工栏杆封了起来，混凝土机、压路机、拖拉机在飞扬的尘土中张牙舞爪，当时觉得很好奇、很好玩，那些长得奇

形怪状的机器，是否预示着什么，我并不清楚。然后我听到奶奶喊我的声音，我大声回应，她在路的那头，而我在路的这头。恍惚间有一种隔世的感觉，我突然意识到，奶奶是不可能永远陪着我的，就像这路一样，它会变，会变成平坦宽敞的水泥路，在恐惧的同时又有一丝心安，因为我知道，不管奶奶在哪里，她始终是默默在关注着我的，就像这路，不管它的外貌怎么变，它始终是承载了众人脚步的路。

路终于修好了，很干净，很宽敞，很平坦，奶奶很高兴，因为即使是下雨天，奶奶也不会踩得一脚泥，不会弄脏了重新装修过的地板。与此同时，我越发觉得，奶奶老了。奶奶的白发越来越多，从鬓角蔓延开去，到后来已经是全白了。奶奶的视力也越来越差，总是带着老花镜艰难地穿针引线，我要帮忙，她却不让，怕我伤了手。家里的电视换成了彩电，奶奶说，大是大，颜色也很鲜艳，可是看得眼睛生疼。家里装修过后，总是很明亮很整洁，奶奶说找不到活干，没什么可收拾的，做了一辈子的忙人，闲着就觉着闷得慌。地板总是一尘不染，而奶奶却很不习惯回家就换鞋，有的时候忘了，满是尘土的鞋子踩得家里到处都是鞋印，这时，她就会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站在那里手足无措，然后回房间，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

我不知道奶奶是不是幸福的。我还没有出生时，爷爷就去世了，爸妈忙着工作，基本没有时间陪她，我就是奶奶生活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奶奶每天傍晚抱着我在小路上散步，不停地向路人夸耀她长得不漂亮也不可爱的孙女。我会走路了，奶奶就牵着我的小手，在夕阳的余晖中领着我慢慢走，时不时停下来，搔我痒，

逗得我咯咯直笑，而她在一旁静静地微笑看我。一直到我上初中，放学晚了，作业多了，我和奶奶很少再有机会一起去散步，只是，每天我骑着车回家的时候，总能看到奶奶在路口张望，我下车，奶奶就接过我的书包，说着念书辛苦了、念书有出息之类的话，看我在饭桌上狠狠地扒饭，奶奶很开心，以至于夹着菜的筷子停在空中也浑然不觉。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我在教室里考试，爸爸突然来了，在门口和老师说了些什么，然后老师表情凝重地叫我出去，我很高兴地去挽爸爸的手，却听到他说，奶奶走了。我当时整个人都僵了，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该做什么，我慢慢走回教室，收了卷子交给老师，我想努力忍住眼泪，可泪水终究还是夺眶而出。回到家，看着奶奶的遗体，听着周围的喧嚣，只觉得一切都是假的吧！奶奶只是睡着了而已。昨晚我们还去医院看她，她还是那么有精神，她还说她想吃家里的饭菜，怎么才一晚，她就离开我了呢？我不知道这之后的几天我是怎么度过的，每天清晨听着哭丧的声音，一点点变得麻木。奶奶，只是去另外一个世界生活了，她一直在看着我，所以我要开心快乐地、好好地生活。我这样想着，眼泪顺着脸颊流下，世界变得模糊，空气中弥漫着咸咸的味道。出殡那天，他们抬着奶奶，走出家门，走上小路，走到路的那边，上了车，向火葬场走去。马上就要火化了，奶奶躺在棺材里面，还是像睡着了一样。只是过一会，她就会变成一堆骨灰，然后被葬在山上，一平米左右的墓里。突然不清楚人生的意义，辛苦了一辈子，最后什么都没有留下，也许做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活着的时候所做的一切，而死后，所有的外

物都只是累赘。这就像那路一样，它是泥泞也好，是平坦也罢，它的价值在于方便人们出行，即使有一天，它被摧毁，那它也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或许是某栋大楼的地基，或许溶于另一条路中。

路在变，路上的人也在变，有些人和事是注定要离开的，终究是要被取代。在怀念过去的时候，也许珍惜现在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生活始终是越来越美好的，就像那路，肯定会越来越宽。

(选自《文心》第三辑)

YOUYIZHONGAIBUNENGDENGDAI

## 有一种爱 不能等待

□ 曹馨予

清晨，雨露落在花朵上，澄澈的水珠在叶子上流溢晶莹的色调。

又是新的一天降临了。今天周日，我很高兴能够睡个懒觉。突然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甜美的梦想，看了一下表，六点。是妈妈的电话，不接。宿舍很静，大家都在睡觉，好困！电话铃声又一次响起，我马上按掉。响了四五次之后，我实在按捺不住了，跳下床，跑到走廊里，生气地问：“妈，你怎么周末大早上打电话，我们宿舍都在睡觉，大家都早起了一周了，好不容易能晚起，你还……”我突然沉默，因为电话那边一直没有声音，我意识到自己的语调，以前从未用这种语气和妈妈说话，妈妈是个很敏感的人。大概沉默了几秒钟，妈妈开口了，声音很低，好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说：

“哦，我没什么事，就是想问问你今天出门不，要是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过两天是你生日，要是和同学出去玩一定要小心啊……”“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你别担心啊。”“好，对了，北京现在风大，你要注意……”“好，我知道了，若没别的事我挂了啊。好困啊！”“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妈，再见！”

放下电话，心情很复杂，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再也无法入睡。

早上吃饭的时候，爸爸打电话说妈妈昨晚梦见我出去时遇到了危险，一夜都没合眼，怕影响我睡觉，一直等到早上给我打电话。听完之后，眼泪已湿透了我衣裳。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母亲之间有了隔膜；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开始觉得母亲太唠叨；不知什么时候起母亲常常因我流泪；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很少和母亲交流。

但我知道我内心深处是非常爱母亲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给我的三重恩德——生我之疼，养我之辛，育我之苦。我知道在我生病时是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在我思想上有污点时，是母亲帮我擦洗；在我懒惰时，是母亲耐心教育我；在我遇到困难时，是母亲鼓励我前进……母亲永远是我最强硬的后盾。

我无法忘记高三那年母亲为我无私地付出。我清楚地了解母亲头上的银发，额头上的皱纹都是因为我。早上五点为我起床做饭，晚上陪我学到半夜。我无法忘记寒冷的夜晚母亲等在校门口接我的身影，无法忘记考试失利后母亲鼓励的话语，无法忘记炎热的夏天母亲送来的清凉果汁。无论何时母亲都会毫无保留地默默为我付出，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出人头地，成为母亲出色的女儿，因为我深深知道我是母亲生命的延续。

为了母亲，我在大学里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发奋学习。我知道，母亲希望我这样。可是不知道是因为太忙了还是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原因，我几乎从未主动给母亲打过电话。当我生病时，当我遇到困难时，当我与同学发生矛盾时，我真的很想母亲，可是每次拿出手机又

放了回去。因为我不想母亲为我担心，我真的希望母亲能在我不在她身边时，她能很好地享受生活，不再为我操心。所以每当我痛苦时我都会一个人默默地哭泣。有时母亲会问我想不想念她，我总会说我不想，我深知母亲听了会失望，她日日思念的女儿，辛辛苦苦养育了十八年的女儿与她分开了几个月说不想她。其实，我怎能不想，我时时刻刻都在思念她。可是我还是说我不想，我想让母亲了解，她的女儿已经长大了，不需要她用人生的大部分精力投入给女儿了，该好好和父亲享受人生了，只要等着女儿有了出息让他们享福就好了。

晚饭后，我和好友在操场散步。我们正说着学校的有趣事，她却突然哭了，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原来她想母亲了，因为以前她都是和母亲在吃饭后出去散步，和母亲说学校发生的趣事。我再也抑制不了内心深处的思念，和她一起哭泣。过了一会，我调整了情绪，对好友说：“别伤心了，我们都是才放假回来，离开父母不久，还没有适应，过一段时间，我们适应了就好了。人生都是要经历这个过程。我们不可能一生都和父母在一起。我妈妈以前告诉过我，现在的短暂离别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相遇。你说我们为什么离开家那么远来到北京，不就是为了学更多的东西，发展自己，以后回报父母、回报祖国吗？”她点点头。我接着说：“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努力学习，用优秀的成绩回报父母。”

“是啊，我知道。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可是我总是在想，等我有出息了，父母年岁已高，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和他们相处多少时间。”好友说着，泪水又不禁流了出来。她的一句话让我无言以对。是啊，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所想的就是要不断地提高自己，努力学习知

识，等我有了很高的成就再回报父母，让父母为我骄傲。可我却忽略了父母的年纪。等到我成功时，父母该是多大年纪啊？

看着沉默的我，好友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原北京大学校长年轻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由于家里条件的限制，为了节约开支，大学四年从未回过家，他立志出人头地，赚了钱把母亲从偏远的农村接到首都来享受晚年生活。大学毕业后，他因优异的成绩留在北京大学任教。当他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母亲一直想喝却一辈子都没喝过的果汁奶，可回家时，母亲已奄奄一息，母亲最后的一句话是，这果汁一定很好喝，可惜喝不了了……这件事成了他终身的遗憾，本想着用优异的成绩换来母亲的好生活，只可惜这一天到来时，母亲却没有等到。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的内心如大海一般汹涌澎湃，我这才深深意识到这么长时间一直是我错了。一个电话，一个短信都是一种回报啊……

我赶快拿起电话“妈妈，最近工作忙吗？”“不忙，你呢？好好休息，别累到自己。”显然母亲很吃惊，也很高兴。放下电话，一串泪珠划过脸颊。原来只是一个电话，母亲都会如此高兴。此时我真的很感谢好友让我意识到有一种爱不能等待。

望着夕阳，突然发现天是那么美，我在心里默想：妈妈，以后我每天都给您打电话。

（选自《文心》第三辑）

SUOJI

## 琐记

□ 谭云明

时间过得好快，我到北京工作一晃就两年了。我来中财后所教授的第一批学生也马上就要毕业离开母校了。我是一个很怀旧的人，看到曾经与自己相处过两年的意气风发的学生一个个就要离开他们曾经生活过、浪漫过、幻想过、得意过或者失意过的校园，不免情从中来，总想说些什么。夜深人静，思而想之，一些往事的碎片浮现在眼前……

与2001级新闻班的学生相识，说来还真有些缘分。因为于我来说，两年前我博士毕业来中财工作，很有一些圆自己十多年前的北京梦的因素；而于2001级新闻班学生来说，我来中财正好赶上为他们授课，于是就这么偶然又必然地相遇了。

虽然我教书快二十年了，可站在首都高校的讲台上授课还是头一回。早前我就听人说过，中财的学生素质高，很优秀，高考入学的分数线仅次于北大、清华等名校，学生大多心高气傲。然而，我还了解到这样的信息：新闻班的学生不想学新闻，他们的专业思想很不稳定，这些人入校时大多是从金融、会计等专业转过来的，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给他们授课有点难。遇到这种情势，对于从教多年的我来说，一时还真难把握。

第一堂课之于师生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是给彼此留下第一印象的时候。课前原本我想好了要说很多话，但真正面对2001级新闻班41个学生讲第一堂课

时，心里还真有些惴惴的，不知从何说起。不过第一堂课的开场白，我如今还记得很清楚，我先做了自我介绍，尔后表明了本人的为师原则：与学生交朋友，教学相长。也许正是源于我的这一为师理念，这两年来我与2001级新闻班的学生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眼下看到他们一个个如展翅高飞的鸟儿要离开校园，打心里真有些舍不得。

早就听说中财学生，男少女多，比例严重失调，但这些男女同学均分别为帅哥靓妹级，他们的风采构成了中财一大人文风景，引起某些高校学生的嫉妒，2001级新闻班的学生当然也不例外。这里不妨忆起几位帅哥和靓妹的往事碎片，看能否猜猜他（她）是谁？

我上课有个“毛病”：不时要点点名。虽然这是学生们不太喜欢的一件事，然而，不点名老师又怎能熟悉学生呢？每每点名之时，我发现有一位男生，到课率不但最高，而且他所坐的位置非常固定，坐得很规矩，即大多坐在靠窗户边的最前排第一个座位上，仿佛那是他的专座一样。我曾仔细打量过这位学生，他听课非常认真，课堂笔迹做得也很好，每次课堂发言，他必发表高见。同时，下课擦黑板的事几乎都是他主动去做。后来我打听过，原来他是位学生党员，是个“老干部”。我心里一怔，多好的学生！果然他毕业找了很不错的工作，这个工作正好合乎他的个性、气质，真可谓事遂人愿，天助也。

也就在上课点名之际，我还发现了有位帅哥不但普通话标准，而且音色好，是标准的男中音。于是，我上课时，常常借机让他读读有关材料。当初发现这位人才时，我心里曾窃喜过几回，因为本人也非常爱好朗

诵，心想日后可以彼此切磋切磋。开始时，他一般坐在教室中间前排的位置，可渐渐地不见了他上课的踪影，据调查，每遇上我的课时，他竟偷偷地去听外系的数学课去了，原来他打算报考财经类的研究生。当我发现他的行踪后，他很是“认了错”，不得以只好硬着头皮听我的新闻编辑课。后来，虽然切磋朗诵的心愿未了，可在学院成立大会上他的标准的男中音的朗诵，不但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而且惊动了四座。据说，他这次毕业从政去了，愿他以后做报告时，声音更加有磁性。

我原本是个很严肃、认真的老师，一般与学生不苟言笑，当然这样无疑就缺乏亲和力，学生对我很是敬畏。然而，与2001级新闻班一些男生的交往，可谓使我有些意外地改变了本来面目，有时真还突破了师生的“界线”。比如，我时不时与男生在馆子里喝酒，有一次学生们“一致对外”，竟让我喝醉了。不仅如此，学生实习阶段，一些男生还在我租居的陋室里一起做过饭，喝过酒。那一次，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位帅哥竟做了一道“东北烂炖”的菜，这道菜不但好吃，而且工艺简单，将猪肉、土豆、大葱、茄子等等一起放在锅里煮，这是典型的东北做菜方法之一。由于我是在东北长春读的研究生，在那生活过三年，这道菜一下子勾起了遥远的回忆。那一次咱们吃得很香哦！

2001级新闻班帅哥的故事还真不少，比如，“新好男人”的故事；比如，自称有“梦中情人”而没有机会向对方表达的帅哥故事，等等。然而，2001级新闻班靓妹的故事也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里不妨先说说两个哭脸的美女。

曾几何时，与部分同学聚餐，大家喝得尽兴之



际，自然聊起了家人和亲情，此时有位女生想起了自己的亲人，十分动情，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甚是伤感，这种场景我真的很少感受到。这位靓妹平时在大家的印象中显得十分开朗活泼，装满了自信和笑脸，然而，这一次让我，也让一部分同学终于发现了这位靓妹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家庭的诸多故事背景。那时，我深知作为一个老师的责任，我想老师应该给予学生多方面的关心才是，包括知识的、人文的、情感的、美的……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一种阳光般的温暖。

另一位靓妹的哭源于面对考研还是找工作的困惑。这位靓妹是班上公认的学习认真、成绩优秀之辈，而且还担任了班干部，工作非常负责，是个好学生。很多老师曾建议她考研，而且最好考新闻专业，可她却又不想考新闻，想考财经类的，而财经类专业必考数学。于是，在是否考研，考什么专业等问题上困惑、徘徊、矛盾。那天，正好在校园内碰见，她向我诉说了这种矛盾、彷徨和忧郁，不知怎的后来她竟哭了。其实，我比较理解她内心世界的焦虑和不安，这是一位有志者的困惑，是在选择人生目标时的一种必然迷茫。后来由于毕业专业实习等等因素的影响，最后她放弃了考研，虽然好几个老师都为她感到惋惜，但我相信她会朝着既定的目标去奋斗的，她一定会很有出息的。

有一位靓妹一说大家一定很熟悉，因为她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她除了获得了学士学位外，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说来真巧，去年“五一”之际，部分男同学聚会，那天正好邀请了几位女生，也就在那天聚会的夜晚，一对男女同学竟然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当初谁也没有发现，如同大海中的冰山。后来上课时，我发现了异

常：原本两人从来不坐在一起上课，某一天他们成了“同桌”。曾几何时，那位靓妹不敢承认，后来则大胆地与我探讨“恋爱学问”。当然，作为老师，看到大学同学间如此甜蜜的浪漫爱情，总想当回“红娘”。好在他们都毕业留在北京工作，那位靓妹说到时一定要请我喝喜酒，不过红包要我给双份的才行。

还有一位靓妹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是去年3月4日上午，在课堂上我们开展了一场关于“有偿新闻”的讨论，同学们各抒己见。讨论一开始就界定了“有偿新闻”的范围，包括目的性“有偿新闻”和情义性“有偿新闻”。目的性“有偿新闻”属于“遮丑、堵口”性质，这取得了在场同学的一致认同。而情义性“有偿新闻”就不那么简单了，它显得复杂、无奈、甚至理所当然。面对这种一边倒的倾向，虽然是场课堂讨论，但作为老师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同时对如今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也深感忧虑和不安。然而，过了一两天，我收到了一份电子邮件，这是班上一位靓妹写的，题目令人震惊——《拿什么来圣洁你，记者！》，她在文中这样写道：

“其实讨论的话题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最后也是归结到坚持的东西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问题。但让我震惊甚至愤怒的是这些想法竟出自一些并没有参加工作还在校的未来的新闻人士。这也是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如果说一些已工作多年有着这方面深刻痛楚的人这么想，并不奇怪。从另一个角度讲，带着这些先入为主的想法的未来的新闻人士以后如何去扭转‘有偿新闻’的风气？不可能，因为他们骨子底里早就接受了这种行为。长此以往，这些掺了水的新闻如何能让受众信服？一个社会的健全完善与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

社会里的人是否有要完善健全这个社会的意识。青年学者余杰曾说：一个人在一个有问题的社会里能够混得非常之好，他一定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新闻界前辈喻国明有一次在北广的一场讲座中说，做新闻的人必须具备三点：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一语道破天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这种高贵的姿态，朝着这个目标蹒跚前行。”

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心里一震，我仿佛看到了某种希望，因为只有秉持如此新闻理念的人，才能干一番大事。我相信2001级新闻班的优秀人才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脱颖而出。

两年了，与2001级新闻班的学生相处十分愉悦。然而，我总感到有许多遗憾和内疚，其中最大遗憾是专业实习有些虎头蛇尾的味道。曾几何时，在中财最后一场考试完之后，2001级新闻班召开了实习动员大会，这是中财成立新闻专业以来第一次集体组织实习，同学备受鼓舞，那天王院长做了重要讲话，还承诺为大家凯旋摆庆功宴；关书记为鼓励大家，唱起了高昂的革命歌曲。其情其境，如今仍历历在目。经过三个月的实习，同学们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收获了许多许多。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只出了一期实习简报，第二期实习简报排好了版却未出，我们的总结大会做好开的准备但最终未开，我们的实习成果展览收集好了材料却未展览出来……人说遗憾也是一种美，但愿让这种遗憾美永远留在彼此的记忆中吧。

（选自《文心》第三辑）

JIUZHEYANG, QULUXING

## 就这样，去旅行

□ 潘江丽

走累了/走进深秋/寺院间泛滥的落叶/把我覆盖  
/多想跌倒/在喧哗中/没入永恒之海/多想，爱/等到骨头变白/让手和头发/到白蒙蒙的雨中去旅行/让手握着  
手/静静地变成骨骼

——顾城

曾经听说，女人是天生的冒险家。

斑斓的梦想一直藏在心底，而梦想的天堂在何方？于是，渴望经历不一样的生活，期待遇见不同的人，在行走的途中忘记忧愁，循着儿时浪漫的梦想。

在行走远方时，梦想中的目的地一定要有某种细节扣动心扉，让人莫名地感动；梦想中的远方最好是最空旷安静，地越大越好，人越少越好。

在别处，行走。而别处的风景，远远不止于娱乐和消遣，不喜欢用相机拍下沿途，心中的风景才拥有鲜活的生命。它们丰富着人生，同时净化着心灵。

“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如此美好，如此令人陶醉。

敦煌，莫高窟，飞天，鸣沙，蒙蒙黄沙中，它们与风雨有着肌肤之亲，这些历史书里一次次提及的传奇，为之感慨，为之感动，敦煌的黄沙就这样刻在了心里，从此萦绕梦中。

撒哈拉大沙漠，有一个叫三毛的女子赋予了她无

限柔情，她的荷西，她的沙漠，她的童话，还有她令人震惊的洒脱与坚强，都让这块金黄的土地充满梦幻的色彩。

“我走进西藏，一个梦想的天堂，一个久久神往的地方，刚刚踏入你的怀里，所有的憧憬，都化为了豪情万丈。”西藏的苍鹰盘旋在蓝天上，它们俯视着这块神奇的地方，为它的神秘恋恋不舍。

一个人，背着旅行包上路，享受沿途旖旎，多么惬意。在微风中，于西藏的某个地方寻找一个古老的银镯，刻着复杂的图案或古老的图腾；在丽江温暖的阳光里，躺在古老的藤椅上傻傻地发呆，看蓝天白云；想去看我梦中的敦煌和撒哈拉，在弥漫的黄沙中追寻心中那丝丝微微的沧桑……

喜欢Ipenny《一个人的行李》，可以在悠长静好的午后时光，融化在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诗集里，可以在微风薄雾中去阳明山看海芋，可以一个人喝咖啡晒太阳写信，可以一个人去巴黎看艾菲尔铁塔……

三毛说：“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听不同的语言，在我都是很大的快乐。虽说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更何况世界上不只是一沙一花，世界是多少多少奇妙的现象累积起来的。我看，我听，我的阅历就更丰富了。”

千古如斯的自然把我们和历史隔离开来了，这是一种寂寞。世界很大，但真正能留在我心底的不过是故乡的风景。我能结识千千万万的人，但他们在我的生命中大都只是匆匆过客，真正留在我心底的，也不过是一两个人。

生命的轴线是单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在路上，在走向未来的路上。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只要我离开家，就变得明晰起来。

张爱玲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更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

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一个人的沿途，图像已没有意义，真正留下的是旅途中那些轻微感动，那些深入骨髓的触动。

而这，也正是旅行的意义吧。

（选自《文心》第三辑）

MENGHUIQINGCHUAN

## 梦回青川

□ 曾恋云

转眼间，严冬已穿过秋日的萧索挟寒而来，北京干燥的天气不禁让人怀念起今年夏天在青川氤氲着清清水汽的日子。

### 去时的路……

在从成都开往青川的长途汽车上，我想象着青川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地方——被地震摧毁的小县城吧……想起家人曾经用来“恐吓”我的余震和山体滑坡，心中有小小的担心，但更多的是在心中积聚了两三个月的那份牵挂还有莫名的一定要去去的决心。

当汽车下了绵广高速，开到拉有青川县人民政府的标语的地方时，我激动地以为到达目的地了——确实已进入青川境内，可是离县城还有两三个小时的山路车程。

这才是这次青川之行的真正开始。

山路上，我再也不能像在高速公路上那样平稳地小睡——剧烈的颠簸，为了保证安全而时快时慢的车速，偶尔停下来错车的窄道急转，还有看了一路的山体滑坡破坏的路基路面……可是这一切都没能让人害怕或沮丧——那一路，太美了！巍峨的青山，绵延不断，叠嶂起伏；缭绕在山顶的雾气让人恍若身置仙境……

原来这才是青川，这个因为地震才被熟知的小县城——而我即将要走入她的怀抱，去看她的容颜，听她

的故事，度我二十岁前的最后时光……

### 惊艳青川城……

到达青川县城已是傍晚时分，清静群山呵护中的小小城市，在夜色的笼罩下静谧而安详。翌日清晨，我在当地的一位大学生志愿者带领下去拜访受灾学校青川中学（我们将在该校建立爱心图书室）的校长。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我才真正看清了青川的容颜——那一路只有震撼，震撼于她的美；只有羡慕，羡慕在这里生息繁衍的人们；只有惋惜，惋惜山河摇、家园破……

整座县城依山而建，傍水而生。我到青川时人们的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唯一与从前不同的是曾经供人们休闲用的小广场现在搭满了帐篷——此次地震中，青川的建筑物没有汶川损坏得严重，人员伤亡没有北川多，但镜头中仍旧屹立的建筑物，虽没在地震中倒塌，却绝大部分不能再居住。

一夜之间，人们失去了所有。

被称作“家”的地方，那是人们心灵的港湾——辛苦的时候，受了委屈的时候，只要走向那里，就会有勇气、有冲破黑暗的力量。

摇椅的斑驳藤条……沙发背后那个被调皮的孩子用小刀划出的口子……红木书架开关不顺溜的玻璃门……左数第一块是擦桌布……第二块是洗碗布……放在冰箱最下面一层解暑的冰棍……

一切皆可望，然而不可及。

静静青川城，让人心疼的美丽。

## 四海如一家……

### 老黑队长——安徽

袖口磨破的迷彩服，四块钱一双的塑料拖鞋，参差的胡子渣……这就是“四海”志愿者团队队长，一个曾经是特种兵的硬朗朗的汉子——性格粗犷、行事豪爽的他，地震后不久就来到了青川。从最初的抢险救灾到筹办帐篷学校，再到为青川老百姓修建永久性住房而坚守青川，他迎来又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平凡而伟大，只因他一直在那里！他是所有人回忆中亲切的“老黑”！

### 排骨贵林哥——江苏

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一年、Autodesk上海公司正在不断上升的新星——贵林哥6月来到青川，最初向公司申请休年假，但当短暂的假期结束时，他已舍不得离开。艰难的选择，最后他选择了留下，因而辞去了来之不易的第一份工作！

瘦瘦的他被大家调侃地称作“排骨”，甚至他的学生在下课的时候也这样叫他。他总是很好脾气地微笑，对孩子们、对“四海”的家人，对青川的老乡……不知道一个人时他会否感到歉疚——对父母、对远在上海的女友……但也许大家晚上休息的时候，对着笔记本上着断断续续的无线网（青川的有线网络几乎都被破坏了）的他，只是在抓紧每一秒的时间，把那里的一切告诉外面的世界里可以助青川一臂之力的人。

### 总务红玲姐——河北

纤细如她，温婉如她……

红玲姐从地震后第一期帐篷学校创始起便担任起规划、协调整个学校日常事务的重任。今年刚从北航毕

业的她在灾区的炎炎烈日下不再白嫩、娇弱，虽然非常不适应青川的潮湿气候，她却一直拖着身体的不适坚持到了第二期帐篷学校结束。

精干如她，感动如我。

### 炊事长老郭——山东

在青川的日子是艰苦而幸福的。在物资短缺的时候，幸好有他——老郭，咱“四海”人的炊事长。

老郭总是想尽办法为大家弄出新花样来，在无肉少油的日子里，空心菜、茄子、土豆、红薯藤……只要有他，就不会厌倦，就会有每一餐的快乐！

永远记得大家塞在老乡家里啃着素馅儿包子看奥运会闭幕式的夜晚，永远记得老郭在土灶前皱起的眉头和招呼大家吃饭时洪亮而快乐的声音！

### 王凡——青川之子

他是青川人，平凡而又骄傲的青川之子。

第一次接触今年才上大三的他是在七月份，当时正在筹划在青川建立板房图书室。那是我第一次从一个人身上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对家乡、对同胞的爱。

暑假在家的几个月里，他一直活跃于各个志愿者团队中，尽一切可能为志愿者提供作为当地人可以提供的帮助。

忘不了他陪我们走过的山路，忘不了他坚毅而热情的眼神。

### 战友——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还有爱闹的小东北，广东的桂霞姐，上海的易彪哥……更有很多很多我未能谋面却永远留在“四海”人心中的身影，前仆后继地来到青川，在这个不平凡的夏天洒下爱与汗水，相聚而又分离。

当抢险的军队撤退、青川人民十里长街泪送救灾英雄时，他们只默默地站在人群里，想着帐篷学校的孩子们哪天能吃上一顿肉，下一步的经费怎么办，青川的老百姓们怎么度过转眼就会到来的严冬——靠近秦岭的川北冬天将会冰雪盖地，不能只有帐篷只有板房……

他们做这一切，只是因为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废墟边的课堂……

从“5·12”起，青川的所有学校已陆续停止上课。本来该在学校里学习、游戏的孩子们一下子没事做了，只能待在随时可能发生余震的家中，无法安心看一会儿书，大人也不放心让孩子自己出去玩。当时，震区抢险救人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在青川完成了抢险任务的“四海”志愿者队于是决定转变方向——开办一个临时帐篷学校，由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志愿者给由于地震而无法上学的孩子们上课。

没有教室，去借大帐篷；没有桌椅，用拣来的砖块搭上。就在废墟边上，孩子们走出了惶惑的门，重新开始学习、游戏、欢笑……

在帐篷学校上课是散而不乱的，老师可以自由选择安全的上课地点，可以在帐篷里，也可以在树荫下。每天下午帐篷内的温度很高，但学生们都非常认真地听讲。

帐篷学校的宗旨是：不追求教给学生多少东西，而是让来自各个高校的志愿者同孩子们分享学习的经验和方法；把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告诉学生，鼓励他们好好学习；真心地和孩子们交朋友，让他们在经历了地震

的恐惧后，更快地恢复到无忧无虑的心理状态。从孩子们的欢笑中，我看到了帐篷学校的成功！

### 不离不弃……

随着各大高校陆续开学，大部分志愿者已经撤离了，帐篷学校也已随着正规板房学校的重新开学而解散，但“四海”并没有离开青川——通过两个月的努力，为青川的老百姓修筑独特设计的永久性抗震住房项目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 祝福青川吧……

留驻青川的老黑、贵林哥他们会带着所有“四海”人的梦想，不离不弃……

（选自《文心》第三辑）

SINIARUHUA

# 思念如花

□ 张一春

我对你的思念像水面娇羞盛开的莲，玉般的盈盈浅笑是记忆中的容颜；

我对你的思念是向日葵灿灿的花盘，你果色的青春让我感染旋转；

我对你的思念是牵牛花的藤蔓，你的柔情诱着我不断攀登，在我们相见的刹那散紫翻红，唱出我的诗篇；

我对你的思念是初秋的玉簪花，在你离别的岁月里化成追随你的一片白帆；

我对你的思念是藕荷的绣球，浓郁的伤感团团……

我对你的思念是春寒料峭的玉兰初绽，哪怕你储藏情感，我要用我一树一树的花开，让你奔涌山间；

我对你的思念是春日迟暮的海棠，我携那月光把你深深凝望；

我对你的思念是如雪的丁香，我把相思绾系成结，只是为了等待你的飞鸿，我才会怒放……

我对你的思念是漫山遍野的鸢尾花，恣肆汪洋的蔓延如同我抑制不住的爱恋；

我对你的思念是鲜妍的杜鹃，在山岚飘飞的谷壑等待你的观览……

我对你的思念如初夏无语的木槿，在道路旁边热闹纷繁地把生命铺陈如绢；

我对你的思念是蒲公英随风飘飞的小伞，行过迢迢的水重重的山孤独而执著地把你牵挂……

我对你的思念就像那一树浅紫的梧桐，在明媚的四月云天给我一个摇曳多姿的如花的梦；

我对你的思念如同我童年窗前的苦楝，在五月的迷蒙雨烟，在鹧鸪的声声依恋中，我编织乡情一片；

我对你的思念如同六月里悄放的槐花，在初夏声声的新蝉声里，我不惜用满地的落蕊来爱你，爱你青春如画……

我对你的思念如同雪原上挺立的白桦，在冰清玉洁的天地间翘首望你直到天涯；

我对你的思念是幽幽山谷中的兰花，在无人可及的崖边，在涓涓流水的侧畔，我独自散发我的幽香装点你的青春芳华……

我对你的思念如同那漫山的二月兰，为了你的阳光般的爱恋，为了你坚贞不移的关照；

我挺立我并不美丽的花朵，我摇曳我并不伟岸的身躯，为了你的爱啊，我长遍谷底山崖！！

(选自《文心》第三辑)

WOXINZHONGDEHEISENLIN

# 我心中的黑森林

□ 邱东

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他的记忆宝库，都会有一些特别的镜头定格且生动，定格是为你永远存放，足见其珍贵；生动是让你时时记起，以滋润你的心灵。黑森林于我，便是这样。

森林不该是绿色的么？哪里来的黑森林呢？

这是在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的山谷中，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色，第一眼看到，该用什么样的词来描述自己的感觉，是惊鸿一瞥，是感慨无限，还是……我不知道。在那样的美的面前，一个人仿佛融化了，消失了，而且融化消失得是那样彻底，词语又怎样可以凝聚起它的力量呢？

黑森林，德文里叫Schwarzwald，意思就是“黑色的森林”，英语则不直接道出这“黑”来，而称其为deep forest，一棵又一棵的冷杉，挨在一起，树的叶色绿得深邃，以至于看起来发黑，如果说这也是一种黑，那就是透着油绿的黑，是映出光亮的黑，而看上去，这黑却是那么凝重，叫人不能不屏住呼吸，静静地，任由自己沉入进去。密密匝匝的树枝和树叶遮天蔽日，置身其中，人仿佛被寂静的黑色拥在了怀里，因此，这样的黑没有压抑，也不会让人紧张，更不会有恐惧之感；相反，人的内心只有踏实、舒适、和谐。是的，这根本不是黑，而是生命中的又一种绿，不同的绿，我们通常喜欢春天，喜欢新

绿，那是一种疏淡的绿，稚嫩的绿，生命露出最初嫩芽的绿，甚至是一种略显瘦弱的绿；而黑森林浓密的绿，饱满的绿，近乎于黑的绿，则显出了生命的成熟，深厚，丰富。这是墨绿？这是黛绿？哪一种绿都足够滋养我们，足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和诗意。

在高高的山上，或低低的河谷，向对面的黑森林望过去，看不到冷杉笔直参天树干，只见黑压压的一片，直接扑来，直接撞击到你的心灵，没有天涯，也不生离别，它那么浓密，那么连绵无垠，一望无际，那是你的家，与你的生命浑然一体的栖息地。这也叫我不由想起旅顺的柏树，多年的潮汐浸润，树的枝叶顺着海风吹来的方向生长，一棵一棵，蔚为整齐，蔚为壮观，那是我见到过的最美的生命形态，叫我一次次惊叹和冥想造物主的神奇。

我一向以为水与山是不可分的，黑森林正是多瑙河内、卡河的发源地，莱茵河倒是例外，但它的上游有好长一段围绕着黑森林南边和西边潺潺流过。没有这黑森林的孕育，难以想象莱茵河会不会有那么动人的美丽，而多瑙河之波，又在多少代人的心中激起多么情深意长的涟漪，当我们追根溯源，不能不回到美丽的黑森林，不能不静默下来，缅想生命的源头及其漫长的里程。

据说自然原始的森林是多种植物参差而生，苔藓，蕨类，都是树木的食粮，那么在黑森林里，蘑菇一定也是有的吧，不然又哪里能遇到采蘑菇的小姑娘呢？那么灵芝呢？也该会有的吧，但那该是长在最为隐私最不为人知的地方，在静谧的林深处，热烈地散发着红润的光泽。黑森林地区有不少的能工巧匠，



蛋糕、吹制玻璃、管风琴，都诱人喜爱，不过最有名气的还是杉木布谷鸟钟，“咕咕钟”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最后遍布世界各个角落。黑森林，也成为多个民间故事的背景，《白雪公主》、《灰姑娘》都讲到了黑森林。把脸贴在这冷杉树干上，你会感受到什么？大概《格林童话》里的角色都由此而灵动起来吧。黑森林，这古老的梦乡，还是在古罗马时期，它就被视为灵魂休憩的地方，而在今天，你疲劳了么？你对都市生活感到厌倦了么？那么到黑森林去吧，不过，不要那种走马观花的旅游，不要只是影像上的占有，不要只是到此一游的谈资和炫耀，不要只是缺失补偿的外在证明。到黑森林里去，就是要住下来，要给自己留出时间，要把脸真正地贴在粗糙的树干上，把内心全部打开，让灵魂回家。

“不开心了就到黑森林去”，这是茜茜公主的爸爸对她说的话，马克斯公爵——一个追求自由、钟情于大自然的贵族，对生命的真谛了然于心，他熏陶出来的女儿，自然不凡。茜茜公主那高雅的气质、活泼的身影、可爱的脸庞、迷人的微笑、动人的眼睛、独立不羁的性格，使她永远成为人群中的一个中心，她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放过去，年轻的奥地利国王就是这样一下子被她俘虏的，在成为奥地利王后之前，她是伊丽莎白公主，可她身上却有更多平民的品性，深深的宫殿中，她的美、善良和叛逆，冲击着哈布斯堡王朝的暮气，而这魅力的源头，也还是黑森林！她在黑森林畔的湖光山色中长大，尽情地吮吸着黑森林中的灵气，她是自然的精灵，更是自由的精灵。有人说茜茜公主的气质宛若天成，可在在我看来，

倒不如说是“宛若地成”，而这玉成之“地”，便是黑森林。不开心就去黑森林，只因为这黑森林能让人开心，能洗去忧愁和烦恼，从森林里来，回到森林去，那便是回家，回到最初的家，身体的家，心灵的家，回到美好的记忆之家，尘世远远地被抛开，荣辱沉浮，又有什么相关呢？

因为黑森林，我总会想起自己在它身边所经受的一次洗礼。20世纪与本世纪交汇之际，我在德国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天，从学校回住所的路上，突然看到漫天的浮云层层压了过来，我不由加快了脚步，因为国内生活养成的习惯吧，下意识躲，想躲开一场来势不小的雨。路边体育场内，正挤满了看足球赛的人，头上的风云突变似乎并没有发生，对他们没什么影响，我在路上，仍听到欢呼声，喊叫声，它们好像压过了天上的雷声，这让我镇静下来，放慢了脚步。是啊，这是黑森林所发生出来的雨啊，是没有酸的雨，是没有尘的雨，不是酸雨，不是泥汤，干嘛要逃呢？这该是一次天浴啊，多么好的机会，是对身上污垢的荡涤，是对自身灵魂的净化，那就伸开双臂去迎接吧，就把这幸运喊出来吧！这当日，比铜钱还大的雨砸了下来，地上泛起白烟，不消几分钟，我浑身上下便水淋淋的，眼镜也模糊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可我却笑个不停，从心里往外的笑，这下子总算知道什么叫“淋漓尽致”，有生以来，这样干净痛快的沐浴还是头一遭呢，这可是都市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林中所根本没有的，水泥太硬了，太冰冷了，就连味道都是苦涩的。而黑森林则如此地不同，阳光重新照耀大地时，雨水带着从黑森林中汲取到的精华蒸发升腾，

化为彩云，而云霞还会化成甘霖，再度降临大地，黑森林更是郁郁葱葱，天地相会，自然妙成，就是如此吧。

(选自《文心》第三辑)

WOYUZHONGCAIYOUYUAN

## 我与中财有缘

□原绍峰

中央财经大学，与共和国同龄，今年也将举行60周年庆。几天前我从校园网上看到了《文心》的征稿启事，希望每个人写出自己在中财的历史。自此，“我与中财有缘”这个题目就一直闪现在我的脑海，百般挥之不去。

我与中财之缘首先是天缘。“天缘”就是那种冥冥之中、命中注定的缘分，难以琢磨，无法言传。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级的学生，众所周知，当时大学的学制一般是四年，我们有幸赶上改革，国家将学制延长至五年。并给学生提供了若干可以选择的出路：比如提前一年毕业，或者第五年开始选修其他课程，延长一年修双学位。因为涉世不深和对校园环境的依赖，当时班里除了几个年龄超大的选择提前毕业以外，有相当一部分同学选择了读双学位。因为需要延长一年，我们都没有参与1986年大批的毕业分配。可是改革是在不断探索中进行的，就在我们轻松回家度假时，学校忽然通知我们双学位暂停，让我们马上回校参加分配。好在那个时候是国家分配，我们对于未来并不担心。

因为大批分配已过，我们这一小部分，学校的政策是只要个人愿意，全部可以留京。北京是祖国的心脏，那个年代北京在我们心中的位置远胜于

现在。我是一个在矿山长大的孩子，能在京工作生活，是我的一个梦想，没想到这小小的阴差阳错，居然成就了梦想。因为学的是师范，学校提供给我们选择的单位大都是学校。当时的中央财金学院就在我们的选择之列。和室友闲暇聊天，她说：“就去财金学院吧，听这个名字就错不了，一定是财大气粗的。”我自认为绝不是财迷心窍的人，可是她的话还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选择了中财——当时的财金学院。

不知道别人怎么样，那时的我还真没有觉得做教师是个理想的选择。所以当忘年之交把我推荐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的时候，我欣然接受了，当即带上简历和成绩前往，接受了他们的测试——现场作文。在等待全国总工会宣传部消息的时候，闲不住的我心想：财金学院就在旁边，何不去看看呢？只是看看而已。说走就走，于是骑上车就到了财院。

那个时候财院校园的大部分地方还被北京卷烟厂占据着，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浓烈而刺鼻的烟草味道。不用问路，顺着这味道，就可以进入学校的大门。虽然我早就听说过这里的情况，虽然我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从北师大那样开阔、典雅、书香浓郁的校园过来，我还真吃惊不小。抬眼望去，大大小小的烟垛散落堆放，齐人高的红砖围墙上布满了厚厚的烟灰，几乎看不出原色。置身其间，你绝对想不到这里是高校校园。好在我这个人的好奇心重，沿着那些林立的红砖围墙，几经辗转，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学生模样的人，于是赶紧问他：

“你们学校的校长在哪儿办公？”他告诉我在友谊楼二楼，我顺着他的指点，很容易就找到了友谊楼，因为那个时候校园里根本没有什么楼。记得我从东侧的楼梯上去，一眼看到的居然是人事处，当时还跟自己说，如果将来报到，就是来这里。因为是夏天，人事处的门大敞着，就在我到达门口的时候，出来了一个人，大概是我陌生，便主动问我找谁，需要什么帮助。我也友好地搭话说：“这是人事处吧？报到是在这里吗？”他很热情地回答是，大概是已经把我当成了来报到的了。我自己接下来说的一句话，也把自己吓了一跳，我说：“我是来报到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就这样成了中财人。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我报到的当天晚上，全总宣传部负责给我做测试的人到北师大的宿舍里找到了我，告诉我他们对我的测试成绩很满意，问我为什么测试后就没了联系等。我记不清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了，似乎很平静，并没有多少遗憾。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我常常想起，我始终无法解释自己当时的冲动。我想这大概就是缘分。

我与中财之缘其次是姻缘。我的老公是中财毕业生，在我分到中财的那一年，他从中财毕业。按说已经失之交臂，但因为中财特有的小，也许还因为我老公上学的时候很优秀吧（据说当过他们班的班长），所以给教过他的老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到中财不久，就有热心人——我的同事他的老师帮我张罗说媒。山东人一向“自恋”，也可以叫保守。从懂事起，我的老奶奶就千叮咛万嘱咐，将来

一定要找一个山东人。久而久之，这也成了我选择未来另一半的首要标准。

在那个年代，从山东的一个小城来到北京，只要是山东人，就觉得亲，如若再是烟台人，便又增加了几分亲近。所以当听我的同事说，要给我介绍的人居然和我来自于同一个县城时，我觉得特别难以置信。我是个乡情很浓的人，就因为我们同来自于一个县城，在对他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内心便平添了很多的亲近和好感。

老公是一个典型的山东人，为人坦荡，真诚，厚道，还有齐鲁山水赋予的智慧和幽默。他不是那种善于表达情感的人，更不会甜言蜜语，也不太会浪漫。但他懂得入心入骨地关心别人，疼爱家人。他对父母至孝，双方父母的生日、爱好他了然于心，总会及时送上一份关爱和祝福；对兄弟姐妹至亲，无论是谁，只要有困难，他都会及时伸出援手，予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对朋友至诚，对家人至爱。印象里，老公没有送过我多少次花，但我忘不了我儿子出生的头三天，老公彻夜不眠的照看我们娘俩，眼睛熬得通红，但眼里流露出的是满眼的幸福；我也忘不了，多少次清河晚上上课，老公怕我不安全，每次都接送，年复一年，从不间断；我也忘不了，在私家车还不盛行的情况下，老公稍有经济能力，就先想到为我买一辆车，解决到清河上课长途跋涉的困难，并且全权负责车辆的管理、维修、保养，以致我在开了很长时间车以后，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加油，更不用说更换轮胎之类的事情。2008年我接受国家汉办委派到澳洲工作，老公为我

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办理信用卡。他说，在外不要苦着自己，你用信用卡消费，我在国内还人民币就行。话很朴实，却感人至深，赢得了我的女性朋友们的高度赞誉。我有一个博客空间，最关注的也是老公，他忙里偷闲地读读我的文章，还会跟一些幽默搞笑的评论，常常让我忍俊不禁。

婚姻生活二十余年，说不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柴米油盐、一粥一饭的恩情里，似乎也有一种纤细绵长的力量，承载着爱、珍惜、温暖和眷恋。渐入骨髓，沁人心脾，日久而隽永。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感谢中财，感谢中财的小，如果不是因为中财这么袖珍，茫茫人海中，我们也未必能够相遇！

我与中财的缘还有很多，比如因为来中财，我得以和当时有名的“四大文学才子”共事，他们或学识渊博，或思想深邃，或才思敏捷，在与他们潜移默化相处中，自己在学业上也多有进步。在多年的工作学习中，和一些同事因趣味相投，个性相仿，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即使我身在澳洲，也并没有阻断我们对彼此的惦念，他们的问候让我觉得异常温暖。因为是教公共课，我有机会接触到各个专业的学生，有一些至今仍相互惦记，甚至成为好友。因为住过中财的集体宿舍，我因此结交了几个要好的牌友，二十年间，有出国的，有调走的，但无论在哪里，只要一有可能，我们总会设法每年开一局。我们的牌技都不佳，也没有牌瘾，但令我们最享受的就是这些经过岁月验证的老友之间的毫无顾忌的神聊。

缘分将我送到了中财，在这里我收获了太多的情感，人类的情感是我们生活蓬勃向上的原动力，因了这些情感，我觉得我每天的生活都格外充满朝气。

我视中财为家，前此学校有团访澳，我兴奋之余，写下《“家”有人来》一文，被汉办的网络孔子学院放到了首页。想必是人同此情吧。

我深深的祝福它！我热爱的家园！

（选自《文心》第四辑）

AICHASHUO

## 爱茶说

□ 王海娜

水陆草木之叶，可爱者甚蕃。清郑板桥独爱竹，自杨万里西湖题赋，世人甚爱莲。予独爱茶之出深山而不迁，濯云雾而不傲。碧叶默然，精华难掩，素服临汤，芳沁满盏，可深品而不可浅尝也。

——题记

茶无俗骨而自有一份天然的高贵，无媚态而自有一份别样的灵姿。在纵情于葡萄美酒郁金香的朱门权贵眼里，茶似乎无法彰显财富和地位，那若兰芷一般的清芬与运转飞快的算盘珠上散发出的铜臭味是那么格格不入。而普通百姓对于茶又有着一种敬畏，一份对真正财富的敬畏，一种对于文化的敬畏。

说敬畏，不是因为茶有着高不可攀的价格，也不是因为“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未敢先开花”的霸气，而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赋予茶的文化气质。喜欢“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雅量，也喜欢“融雪煎香茗”的虔诚。我愿意相信这就是世间最昂贵的黄金。当一轮金黄的明月倒映在清冽的茶汤中时，谁能否认这是世上最昂贵的黄金？当一掬洁白的新雪和着飘香的茶叶沸腾在铜鼎中时，即便是灿灿白银也难掩其华。茶若“天然去雕饰”的芙蓉，在不经意间尽展自然、财富之气。

一个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年轻人来到深山古刹，

老住持一语未发，只是微笑着为年轻人冲了一盏茶。茶叶翻卷将沸水染得空灵，也一点点擦亮了年轻人的心。从此，他明白了沫沉华浮。

沫沉华浮，茶如是，人亦如是。

人生的杯子中盛载着无数人的茶叶梦，所有人浸润在温水中安然度过波澜不惊的岁月。然而，忽然有一天温水变得滚烫，平波变成惊涛……大多数茶叶在急流中蜷缩着沉到杯底，而只有少数几片在水面尽情舒展，散发出悠远的馨香——那是一种真正拥有财富的姿态。

水沸水息，潮起潮落，人生之茶由生涩逐渐变为润滑，由浅薄变为醇厚。是黯然沉没杯底而庸碌一世，还是快然搏击水面而激扬一生，一切都取决于你是否有一颗茶样的心。

兰芽玉蕊，诉自然之千姿；碧旗银枪，道人生之百态。如果说“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那么茶中所蕴藏的人生哲理就是它最大的财富。水陆草木之叶，可爱者甚蕃，予独爱茶之可深品而不可浅尝也。

品味茶中自然，感悟茶样人生，其非财富邪？作此爱茶说，以明心志。

（选自《文心》第四辑）

GUXIANGDEYUN

## 故乡的云

□ 闵俐

闭上眼，又躺在那片土地上，成片的白茅根在残旧的城垣铺展，阳光碎汞般在草尖跳跃，一只布谷鸟飞过眼帘，箭矢般坠入麦田，喉咙里散布农作讯息：“布谷，布谷，割麦播谷”……随手折下一支狗尾草，把嫩绿的茎衔在嘴里咀嚼，那青涩的浆汁有故乡的芬芳，睁开眼，蓬松如棉的云缓缓漂移，那不疾不徐的沉稳穿越着历史的亘古。举起手臂，幻想要伸展到怎样的高度，才能触摸那洁白的云朵，它在手指间有着怎样的质地？隐匿在云朵背后的是亡灵还是神仙？

小伙伴寻找的脚步纷至沓来，伴随脚步的还有呼唤，一个鲤鱼打挺，站立在他们面前，惊慌、惊喜，几个肩膀笑做一团，然后又石头、剪子、布，开始新一轮的捉迷藏。城墙、灌木、草丛掩映住熟悉的身影，我探索而去，每个可以掩护身体的场所却空无一人，随着游戏的倒计时，我感到窘迫，小伙伴们都躲在哪里？什么样的遮掩骗过眼睛？我听得到他们的气息，却找不到他们的身影，突然意识到参与这场游戏的还有一个对手，无论怎样划拳都化解不了他布下的玄机。

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在不同的路上辗转，认为人生在路上才有保障，不断地追寻才能找到自己的答案，黑色的土，黄色的土，红色的土，褐色的土，走

过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光影里迷沦。梦里不知身是客，作用于脑里的麻醉褪去，只有更虚空的胃，毫无规则和原则的世态让追寻更疑惑，飞在几万英尺的天空，透过舷窗看到被渲染得如锦的云朵，它近在咫尺，它的背面没有神仙也没有亡灵，这种绚烂让我陌生，它包含的水分不能降下熟悉的雨，滋润干裂的心，一直漂泊，是因为找不到可以依靠的肩膀，没有人理解这个颠沛的灵魂需要怎样的宽广和深厚。

浪迹天涯，却是行囊空空，旅途中的见闻，没有可以打包收藏的，我以为能和亲人分享的应该是甜蜜的，如包着水晶纸的糖果，剥开糖纸的纵褶，品尝到的是原始的甘甜。往上背背行囊，迎面而来的风似乎带着家乡的炊烟，奶奶点燃灶膛的火，烹煮晚餐。袅袅飘来的炊烟辛辣得让人落泪，揉揉眼睛，我要回家。

撕开票根，从此站到彼站，看透风景，曾经的豪情万丈，曾经的意气风发，在挫折打击中消耗殆尽。踏着沉重的脚步回乡的路是那样漫长，不断退后的风景让期待迫不及待。走不出的是自己的乡，离不开的是自己的根，身心跋涉得疲惫的时候，我想念故乡的草地、故乡的云。

（选自《文心》第四辑）

MAOMI

## 猫咪

□ 王广谦（北京，中央财经大学）

小心地给猫咪洗完澡，眼角、嘴边的污垢都认真地清洗过。猫最爱干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给他洗澡，他已有两周无力站起，吃饭也很困难。他老了。

十三年前，平儿上三年级。那年“五一”，李健带平儿去西直门南边的少儿活动中心游玩。中午时分，李健打电话给我，说平儿看到一只非常漂亮的小猫，喜欢得不得了，想买回家。我说，不是商量过几次了，还是劝平儿别买了。李健说，孩子实在是喜欢，久久不愿离开，小猫也确实可爱。我说最好还是别买，你们再商量一下吧。下午两点多，听到门外平儿兴奋的喊声，爸，快开门，猫咪来了。

买只小猫，女儿嚷嚷过多次。我不同意，并不是不喜欢，也不是怕耽误女儿的学习和我们的工作。喜欢小动物，更接近自然。有小动物相伴，生活情趣更浓。与小动物相伴长大，童年是幸福的。长在城市中的独生子女，虽然有那么多的玩具，那么多的亲人疼爱，但总是少看了蚂蚁上树、昆虫搬家，总是少听了鸡鸣犬吠、蝉噪鸟啼。城市中的大楼一幢高过一幢，立交桥一座比一座宏伟，往来的汽车一辆比一辆豪华，但总觉得这不是真正的自然。大自然中的丰富多彩，总少不了那些叫得上名和叫不上名的种种小生灵。过去生活在乡村的孩子，都是在与这些小生灵的

玩耍中长大。但事情并不都是完美的。那些小生灵的死去，也每每让孩子伤感，特别是那些已习惯被人类驯养又极通人性的大小动物。

我在少年时养过不少动物，其中那条伴我十年的、聪明懂事、漂亮勇敢的黄狗，曾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至今仍不时想念他。可是他年老时的可怜景象，也在我每次忆起他时清晰浮现。我当兵离家之时，他竟在多日不起的情况下艰难地爬起来，半摇半倒地送我到门口，他那忧郁的眼神和眼角中浑浊的泪令我心碎。在亲人们的注视下，我紧紧地抱了他好长时间。那时我就想，我不再养这些可爱的精灵了，我受不了看他老，看他死去。

在城里学习、生活得久了，整天忙忙碌碌，便淡忘了那些曾经亲密的和不太亲密的，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动物朋友，忘了他们的好，也忘了他们的“坏”。女儿的出生，以及女儿后来表现出的对小动物天生的喜爱，又使我对曾经的想法难以坚守。女儿在牙牙学语的时候，每当看到小动物和电视中的动物影像就手舞足蹈地咿呀叫个不停。姥姥、姥爷带平儿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动物园。在路边，在街心花园，在许许多多地方，只要看到小动物，女儿总是不肯走。我们买了好多的动物玩具给女儿，她喜欢，但不满足。结果在李健已经布置得十分恰当并养了许多花草的狭小居室里，又多了一盆小金鱼。女儿三岁后，又开始养小鸡和小兔。女儿的天真快乐和这些小动物的自然天性使家中充满了生机。可是，这些小生灵离开了能让它们自然生存的原始环境，生命都变得很脆弱。每当死掉一只小鸡、一只小兔，女儿都

会很伤心。我们也只好陪着。能说什么呢？黛玉对花的凋落都那样伤感。虽然花也有生命，但比起这些小动物，还是差了一大截。我理解女儿的悲伤。女儿喜欢他们，对他们那么好，他们怎么不领情，怎么不能陪女儿一块长大呢？对于死去的小动物，我们三人都会很精心地把他们放在小纸箱里，一起到附近农科院在城中保留的那块试验田里挖个深坑，让他们入土为安，回归自然。当埋掉最后那只小鸡后，我对女儿说，咱以后不再养小动物了吧，你看，当他们死的时候，我们多伤心啊。女儿点点头。大约过了一年，我发现女儿每天放学回家，总是先到我们同层姜爷爷家门口看小猫，有好几次我轻轻经过或站在女儿身后停留一会儿，女儿都没有发现。我看到女儿逗猫时的快乐，心里真是甜美，但也有说不出的滋味。有几次，女儿试探地跟我说，爸，咱们还是养只小猫吧，小猫比小鸡小兔活的时间长。我说，还是别养了，养的时间长，当他生命终结时，我们会更难过。女儿便不再说话。

家里来了小猫，女儿那个高兴啊。刚来时，他只有一个月，蓝蓝的眼睛，洁白的毛。我问，那个卖猫人说这是什么品种了吗？李健说，那个人也不清楚，说可能是波斯猫，又说可能不正宗。我又问，那个人说小猫吃什么了吗？问了，说是吃小黄花鱼，加一点米饭。在女儿和李健，姥姥和姥爷，还有隔年来京住一段时间的爷爷和奶奶，当然还有我的精心养护下，小猫慢慢长大。有一天，女儿说应该给小猫起个名字，我说，就叫猫咪吧，那天他来咱家时，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猫咪来了。那时，比尔·克林顿刚刚成功



连任美国总统，电脑奇才比尔·盖茨的事业和声誉正如日中天，李健说叫比尔怎么样？我说，那对人家多不尊重啊。李健说，在西方文化里，给子女和宠物起名人名字，那才叫尊重呢。此事并没议妥，以后也没再讨论。后来，除有时客人来偶尔问起，我们简单说过程外，我们就一直叫他猫咪。再后来，由于猫咪长得胖嘟嘟的，李健也叫过他“阿肥”。

有了这个猫咪，女儿的生活更快乐了。每天放学回家，首要的事便是逗猫。很多时间，女儿都把猫放在床上，边逗猫边做作业。女儿上南开后，每两周便回来一次，我知道，很大的原因是想念这只猫。

猫咪也给李健和我带来了快乐。下班回家，他会马上迎上来，“喵喵”地朝你叫，一直围着你转。我在家工作时，他经常爬到我的书桌上，有不少课题的研究就是在他的陪伴下完成的。他不喜欢我抽烟。我如果不想让他陪伴，就会在书桌旁先点上一支烟，他在门口“喵喵”几声，另找别的地方去；如果我想让他陪伴，我就到书房外面去过烟瘾。有时，夜间他会蹦到我们床上，轻轻地“咪咪”两声，算是打了招呼，然后依偎在我们身旁，呼呼大睡。

“猫有九条命”，可能是说猫的生命顽强，我没有更多的经验，但我家的猫咪确实有过一次大的灾难。在他两岁时，有一天下午忽然不见了。李健急忙去找，从我们家的七层一层一层找到楼下，最后在进楼口上面的平台上发现了，已是奄奄一息。李健赶紧把他抱到动物医院，医生清理了他嘴边流出的血，打了针，说看他是否命大了。我想他是爬楼道窗子时摔下去的，李健说听到楼下有人议论，说是看见有人把

他扔下来的。我不相信，这么可爱的小动物，人怎么会做这种事？后来，他奇迹般地慢慢恢复了。之后，他又生过两次病，去过两次医院。后一次是因为便秘，那是不久前的事，几天没有排泄。大夫说是老了，打了三天针。

人之养猫，历史久矣。对猫的褒贬也是不一。这在不少文学作品中都能读得到。贡献苏翁全集浩大译著的梁实秋先生是文章大家，他在《猫话》中写到了《诗·大雅·韩奕》把猫看作自然界中值得一提的动物，写到了《礼·郊特牲》以及《黄山谷外集》卷七《乞猫》和《谢周文之送猫儿》诗中对猫捕鼠实用价值的赞扬，写到了梅圣俞《祭猫诗》和十八世纪英国诗人斯玛特对猫的感情，写到了《威尼斯商人》中有人对猫的厌恶和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他最厌听猫叫。在鼠辈跳梁、偷油喝、啃蜡烛、啮书卷的环境里，养猫降鼠是人聪明利用自然之方法，猫的使用价值讨得养猫人的欢心。现代城里人养猫，其意早不在此。把猫作为宠物迎人家中的发明应该属于西洋人。我不知这是否应该归入西风东渐的文明之列，反正如今国人养猫已经很多。是耶，非耶？难以定论。有人赞扬猫，把猫神化。但梁实秋先生不。他把《挥麈新谈》记猫有五德之语看成是鸡有五德之说的翻版，“主人看着喜欢，也就罢了”。梁先生也不赞成把猫丑化。“一般说来，猫很可爱。如果给以适当的卫生设备，他不处处拆烂污，比狗强，也有时比某一些人强。”“猫馋，可是他吃饱之后任何鱼腥美味他都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偷嘴。他吃饱之后不偷嘴，似乎也比某一些吃饱之后仍然要偷的人高明得多。”

梁实秋先生是爱猫的。在《黑猫公主》中读到了他和菁清对猫的喜爱和精心照顾，也读到了他曾希望他的白猫王子有一天也“能人立拱手而言”的幻想稚趣。梁先生对猫的观察是细腻的。猫喜欢玩球、玩绳、玩捉迷藏、玩“捕风捉影”，猫喜欢往柜门里钻，喜欢到处去闻，喜欢用不同的“喵喵”声表达不同的需要，喜欢磨他的指甲，喜欢抓丝袜、抓沙发、抓被褥。我家的猫咪想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外出时为猫咪所做的准备功课与梁先生他们外出时的准备情况差不多。菁清不时给猫剪指甲，剪过之后还替他锉，并到处给他铺小块的粗地毯。李健的做法恰似菁清的嫡传亲授。

猫对环境的依赖甚于对主人的依赖。因为这只猫咪，我和李健一般不同时出差。有几次例外，也是邻居朋友到我家中照料，抱入他们家中便不成。我们住皂君东里29号楼708室时，照顾他的是住在对门的陈建先生和黄惠青女士，还有他们的女儿雅婷。搬住太月园2号楼1507室后，便是隔壁尹贤淑女士和她的康先生以及他们的公子康成。猫不如狗通人性，但也是有感情的。我们在家以及照看过他的朋友们在时，他的眼神是清澈温柔的，生人来了他有恐惧感，很快会跑到一边。但也不会像狗那样为主人而欺生。梁实秋先生说猫比狗强，据我的体会，猫和狗各有各的好。猫咪老了，他十三岁三个多月。猫的寿命有多长，我小时有“猫七狗八”的模糊概念。现在看肯定不对，也不知这个印象是哪来的。因为有这个印象，在猫十岁后，我很为他高兴。一些朋友聊天，谈到猫的寿命，有说七八年的，有说十来年的，也有说十五年左右

的。有一天，一位朋友说他家的那只猫活了十八岁。梁实秋先生谈到他家那只四岁的白猫王子时，说相当于人的弱冠之年，那猫的寿命应该在二十年左右。我曾专门就此请教过一位动物医生，他说现在宠物猫的品种很多，猫的寿命差异很大，他曾给一只老猫看过病，那只猫活了二十二岁。那只猫活了二十二岁，我们的猫咪为什么十三岁就老了呢？我很伤心。想到他的饮食，他一直是吃小黄花鱼加一点米饭，中间曾试图喂他猫粮，他绝食抗争。出于喜爱，便依了他。后来听医生说，猫粮经过配置营养更丰富，我很后悔。去年母亲来京，我与母亲谈起猫鱼与猫粮问题，母亲说，什么动物吃什么是上天安排的，不存在营养问题，牛马吃草，长得那么壮，爱吃的就是他身体需要的。心里稍感宽慰。我又问母亲猫究竟能够活多长这个老问题，母亲说，确切的说不准，农村的猫有多少是真正老死的呢？不光猫，多数动物都是如此。我马上想到了“卸磨杀驴”这句话，很是为动物的命运可怜。母亲又说，城里人把猫当宠物养，照顾得那么好，你看这个猫咪多幸福啊。谢谢母亲，我心里轻松了许多。

猫咪静静地在身边躺了太长的时间了。他好像知道我今天写的这些文字是为了他，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给他翻了身，这才听到两声轻轻的“咪咪”声。这声音是那么亲切，那么珍贵。他睁开眼柔柔地望着我，眼中淡淡的泪水遮掩了往日神奇的光。我看着他，一边与他说话，一边反复抚摸着，他的毛如同来时一样的白，一样的软。我告诉他要坚持，至少要坚持到下个月为十三年前把他带到家来的平儿远赴英

伦送行。他抬了一下头，轻轻“喵”了一声。我鼓励他要争取创造奇迹，要超过那只活了二十二岁的猫。你不是有九条命么，你不是只有一次灾难只生过两次病么，你还有资本。他缓缓地动了动，喵声轻喃。

2009年8月11日

(选自《文心》第五辑)

HAIFENGWEIXUNDEWENNUAN

## 海风微醺的温暖

□ 王祝靛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2008级国际金融贸易)

走出火车站，幻梦中感觉之前仿佛去往了错误的方向。第一眼，青岛的轮廓却与遥远的重庆清晰地重合起来。

狭窄漫长的道路，在或陡峭或平缓的坡度上徐徐延伸。焦灼的烈日，烤炙着我们经过动车颠簸的身躯。一切似乎都意欲怂恿我们相信这里确是爬坡上坎的炎热山城。

直到瞥见车窗外藏匿在远处的那抹蔚蓝在高低参差的楼房间时隐时现，每个人的嘴角都自然地微微上翘。或许是笑话自己之前荒谬的臆想，或许是跳跃的心随着碧蓝的波涛用微笑绽放出一朵向阳的花。

夜晚的登州路，灯火通明。

啤酒广场，人声鼎沸。海鲜大排档七零八落地铺洒在窄窄的街道两侧，这片由划拳的叫嚣与催菜的抱怨托起的灯海遥望着天空中那几颗寂寞的星子，静静地，一闪一闪。

盛传海鲜的味道很美。这直接导致当得知啤酒与海鲜混在一起吃会引起结石或痛风时，大家毅然放弃青岛啤酒，朝服务员吼着些从未听过的海鲜名字。青岛的大排档是个令人陷入矛盾境地的地方，每个人都因从众心理为这条小街制造出“美食天堂”的金字招牌，可坐在餐桌前又敲着“筷子协奏曲”抗议被广大食客砸下的巨量菜单拖慢的上餐速度。

翌日清晨，我们慕名前往著名的栈桥。人山人海，暗灰浅滩。尚未走近我已有打道回府的念头。

上一次看海已能追溯至遥远的初中，轻抚浪花的愿景却在新一轮的年华中越发分明。

一行四人沿着海边一路缓步前行，遥听海风吟唱。

绝境有好景，绝非虚言。海水随着我们的脚步延伸逐渐蔚蓝，海岸沙石带来的刺脚的疼痛感软化为细细绵绵的抚慰，先前此起彼伏的人海也演变成为踏沙逐浪的三两小孩。越是遥远清静的地方，越是清澈透明。美景如此，人心亦然。

偶尔遇见张开大网捕鱼的老翁，虽然收获不丰，皱纹深陷的脸庞依然挂上大大的笑容，他对我们说：

“大鱼都考研去了，小鱼也开学了，咱就捞点小鱼小虾呗。”青岛人乐观的心，仿佛这座城市的街道一般，瘦瘦小小，很容易满足。就是这份知足，让海风默默地发酵着温暖。

直至八大关，气氛再次热烈。

如星斗密布在小山上的欧式建筑与一眼望不见头的松林小路成为各对准新人们争抢的浪漫天地，无数的镁光灯争先恐后地闪耀出星光点点，记录下一颗颗幸福的小种子落地发芽的一刻。可在离婚率高度发展的当今世界，能在权利、欲望、诱惑甚至生命的威胁中开花长存的会有几株呢？至少，此时先送上美好的祝福吧。

海岸边的小商品贸易十分发达。各色贝壳穿织的装饰品琳琅满目，手链、项链、风铃应有尽有，其中不乏高技术型产品，诸如在乳白色的小贝壳上微刻出

客人指定的文字，如亲朋好友的名字或一对恋人的密语，还可进一步加工成装饰品，花两位数人民币的价格也算买了份或贴心或浪漫的情意。

沾点海咸味儿的副食品业也在海边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十五块钱一颗的椰子喝起来没有海南的椰子那股腥腥臭臭的味道，捧着这颗大毛球远眺海际那抹碧蓝着实令人着迷。基本上，每经过一个海滨浴场就会与海鲜烧烤的孜然味与炭烧香偶遇。生意自然是好得没话说，我很好奇，是否青岛本地人也对海鲜烧烤抱有如此大的热情呢？或者青岛与成都一般，真正价廉物美的美食都藏匿在纵深的小巷与朴实的住宅区里，那些装修光鲜挤满食客的美食街不过是满足外地游客“到此一游”心理的敛财宝地罢了。

这天的晚餐是我在青岛逗留数日最难忘的一餐。典型的海鲜大排档，与登州路不同的是，小店栖息在海边隐蔽的小路上，一张张简陋却整洁的长桌安放在道路临海一侧。十月的青岛享受着凉爽却不冰冻的宜人气候，海参、扇贝、海鱼等必点的海鲜在傍晚轻微的海风中显得格外鲜美。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望着海面上挂满灯饰星光闪闪的游轮徐徐划过深蓝色的海面，握住身边温热的手掌，浅蓝的天，湛蓝的海，无比幸福的一刻。

最后一天四人组成探险小组前往“海上第一名山”——崂山。这里的旅游开发已非常完善，门票价格已含旅游巴士的服务，游客可以随时选择下车游览不同景点，自己安排时间回附近站点等候上车，这样的安排让游客可以自主安排行程，非常方便且人性化，自愿选择的五十元全程导游服务也很划算，与一

一条龙式不可离群的旅行团旅游方式相比好很多。道家的著名圣地太清宫就坐落在这绿树环绕的深山中，游览需另交二十元的门票，但提供免费的导游服务。太清宫的石阶上雕刻了一百零八朵形态各异的莲花，传说踏过每一朵就会得到幸福。虽然我没有此类信仰，还是认真地踏每一朵青莲，安然享受片刻虔诚的宁静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临走前，最后在连绵无尽的沙滩上漫步抚浪，却意外抓到好多只小小的螃蟹，装在矿泉水瓶里，带走对这片海整颗心的留恋。

三天的停留或许只触摸到这座城市一个回眸的美丽，我却已醉心于你咸咸的温暖。必须承认，很多地方是其他的旅游城市应该向青岛取经学习的，想让游客离开时最后投下的是不舍的目光，要付出的是更多为他们设身处地的考虑。

作为一个悠然漫步的旅行者，来到青岛，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宽广柔软的心，去享受那被海风微熏的温暖。

(选自《文心》第五辑)

HUIWANG

## 回望

□ 夏春辉（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9级中文）

来到这里已经很久了。

在偏远的沙河校区，四周是成片的麦田和林地，在早春中开始从沉睡里苏醒过来，吐出一些绿叶新芽。这里已经是郊区了，北京的六环地带，人烟稀少，因此显得有些空旷，甚至渺远。阳光在春季会很充沛。有大片大片的风从操场吹向宿舍，吹进为纱窗所隔离的室内。

然而，却总会在这时想起一个久违的地方。

站在一个窗口，从那里出发，穿过华北平原，大别山脉，往南两千里，在那祖国的南方，便是洪都故郡了。当看过了北方坦荡无垠的平原，更会觉得南昌，这片人杰地灵的热土充满了富丽的色彩，“山原旷其盈势，川泽迂其骇瞩”。从五代十国的南唐南都，到近代革命军旗升起的地方，历史的沧桑给予了她厚重的人文积淀。从盛唐时发达的造船中心，到当代高速崛起的国家花园城市，强盛的经济为她再添了夺目的光环。晴空下的百花洲，丽日中的青云浦，晚秋微水的滕王高阁。记忆里的碎片就这样随着思绪飘忽起伏着。“八一”起义的纪念碑依旧在岁月云涌中矗立挺拔，梅岭的山水依旧在秀色有无中静卧。南昌，就像一棵历经风霜雨雪和朝露晚霞的古柏，用千年的坚忍为她的儿女撑起了一方天空，为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树立起生活的坐标。今天，她的儿女们也

许会远行异乡，甚至旅居海外，但在他们的血液深处永远都会流淌着对故园的眷恋，他们的目光永远都会在风起斜阳时，向着心中的坐标所在的地方看去，南昌！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从孩童时代在赣江边的沙滩上拾起温润无华的鹅卵石，在滕王阁的凭栏边远眺朦胧细雨里的船帆，到如今，不知已是几度春秋了。

长河弯弯回浪。赣江边上的人们传承着从祖辈开始的勤奋与坚忍。在遥远的北方，每当独自踩着大学里水泥马路的边沿前行时，我就会想起高中时代那些一起奋斗的同窗。他们匆匆的脚步穿行在教室与宿舍之间，为着自我坚定的信念；清风骤起的傍晚，他们的脸朝着远方的天空，任凭思绪在薄暮中飘飞游离。多少年来，是南昌特有的人文情怀孕育了无数这样优秀的学子，他们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地山河，将英雄城的大气开放与自强不息传播。

当岁月流经，那些沉淀在脑海中的画面，难道会无声无息地消散流蚀？那些刻烙在骨髓深处的印记，会随着外界的境遇变换而淡却？

旅居异乡，渐行渐远的是往昔的懵懂，不变的是对故园的牵挂。站在斜阳尽染的窗口，向南凝望，南昌！！

2010.4.7 23:23

(选自《文心》第五辑)

GUNINGDELIMING

## 古宁的黎明

□ 王乃萍（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7级中文）

凌晨六点钟，东方刚刚露出了鱼肚白，整个大地还依旧被夜笼罩着。寒冷的气息从鱼肚白的地方蔓延到了世界的另一方，将寒冷传递给了大地上所有的生灵，仿佛那一砖一石都带有了寒冷的味道。

沿着古宁的大街望过去，装满瞳孔的就只有两边略低于远山的高楼。高楼不断地向远方退去，留下的就只有狭小的、黑暗的、伸手不见五指的“胡同”。说胡同，并不是夸张，因为在夜幕下，整条街道就仿佛是被打死的长蛇一样平展地伸向远方，细小得有些可怜。原本以为这个时候，在这个东方还没有亮起来的时候，街道的两旁会亮起灯来为夜行的人照明，可眼前竟是漆黑一片。这个时节，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一年四季中灯火通明的时节，可眼前的景象却使我大吃一惊：整条街道，只有相隔很远的地方才能看到一丝丝光亮，那是人家门前亮着的灯笼透出的。但是能见度也仅仅是围绕灯笼前后的左邻右舍。不过这已经够了，这一丝丝光亮也足以说明这一时节与其他时节的不同——这还是在庆祝春节的气氛中，要不怎么会有红色的灯笼出现呢！

看着漆黑一片的街道，我不禁有些颤栗，不知是因为这个时节的天气真的很冷，还是因为这漆黑的气氛使我联想起了什么！“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想

必，整条街道上的事物都在质问我——我为何会对这些本应该很熟悉的事物、很常见的景象这般大惊小怪呢？也许我真的离开他们太久了，已经记不得曾经幼年的我是如何在这个没有灯光的夜晚，依凭着星光的指引去找到我的归宿的。

一年之间，古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妈妈说，连接东西两市的桥上建起了很亮丽、很吸引人的建筑物。只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在夜晚欣赏一下这脑海中灿烂的景象，今天，尽管我是一个即将要离开这里的匆匆过客，但是还是希望可以一睹她的芳容。我期待着那从车窗边向后走过去的桥上亮起无数光彩夺目的灯光。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漆黑夜色下半空中凸显出两条弯道，如同镶嵌在半空中的天梯一般。穿过桥，桥边的建筑物就好比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死亡之门一样，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冷冷地注视着从它门下走过的每一位即将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人。两边路灯伸出的臂膀仿佛是鬼门关，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它张开的血盆大口所吞噬。阴森森的冷风夹杂着万千鬼魂的呼喊在整条看不到一丝光亮的大街上呼啸，这是一种暗示还是一种警告？我屏住呼吸，一刹那，似乎死亡之神已经来到了身边！

就这样，在黑暗笼罩下不知行走了多久，我终于看到了光亮。那一点光亮在这个寂静的黎明显得是那么耀眼，那么夺目。我心中不禁一喜，可定睛一看，才发现那是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在这么安静的时候它也变得懒惰了许多，只剩下了穿黄色百褶裙的一个主角的在那里独舞。很凄美的舞蹈，只可惜漆黑的夜色是它的舞台，而万千的沉寂是它的观众。也许它已经

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只是我这个仿佛过客一般的人物在空叹息！

这样的时刻，让你窒息，仿佛你的轻声的呼吸声都能够唤起沉睡中的万千生灵，然后被冠名为“惊扰了众位生灵的美梦”而处以严酷的刑罚。冥冥之中，似乎还有一些期待，说不定能够遇到一位可以将我带进光明、带进有光亮地方的朋友！

很快，我就听到了躁动的声音，那是从一个交通集散地传来的。在古宁这个不算是很大的地方，在这个寂静到可怕的时刻，似乎只有这里才能听得到原本属于古宁的声音。可是，听到了这声音之后，我的内心却更加恐惧和孤独，并不是因为这些声音的发出令我恐惧，而是这些原本就应该很熟悉的乡音使得我倍感孤独。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就已经忘却了自己的乡音，只是能够简单地模仿一些，却再也无法从自己的心底深情地喊出我所熟悉的名字和古宁的一点一滴。站在他们中间的我只有用沉默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只能用些许的表情来传达自己对古宁的喜爱与怀念。在这熙熙攘攘中，我闻到了从大山顶端吹进来的新鲜的空气，这空气中仿佛带着无限的光亮和新奇。本应该陌生的气息此时仿佛成了在家中期待游子归来的母亲，正用她那灵巧的双手编织着一件件御寒的冬衣。每一位这个时候醒来的古宁人脸上都洋溢出了期待的表情，期待着这位不知何时承接了母亲责任的人带给他们温暖与幸福！

游子们已经出发了，可作为母亲的古宁依旧还在沉睡中，也许她在梦中正在给游子们做各种美味的甜点。而古宁的生灵们已经在这沉寂中背起了厚厚的、

重重的行囊开始了他们通往远方的旅途……

这里留下的就只是大千空空的灵魂和那无尽的黑暗……

(选自《文心》第五辑)

SHIYIDESHENGHUO

## 诗意的生活

□ 单佳慧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2009级保险)

在春和日丽的一天, 带上几个朋友, 到郊外踏青, 感受“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柔情; 在温暖的夏季, 行走在幽蓝的湖边, 凝视一朵荷花, 感悟“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的纯净。

在寂静的秋日, 独自站在茂密的枫树林中, 眺望远方, 是“古道西风瘦马”的落寞; 宁谧的冬日, 在冰封的河边, 邂逅一位“独钓寒江雪”的老者, 相视, 莞尔一笑, 继续前行……

你的心情是否足够平静, 你是否舍得停下匆忙的脚步来甘愿这样诗意地生活?

我们不需要为生命增加时间, 而需要为我们的时间增加生命。如何为时间增加生命, 难道是整天坐在电视前看肥皂剧? 难道是不停点击鼠标, 直到电脑黑屏, 直到腰间盘突出? 难道是用电话漫无目的地闲聊? 不! 请诗意地生活。

停下忙碌追求名利的脚步, 仰头看看天, 观察风怎样巧妙地裁剪白云。莫忘记陶渊明曾经“登东皋以舒啸”, 莫忘记毛泽东“气定神闲, 慢观天外云卷云舒”。

中午的阳光慵懒地挥洒在地板上, 随手翻开一本诗集, 那馥郁的芬芳便扑鼻而来。清风吹过, 带着书页“哗哗”响, 一页一页地扫过。呵, 好一个“清风不识字, 何必乱翻书”!



人生需要一种精神的持续愉悦，这不是刺激的网络游戏、长篇的言情小说所能带来的。心中保存一方静谧纯洁的圣土，默默等待生活的诗意袭来，播下种子，便能生根发芽，开出淡雅的花朵。花香荡漾在诗意的空气中，美是永恒的记忆。

丢弃掉那些可乐，可以吗？顺便也扔掉冰激凌。在燥热的夏天，用玻璃杯泡出一杯绿茶。看，幽绿的茶叶缓缓展开，如浴后的舞女渐渐舞起衣袖，迈开轻盈的舞步，腾空飞起。浓绿扩散，一直到杯中每个角落，还有什么忧愁不能溶解到这如诗的绿色中呢？

诗意的生活不一定需要去旅游胜地，只要时刻带上准备发现美的眼睛，那么诗意就如散落的珍珠，在生活的各个地方发出明亮的光彩。

细雨下起，朦胧的水汽弥漫天地。不要因为难以出行而懊恼，看雨滴打在玻璃窗前，想象那是否是虞姬临死前幽怨的泪？遥望远方，那恋人共撑起一把紫色的伞，悠悠地画出温馨浪漫的痕迹。淡淡的诗意油然而生，原来美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诗意的生活，我抚摸草野间洁白的小花，感受着“微风燕子斜”的惬意；在上学途中驻足欣赏商店橱窗里的雕塑，看到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仰看日出，想像“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壮美。诗意如茶，诗意如新雨……

林荫间，阳光泻在道边是斑驳的亮点。我愿意在人生的道路上，心存纯真，诗意地生活，感受无尽的美。

（选自《文心》第五辑）

SHIMOYUJIANBING

## 石磨与煎饼

□ 武超群（北京，中央财经大学）

一盘青灰色的石磨，静静地躺在老家庭院的葡萄架下，上面摆满了花盆，宛如花儿映衬下别具一格的装饰品。在家乡的农村，几乎所有的石磨都已经被主人丢弃在遗忘的角落。然而，就是这一块块看似平凡的石头，却记载了无情岁月在它们的“容颜”上所绣刻的百姓生活的渊源。

我的家乡是沂蒙老区，祖祖辈辈流传着“靠山吃山，指山打磨”的民谣。那个时候，村子里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石磨，都有早起床推磨的习惯，这样不耽误白天下地干活，一家鸡叫，家家鸡鸣，鸡犬相闻，此起彼伏，提起石磨，我就会自然地想起那一张张松脆喷香的煎饼。

从我记事起，煎饼一直是父老乡亲的主要干粮，祖辈也流传着一首顺口溜：“煎饼一张张，地瓜玉米都出香，卷着大葱就咸菜，各个吃得白又壮。”在我国饮食文化中，煎饼卷大葱又成了家乡特征的写照。

我是吃着母亲烙的煎饼长大的。一张张的煎饼也浓缩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当时我们姐弟几个还小，虽然天才蒙蒙亮，母亲就一遍遍地吆喝，“天大亮了，孩子们，起床推磨了。”我们极不情愿地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下意识地 from 墙上的木格窗户向外望去，一片漆黑，我知道母亲又在骗我们小孩子了，无非是想让我们早点起床推磨罢了。每一次，父母起床

都要比我们早得多，等我们磨磨蹭蹭走进磨道，母亲已经准备好了磨棍和套绳等推磨用的工具。水盆里盛满了浸泡了一夜的粮食，有时是地瓜干，有时是玉米，大多时候是二者兼而有之，但很少有小麦。走进磨道，我迷迷糊糊地抱着下滑的磨棍，无奈地和姐姐一起推着眼前如此笨重的“庞然大物”，头昏目眩，由于人矮磨高，我常常跟着大人身后围着石磨跑，磨棍的那头经常刮满了面糊糊。等磨推完了，两三盆面糊也磨出来了，东方才露出一抹红霞。

有时，起点意味着终点的轮回，一圈又一圈，不知转了多少圈。就这样，一盘盘石磨，一根根磨棍成了老百姓的传家宝，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沧桑的石磨饱经风雨雷电的洗礼，默默无闻地哺育了无数的沂蒙儿女。一次次地推磨，一次次地旋转，石磨在长年累月中转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轨迹，转出了一圈圈清晰的年轮，转出了父老乡亲为生计而奔波的艰辛历程。也转出了乡亲们单调的农村生活。我知道，童年的梦想和梦中的希望绝大多数是在这种情愫中实现的。

在我们推完磨以后，母亲还要接着准备烙煎饼，她支起圆形鏊子，在下面点燃一撮干草，把鏊子烧热，在鏊子上倒一小勺面糊，用木刮子把它均匀地摊平，一边烙煎饼，一边续柴草。一两分钟，一张像纸一样薄的香脆煎饼就出来了。

烙煎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活。一盆糊子一般要烙个大半天。每次，母亲都是蜷坐在鏊子旁，烧着农作物的秸秆，由于它们燃烧时冒的烟很多，加上厨房里的通风又不好，常常烟熏火燎，呛得她直流泪，很是辛苦。烙煎饼的火候还要恰到好处，既要烙熟，还不

能烙糊，又不能浪费柴草，母亲时常在鏊子上刷上点食用油什么的，为的是不让面糊粘住鏊子。

在农村，家里的孩子都有好几个，饭自然吃得也多，隔三差五家里就要烙一次煎饼。春夏秋冬，严寒酷暑，这种活一直挑战着农村妇女们的毅力和韧性。由于煎饼对一个家庭的生活至关重要，烙煎饼也就成了妇女们必须掌握的一种手艺，这在农村也是考察新媳妇过门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标准。

每当母亲烙煎饼的时候，我都会巴在母亲身旁，两眼紧盯着鏊子上的第一张煎饼，当煎饼发出缕缕香味的时候，母亲就把烙熟的煎饼从鏊子上揭下来。尽管煎饼还热得烫手，我还是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虽然吃相难看，可煎饼着实诱人。

那个时候，我对小麦煎饼情有独钟，甚至到了酷爱的程度，有一件事让我初涉“学海”就差点歇了脚。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的那个春天，由于家里祖孙三代有八口，出现了“人多粥少”的局面，一年到头很少见到小麦煎饼。有一次，母亲烙了一回小麦煎饼让我们解解馋，我在家里足足等了两个时辰，把上学的事全抛到九霄云外了，等吃饱了肚子，一个上午的时间几乎全过去了。由于害怕老师用树枝“敲头皮”，我差一点就辍学了。

随着年龄的渐长，我开始背着一摞摞煎饼踏上漫长的求学之路，在陌生而没有尽头的小道上，我踟蹰着，徘徊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时不容把握，只有石磨的刚性和煎饼的馨香在记忆里闪烁，传递着温存的力量。咀嚼一口棕灰色的地瓜煎饼，真甜；品尝一口黄澄澄的玉米煎饼，真香；咬下一口令人垂涎

三尺的小麦煎饼，有滋有味。

考上了中学以后，煎饼成了我日日相伴的朋友，当时在校住宿，每到周五下午放学，我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回家带上一摞煎饼，随便捎上一瓶咸菜，作为一周的口粮。夏天，吃不完的煎饼会长毛变质，浪费了令人心疼；冬天，煎饼又容易干，只能用菜汤泡着吃，有时在家里带点猪油，泡饭时放上一点，点点油花浮在上面。

读高中的时候，学习压力很大，在生活中经常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烦恼，每到此时，我就会想起那盘饱经风霜的石磨，那条坚实没有尽头的磨道，以及不知何时才可以停止的脚步。有时觉得，人生就好像一盘沉重的石磨，烦恼和快乐仿佛是牵着它运动的两个轮子，两种力量。有沉重才会有轻松，有烦恼才会有快乐，我期盼着快乐，也不害怕烦恼，我知道屈服于烦恼会更加烦恼，战胜烦恼才会孕育新的快乐。就这样，家乡的孩子几乎都是在—摞—摞的煎饼的陪伴下读完了中学。

时光荏苒，推磨的年代已渐行渐远。如今，我已无须再走进那圈圈硬实的磨道，也不必让劳累了一生的父母喊我“闻鸡推磨”了，大大小小的石磨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悄无声息中“退役”了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煎饼这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绿色食品，反而成了人们改换口味的一种小吃，在一些城市的超市，人们才可以发现它们的影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烙煎饼已成了沂蒙老区人民发家致富的一个重要手段，聪明勤劳的沂蒙人通过改良工艺，把煎饼做成了营养丰富，口感细腻的风味

小吃，有玉米煎饼，小麦煎饼，高粱煎饼，小米煎饼以及绿豆煎饼……从品种的单一到品种的丰富，从过去靠人力推磨到现在的电磨，这不正是中国农民生活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吗？

（选自《文心》第六辑）

SHAHEZHEYUANZI

## 沙河这园子

□ 李佼娇（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10级保险精算）

人们习惯地称此地为“沙河校区”，而我更乐意名其“小园”抑或“园”。谓其“园”，一为坐落偏远，恰如皇家园林于京畿西郊，绝世俗尘埃与四五环之域，周环农田黍地，房屋俨然陈于其间，远离城镇，弃繁华，绝喧嚣，朝有鸟鸣啾啾相伴，夜有明月皎皎相依。二为虽有摩登楼厦，细微之处却由古朴雅致、自然清新点缀，时时上演一幕幕袖珍戏剧。三则吾辈学子——此地之主人，常怀闲雅自在之心，赏其美景，沐其诗意，纳其精气。学习之余，乐游此地，正如羽娘惊春景于后花园，红楼女儿吟诗赋于大观园，故谓其园，正是也。

每至周末，侵晨而起，步履将阑的夜色，轻挽天边微红的霞光，倾听北方晨风呢喃，呼吸发酵在林间的浅绿空气，逶迤而行，细察小圆之雅致。

由东而西，最先让人流连的莫过那侧出的一泉，一带清流，自石隙间款款而出，沿怪石涓涓而下，不禁让人想起曹雪芹妙笔下的“沁芳”。只是这儿不曾也会有启人诗心的“花落水流红”的景致。清溪边上，多生翠松，针叶参差，茂密成势。少了“流水落花春去也”的伤感、惆怅。倒也生机盎然。亦想起“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窃以为此景与陶公当年所见大类矣。

往前行，不能不抬头瞧瞧主教学楼前，银杏树上

的鸟窝。银杏才栽不久，枝桠尚弱，而有次鸟窝生于其间，着实让人惊讶不已，惊喜万分。银杏树尚未茂密，扇形的绿叶稀稀疏疏，总让人替它们倍感孤单，好在这只鸟窝的出现，多多少少有了份慰藉，有了个心安的理由。也曾疑惑，上课的铃声没有搅乱它们的美丽梦境么？下课时涌出的人群没有打断他们的窃窃私语么？也许，它们就是冯骥才先生的“珍珠鸟”，投人的天性，早已被相互间的信任取代。这样的亲密，这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亲密乃是这院子中的动人一景，我不相信北京所有的行道树上，小区中的观赏树上都筑有这样的鸟窝。

还有一景嘛，便是三楼食堂门口那垂檐绕柱的菜蔬。绿叶交错，相互掩映，隔去夏日毒辣的阳光，荫成一片绿色的清凉。垂下的蔬果种类甚蕃，量多者当数丝瓜和葫芦。“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农家生活的惬意和自在渗露在这藤蔓青果之间。当然，也许有些许遗憾，若旁有一土井，上置轱辘之属，就更别具一番农家自给自足，朴素平淡的意味了。到这儿，总嗅到一股乡土的味道，内心隐隐生出了对广博土地的眷恋。

此三处，乃细微之景，多多少少带点“小才微善”的意味，精致而美，定要像赏玩核雕般细细琢磨，细细品评……正当我转身，却是一片凄凉的荒地，杂草丛生，诗意无存，惊诧、惶恐，却有一股抵挡不住的大气魄摄人心胸，教人想起茫茫大荒，无你，无我，无他，有的是大宇宙，大天地。不禁又想起韩美林先生挥毫写下的“吞吐大荒”，是怎样的大胸襟，大豪情，大气概啊！也许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才能渐渐懂得……

我想，这片园子，镶嵌着诗意与美好，滋润我们的心；这片园子，熔铸着诗情与豪迈，壮阔吾辈的胸怀！

（选自《文心》第六辑）

ZHENSHUIJIANGNAN

## 枕水江南

□ 刘阳（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10级市场营销）

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多少次午夜梦回，多少年魂牵梦绕，在江南的一湾水边，在江南的一处小村落里，承载着诗句里的梦——“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那是一种“枕水江南”的日子。

居住，在华夏自古就有着两种身份。它不仅是百姓的居家度日，柴米油盐酱醋茶，亦是一种艺术文化，琴棋书画诗酒花。尽管在辽阔的华夏大地上，有福建客家的土楼，黄土高原上的窑洞，古都风韵中的老四合院，南国绿野上的青瓦白墙，贵州山歌中的吊脚楼，蒙古长调里的白毡包，但最令我惬意向往的还是在江南水乡枕着流水安睡的那种“住”。只有这种“住”才有“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襟佩月如襟”的意境，才有“青苔古木萧萧，苍云秋水迢迢，红叶山斋小小”的诗情，才有“黄芦掩映清江下，斜揽着钓鱼舫”的清吟欢歌……

江南的园林自古就有着别于世俗的清誉，那些个“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依山园林、傍水亭榭，不仅给你视觉的享受和居住的舒适，更给你精神的慰藉，文化的熏陶，犹如一种灵魂深处的轻轻抚摸。那些个“阁楼亭榭斋”，有的是文人雅士邀月饮酒的往日旧迹，有的是歌声舞影桂花飘香的当年舞处。偌大

的园林也许会显空旷，但不会形影孤独——“与谁同坐？清风，明月，我”；寂静的园林也许会显幽深，但不会暮气沉沉——“留得残荷听雨声”。即便是残荷，也是诗与美的邂逅结合。

又或许不消是如同拙政园那般的高雅园林，也不必是李煜词里那样的玉宇小楼，而仅仅是一处小小的村落，几棵在炊烟里摇曳起舞的老树，几处随日落而归的渔歌号子，几点盈盈江面的不灭渔火，“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也许连所小村屋都不要，只要购置一条画船，小小而又静静，躺在其中，顺水而游，与水同流，将水的向往变成你的向往——“水唯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淡淡的宽忍，悠悠的随缘；将水的情绪演做你的情绪——“落花水面皆文章，好鸟枝头亦朋友”，清清的乐观，朗朗的豁达……这种居住，李白追随过，苏轼向往过，李煜哭诉过，纳兰倾吐过；这种居住，是万化自然，是人心澄然，是出世超然，是生活纯然；这种居住，在诗中的黄叶村，在词里的江南画船，在歌中的“小楼昨夜又东风”，在曲里的“看疏林噪晚鸦”；这种居住，在文化的传承里，在精神的追随里，在血脉的纽带连接中，在灵魂的安寝皈依处。肉体的居住，可以四海为家，可以随遇而安，可以“既来之，则安之”，但是灵魂的皈依才是真正的居住。像苏轼那样“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肉体的飘荡中，我们看到他心灵的指向，看到他灵魂的归路。不必问他，他自会回答——“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这就是中华“衣食住行”中“住”之一艺的

确，不仅是一种元素，更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艺术，一种文化。也许君王正拥有着琼楼玉宇，但看看你的心住在哪里？你的灵魂又在何处？你给它们的居所何在何方？是正像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还是正如苏轼“我欲乘风归去”？抑或如同我追随着水的心境，躺在江南的画船上，枕水江南……

（选自《文心》第六辑）

## NINGJINGDEELUOSIFENGQINGHUA 宁静的俄罗斯风 情画

□ 王柯敬(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2009年7月22日由《北京晚报》组织的, 作为“中俄友好年”重要活动的“伏尔加河之旅”正在进行中。科尔瑞沙柯夫斯基游轮航行在伏尔加河上。中午, 在游轮的画廊里, 我和夫人购得油画《乡间小路》, 作者是莫斯科美术家协会的中年实力派画家丹穆诺娃。

乡间小路, 处于画面的中心位置。其实, 小路并不算窄, 上面留有明显的汽车、拖拉机通过的印迹。不过, 这样的纪录并不多, 也许是多年以前的往事——路中间已经长出许多野草和不知名的小花儿。路的两侧是农田, 似乎种着燕麦、胡麻、啤酒花之类的农作物, 田中多有野花杂草, 显然并非精耕细作。这是我们在俄国常见的景象。右方远处, 低矮的白桦树丛后是橡树林, 有高大的成年树, 也有丛生的幼树, 错落有致。远处露出东正教教堂的钟楼, 标志着一个村镇的存在。在左方, 绿树丛中有一简陋的农舍, 它孤独而顽强地存在着。正后方, 是苍凉的丘陵, 它裸露着胸怀。由于俄罗斯有着辽阔的土地, 似乎几个世纪以来它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只有画家在一瞬间把它留在画面上。也许, 此处看似丘陵的所在, 只是堆积的矿渣之类, 像我们在国内常见的的那样, 是人类向大自然索取的遗存。

画面层次分明, 色彩运用巧妙, 冷色暖色相间, 对比明显, 更显出这片土地的辽阔、深邃。由近及远, 由农田、道路、树木组成近景, 后面是黄褐色的丘陵。画面的上方呈现出令人神往的天高云淡景象: 天空是那么高远, 成片的白云气势磅礴, 动感十足。也许是为了给我的猜测提供佐证——远处右上角, 村镇上方的天空则笼罩着黄褐色的雾霾(占油画面积很小), 看似仍存在着人类的工业活动。

一位老妇人蹒跚地行走小路上, 小孙女紧随其身后。她们是礼拜之后回家, 还是正走在访亲的路上, 我们无从得知。农舍前, 一位女主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喂着她的一群鸡。至于男主人, 可能正远离家乡, 或当兵或打工。人是万物之灵, 三个人物在画面上出现, 为这幅宁静的风景画, 平添了一缕生气。

我相信, 这一风景取自俄罗斯的母亲河——伏尔加河沿岸, 很可能画家就是在科尔瑞沙柯夫斯基游轮上取到这一秋日美景的。根据临水而居的原则, 农舍应该就在河边, 河水则未显现, 这正是如同中国画经常运用的“隐”的画法。风景美丽而宁静, 不是与世隔绝, 也是很少受到外界、受到现代化进程的骚扰。

正是在7月22日当天上午, 我们在伏尔加河之旅中上岸访问了列宁的故乡梅什金小镇。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曾有四万名居民的城镇, 由于缺少就业机会, 现在仅有不足五千人, 其中有一千多人在天然气公司就业。走访梅什金小城, 印证了《乡间小路》所反映的今天的俄国农村现状。这就是城市化进程之后的俄国, 这就是俄罗斯人目前主要靠自然资源生存的现实! 由此, 我们联想到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该如何

走，人往哪里去？农业的人口承载能力是有限的，没有大型的工商设施，没有具有工业价值的自然资源，难以留人！

这是一幅风景画，但也是俄罗斯现实的写照。我们欣赏它所反映的自然美，它令人心旷神怡。它给人以愉悦，也给人以启迪。

美哉俄罗斯，令人羡慕的宁静！

（选自《文心》第七辑）

CUIHUTINGZHENG

## 翠湖听筝

□ 京华眷客（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9级财经文秘）

人说：一生犹如四季，十八岁正是春光无限的花样年华。春色过后是夏天，阳光灿烂却又不时淫雨霏霏；秋日是否有果实去采摘，就看春夏是否耕耘过、播种过并照料过；晚年则是平静的冬天，傍着火炉烘烤发生在逝去的春夏秋三个季节里那些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或咸淡有味、或模糊或清晰的回忆……

一个暑假，曾经阳光灿烂的我，却因为一些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而在轻松与落寞间徘徊游移着。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而干涸皴裂的昆明，渐次迎来了浙浙沥沥的雨季。大地在尽情吮吸着甘露，而我却欲将干旱中极度阴霾而一直湿淋淋的心绪，彻头彻尾洗个干净，也许繁纷的思绪或能找到一丝出口。

雨中的昆明，朦胧如沉沉欲睡的美人。习惯了翠湖清晨的幽静清雅，也正好避开晚间散心或群舞群歌的人群，所以信步走过莲花池的雨雾，通常是件沁人心脾的事情。昆明人相信水是翠湖的灵魂。我却更愿意相信，音乐是翠湖的灵魂。在翠湖边，无论阳光明媚，抑或风雨交织，无论静寂的清晨，还是霓虹灯彩下的夜晚，公园里也许会缺乏情趣高雅的游人，却鲜有民间艺人的缺席。无论冬夏，那些身着各民族盛装的男女，都在这里载歌载舞，更不用说如此髯翁老者般幽香自赏之人了。整座春城，滇池虽波光粼粼，水色秘境堪称无极，然其少有温婉秀气之境；西山依



云落座，傍霞而眠，沉睡亦如美人，惜其倦态，稍显呆板沉静。惟有翠湖，体态婉转，鱼翔浅底，秀比西子。鸟宿池边树，人看湖上景；水缠云中月，烟绕满芳城。其灵动与沉稳相得益彰，是艺人们彼此寄情的天，各自抒怀的地，他们在这里，与天地对话，物我两忘，情景交融。

时值上班高峰，又遇晨雨，故园中游人稀疏。水雾迷蒙，长长的雕花石栏顺着目光舒展向远处。极目远望，水面荷叶田田，桂风鸣叶，雨点如珠，碧波起伏间，烟雨浓然。西山如黛墨，遥遥逶迤连绵而来。廊榭错落，群树古驳，点缀着雾雨丹霞。胜景可观，奈何心绪却像脚下甬道上的鹅卵石子般，虽光滑却冷硬艰涩。刻意回忆着关于翠湖的那些愉快的曾经，兴许这样能逸兴湫飞，思接千载而暂时规避烦乱。依稀忆及去年寒假，是春城的暖冬：白云蓝天下，层峦叠嶂，群峰墨绿，满城花雨；翠湖近景，则沙鸥翔集，鹭羽翎洁，杨柳依依，如设色晕染的水墨。游人穿梭如织，画舫渔舟相纵横。不时有妙龄的各族少女款款走过，身姿顾盼，绰约婉转。恍惚迷离间，心中念想和多年寄望，仿佛翕然间就在身后徜徉……而今盛夏，虽莲叶田田，岸芷汀兰，郁郁葱葱，然鸥鸟难觅踪影，偏又阴雨霏霏，少有路人，无论豆蔻丁香，念及“物是人非”，心中怆然，竟是因谁？

原欲借雨中光景以消胸中郁闷，不想却触景伤情而黯然销魂。违于初衷，难免落寞；独自寻思一处静谧的隅落默坐，颇疑嵇康“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之言，或因人而异也未可知。偶然开眼，却见廊檐外，雨风依旧习习；心绪稍宁，偶有丝竹之音断续

而过，声调虽沉郁低小，却如涓涓细流般清雅润泽。

倏然来了兴致，寻声听去，不紧不慢。只见参天古木下，一把青布大雨伞酷似林间树下破土而生、大如车盖的蘑菇。青布大伞内，一位年近七旬的长髯老者端坐于一把古旧的竹椅之上，两眼微闭，须摆随风；老者面前置一竹几，几案有琴箏一把，古意盎然，饶有情致。老者双手虽黝黑而修长，略可窥见其青筋突兀，指甲为岁月所挤压。老者静坐，全然不顾伞外天地，只是自顾自地依律而抚，琴韵清绝如雨落铜壶。

我从来俗人。俗人对万物都怀有看客般的好奇心，故常抛开心中断想，尽情欢享眼、耳之福。虽半截音律不通，歆羨之情却油然，故以俗人之身暂趋风雅，近而观听。城外钟磬杳杳，伞外雨打芭蕉，伞内琴声铮铮，三音甚是整饬和谐。城外之音因风而逝，伞外之音因情而乱，惟伞内之音随心而动，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滴滴豆大的雨点打落红豆满地般清脆。一曲尚未終了，心情卓然而美。闭上双眼，脑海所现，尽是王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所言景象：“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老者自不及王黄州于竹楼间“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的儒雅，然想其浪迹江湖，卖艺为生，似有余年，个中滋味，当如黄州。心之所想虽无据，耳闻目睹者却可征：路人亦不免俗而纷纷驻足，或静坐以赏，或三五成群，悄然评论；再观抚琴之髯翁，唯有心中之乐，全无伞外之人。一曲《芭蕉夜雨》，自始至终淋漓尽致，沁

人心脾，满城生机盎然尽弦拨于指尖。乐音虽出于指尖，却又似高山流水随其白须长髯因势利导般顺流倾泻，又随和风细雨飘香十里，洋溢整个翠湖之滨。

我只是奔波于泛泛红尘中的俗人，好奇之余，更感意外和震惊。他该是此间一位怎样的老者？古稀之年，阴霾雨天，却在闹市中心的乐园，有此等雅趣。髯翁仙风道骨，莫不是隐欲此间的高人雅士？而我却又并未过分意外，因为这里是七彩云南，是春城昆明，是昆明的灵魂栖息地——翠湖。翠湖之于昆明，恰如西子湖之于杭州，瘦西湖之于扬州。比之滇池，在昆明人的眼中，若滇池是母亲，翠湖就当仁不让地是风姿绰约的妻子。在一个以能歌善舞的多民族聚居省区而闻名的唯一大城市，如此景象本也司空见惯；否则，这里就不能成为云南的中心。透过那天籁之音，不免惹人遐思和揣想，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他的一生，会经历过怎样的四季和风雨？

他不可能像王黄州那样有“八年三黜”的浮沉之感，甚至不曾居庙堂之高，自然不必忧国忧民。虽处江湖之远，亦不曾去国怀乡，故不必徒劳心力、忧及君王。唯有那双黝黑而青筋暴骨的手背，告诉我：他在时代的洪流中，一定经历过风雨，跋涉过河流，翻越过山川。即便如此，依然无法揣想度测的是，眼前这位进入暮秋残冬的长髯老者，曾经如何播种过春天、培育过夏天？他又如何度过那些曾经干涸过、皴裂过的旱季？如何度过那些阴雨连绵、不曾放晴的雨季？还有那些酷寒如冰刀、霜风凄紧的寒季？时代的洪流曾经裹挟着他，而他，又曾对谁，诉说过无尽的辛酸和偶然的欣喜？一切无从知晓，只有琴声韵律为

证：走到人生暮年的他，此间情怀已超然而笃定。指尖眼角的语言，已然诠释着他“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的处世哲学，正如苏东坡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那样，他亦一曲天籁任古今了。蓦然念及弘一法师圆寂时的“悲欣交集”四字，尚走在春天里的我，又如何全解其中况味呢？

兴许，人生总是无奈而有趣。人生四季里，每个季节都会有众多的亲人和朋友；然而，太多的心事也许只能对某个素昧平生、偶然间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诉说；或付诸琴弦，或诉与文词章句。无论何种形式，终将成为季节翻来覆去、无限循环中的过往。人或再度成为陌路，乐音词章，也会逐渐被遗忘。这究竟是人生的幸运，还是成长的阵痛与悲哀？春天里的我，尚无深切的体会，也许在若干年后的某个冬天，答案将不言自明。

只是，直觉告诉自己，眼前的老者定是最理想的倾听者。曾经，会有过多少人，在心中默默对他诉说心事？亦或冒昧打断其丝竹之音，然后促膝相拥、侃侃而谈……我欲言又止，只是陌生人而已，该聊些什么话题？兴许高人雅士真能心有灵犀；欲言又止的刹那，老人紧闭的目光却犀利而炯炯地直逼我眼角的余光。琴声始终未断，丝竹依然铮铮然……我瞬间不复言语，目光如炬，心羞火燎。此情此景，夫复何言？那经历沧桑、深谙世事的眼神已算最好的答案：你算唯一的听众，可是隔代忘年的知音？

《芭蕉夜雨》之后，是《渔舟唱晚》和《高山流水》。本想掏出钱包找些零钱放到伞下桌角的。心却告诉我，老者并非卖艺求生，他有更庄严神圣的目

的，他通过这种高雅的方式，实现精神的升华和灵魂的皈依。世间万象如名利者，不过俗物耳，即便求之，亦当以高洁的方式。

雨依然不紧不慢地下着。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脚步也渐渐匆忙了。我知道，我该回到属于自己的生活里去了。睿智的老者两次开眼，就读懂了我的心事，而我在与他四目相对的刹那，不仅读懂了琴音，也读懂了心灵之音。其实，我是否能成为他的知音对他并不要紧。因为在翠湖甚至昆明，这样古朴的老艺人，拥有来来往往难以尽数的听众。况且，他以天地万物为知音，如他身后的古树，树上的黄莺，脚下的土地，坚守的心灵……

从今以后，无论我天涯何处，荣辱与否，那古筝曲将是我生命中永恒的琴音。琴声教会我该去度过每个四季。面对人间天地，个人得失荣辱何其渺小，何不将自己交付自然，与万物同呼吸。

（选自《文心》第七辑）

HOMESICK · LINXIA

## Homesick · 临夏

□ 何娜（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10级国际政治）

我从不曾想过我会想要回到临夏，直到离她越来越远。

北京入冬了，学校周围荒凉丛生，“妖风”开始嚣张起来，叶子倒是还算斑斓得好看，只是也带着岌岌可危的悲怆意味。据说，长安街现在美得不得了，还有前门大街的银杏。我想去看看，想了想也作罢了。这城市太大，反而变得处处拘束。不像临夏那样的小地方，想去哪里便可以轻快地去。这话没有一点点的贬义，我就是这么想的，一切正如我所说的——

在临夏这个小城市里，去哪里我都喜欢走着去。街道上人很少，小时候便喜欢在街上自顾自地转着圈，或者跳来跳去。街道两边曾都是低矮的楼房，现在渐渐变成了高楼大厦，但是人还是那么少，生活还是那么平静。人们走得不快，女人们往往还会逛逛街边的小店，店主殷勤、嘴甜，个个笑眉笑眼。路人形形色色，有打扮入时的年轻人，擦着厚厚粉底的臃肿的妇女，可爱又有点脏有点坏的小孩儿，还有不少俗里俗气的“非主流”少女和有点儿痞气的少年。不经意便会与相识的人们相遇，使用临夏话寒暄几句。实在走累了，可以坐公交车。公交样子不大，甚至有点小气，但是也舒舒服服不算挤。或者招手搭个出租车，绿色的小小的夏利，4块钱起价。

我喜欢过年时候一街道的红色。路边摆满挂满了灯笼、花炮、中国结，一片喜洋洋的红，每个人都能被感染。摆摊的商贩和顾客都穿得厚厚的，呼着温暖的白气，讨价还价。孩子们拿着那种长长的花炮，拎着大大的福字，在一个个摊间穿梭，跟着大人办年货。宋家巷口地上都是鱼鳞，边上的肉铺口挂着新鲜的羊肉。街边的火锅店坐满了人，热热闹闹的。好好吃完了也要坐一会儿，喝着茶，聊着天，爽朗地大笑着。一切都再平静自然不过，再现实普通不过。但是，我所常常想念的就是这样的街道，这样的路人。

如果冬天某日，起床拉开窗帘，外面白雪皑皑，那确实是一种自然的惊喜。下雪之后，更安静了。车来车往的声音远远的，反倒显得安稳的寂静。马路上有着清晰的车辙，树坑里残存着堆雪。人们小心翼翼地在易滑的地砖上走着，脸蛋冻得通红。有些地方的雪还没有被打扰过，静静地铺在那里，有让人不忍触碰的无暇。而在下大雪的夜晚，在淡黄色的路灯和车灯的光里，可以清晰地看到雪花像鹅毛一样倾覆下来，仿佛永无止境，带着宇宙永恒的神秘感和大自然浑然天成的宗教圣洁迷人心魄。

到了夏天，天气晴朗干爽。太阳刚好是适合一个舒服又灿烂夏天的太阳，天空刚好是适合一个平静又美好年华的天空。再朴素的树都在滴绿的树叶里获得了绚烂的绽放，富贵饱满的牡丹花都开好了，一朵一朵，羡慕行人。女人们穿出她们漂亮的裙子，撑着阳伞，徘徊在新华街一间又一间衣服店里。男孩女孩花枝招展地站在金德商场门口嘻嘻哈哈聊着天等着人，带着点儿青春的暧昧和羞涩。各处的茶园里坐满

了人，喝茶、聊天，伴随着哗啦啦的洗牌声。傍晚时分，凉了下來，人们吃过晚饭，三三两两出来，在新建成的大路上散步。路边往往有跳舞健身的人，伴着过时而俗套的音乐，认真地踏着扭着，驻足观看的路人则悠闲地看着。一切都自得其乐。

一切都再平静自然不过，一切都再现实普通不过。但是我所常常想念的，就是这样的冬天，这样的夏天。

大概使我最不能抵抗的就是美食的诱惑了。有时候，我莫名其妙地非常想吃发子面肠，它是一种临夏的小吃。想在那个戴着白号帽的回民老爷爷的店里要上一碗，拌着醋、蒜和辣子，有种特别的风味。或者是来一份人口爽滑的微黄透亮的酿皮子，在长条板凳上坐下来，有点辣，又香得上瘾。

临夏有许许多多的东乡手抓馆，吆喝着的勤快的堂倌端着一盘盘羊肋条殷勤而来，再加上一杯茶，几颗蒜，一碗面片，这一顿就美美地吃好了。

还有回民开斋时候的果果和散子，香脆可口。不同的样子，不同的花纹，就如一个个小小的工艺品，显示出回民妇女的灵巧。

临夏有一半人口的穆斯林，他们与汉族之间各有各的风俗，又共有相融得来的文化。人们在这些习以平常、漫长的历史中，保持了对彼此的尊重，又受到了彼此的影响。

这一切正是我所想念的，也正是我从未预料到会想念的。

长大就是离开，离开父母，离开家乡，离开自己。这或许是一场苦行，最终修得一个迟来的顿悟。

我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厌倦得不能再厌倦的街景，最终变成了牵挂得不能再牵挂的心，留恋得不能再留恋的风景，在千里之外，遥遥地寄着源于小城市不擅表达的缱绻之情。

离开临夏已是四年，从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到现在几十个小时的车程，仿佛离她越远，才越能看清她，离开她越久，才越能体会她的味道。或许，所谓家乡，就必须和她保持着一段距离，流浪和漂泊开始，才是家乡的意义。

我不曾想过我会想念临夏夜晚平凡又干净的天空，但是我却不知不觉这样了。在高中的时候，上完晚自习回宿舍的途中，我总是抬头看着那片妖媚的泛红色的天空，我一遍一遍跟好朋友说，我家乡的天从不是这样的，我们那里能看到小小的星星。

我不曾想过我会想念临夏干燥平静的夏天，但是我却不知不觉这样了。初来北京的时候，晚上总是热得难以入睡。我想念临夏舒服的天气，我早已习惯了干燥和一切刚刚好的温度。

我不曾想过我会想念和妹妹挽着胳膊到处瞎逛的下午，但是我却不知不觉这样了。在熙熙攘攘的大城市街头，一个人的身影势必显得格外单薄，人们的脚步都疲于奔命，再鲜有那样悠闲自在的下午，那样自然亲切的闲谈……

可是，家，毕竟是一个避风港，只能停歇暂避而化解不了风暴，最终都是我们回不去的地方。当离开家，这所有领悟才逐渐显出，人的智慧确实是无可救药，非得这样迟钝和滞后不可，非得用疼痛和伤口交换不可。

怀揣着小小的野心，我依然不后悔我的离开。

有些地方有些时光有些人就只适合怀念，就像临夏对我而言，就只适合做我的家乡，我愿意将她的名字想象成我所希望的“春末临夏”的诗意去独自享受她的美丽，让她占据我心里一个不可替代的特殊位置。

这个时候的长安街美得不得了，但是我不会忘记普通又狭窄的临夏街道。长安街再美，只是风景；只有临夏，那才是我的家。

（选自《文心》第七辑）

DENGXIANGSHANJI

# 登香山记

□ 张洋（北京，中央财经大学）

香山者，燕京名胜也，在北平旧城西五十里，以其山势奇崛，势若香炉，故名之“香山”。金世宗大历年间筑甘露寺于其上，后历代皆修饬之，至清高宗十年，更名“静斋园”，遂成大观。以其上多植黄栌、枫树，每至霜降，则红叶裹山，殊为异象，燕京百姓争相往观之。庚寅年秋，余求学于京畿，九月廿三日，携友共往之。

驱车至山五里许，游人弥望，车马行人皆如蚁攒，熙攘不可名状。余等遂以步代车，跋涉而上。间有华轩轻轿，壅途塞路，人皆侧行。夹路幡旗招展，油烟肆流，商贩穿梭游弋，当街叫卖，一见杂乱，则六根俱罹。余深恶此，遂急步趋行，竟不回视。入山约里半，至玉华山庄，始觉游人渐稀，四围稍敞。凭栏而望，见香山隐隐，雄踞京西，红叶盈目。间以青松翠柏，五色杂陈，华茂丰贍，如织黼黻，如腾红浪，如燃茵菡，奇丽绝伦。少憩，复上行。过多景亭、阆风亭，经栖月楼、晴雪碑，至于香炉峰顶。

其时已近酉，金乌西坠，暮霞出于远岫之上。赤云横谷，金雾吞山，奇光离合，望之灿然。天辉染人鬓面，须眉历历，皆若流火。远眺京城，灯华隐隐，如春星数点，明灭海上。余临风叹曰：“噫嘻！张宗子昔谓金陵燕子矶：‘森森冷绿，小楼痴对，便可十年面壁。’今吾与子负笈于此期年，终日惶惶遽遽，

何尝心屏杂垢，悠游学海？今去城五十里，而浮生冗集，犹胜庙祝之时，可见天下真无面壁处也。呜呼！苟以天下之大，吾侪欲觅一面壁处而不可得，遑论破壁乎？”

“公之论舍诸心而求诸外，根本倒置，不宜谬乎？”余大惊，回首视之，见一人矫然立于山石下。其人容貌颇肖余，而衣冠甚古，装束大类唐人，倏然而见，曾不知其所何来。“彼大德龙象，遁迹市廛，交往无非引车卖浆者流，凡所证果，皆成菩提，以其心蜕浮尘，故无往而不会意于胸，何必效古人危坐枯禅欤？至若市俗之徒，日汲汲于蝇头之利，虽其腰万贯，衣紫袍，偕二三党人浴乎沂水之上，饮绿醪而自得，不过于世上添一二高阳醉徒耳，又何得于心哉？以其心被枷锁，若南冠之囚，不足与论风月也。今二公名根未泯，利欲方炽，不能意山水之胜，体圣人之心，又何怨于物乎？刘彦和‘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云云，殆谓公矣！”余不觉愕然，惭色形于面，谢曰：“适闻公之高论，如醍醐灌顶，矍然自省，弟虽不敏，请从兄而受教。”其人笑曰：“兄何过谦之甚哉！弟本齐东一野人，未受圣人教化，徒逞口舌之快，有辱二公清听。”问其姓名，复笑曰：“生我兮泰山之阴，育我兮济水之滨；性疏狂而懒交游兮，不见容于道德之君。叹世人莫余知兮，徒抱残而守身；泛五湖以明志兮，甘散发而为废人。”长歌顾盼，旁若无人，言毕而去，没于衣冠中，不知所踪。

余若有所失，怅然良久，结舌不能下。顷之，人烟尽散，环望旷然。其时金霞既隐，夜色四合。唯见

京城灯火，光焰熠熠，如银光万道，往来交映，依稀可辨来程。因思适才之事，非真非幻，恍然若梦，竟不可名。山巅寒气袭人，西风唳面，高处不可久立。遂偕友返拾旧途，缘阶而下，复归红尘。

(选自《文心》第七辑)

YANZI

## 燕子

□ 康力臣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2010级经济研班)

在北京看不到你的倩影，我便又寻到了天津，那儿也听不到你的呢喃细语。燕子，你势必要与这繁华的城市绝缘吗？你也不喜欢这一派的喧嚣拥挤，不喜欢这错落有致密密麻麻的排列吗？哦，那我该去哪儿寻你呢？

踏上城市的公交，随着它穿过城市的每一条大街，从市区到城郊，我尽力留意着每一处的动静，你是决不会伫立待劳的，我便只管那一缕缕的动态，那里肯定有你。可结果总是让我失望，直到晚上那明晃的启明星和飞机刺眼的灯光划过。这一晚，我左右翻转，久久不能平复。朦胧地入睡了，这一晚睡得并不佳。

对你的记忆回到了儿时的乡下，那时我年纪尚小，时常光脚赤膊地跟小伙伴们在泥土地上玩耍。有时赤脚走石子路，路硌得我们龇牙咧嘴，面面相觑之后是尽情地笑。膝盖的疤也是这时留下的。我们中的某一个能抓住小麻雀，却不曾有人抓过燕子。唯有当一只燕子受了伤伏在地上，我们才能小心地捧拾起来，态度极为恭敬，为它疗伤，也不忍亵玩，待伤一好便放它走。有一天，我和哥哥救起一只小小的燕子，它静静地趴着，背着大人我们给它搭了一个小窝，可能是伤重的缘故，最终死去了。我们给它修了一个小巧的坟墓，砖头垒成，深深地嵌入泥土中。我

也放进了好几块小石头，那是我精心收集并认为十分神奇的各种样式的石头（哥哥曾说珠穆朗玛是石头长的，我想我的小石头不仅好看些，而且也能长成大石头甚至长成山）。我俩为它举行了简易的仪式，并相约每年的今天是它的祭日。现在也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了，只记得是个七月，我在上小学，因为那时姐姐还在看“小燕子”的古装剧。

那时各家的门房都会住进燕子，我时常跑到爷爷家去看，看着燕子妈妈往返觅食，喂养张口的小燕子们。它们以黑白色调为主，很好看，飞起来也极为优雅，燕尾服也自是比不了的，只能模仿它们的一个影子。母亲曾将我们比作小燕子，羽翼尚嫩还不足以抵御风雨时，只管张口待哺，而等到羽翼丰满便迫不及待地展翅离开家的小窝，去寻找自己的小窝，再也不会回头。每每此时，我都会傻傻地笑，直到最近一次看着母亲嗔怪的眼神我再也忍不住，反驳：小燕子也是可怜的，它那么年轻便要一人奋斗，独立承担这生命的厚重……再看看母亲，眼神里又多了一分浅浅的忧伤，我尽是后悔了。

走在有花有草的校园里，我问舍友：近几年你见过燕子么？他回道没有。我深吸一口凉气，原来你要远离很多人的！我突然对你没了记忆，我来到了城市，也就没了你的踪迹，你究竟住在哪儿呢？或许你还在那破烂的屋檐下，活在不堪的辛苦中……

燕子，这个不再传唱小燕子歌谣的年代，你还会穿着花衣回来吗？

（选自《文心》第七辑）

QIUHUN

## 秋魂

□ 陈金全（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10级行政管理）

又是一个秋天。还是那个漂泊的游子，带着一颗执着的心，在秋日的枫林里找寻曾经。满地的落叶，不知在向谁诉说着那年的往事；飘零的残花，不知承载了对谁的思念。只是，过往的人，再也读不懂、听不到，曾在这里上演的一切。

“秋高霜气重，孤雁最先鸣。自从怜只影，几度作离声”。自从离开后，他就一直在漂泊，他以为他会把自己埋葬在他乡。可是，如今的他，拖着苍老的身体重新回到留下他诺言的地方。都道岁月无情，可是人呢？人何曾多情过？望着那条破旧的长凳和枯死的树，他才想起了那年，他和她就是在这里约会的。落叶满地，早已掩盖了她的足迹。他坐在凳子上，抚摸着，摸到的不再是她手心的温度，而是冰冷的，落满灰尘的长凳。那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他真的老了，心也已枯萎如残花随风化作了尘。他明白，此生是他负了她。

静静的，拾起一片落叶，他开始回忆关于她的一切。他怀念那个秋天，她眼中那淡淡的愁。那时的他们，都以为彼此是不会分离的，都以为两颗相爱的心会抵制一切诱惑。他们很艰难的坚持，为了未来，为了幸福。他们从未放弃过爱的信仰。想到这些，他开始流泪了。

后来，他离开了深爱的她和那片飘着落叶的地



方。而她，早已在无尽的等待中香消玉殒。她把最美好的思念和年华都托付给了他，那片片落叶上写满了她的哀怨、思念和爱。

“谁谓含愁独不见，秋风过处总销魂”。他终于在秋风里体会到了她留下的爱。那是她用毕生所呵护的爱，也是曾不被他珍视的爱，更是她的泪凝结成的爱。此刻，她已离开。他才明白是他让双飞成为了残梦，是他让她的幸福遥不可及。曾经有过的些许回忆，难道都在岁月里风化尘埃？看着那些开始泛黄的相片，过往的一切在他脑海里不停地出现，那一幕幕甜蜜的画面，足以让此时的他伤心欲绝，只是悔恨在现实面前毫无作用。如今陪伴他的依然是孤独。秋风落叶里，不再有她多愁的情影，也不再有爱誓言。

“我愿用一生的思念和沧桑，谱成一曲幽怨的离歌，为离去的你，唱上千年。千年后的千年，当你归来时，我的歌声将指引你找到我，找回曾经”，也许这就是他对他的承诺，没有恨，有的只是对他无尽的爱恋。这是多美的哀怨啊，美得让人断肠。不知是谁说的：盛开之前的凋零，凋零之后的盛开。人生似花又非花，境遇的转换竟是如此微妙。人生的两面，一面春暖花开，姹紫嫣红，一面秋风萧瑟、凄清冷落。空留下许多遗憾，使人伤感。“浮生如烟亦如梦，只记花开不记年”，世事本来就残酷，人越是期许什么就越不易得到，期望和现实之间的那条沟壑是那么明晰。

流水难归，孤魂已远，曾经的爱早被时光带走了。他带着泪，带着悔恨走了。夕阳下，唯有荒冢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选自《文心》第七辑）

DAONIANWODEWAIZUMU

## 悼念我的外祖母

□ 王苏丹（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10级法学）

夜空深邃，星光璀璨，月光如流水般静静泻在这美丽的草地上，一切是那么宁静祥和。我躺在草丛中，一个人独自欣赏着眼前的美丽景色。

突然，一颗流星划过黑色的天幕，打破了宁静的夜空；然而，就在此刻，我似乎看到了外祖母慈祥的面庞，在广袤的星空中向我招手……

是不是外祖母感受到了我内心的空虚与寂寞，于是她化作美丽的流星来抚慰我这颗孤寂的心灵？是不是因为我求学在外，外祖母不放心，于是趁着机会在夜空中与我相会，让我重聚家庭的温暖？……

此刻，我的心再也宁静不了，思绪随风飘飞到了难忘的从前……

在乡间那交错纵横、长满杂草的小道上，外祖母挪动着那双小脚，步履蹒跚，微笑着向我走来。她依然是那么和蔼可亲，依然是那么温柔体贴，依然是那么善解人意……

外祖母牵着我的手，迎着早晨初生的太阳，伴着小鸟的欢快歌唱，祖孙俩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向学校——希望的前方。

此刻的我已不是从前的我，是外祖母教会了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才让我勇敢跨入学校，如果没有她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我现在就不可能迈进知识的殿堂，因此我从内心深处，深深感激我的外祖母。

要知道，我曾经是一个多么害羞的女孩。我害怕所有的陌生人，即使是我的阿姨、姑姑，我也会躲得远远的。我当时就像一个外星人，排斥所有的人，除了母亲和外祖母。我很少迈出家门，除了与外祖母一起上街买菜，其余时间都在小屋中胡思乱想。我所学的都是外祖母教给我的。因为，是她一手把我带大的。我永远记得她那双粗糙的大手，牵着我稚嫩的小手。

时间飞逝，转眼间走过了四个春夏秋冬，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记得第一次上学的情景，严肃的父亲拿着扁担，拖着我一路走向学校。一个年迈的老妇人——我的外祖母在后面追着、喊着。当时死活不肯上学的我，父亲非得逼着我入学堂。我哭着、闹着，父亲的扁担毫不留情地打在了我羸弱的身上，我感到疼痛。外祖母气喘吁吁的追来了，一手拉住父亲那只强有力的手，一手去抢扁担。或许是父亲让着外祖母，或者是外祖母保卫自己孙女的伟大亲情，她竟然能从父亲手中抢过那扁担。

开学的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外祖母便牵着我的手，一路走向学校。我的脚步是迟疑的，而外祖母的脚步是矫健的，有节奏的。因为她深知知识的重要，她不可能一辈子将我留在身边。她不会让我成为一个文盲，她已经开始思考我的前途，企盼着我快快长大，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然而，校有校规，家属不许同堂上课，但鉴于我的特殊情况，校长允许外祖母在教室外面与我同上课。于是我在教室内，而外祖母就在教室的窗外陪我上课。而我的眼睛就从没离开过外祖母。每次下课，

我便跑到外祖母的怀抱中撒娇，这也成了同学们的一个笑话。

那时已近深秋，风越来越大，外祖母年迈体衰。十天后，她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生命垂危，可在昏迷中却仍然惦记着我的学业。

可恨我当时年幼不懂事，我也因此受到大人们责骂？在医院的三天，我从没合过一次眼，因为我怕当我合上眼睛时，外祖母已离我而去。我在床前轻轻地呼唤着，我不敢哭，因为我知道，我的哭泣只会让她伤心，甚至加重她的病情。我默默地祈祷，求上帝保佑外祖母快快好起来。或许是上苍被我的一片孝心感动，三天后，外祖母病情开始好转，几天后便康复出院。

我因此而懊恼不已，要不是我，外祖母就不会躺在病床上，与病魔恶斗。于是我跪在外祖母跟前，虽然我知道她不会怪我，但我仍然请求她的原谅，并发誓：我以后自己去上学，我会好好读书。外祖母欣慰地笑了。

从此，我便独自一人踏上了求学的道路。虽然有时外祖母不放心，到学校看看，但我已不再那么害怕学校的生活，我开始逐渐适应了陌生的环境。

外祖母一年年地老了，时间这个“疯子”，对外祖母究竟干了些什么？他抽掉了外祖母身上几乎所有的水分，捻碎了外祖母的身体，现在外祖母瘦得皮包骨头了，瘦得连翻身也没有力气了，她只能在母亲的搬动中翻身。可是他保留了外祖母的灵魂，我的外祖母依然活着。

每当我回家时，外祖母就特别高兴，失去光彩的

眼睛会放出光芒，毫不疲倦地听我讲学校的事情。当我拿着一份份奖状到她跟前时，她脸上会呈现出幸福的微笑，似乎活着有了更多的意义。这或许是支持她活着的唯一信念和理由。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继续做的，有很多的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面的。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放手、转身的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诀了。

就像我那天推开门的刹那，外祖母已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我用朦胧的泪眼凝视着外祖母平静安详的脸庞，往事一幕幕重现在眼前，它们都已经过去，永远不会在我的生活中重演。以后的日子，我将失去外祖母的关怀和爱。我曾经答应过她，长大后，要带她环游世界，要让她快乐的生活，买最好的东西来孝敬她，然而现在没有机会了。想到这些，我泪如泉涌……

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亲人离去的悲痛。

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倒流，回到从前，但我会以现在的我而不是从前的我出现在外祖母的面前，或许这能让她有一个安乐的晚年生活，让她少操一份心。我懊悔自己的不懂事，不能好好的孝敬外祖母，而让她辛苦大半辈子之后还要抚养我，然而我又给了她什么？

上苍啊，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在我懂事之前，你要带走这么慈祥的一位老母亲？让我在失去之后才想去重新珍惜和拥有！我留下的是一生的遗憾。可惜一切都太晚了，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但愿还有来生，我能够再做她的孙女，好好的伺候她……

但愿宇宙深处真有一座祥和旖旎的天堂，慈祥的外祖母就在那里。终有一天，我要穿越悠长黑暗的时光隧道，去追寻她老人家的旧踪。

愿死者有她的天堂，愿生者有她的寄托。

（选自《文心》第七辑）

XIANHUAGUZHDUI

# 闲话故纸堆

□ 王夏耘（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9级税务）

“饥读之当肉，寒读之当裘，孤寂而读之当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宋代藏书家尤袤的这句话，我一直非常喜爱。张岱曾说，无癖者不可与之交，盖因其无真性情，这话也许过于痴顽，但对一个痴迷于书的人，无疑非常可爱。

我或许算不得一个痴爱书的人，只是离不开那些白纸黑字，它们填满了二十年成长的轨迹，并且将一直延伸到远方，无论十年百年。

我依稀还记得从前住的老院子，灰扑扑的外墙，内里刷得雪白，家具打得不多，两具书柜稳稳站在记忆的一个角落，在人还不及桌面高的时候那便是立地顶天，教人攀爬不得，只好仰望。后来得窥全貌的那一柜子书，都是七八十年代的版本，有着偶尔错行的、微微下凹的铅字和泛黄的纸张——我从来没有弄明白，究竟那种黯黯的黄色，是时间的痕迹，还是纸张的本色？

一九九五年，我们就搬离了那里，后来我有了自己的书柜。再后来，爸爸的那些书都开放了给我随意翻。十岁的时候，我喜欢《海蒂》，却读不懂《奥列弗尔》，更不懂《悲惨世界》，但不知为什么依旧读了下去。那些潮冷的江南的冬夜，我捧着书窝在电热毯烘过的床褥上，看冉阿让找到了小珂赛特，带着她离开那个令她恐惧的、原不属于她的家，忽然便觉得

很温暖。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记忆，在时间潮水般的软软打磨中，始终保持鲜亮。我会喜欢那些纸页，是否是因为它们不经意间占据了那抹亮色？

或者，行走在这个校园中的我们，没有谁不是与这些纸页、这些油墨的香气结缘，可是，毕竟这个时代已经与那个遥远的、手抄木刻的时代迥然不同了，有太多的文字，通过各种渠道铺天盖地漫溢出来，而它们在很多时候，既没有纸张的从容，也没有那种仔细斟酌，细心校对的精致。

当书籍被困于纸张上的时候，它们是矜贵的，网络中传递的那些字符与它们的成本相较简直不值一晒。在网络迅速扩展的前些年，曾经有人担忧过纸媒书籍行将萎缩，乃至完全被电子书刊所取代，这种担忧到如今仍然没有消泯。

但我想，书籍不单单是文字的集合那般简单，它是一种沉甸甸的质感，是作者、校者、编者、出版商共同的作品，只要它一日不失去它的这份骄傲，它就不会消失。我们无法预见未来，无法得知是否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时间里，会有这样的一则新闻：世界上最后一家纸质书出版企业已经停业……在我们已经不再使用磁带，忘记了传呼机的模样的现在，似乎我们已经能够习惯一件过去曾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就这般悄无声息地退出生活。

我知道，即使有那样一天到来，我也会永远留着我的那些书。藏书的确可以成癖，我讨厌将读过的书赠送他人，更有甚者，论斤贱卖，可是依旧有许多过去爱不释手的书，在我想要重读的时候，却忽然地再

也寻不到了。

无论如何，搬家仍旧是一件辛苦事，出生至今我总共搬过三次家，略去1995年的一次不计，其余两次中，整理起旧书来都是一头大汗。我还记得当初将所有的书从书柜中搬下来，整整齐齐地码进纸箱里，用胶带和塑料绳固定，忙了整个下午。运家什的卡车来来回回数趟，最后一车中有小半都是旧书。那次搬书的忙乱里，妈妈半是独断半是商量地将我的一大箱连环画转送了亲戚，我偷偷惋惜了很久。

那些旧纸呀，想起来的时候，总是让人觉得怀念又温柔。好些年以前，堂弟从爷爷家中一张老式的架子床底下，翻出一只结实的木箱来，打开一瞧，里头竟然有许多从来不曾见过的旧书。我好奇地想要拿来读，可是那些书因为阴暗和潮湿，长满了霉斑，已是一连数行辨不清文字。后来它们又被收进了那只箱子，我至今没有再见过。

书籍是否都会走过这样一程呢？人们撰之、印之、藏之，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们又辗转人手，并在很久以后最终消失，在读过的人记忆里留下最后的涟漪。完整圆融，好像另外一种形式的生命。它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等待着三五知己，等待他们翻开，等待他们会心而笑，等待他们离开……这些故纸，这些旧友，让人如何舍得丢弃？

（选自《文心》第七辑）

YOULANCAO

## 幽兰操

□ 京华眷客（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9级财经文秘）

我总会这样想：人必要有所嗜好，才是真性情。你可以爱猫爱狗，可以爱花草树木，可以爱文学、爱音乐、爱绘画，甚至可以像辜鸿铭爱闻小脚老太太的脚气，在我看来亦无可厚非。人有所爱，嗜而近于痴，则必为真人。

自古以来，爱花草树木者众多。诚如北宋理学名儒周敦颐在其名文《爱莲说》开篇所云，“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这实在是至理良言。屈原爱香草，陶渊明爱菊，唐人多爱牡丹，林和靖爱梅，周敦颐爱莲，周总理爱海棠，因其各有所爱，故其各自可爱。我虽凡夫俗子，却酷爱兰花而近于痴人。

我爱兰花，尤爱墨兰，概因墨兰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漫山遍野，所以家乡在我的印象中亦是墨兰的故乡。母亲说，小时候若有人问我最自豪和浪漫的事是什么，我总是回答说是“和兰花做邻居”。墨兰是我最早知道的兰花品名，在我八岁那年，一个到后山采药的老中医告诉我，那种类似“韭菜”的草，就叫“墨兰”。

我是个从小爱花的人，尽管母亲多次吓唬我说小男孩如果太喜欢花，长大以后就娶不到漂亮的女孩做老婆，甚至会取个丑八怪，而且只能生女孩。但我并不以此为意，更死心塌地地认为，母亲一直就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她用这话吓唬我，只不过是担心我

们家会因此“香火难续”罢了。我更乐意以后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我更相信喜欢花的男孩，长大了一定能取一个花枝招展的漂亮女孩。因此，从那个再未谋面的老中医告诉我那是“墨兰”后，我就喜欢上她了，说不出任何原因的喜欢。我总在放学后扛着小锄头到后山里去挖韭菜样的兰花，虽然有时挖到的并不是兰花，但我也将她们栽培在自己的花圃里，精心耕耘。如今，虽然花圃早因父亲新建房屋而占据了，但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个花圃种满了各种花草，我欣慰自己是个称职的农民，没有出现陶渊明诗中“草盛豆苗稀”的景象。

那年以后，墨兰不仅是我的老乡和邻居，更是我成长的伴侣。十多年来，尽管成长的轨迹从滇东小镇蜿蜒到了京国帝都，东北西南纵横三千里，漂泊求索寒窗已十年，我却从未曾感到过丝毫难以排遣的孤独与寂寞。因为无论人在哪里，我总喜欢买一盆兰花作伴，与兰为友。心绪不可名状地烦躁时，只要摆弄一下盆栽中的兰叶，总会倏然平复如故，甚至雅兴卓然而来。兰花自是不常开，但“观花一时，赏叶终年”，对花瓣，我倒并非有特别的钟爱，反是兰草，可算是一见钟情。新芽鹅黄，兰叶油绿，生机盎然，相得益彰。静静听着嫩芽破土而出的声音，意识中总有一种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力量。株株甜脆欲滴的嫩芽，跃跃欲试地向上窜蹿着，窜蹿着，把人的消极颓废情绪都感染了，最后只让人目瞪口呆地站着，紧盯着，盈耳只是翠芽生长的声音，鼓励着我沉淀思绪，一路向北。

我的家乡在云贵高原的中部，山水虽秀，却鲜

有名山大川，更乏文化名人歌之咏之，原也不足为外人道。虽然五百年前徐霞客曾一路西去，探明南盘江上游的马雄山即为珠江源头，但所谓“三山四水八大景”，亦不过当地土著才津津乐道，引为自豪。若不是当年红军长征，毛泽东和三万战士历经千辛万苦，一路跋山涉水，踏过乌蒙山一年后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兴倏然狂飙，若那首总结性的《长征》中没有“乌蒙磅礴走泥丸”之句，兴许磅礴的乌蒙山，当真要如泥丸般至今仍在滇省众山中掩面哭泣其命途多舛了。那时刚刚会背《长征》的我，怎么都想不通这座磅礴大气的乌蒙山，会像“泥丸”一枚？南北一脉纵横，可算“神龙见首不见尾”了。清晨和傍晚时分，总能远远地看见山中烟雾缭绕，云蒸霞蔚。后来读到刘禹锡的《陋室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就总是幻想，这座烟雾弥漫的山里，一定住着神仙。可爷爷告诉我的是，山里有狼和身形像鹿的麂子，却没有神仙。后来，我才明白，这山里其实住了神仙，这“神仙”，就是兰花。

兰花被古人目为“百花之王”，列中国十大名花之首。中国兰在园艺上主要有春兰、蕙兰、建兰、寒兰、墨兰、春剑、莲瓣兰等七大类，共上千个品种。云南素有“动植物王国”之称，各种兰花均有名品，乌蒙山独以“墨兰”享誉滇省。我曾经探究其因，后来读到明代高濂的《兰谱·附录》之《培兰四戒》有养兰真诀十二字云：“春不出，夏不日，秋不干，冬不湿。”方知墨兰喜阴而忌曝，喜暖而忌寒，喜湿而忌燥，喜肥而忌浊。盖因乌蒙山脉蜿蜒盘旋在云贵高原中部，受西太平洋暖湿气流和印度洋暖湿气流交汇

影响，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雨林季风气候的过渡带，故其山高林密，遮阳蔽日，幽涧淙淙，实在是墨兰幽居的好去处罢。

童年的记忆中，总少不了采蘑菇和挖兰花的景象。童年的我，并没有文化，不懂得兰是“花中君子”，古人以兰比喻品质高洁、与世无争的君子。老中医告诉我，这种像“韭菜”的兰草价格昂贵，居然有花卉商人因兰而富，如古人所谓“兰一盆而过十莒，贵者价至百余金”。我虽然家里穷，但并不寄望于挖兰花卖钱，而且我挖的兰花从没卖过，一是不知道去哪里卖和应该卖给谁；二是基本没有敏感的商业意识和头脑。所以，我挖回去的兰花，总是栽培在院子角落的花圃里。母亲总说我只爱摆弄花圃而不爱读书，以后注定要一辈子当农民。但我那时总是想，只要能种兰花，一辈子做农民又何尝不好？尽管多年后的今天，我一直自责那几年挖回去的兰花，并没能在我的精心培育下岁岁欣荣，且大多在挖回去一年半载后就枯死了。那时的我，对挖兰、养兰，总是锲而不舍，乐此不疲。

自从上了高中，课业繁忙，中学放假的时间少了，我就很少回家。似乎人也变懒惰了，即便周末回家也没那份闲情逸致进山去，况且那几年慕名前去村后挖兰倒卖的商贩不少，漫山遍野的兰花逐渐枯竭，非荆棘丛生的悬崖峭壁，已然难觅其踪，亦难闻其香了。高二时，又读到文化先师孔子“芷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的话，我就认为所谓“幽兰”，定要静静生长在无人问津的幽谷，才有“野芳发而幽香”的韵味。我开始

为自己挖兰的行为而自责，更怨恨那些挖兰草赚钱的商贩了。

我虽然再没有上山挖过兰花，但对兰花的喜爱却丝毫未减。我讨厌那些倒卖兰花的商贩，却又有些感谢他们。我不再挖兰花了，我却依然喜欢养兰。高二那年，我狠狠地节衣缩食，省一个月的午餐费，如愿从花卉市场上买到了两盆兰花，养在床头的书柜和宿舍唯一的书桌上。那时我迷上了“兰艺”，偶然在书摊上翻到一本《滇兰品位识鉴》，其中似乎提到一本名称约略为《南中幽芳录》的明代古书，两书对滇兰名品和种类有详尽介绍。遗憾的是，我只能每天午饭时去看，摊贩见我不买，后来就不愿再借我看，其中内容，如今几乎全然忘却了。两盆兰花伴了我三年，高考后，我扔了许多考试资料和书籍，却愣是坚持将两盆兰花带回了家。为此，同学们开玩笑说我是“附庸风雅”，老师教导我说这叫“舍本逐末”。

北上京华求学时，我原是打算从云南带一盆墨兰的，但终于在爷爷和父亲的劝说下作罢了。那天我要带着走，爷爷说我若要带兰花，他就给我抱着花盆送到车站。我听到八十高龄的爷爷这话背后的深意，眼泪就扑簌簌在眼眶直打转。成长，在父辈的眼里似乎总意味着懂事和收获，而在我却也免不了迁就和失去。我知道，爷爷和父母希望我到北京专心求学而不是去换个北国的城市养花。“树欲静而风不止”，爷爷已然垂暮，我怕自己成长的速度甚至远远慢于父母老去的速度。所以，任何兴趣爱好都应该以爱父母亲人为前提，爱养兰花亦复如是。

大学伊始，我将对兰花的喜爱转移到介绍兰艺

兰史的书籍上。莫磊先生编著的两册《兰花古籍撷萃》和清代许夔梅的《兰蕙同心录》诠解成了床头枕边书。此后爱兰，已全非童年时无因无由的“爱兰”了。童年之“爱兰”，多因童心的好奇使然，如今身在大学象牙塔的“芝兰之室”而更“爱兰”，是爱其芳、爱其“王者香”、爱其君子气、爱其悠悠文韵了。

今冬适逢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之际，全班同游中山公园以缅怀孙中山先生。意外的惊喜和收获是，竟在中山公园唐花坞有幸参观国兰展，各色兰花开品极高，幽香阵阵袭来。久违的墨兰，花虽未开，叶宽如黛，姿态挺拔，风情万种。久违的感动瞬间潮湿了心扉，脑海中充溢的竟是宋末越时庚在《金漳兰谱》中写兰的话：“花头差大，色映人目，如翔鸾翥凤，千态万状。叶则高大刚毅劲节，苍然可爱。”

更为巧合的是，彼时唐花坞东边的“来今雨轩”传来的歌声竟是王菲演唱的《幽兰操》，改自传为孔子所作的《猗兰操》（蔡邕《琴操》载），其词曰“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中唐文儒韩愈又补录轶文曰“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今天之旋，其曷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觐。荠麦之茂，荠麦有之。君子之伤，君子之守。”淡淡忧郁的旋律中，看到朱德同志题在中山公园的《咏兰》诗有句曰“惟有兰花香正好”，倏然兴味即起，少年心境竟流连徘徊，遂提笔借《幽兰操》之名，记写了一篇

小诗聊抒情怀，乱句曰：

一幅泼墨山水图绵延欲连环/一曲天籁幽兰操古韵押委婉/千年前有知音曾相约合乐操《幽兰》/曲谱不传更难解前世今生缘字诀纠缠……

诗虽无深意，却实在交织着当时内心太多的情绪和怅惘。

王菲演唱的《幽兰操》是韩愈《猗兰操》的变体，作为电视剧《孔子》的主题曲。先师孔子“历聘诸侯”而“莫能任”，返鲁途中过隐谷，见芴兰独茂，喟然而叹：“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托辞芴兰而自伤其生不逢时，圣哲旷达，不以物喜己悲，故结言曰“我虽不用，于我何伤”。后世唐宋元明清诸名家，儒者如韩愈，文士如崔涂，宦者如陈廷敬，多有同名仿作，或以抒怀，或以明志，可算是隔代知音了。

“众香拱之，幽幽其芳。不采而佩，于兰何伤？”兰虽被冠为“百花之王”，有“众香拱之”，却依然“幽幽其芳”，甘愿在幽涧独芳自赏，故为“花中君子”。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德如璞玉，香比兰芳，却不为诸侯所采佩，而这又“于兰何伤”呢？“善建者不拔”，在文明的长河中以日以年，渭水依然泱泱，君子如兰，始终奕奕清芳。

墨兰的可爱处，在于其幽香清远，素洁脱俗，在于其“不与桃李争艳，不因霜雪变色”，在于“兰生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秽，更怜细叶巧怜霜”，在于其“深林不语抱幽贞，赖有微风递远馨；开处何妨依薜砌，折来未肯恋金瓶；孤



高可把供诗卷，素淡堪移入卧屏，莫笑门无佳子弟，数枝濯濯映阶庭”；在于其“一径寒云色，满林秋露香”，在于其“能白更兼黄，无人亦自芳；寸心原不大，容得许多香。”

又是北京的冬天了，冰雪皎白，寒鸦声声。兰叶苍翠，幽芳奕奕。客居京华，能和这群可爱的同窗瞻仰行如兰佩的先贤圣哲，我感恩并敬佩生命中所有“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的恩师，想念远在家乡的每一位亲人，更怀念起挖兰花的童年了。

（选自《文心》第八辑）

XINJIANGDUANXINGXINGZHEWUJIANG

## 新疆短行， 行者无疆

□ 张静静（北京，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新疆行，天山下。牛羊肉，哈密瓜。桃杏甜，香喷喷。鲜香长西瓜。品品鲜奶茶，去看骆驼马。喀纳斯湖边，水怪哪里啊。吐鲁番骄阳，晒成葡萄干。长空无际蓝，我不想回家。”

我不知道该如何用文字形容这次新疆短行的感受。当我在开满鲜花的山坡上奔跑时，当我在火热的火焰山前疾走时，当我在阴凉的葡萄沟里吃西瓜看舞蹈时，画面早已不足以表达我当时的心情，也不能真实有趣地说与旁人，我只是希望这次简短的游玩中的画面能够定格得多一些，多停留一会儿，哪怕只是一会儿。

借着出差的机会，终于来到我向往已久的祖国西部，又碍于时间原因，不能在此久留，飞逝的几天时间让人满心震撼和喜悦，流连忘返，心中只有个坚定的想法：新疆，这片神奇美丽的西域，我还要再回来。

乌鲁木齐比起其他城市，民族特色更为鲜明多样，尤其是维吾尔族聚居的地区，当那些裹着严实的头巾，穿着各式各色长裙，手里牵着眼睛翘鼻子的维吾尔族小孩的女人们真实地走入眼帘时，她们的色彩毫无怪诞之感，自己却显得异样起来。开会时遇见

几个维吾尔族老师，他们多半热情开朗，心宽体胖，听他们的语言，像是吹口哨一样婉转生动。

新疆归来不吃羊肉，那里的羊肉着实新鲜。当地居民戏称我们是食草动物，而他们则是不折不扣的食肉动物。刚宰的羊煮上，撒上点洋葱，就是一顿美味，鲜美无比，新疆的朋友们吃肉的样子依旧带着几千年来西域游牧的少数民族那质朴而奔放的气质，新疆的水果很甜，西瓜、葡萄、哈密瓜、杏……香气四溢。

我怕热，却被带去体验吐鲁番的热，这真是堪称“折磨”的一次体验。去吐鲁番的路上，经过乌鲁木齐的风力发电站，据说是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站，传说吐鲁番的一位维吾尔族大叔曾经在乌鲁木齐城里和人开玩笑说道：“为什么吐鲁番那么热，而乌鲁木齐那么凉快？因为发电站的大风扇都是朝着乌鲁木齐吹的……”

从乌鲁木齐驶向吐鲁番的路上，明显地感到车里越来越热，到了吐鲁番，地面温度已经达到六七十度，加上天气干燥，除了阴凉处，别的任何景点都无心玩赏，走马观花一遍过去，现在想来，这种热里却是含着很多的趣味吧。当地人享受着这种热，那里昼夜温差大，降雨少，但是那里的人们却大多长寿，他们喝的水是从天山冰峰流下，流经火焰山，通过坎儿井流进吐鲁番盆地，他们吃着新鲜牛羊肉，各式瓜果，他们悠然地行走在这片土地上，只有我们这些突然闯进来的游人们如同突然被放进烤箱的疯狂的蚂蚱。吐鲁番的古丽（姑娘）们，她们的大眼睛让我想起紫色的鲜葡萄，大而明亮，多情生动，让人过目

不忘。

火焰山的热也是名副其实，巨大的温度计显示地面温度60摄氏度，火焰山红色山体的道道褶皱从山顶冲向地面，在阳光的照射下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让人睁不开眼睛。不禁想起西游记里的场景，唐僧师徒当年从这里翻过去，必是暑热难当啊。

另外一个景点是交河故城。这座荒废的城堡，如同一块巨大的面包，从上面掏空。作为一座城市，人们住在“面包”里，很好地抵御了野兽和战乱，但是这种神奇的设计最终也导致了这个王国的灭亡，数万骑兵长达8年的围困，使得这个城堡成为废墟。历经千年的风沙侵袭，文明远逝，留下的是断壁残垣，怒向苍天，还有那些被考古学家发现的埋藏了两百多婴儿的婴儿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婴儿如同城市一起埋进历史的深渊，至今是未解之谜，猜测会让人大脑深处的神经触动，紧张而迷惑。

如果说吐鲁番、火焰山和交河故城让我血压升高，那么南山之行就让我全身心放松，出了乌鲁木齐市，远山一直在眼里，却有长达两小时的车程。一路上，蓝天白云，山花浪漫，路边不断可以看见骑着山地车装备齐全的户外爱好者，还有沿着路边的小径徒步前往南山的人们，远远地看见山腰上点缀着点点白花，又像是白色的蘑菇，抑或是白色的绵羊食草其间……走进了才发现是一些白色的蒙古包，那里住着牧民，他们的马儿在山间行走，背着二三游人赏景，他们的生活在我的眼里是那样的悠然，这里的一花一木都是如此，他们吮吮着南山的甘甜乳汁，呼吸着山里的清新空气，他们的面容舒展，他们可以每日每夜

对着蓝天白云和太阳微笑……我们从车上下下来那一刻，疯狂地奔进开满油菜花的山坡，仿佛一个被装在笼子里的小鸟，终于可以飞回林间。

夜深了，先写到这里，美丽的新疆请等我，等我再次回到你的怀抱。

(选自《文心》第八辑)

SHIGUANGCONGCONGRENSHENGMANMAN

## 时光匆匆， 人生慢慢

□ 曾雪（北京，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2011级财经文秘）

时间飞速流逝，七千多的日子，就匆匆地从我们指尖滑过，带着淡淡的喜悦，携着点点的忧伤。人生就好像一辆车，车辆带走了往身后疾驰而过的一排花草树木，不论是名花还是野草，都匆匆而过……过往的一年多大学往事，现在回忆起来仍旧历历在目，那时的我们年少轻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我想，人有时候确乎是需要静下来的，暂且抛开身上的束缚，去追求内心的伊甸园，让疲倦的身躯在伊甸园里暂且静止；暂且沉淀心灵的杂质，去沉浸于自我的小宇宙，让惆怅的内心在小宇宙里自由徜徉。静下来，细细品味一本书，体悟人名家的经典理论，吸收先人的文化精髓；静下来，慢慢度过一次一个人的旅行，领略各国各地的风俗民情，充实自我的人生阅历；静下来，好好交几个知心的朋友，交换彼此的忧愁顾虑，弥补自己的思维欠缺。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人生，就是在这种方方面面的沉静中成长的，能静下来的人，心思细腻且不乏开阔的视野，眼光长远且不乏坚定的踏实，他们能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抛开世间尘埃，追逐放浪形骸，向往游目骋怀。静就似潺潺的流水，缓

慢才足以览清世间曲折，若像磅礴的瀑布，气势凌人之态就让人望而生畏；静就似明月当空，孤独才足以追忆往事，若像炎炎的烈日，光芒四射之状就让人退而避之，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与人为友，需心存一份宁静，不急于友人带给你利益；生活于世，需心存一份沉静，不急于表现自我风采；行事于世，需心存一份安静，不急于追求速度。自我能力能在静谧中发芽，成长，壮大……

生活在静中的人是快乐的，看淡世间的繁华冗杂，追求心灵的简单纯洁，抛开庸俗的急功近利，怀抱高雅的恬淡悠闲。这种生活态度并非容易拥有，面对世界五彩斑斓的诱惑，静者安之若素，取适其己者为之，躁者趋之若鹜，取利其己者为之。静者在沿途中欣赏到的是优美的青山绿水，躁者在沿途中看到是冗杂的人间百态。一条路向两方延伸，青山绿水带来的幸福亘古不变，人间百态带来的幸福如昙花一现。

生活于当下，我们庆幸自己脱离了十二年的应试教育，因此，我们青涩不再；但同时，我们又缺少像学姐学长们有过的丰富经历，因此，我们还不够成熟。在这个懵懂的过渡期，我们都需要一份静下来的心，静静地来，静静地去，静静地努力，静静地收获。也许，一缕温暖的阳光照在脸颊，一缕和煦的微风抚摸发丝，一杯淡淡的清茶滋润心灵，一本心爱的书籍捧在手心，就够了。

所以，当你忧心忡忡时，不妨静一静，或许静时的看法会更明了；当你面临选择时，不妨静一静，或许静时的思维会更严谨；当你一筹莫展时，不妨静一

静，或许静时的逻辑会更缜密。每天花一点时间给安静，去回忆过往云烟，去畅想似锦前程，让它洗刷疲惫的身体，让它淘汰漂浮的杂质，让它擦拭明亮的双眸，让它带你领略人间无数。

静下来，不是整天颓废于“三点一线”的生活，不是孤僻地沉迷于自我陶醉。静，是一种心态的涵养，这种心态需要在批判中认识世俗，接受世俗。它需要一种淡泊去挖掘兴趣，寻找自我价值。如果在静中不去眼观四路，耳听八方，那这样的静是消极的。静，于内心是聆听自我，于世俗是聆听万籁。身于大千世界之中，内心是万籁的组成，万籁是内心的释放，在万籁中找寻内心的宁静，才是静的最高境界。

（选自《文心》第八辑）

XUEYEFUSHANCHA

# 雪夜赋山茶

□ 京华眷客（北京，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硕研2013级）

来京求学已经五年了，这漫长的五年，是我对家乡的日思夜念。

每到冬天，北方水瘦山寒，空旷的平芜尽是萧瑟，满目凄凉，不见半点鲜绿。我开始想家，想念我的云南，那片四季如春、群芳竞艳，随时生机盎然的红土地。北方的萧条，总是给人一种死寂的压迫，瘦骨嶙峋的山峦让我绝望。我因此更加怀念云南的碧水蓝天。

粗犷空阔的北方惟有一种景致，会让我全然忘了我的云南，那就是北国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冬天的北京，几乎每年都会下雪，这大概也是京华最别致的冬韵了。

我爱雪：大一时，我曾和大学好友结伴雪中登长城，将满心欢喜诉与塞北关山。我又曾踏雪寻梅，冒雪两进大观园。我甚至在那年圣诞节，专门跑到冰城哈尔滨，只为一睹雪乡的风采。大二时，我又踏着晨雪进故宫，登上景山凭吊崇祯帝。大三那年，我凭着大雪纷飞，将身铺开，呈“大”字型躺在冰冻的燕园未名湖中央，却丝毫不顾忌有坚冰忽裂的危险。大四搬到了校本部，又保送了研究生，下雪天无事可做，彼时心情甚佳，我随兴披衣，雪夜出后海，到南锣鼓巷探胡同。叁武兄见我如此痴迷于白雪，又总爱

喝酒，他就“嘲笑”我是没见过雪的云南人，所谓“有酒无雪真俗人”。我反驳他，云南的神奇，不仅在于一年四季鲜花常开不败，还在于终年山头晴雪不消。他笑我吹牛皮，我没有反驳，只告诉他两座山：梅里雪山和玉龙雪山……

虽然一年四季都有雪，但云南人确是少能凭栏听雪。无论在昆明、陆良，还是稍北的曲靖，下雪皆非寻常事。云南真是花乱开，无论春夏秋冬，抑或坝子山崖……

我生性爱花，尤爱墨兰和山茶。山花是我家的邻居，屋后的丘陵，漫山遍野尽是杂花生树，香气四溢方圆百里间。墨兰淡如水墨，低调却馥郁芳华；山茶红艳似火，高调堪比国花牡丹。她们生性似乎不是同道，却又具有同一个特性：总爱开在冬天。对此，我总是认为她们殊途同归，实非异类。我爱摆弄花圃，童年几乎是她们伴着我成长。小时候，我总是想，如果火红的山茶开在白茫茫的雪野里，该是多么明艳的一幅画！

我曾经在三年级学写的第一篇作文《我爱山茶花》中幻想过那种景象，语文老师说我文采虽好，但纯属胡编乱造，没有常识。他还把我的作文读给全班同学听，惹得大家嘲笑了我好一阵子，我也自卑了很久。直到几个月后，我偶然在一个祖父辈的本家（他是村里小学的语文老师）那里翻笔记，我才坚信自己没有错。因为我见他在笔记本扉页写着“古今诸贤咏山茶诗词抄录”，于是喜欢山茶的我偷偷翻看起来。

第一首是李白的《咏邻女东窗海石榴》，首联是“鲁女东窗下，海榴世所稀。”当时我很疑惑，分

明说了是抄山茶诗，为何第一首却是“石榴诗”，而且李白还叫她“海石榴”并简称“海榴”，我当然知道石榴非山茶，但我虽然疑惑，却不敢问那个爷爷。我只好带着疑惑往下看，见他第二首抄的是《山茶花》：

风裁日染开仙圃，百花色死猩红谬。

今朝一朵坠阶前，应有看人怨孙秀。

除了题目，彼时八岁的我完全看不懂，就连题目下面的作者“贯休”我都不知道。我有些失望，却又充满了好奇，便战战兢兢地接着轻轻往下翻。苦恼的是，又是一首《海榴》诗，我只识得前两句：“海榴红似火，先解报春风。”我更加失望了，因为我固执地认为，“海榴”是石榴！但我还是不肯放弃，因为我认识下一个作者——苏轼。于是，我看到了苏轼两首写“山茶”的诗，并且至今过目不忘。我记得第一首是《王伯所藏赵昌山茶》：

萧萧南山松，黄叶陨劲风。

谁怜儿女花，散火冰雪中。

能传岁寒姿，古来唯丘翁。

赵叟得其妙，一洗胶粉空。

掌中调丹砂，染此鹤顶红。

何须夸落墨，独赏江南工。

我爱山茶，也爱雪。苏轼这首诗，题目有“山茶”，句中有“冰雪”，我爱极了，当时却不懂诗意。我害怕被爷爷发现我偷看他的笔记，只好匆匆看下一首，那是苏轼的诗：

山茶相对阿谁栽？细雨无人我独来。

说似与君君不会，烂红如火雪中开。

我虽然天生悟性差，但当时我读过就知道，苏轼此诗写的山茶花就是开在雪中的，不然他不会写“烂红如火雪中开”。我有些激动，居然笑出了声。爷爷听到我的笑声过来窥探究竟，发现我在偷看他的笔记，但他非但没怪我，还与我谈论起了茶花和诗歌。他告诉我，唐宋时代，茶花也叫“海石榴”，所以李白、温庭筠都叫她们“海榴”。爷爷又问我苏轼的诗什么意思，我说第一首读不懂，第二首是说茶花开在下雪天。他夸奖我聪明，又给我讲了那些诗：李白赞茶花的香，贯休写茶花的艳，温庭筠由茶花“报春”而有“归思”，苏轼说茶花有“岁寒姿”，强调茶花耐寒的特性。他又给我讲张炎的词《蝶恋花·山茶》：

花占枝头？自焙，金汞初抽，火鼎铅华退。

还似瘢痕涂獭髓。胭脂淡，微酣醉。

数朵折来春槛外。欲染清香，只许梅相对。

不是临风珠蓓蕾。山童隔竹休敲碎。

还有一首是明代于若瀛的《山茶》：

丹砂点雕蕊，经月久含苞。

既足风前态，还宜雪里娇。

我问爷爷：苏轼说茶花“雪中开”，于若瀛说茶花是“雪里娇”，这就证明茶花能开在雪中，为什么语文老师却说我没常识，同学们也嘲笑我？爷爷说：那是因为老师太年轻，虽然见过冬天的茶花，却没见过陆良下雪，所以想当然耳。

那时的我不懂事，为了告诉同学们我没错，刚好负责班级黑板报的我，专门把这首诗用红粉笔写在最醒目的地方。后来老师夸奖了我，小伙伴们也对我另

眼相看了。我在洋洋得意的同时，更期待着冬天来临时能下雪，让明艳的山茶花“烂红如火雪中开”。

每到冬天，我就总在心中默默企盼着下雪。遗憾的是，我的愿望似乎从来就没有实现过。记忆中，2002年云南下过一场大雪，但那时在上初中，只在校外一座没有生长山茶的松山里和同学们欢快地打了一场雪仗，没能看到雪中茶花开的景象。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云南下雪。然而，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幻想。我将那个愿望寄托给北方。于是，2009年高考后报志愿时，我毅然在志愿填报表上清一色地选了北京的大学。

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我的确见到了何谓大雪纷飞。那年11月，一场大雪如期而来，覆盖了整座京城。我向熟悉北京的同学们探听哪里有茶花，得到的答案却总是失望。好在，我灵光一闪，《红楼梦》中有一幕景象：贾宝玉雪天从大观园去妙玉的道观摘梅花，那景象宛若仙境。于是，我有一种奔向大观园的冲动，尽管大观园是为了拍《红楼梦》而建，并非古迹，但只要能看到梅花，总比心底始终带着遗憾强。

那天的雪下在正午，是个很好的时辰。可惜学校在昌平沙河大洼村，离北京主城太远。我心想，要拉上好友陪我一道前往简直天方夜谭，索性只身前往。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有颗想走就走的心，就能只身上路，即便半道而返，也胜过从未出发。

一路辗转，终于到了大观园。天公作美，我踏雪寻梅，终究如愿。看着凌寒傲雪的红梅，我刻意忽略王安石那首《咏梅》诗，脑海中却又滚出李清照的《渔家傲》：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

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

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

共赏金尊沈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

自小爱雪爱花爱诗词，不是矫情，“造化可能偏有意”罢。虽然没有酒，我却倏然来了诗兴，遂提笔在随身携带的草纸上以《腊月·曾雪》为题，写了几句：

腊月/曾经下过一场雪/在北京/却意念着丽江

雪/曾下在腊月/我想象着/千朵万朵/一夜纯白的景象

红梅有些婉约/开在妙玉仙居的墙檐/

怡红公子/不曾羞怯/独自凭雪/欲摘一枝腊月的高洁

酒令/才行到中途/诗情/就簌簌而泻

妙玉为人如雪般冷/愚顽怕读文章的人/却轻叩山门

难道是/唯有“宝玉”这俗人/才能用/“皑皑”一词

测出雪痕与春深？

……

腊月/曾雪/三千里的恨/我俗也俗了/却非红楼梦中人

诗无深意，却吐尽心中块垒。“烂红如火雪中开”的梦，我做得太深太重了！

然而，我是个浓得化不开的人，即便看遍“此花不与群花比”的雪中寒梅，却终非山茶。此间心事，正如东坡居士所说：“说似与君君不会”，又何可道

哉？于是，只好提笔，再写了一首《雪落》，其末段是：

纸页铺展开/灵魂/却一片空白/原来/雪落心原  
/只是意外

雪化/雪凋/世界脏了/天地黑了/心事怎么猜……

一个固守乡土的农家子，怎么都脱不了骨子里的俗气。我对云南的那种爱，对山茶雪里开的眷恋情怀，并未随着地域和城市的转换而淡去，也并未随着另一种“映雪凌寒开”的梅花而减却半寸。我有些嫉妒东坡居士，他在九百多年前就有幸欣赏到茶花雪里开的景致。而我来自茶花的故乡，身处千年后高科技能够移花接木的现代社会，却至今是个遗憾。

更不可思议的是，今年的冬天，北京居然连半粒碎米雪都看不到。北国风光，惟有萧瑟的平芜，死气沉沉，没有半点活着的迹象。每个深夜，当我拉上窗帘时，只能在绝望中沉沉睡去。有时候太过气愤，我真想如此这般，一觉就是永诀，如果没有雪，就永不再醒来。

然而，“不再醒来”也只是一个恼人的梦。每天清晨，我还是如期睁开眼睛探头向窗外。失望之余，我总是不肯翻身起床，索性窝在被子里玩手机。

清晨八点半，打开空间，我被一幅画和一段话惊呆了。倩儿刚到昆明，就转发了一条有图有真相的消息：

是的，在东北，人们一年有半年都能看雪。但是，也许那里的人们一生都看不到冰雪纯白红茶开的云南风光。

那幅配图，像极了我梦寐以求的景象。茶花张开粉嫩若胭脂的嘴唇，轻轻吻着晶莹剔透的白雪，顿时幻化成一朵白里透红、含苞欲放的骨朵儿，浑然天成，真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彼时期末考试就要来临，我却顾不得那么多了！就是下一刻就奔向死亡的深渊，我也要赶到昆明去。即便有人笑我“孔雀”，我也要自作多情，不远万里去赴这场雪花茶会！我不知道，前生要经历多少跋涉，今生才能等来这场风花雪月。我也不知道，今生要走遍多少山水，才能恰逢其时。我更不愿意想，来世还有没有机会。我只要珍惜此时此刻。无论是千年等一回，还是明年复如是，都不如此刻怜取眼前花，拼却此生一等醉。

北京的机场快轨匆匆穿越过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沿途的风景萧瑟离落。在首都机场等候班机的间隙，我再次打开手机，看着那些绝色倾城的图景，一股袭人的茶花香，蕴着清寒扑鼻而来。首都机场的雾霾似乎也渐次飘散了。在太行山颠，我张开双臂，卷起一朵绵软的白云放进衣袋，我要带着她到那座红土的高原，去赴一场梦寐以求的风花雪月。

空姐笑颜莞尔，泛着晕红的脸面，像极了睡在茶花心里的雪蓓蕾。班机降落在长水机场正是黄昏，夕阳无限好！云南的天就是这样，无论雨雪，傍晚时分多半会放晴，层林染着红晕。杨朔老先生在他的名作《茶花赋》中说：

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

我的确醉了，甫出机场，我就径直打的朝城里奔去，一溜烟儿就到了黑龙潭。这是当年杨朔看茶花的



老地方，五十年过去，这里依旧春深。

是的，春深！虽然是大雪皑皑的冬天，我却丝毫不觉得冷。四年前，我就在那首诗里问过：“难道唯有‘宝玉’这俗人，才能用‘皑皑’一词，测出雪痕与春深？”不料想，那个无厘头的发问，居然成了预言。杨朔说，不见茶花，你不懂得“春深似海”的诗意。我却要说，不见茶花“烂红如火雪中开”，你更不能懂“春深似海”的诗意。雪莱说：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在云南，你是不需要等春天的，因为冬天也可以春深似海！

山茶是神奇云南的一绝。俗语说：云南有十八怪。在我看来，应该是十九怪，万不能少了茶花“烂红如火雪中开”一条。四川有大熊猫是国宝，茶花堪称云南的“大熊猫”。桂林以山水甲天下，云南绝对以茶花甲天下，这大概是没有有人持异论的。明代隆庆年间冯时可写有一本《滇中茶花记》，他说云南“茶花最甲海内，……寿经三四百年，尚如新植。”清代的叶申芑填了一首《木兰花慢·红山茶》词，赞美云南山茶说：

谱滇南花卉，推第一、是山茶。爱枝偃虬形。苞含鹤顶，烘日蒸霞。桠枝，高张火伞，关粤姬、浑认木棉花。叶幄垂垂绿重，花房冉冉红遮。

仙葩，种数宝珠佳。名并牡丹夸。忆吟成百咏，记称十绝，题遍风华。生涯，天然烂漫，自腊前、开放到春除。风定绛云不散，月明玉无瑕。

词人体物精工，语丰意美，蕴藉有味，其遐思所致，堪称绝妙！我又曾读过一本书，是明代江苏太仓的大才子诗人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所著，名曰《学圃

杂疏》。作者在“花疏”一条中说：

吾地山茶重宝珠。有一种花大而心繁者，以蜀茶称，然其色类殷红。尝闻人言，滇中绝胜。余官莆中，见士大夫家皆种蜀茶，花数千朵，色鲜红，作密瓢，其大如杯。……亦花中宝也。

邓拓先生在《可贵的山茶花》一文中据此推断：

“明代嘉靖年间，江苏等地的山茶花，大概都由四川和云南移植过去的。”仅此三例，已然可知云南山茶在史上就名不虚传，甲于海内了。难怪清代乾隆时期，法国人加梅尔翻山越岭到云南澜沧江地区，千辛万苦只为偷几株山茶移植欧美了！我虽然痛恨当时的列强侵略者，却对这些“偷花贼”充满了崇拜心情，毕竟他们是欣赏云南山茶的。比起某些国人的暴殄天物，他们要可爱得多！

黑龙江公园里的茶花，在雪花的点缀中，真是千朵万朵压枝低。每朵茶花都是红白相间，露出涂抹着胭脂的嘴唇，洁白的面庞泛着红晕。我的脑海中立即闪现出这样的独句：

《雪蓓蓓》：那停在半空中的一个吻！

她们的嘴唇太性感了！性感得难免让人想入非非，有种强烈的欲望和冲动，甚至宁愿做“采花大盗”了。我恨不得凑上去再轻轻吻几次。

当暮色退到西山之阴，夜色也就渐次降临了。我并不需要借着任何的霓虹灯光去赏山茶。相反，关了灯，才有一种微醺、温馨、迷醉的心情。是的，我不只醉了，而且我有些着迷了。但我不会亵渎她们，因为她们才是真正的花中仙子。雪色的反衬中，一朵朵茶花含着粉色欲滴的娇羞，无须催情的春药，就给人

一种欲仙欲死的迷醉感。那风情万种的情态，猝然间就能让你欲火焚身，无法自拔。

好一簇山茶花啊！难怪王象晋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写《群芳谱》时就对“山茶”献媚说：

山茶一名曼陀罗，树高者丈余，低者二三尺，枝干交加。叶似木樨，硬有棱，稍厚；中阔寸余，两头尖，长三寸许；面深绿，光滑，背浅绿，经冬不脱。以叶类茶，又可作饮，故得茶名，花有数种，十月开至二月。有鹤顶茶，大如莲，红如血，中心塞满如鹤顶，来自云南，曰滇茶玛瑙茶，红黄白粉为心，大红为盘，产自温州。宝珠茶，千叶攒簇，色深少态。杨妃茶，单叶，花开早，桃红色，焦萼。白似宝珠，宝珠而蕊白，九月开花，清香可爱。正官粉、赛官粉，皆粉红色。石榴茶，中有碎花。海榴茶，青蒂而小。菜榴茶、踯躅茶、类山踯躅。真珠茶、串珠茶，粉红色。又有云茶、磐口茶、茉莉茶、一捻红、照殿红。

如此细致的用心尚不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山茶之名，不可胜数”。所以“花痴”段誉以“云南土著”的姿态总结说，茶花共有“红妆素裹、抓破美人脸、落第秀才、十八学士、十三太保、八仙过海、七仙女、风尘三侠、二乔、八宝妆、满月、眼儿媚和倚栏娇”等十三种。

我素爱茶花，亦爱美人，如何容得“美人脸”被抓破了！兴许多情的段公子也担心极了，所以向美人王语嫣母女解释说：

白瓣而洒红斑的，叫作‘红妆素裹’。白瓣而有一抹绿晕、一丝红条的，叫作‘抓破美人脸’，但如红丝多了，却又不是‘抓破美人脸’了，那叫作‘倚

栏娇’。夫人请想，凡是美人，自当娴静温雅，脸上偶尔抓破一条血丝，总不会自己梳装时粗鲁弄损，也不会给人抓破，只有调弄鹦鹉之时，给鸟儿抓破一条血丝，却也是情理之常。因此花瓣这抹绿晕，是非有不可的，那就是绿毛鹦哥。倘若满脸都抓破了，这美人老是与人打架，还有什么美之可言？

这个神似贾宝玉的痴儿，正像宝玉长在群芳间一般，他唯有长在茶花丛中，生在“茶花城”大理段氏王族，才可能解释得如此形象罢！

云南茶花确是“娴静温雅”的，其实段誉少说了许多茶花名品，例如：紫袍、恨天高、牡丹茶、童子面、雪里红、松子鳞、玛瑙、菊瓣等。其中，尤以“雪里红”可当云南茶花“娴静温雅”的代表。

她们静静地开着，和皑皑的白雪紧紧拥抱在一起，她们不怕冷，不吵也不闹，直到春天来临，诸多仙子登场了，她们才渐次褪去，却也并不哀伤或感叹自身的贡献、遭际与命运。她们当然爱着春天，但她们因着自己的“娴静温雅”，亦欣然将自己的初吻送给冬天，送给纯洁的白雪。这是茶花最高洁的品质，所以爱国的南宋大诗人陆游赞叹茶花说：

雪里开花到春晚，世间耐久孰如君？

凭栏叹息无人会，三十年前宴海云。

他这亦赞亦叹的情感并不足以表达对山茶的爱，他不只看见山茶雪里开，他更看见山茶经风雨而不凋的坚韧：

东园三日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

惟有小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数枝红。

是的，山茶有她自己的情怀和品质。先师孔夫

子有名言赞美松柏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种坚韧，茶花亦当得起。曾子固的《山茶花》说：“为怜劲意似松柏，欲攀更惜长依依。”的确是当之无愧的。苏东坡又称茶花为“岁寒姿”，谓其花深少态，能长共松杉斗岁寒。杨成斋歌颂她“岁寒不受雪霜侵”，王十朋赞颂她“不是寻常儿女花”。邓拓称颂她：“红粉凝霜碧玉丛，淡妆浅笑对东风。此生愿伴春长在，断骨留魂证苦衷。”

这些年在北京，我常对朋友们说，我这个人毫无优点，一无是处。朋友们也就顺着我开玩笑说：“也不能说你全没优点，比如说坦诚、热情、低调、坚韧与不怕冷，就是你身上最明显的特征。”我想，倘“低调”“坚韧”和“不怕冷”尚能算作我仅有的优点的话，这也要归功于曾经陪伴我成长的美艳的山茶花。归有光先生的《山茶》说她们“虽具富贵姿，而无妖冶容。岁寒无后凋，亦自当春风。”正是对云南山茶特质的总结罢！

深沉而凝重的夜色渐渐升腾起来，滇池的东面已经泛起了黎明的鱼肚白。我爱的山茶花，又轻轻地颌首，轻吻着雪花笑春风。我知道，她们不仅娴静温雅，而且坚忍不拔。她们要把绚烂的生命献给明媚的春光。所以，她们不像寒冷易碎的雪花，经不住阳光的敲打。我相信，即便冰雪消融，皑皑白雪再次留给这个世界以污秽和肮脏，娇艳、自信的山茶也会把我们的世界妆点得更好看。

我本是个念家的孩子！按理，既然到了昆明，本该回家！但我在三千里外的北京，只要有雪都不再想家，况且已经在我的昆明走进了那个萦绕心中二十

多年“烂红如火雪中开”的梦境。回与不回，又有什么要紧呢？未若暂引一阕《山茶破》，一路高歌回京罢：

在滇国/常有杜鹃啼血/百合含月/油菜金如海  
娇妍的群芳千朵万朵/而我/却独独偏爱你/花管  
如雨落

……

春分嫣红/夏至粉末/谁在温凉月色里  
窥见你/红装素裹/白瓣/芳卉如雪  
绿晕引红丝/名曰/美人脸抓破

燕舞莺歌的故事太深/究竟/该从何处说

……

火红的山茶啊/你这花中的国宝/动植物王国的大熊猫

千百年来/你虽幽居在群山峻岭和深谷/却主管  
高原群芳的风骚

腊梅含苞/玉兰微残/细柳弯腰/惟有你/在春色  
深处妖娆

……

冬雪的高原夜色/窗外/蛙鸣与蝉噪/相唱和/  
清桂月婆娑/淡妆浓墨/我在回廊穿风走过  
倏然陶醉/你/羞晕的花蕾

耳语和低诉/像嘴唇与酒杯般暧昧/欲望燃烧/火  
色玫瑰

……

二十年前/我就将自己灌醉/从此/记忆像破碎的  
琉璃

五年求索奔波的长路/夜夜难寐/那一眼/刹那惊

鸿/念彻心扉

同在高原/注定了我们要相遇/而相遇/是那样华美

不期而遇的约会/眼睛望穿了单反/很羞愧  
你在焦距里/我的爱之最

……

滇南京北/我一生流浪三千里/多想学古人/偷你到深山孤岛

远离了尘嚣/永世不归/可我/只是红尘的隐者  
你的香/早溢满江山万里  
宁愿在冬雪中迎风化雨/也绝不屋檐下低头受惠  
……

这就是你/诗人以高韵相夸的曼陀啊  
三月和春天属于你/就尽管绽放吧  
在下一轮秋月残缺前/在下一个四季轮回里  
就用最美的姿态/开一季灼灼其华的艳丽  
我因相思而憔悴的心/会勇敢地/迎接枯萎

时在2013癸巳年腊八日

补记:

如今又是秋风萧瑟的时节了。五年前的金秋九月，父亲不远千里送我进京。年年中秋，他和母亲每依北斗望京华，满心期待我能早日学成归来。我在京华，每见秋风卷落叶，亦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惆怅。同侪辈中，惟我双亲俱老，此间感受，固不可道。

适值毕业前夕，近来总觉烦扰：留京亦或回滇，实在纠结。责任与嗜好的零和博弈，如今在我，也不

过像山茶与冬雪罢。云南当然是茶花岁寒开，然而冬雪，难得年年白。孟子早就说过，鱼与熊掌，岂可兼得乎？

从三里河南沙沟杨敏如先生的绿窗书屋出来时，抬头正好看到钓鱼台国宾馆围墙外的银杏满树金黄，北方的物候已然深秋迟暮。杨先生今年98岁高龄，依然身体健朗，声音洪亮，毕竟世家闺秀，又岂是我世代为农的祖母可比！吾祖老且衰矣，况吾父力已难支，泰山在我，又安可辞？

走到深秋的背后，我郑重地拾起半掌黄叶，想要将它夹在书的扉页。父亲总是教我：欲脱贫，且读书！看着掌上秋叶交错的纹理，分明是父亲额头脸上的皱纹。我知道，北京的冬天就要来了。天气预报说，今冬北京或有大雪，但我想好了，无论长安的雪有多深，我都必须回家去工作！因为父亲的满头晴雪，足够掩映我爱的红山茶！

时在2014甲午马年深秋  
(选自《文心》第九辑)

TIANJINYOUJI

## 天津游记

□ 阮慧洁（北京，中央财经大学，注会2011级）

作为爱书之人，深受文字荼毒，总觉得年轻时应该一个人旅行。读易中天的《读城记》，有一句话印象很深：北京城、上海滩、天津卫。历史上，天津在河运、军事上均有着重要意义，泥人张、狗不理等民俗更是家喻户晓。于是，借着天时地利人和，乘着五月初的大风，偕室友，出昌平，坐上了通往天津的高铁。

天津是个美丽的城市，街道宽调整洁，两旁绿树成荫。景点很多，有五大道、古文化街、意式风情街、滨江大道等。在市内兜了一天，所到之处，游人络绎不绝，但不见脚下有垃圾，市民素质之高，可见一斑。从天津之眼上俯视，片片高楼和普通民居交错掩映，密集而不拥挤，井然有序。整个城市建筑色调偏亮，和海河的波光粼粼相得益彰。

在天津读书的同学领我们去吃了狗不理包子。包子盛在精巧的笼屉里，每个包子上打了十八个褶，状如菊花。咬一口，皮薄馅大，香而不腻。他介绍了狗不理的由来：有位伙计叫狗子，制作包子的手艺特别好。慕名而来的人蜂拥而至，狗子忙前忙后，顾不得招呼客人，于是大家都戏称他为“狗不理”，将他的包子称为“狗不理包子”。他还调侃道，这包子扔给

狗，肯定有去无回。桌子上有小碟子和醋壶，将包子蘸一点醋，吃起来更有滋味。同学还很内行地点了甜红豆粥，喝一碗，肠胃舒畅。

赶上了白天的末班海河游船，不仅省下了票费若干，还得以欣赏难得的黄昏景色。在海河上，听不见火车站人来人往的嘈杂，隔离了市区车水马龙的喧嚣。举头可见一片绯红的晚霞挂在天空，点缀了钢筋水泥的摩天大厦。俗语说，晚霞行千里。对于在外的人，这是个好兆头。船行至解放桥，导游为我们介绍了桥的历史。这是一座可折叠的桥梁，是天津市的标志性建筑。解放桥经历过租界的耻辱，目睹过壮烈的抗战，最终迎来了胜利的解放，因此而得名。河岸坐落着风格各异的名人故居，梁启超、袁世凯、曹禺……它们见证了那段升沉荣辱的岁月。如今，斗转星移，河的对岸建起了现代的五星酒店和高档住宅楼。而历史的尘埃早已散去，只余下静静的海河缓缓地流。

乘船归来，已是夜晚，便去往附近的商业街散步，时值五月，林林总总的商店外打满了新品减价的牌子，看得人眼花缭乱。街上的人不多不少，走路的节奏不紧不慢，像那些沉稳古老的建筑，像浑厚徐缓的河水。这就是一座城市的风格，一座城市的魅力吧。

天津一游，收获良多。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和行路都是学习的过程，从现在起，做一个心中有书，脚下有路的人。

（选自《文心》第九辑）

XIEGEIAQDEYIFENGXIN

## 写给阿Q的一封信

□ 刘志军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教育出版大厦)

阿Q先生, 你还好吗? 自从你在鲁迅笔下诞生以来就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有人说你不争气, 净给中国人丢脸; 有人说你是扶不起的阿斗; 有人把你的生存方式叫作“精神胜利法”; 有人说你的精神胜利法已经漂洋过海传到国外去了; 还有人说你还有后代, 哈哈, 真是天大的笑话。不过现在的舆论就这样, 前些时候还听说清朝的太监李莲英有几代玄孙呢, 这不是胡扯吗! 也难怪, 这事儿一直在那悬着呢!

阿Q先生, 我现在很困惑。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像你, 我不是说相貌上而是说性格上像。真的, 就说说我生活中的事说吧:

别人买车买房买地, 可我还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 住的是祖上传下来的老房子里。说实在的我买不起房买不起车, 可我还嘴硬, 总对别人说: “你也配。”就这样心安理得地过着贫寒的日子, 熬了一天又一天。反正中国买不起房子和汽车的人有的是, 也不是就我一个。

我常常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经常幻想哪一天老天开眼让我中彩票, 得上500万, 一辈子就不用愁了。可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个地破灭了。可我还是在不停地

幻想, 我管不住自己。就像你当初在破庙里幻想革命一样, 忘乎所以。

我是个穷上班族, 整天靠着那几个死工资度日, 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所以生活上很窘迫, 即使这样也拦不住我买名牌衣服, 戴名牌手表, 我觉得这样才显得阔气, 别人才能瞧得起我。有人说我装, 说我这一点很像阿Q, 阿Q就阿Q点儿吧, 我不在乎! 反正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

阿Q先生, 你是不知道。现在的物价上涨的速度像火箭一样, 直冲云霄。我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揣在兜里已经好长时间了, 偶尔掏出来看看, 还是那几张, 面值小得可怜, 而且少得可怜。这点钱娶不了老婆养不了家, 孝敬父母吧还有点寒碜, 买个电器吧还差得很远, 什么都干不了。我只好拿它们到一家小饭店喝一顿酒了。在结账的时候我就像你一样把这些零钱通通堆到桌子上, 让服务员慢慢数钱去吧!

昨天我又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 老板无缘无故地臭骂了我一顿。尽管我心里很恼火但在老板面前我还不至于现出原形, 老板骂累了终于走了, 我不失时机地在他背后骂上一句“妈妈的”, 当然老板是听不见的。阿Q先生, 我很少说粗话, 这句是跟你学的。尽管我知道这样做不好, 可除了这样做我还能做点儿什么呢?

不说这些了, 阿Q先生你觉得我是不是越来越像你了呢? 虽说你是个名人, 可我也不稀罕和你为伍。嗨, 真他“妈妈的”言不由衷, 你看我又在学你了!

(选自《文心》第九辑)

SHENGMINGSHIYIKEDAOZHANGDESHU

# 生命是一棵倒长的树

□ 徐燕（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推开院子门，小家伙撅着嘴站着，一脸的委屈，手里拿着树枝低着头在地上画圈圈。旁边是姐生气的叨叨：“天天都那么调皮，不听话。”我笑着走过去，问小家伙：“怎么又挨打了，又不听话了。”接着，就是姐诉苦的时间了，原来小家伙一大早上起来就在地上打滚闹脾气，姐教了一天的“a、o、e”，结果小家伙写了一天“a”还是不会写，写出来歪歪扭扭的。我听完，拿着零食哄着小家伙，很自信地说：“去，拿本子出来，我教给你。”小家伙屁颠屁颠地拿着本子跑过来，我拿着小家伙的手一点点地教他，边教他边想着法地夸他：“不错，这个写得不错。”教了好大一会才见那么一点点成效，小家伙就已经没有耐心想要出去玩了。我下决心要教他写自己的名字，小家伙皱着眉头、拿着劲儿，一笔一划地写出来的除了“中”字可以看出来，其他歪歪扭扭不成字儿，到最后，哄着也不再写字了。看着小家伙，我就想我当初学写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现在看来那么简单的一笔一划对小孩子来说竟是那么难和枯燥无味，小时候的我是不是也调皮不听话让爸妈生气，是不是学写字时也让爸妈急地哭笑不得，是不是也要爸妈打着哄着地学习。

回到家，就看见姥姥在门口坐着发呆。姥姥有点老年痴呆，智力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小孩子，也是天天要人开开心心地和她说话，哄着她。姥爷从别人那里得了一个偏方有助于活跃老人的大脑，妈每天晚上都要给姥姥做足底按摩，左脚右脚各一百次。每次妈都问：“先左后右，哪个是左脚？”姥姥就会把左脚放上，妈就会像哄小孩一样的夸姥姥做对了。每次都是妈开始数：“1、2、3、……”然后就是姥姥的结尾：“99、100”。有时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就觉得，人这一生越活就越接近最初的起点了。

生命像是一棵倒长的树，最初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一棵小树苗，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任何事物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都是未知的。我们的父母开始了当老师的历程，教我们吃饭、穿衣，教我们读书写字，教我们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渐渐长大，吮吸雨露、沐浴阳光，迎着朝阳茁壮的成长。从最初的儿童到少年到青年，我们开始挣脱父母去外面的世界闯荡。我们的父母却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最后却回到了儿童的心理状态。他们开始渴望子女能够回来看看他们就像我们小时候渴望爸妈一样；他们开始希望子女能陪他们说说话、下下棋，就像我们小时候闹着让妈妈讲故事，让爸爸陪我们玩游戏一样；他们开始感到空虚寂寞就像我们小时候自己在家期盼爸妈早点下班一样。渐渐地，他们年纪更大了，生活自理能力也会逐渐下降，他们会回到生命最初的起点，需要一个人搀扶着他们走路，需要一个人教他们吃饭、穿衣，需要有一人告诉他们世界的变化。

生命是一棵倒长的树，我们在爸妈这颗大树的庇护下慢慢地从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然后，我们的父母会慢慢地衰老，会不能抵挡风雨，会害怕电闪雷鸣，会需要一个庇护的场所。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子女，我们会像一颗参天大树一样保护我们的小树苗，为他们遮风挡雨，把他们抚养成一颗像我们一样的参天大树。渐渐地，我们会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慢慢地衰老，从参天大树变成一颗弱不禁风的小树苗，需要人来搀扶，需要人来为我们遮风挡雨。

生命是一棵倒长的树，是我们和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互补。

(选自《文心》第九辑)

JIANXINGJIANYUANDEHONGYANCHUANSHU

## 渐行渐远的鸿雁传书

□ 姜炳帅（北京，中央财经大学，文秘2012级）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这样描述收到千里而来的书信时的欣喜。锦书来时，西楼月满，闺中女子的心也圆满起来。鸿雁传书，美不胜收。

在手机发明之前，人们是怎么相恋的呢？没有短信，没有微信，能够天天相见的男女倒是没有什么相思的问题，可是异地恋的情侣甚至连电话都不方便打，最常用的沟通方式就是写信了。如今，年轻人们都不兴写情书了，连一张简单的小纸条都懒得动手传递。谁不乐于发一条快捷方便的微信呢？

我爸的床头橱里一直放着一摞信，除了日记本，这些信就是他最珍贵的宝贝，时常见他拿出来翻看，摩挲。那摞信，有的是老家亲人的家书，有的是朋友寄来的问候，更多的是与妈妈结婚前的情书，还有他们结婚后我爸在外一年里写的家书。对于不在一地的爱人来说，平日里想的最多的“我想你”一句话过于直接，似乎不该出现在薄透的红格信纸上，于是它们悄无声息地隐没在字里行间，隐没在信尾的“勿挂”二字中。

手书一封，“见信如面”。

至于内容。如果是家书，信里会充斥着大量家长里短，“入秋，孩子感冒了，又连着打了一周吊



瓶”；“冬至没让奶奶包饺子，年纪大了手上没劲，饺子边儿捏不紧老露馅”；“二哥来信说家里的两亩地包给别人种了”，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情意绵绵的情书、单相思严重的情信，语气诚恳的求复合的信，语气坚决的分手信。虽然语气坚决，一般都是礼貌而客气的，信尾还不忘书上对对方的美好祝愿。大多信件都是非常礼貌的。

青年们书信往来，相互鼓励，志向明确，斗志昂扬。这是一个通信越来越少的年代，中学时代我有幸有位笔友，每月一次的书面交流让我品尝到了写字的快乐和怀旧的乐趣。更重要的是，那种抚平情绪、认真思考、放下负担与朋友交流的感觉，真的能给一个年轻的孩子一些启发和感动。

至于笔迹。一手漂亮、潇洒的好字儿是很棒的“门面”。我爸是单位的“一支笔”，不仅是因为文笔好，而且在于字儿好看。爸爸的字儿非常有型，单个来看，每个字的骨架十分玲珑；整体来看，一页纸上的字错落有致。我爸写字的过程更是行云流水，让人感觉，他的灵气和才华，都化作了墨水，流畅地从钢笔尖儿缓缓流淌，在纸上凝成了漂亮的字迹。与我通信的朋友也写得一手好字儿，小楷被他写得聪明圆润。受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我把原来我写得丑的无法写成连笔字的字体改善了。俗话说，“字如其人”。谁说练字的唯一途径是临摹字帖了？看人家漂亮的信件是一种美妙的享受，也是一个自我激励的过程。

至于书信的礼节——中国是礼仪之邦，处处都有一套礼仪要遵守。信件中，每个时节的祝福语都有不

同，对不同对象的问候语也有差异。我爸爸那个时代的情书，打头的称呼是“小马”、“小姜”，第一句话是“展信佳”。

文雅些的，用风雅的文言道出问候。别离自春及夏时：“东风握别，倏届朱明。忆风雨别离，正绿野人耕之候，乃光阴迅转，目下已是碧荷藕熟之时。”自春别至秋：“知己阔别，春复徂秋。赋别离于昔日，杨柳依依，数景物于今晨，蒹葭采采。”自秋别至冬：“自经判袂，秋去东来。玉露初凝，迹日别离不舍，雪梅将绽，今宵感慨偏多。”

不同季节的祝福语也不尽相同：

“敬请春安，即颂春祺。并颂春禧，顺候夏祉。

此颂春安，即候夏安。即请秋安，顺颂秋祺。

并请秋安，敬颂冬绥。此请炉安，即请冬安。”

在这个时代，通讯变得快捷了，感情也变成速食了。短信发出去不到一秒钟，而写封信来回一次就要十天八天。近日收到朋友的信，结尾一句“冬祺”温暖贴心，信的内容反复读过几回都不觉得厌倦，朋友手书的每个字都是一片心意。通过信件联络交流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鸿雁传书，在今日，叫人领略到一种沉静的浪漫和别样的感动。

（选自《文心》第九辑）

XIANGXINGSANJI  
 湘行散记

□ 李确（北京，中央财经大学，日语2010级）

准备不充足的旅行听起来像悲剧，而清点好行囊的计划对我来说已失去了旅行的意义。

从未到过江南，第一次过江。

火车穿越太行时在泡面，跨江大桥也许只记录了磨牙梦呓。北方的眼睛没有像预想的一样被趋南的雨季层层润湿，而是被清晨钻出车厢窗帘的视野措手不及地捷足先登，葱绿。此刻，节省一夜的通讯娱乐设备的残余电量变得一文不值，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吞咽这鲜艳的早餐。时间越走我越没下车的勇气，这江南是被自然母亲多喂了多少乳汁才生得这般玲珑好看。印象里的白墙黑瓦的烟雨小巷被漫山遍野的红壤青茶颠覆，暗念这大山里会有哪些我生从未闻的物种出没，位移了千余公里的心情在左心房开始吟起少见多怪的歌。

长沙。下了车，竟全然不是车窗里的那些山川风物的模样，一片老气横秋的街町市井让我不禁拖着行李在老旧的出站口驻足。阴天里些许茫然，长途转车拉客的售票员、推荐旅馆住宿的老妇、熙攘的背包客抑或归乡人们，好想一眼望穿这座城。放平心情往前踱了几步，便顺利地打到了车去酒店，跟司机攀谈了几句沟通不了，而沉默和打表也许是对游客最诚恳的欢迎。这是一座规矩的老城，规矩得天气可以淹没喧

嚣。坡子街火宫殿的小吃便宜又赚足口水，撑得有些过意不去出了门却发觉漏掉了臭豆腐，可能是因为长沙臭豆腐已经普及为放之四海皆卖的国民小吃了吧。酒足饭饱溜到湘江岸上晒一晒夕阳是我此行最惬意的时光。江边的巨树下可能聚集了半个长沙城的老人们，吹拉弹唱，垂钓聊天，华夏之大却听不懂他们嘴里的生活。堤下顽童围着爸爸刚网起的一兜夹杂着水草的鲫鱼欢呼雀跃，一白发老汉脱掉衣服装进塑料袋系腰间，跳入江中，牵着狗儿渡江游去。江风临面，水泛粼光，我试想橘子洲头的湘江夜色会是个什么味道，游思无绪，想必家乡此刻的夕阳应该比这里更低一些。

八百年前我前世的书生竹杖芒鞋也要到一次岳麓山，比赶考一次科举都要来的幸福，不因程朱理学的经学治世，也不因忠廉孝洁的报国投纆，只为这一路的红壤青茶。

没有去张家界的旅行敢写“湘行散记”的题目我是够愚昧了，五日昼夜匆匆此行重在一个“散”字，我们此去目的在于文字里湘西主人沈老的家乡——凤凰。

山川为了保留住这座古城的灵气故意为难修路人，坐在大巴前排山崖咫尺胆小的我不忍睹目，土生土长的司机师傅曾经也是山涧里凫水的少年，所以他的车像勇敢的鱼一样穿梭于大山的柔肠。晚上到达凤凰胜似天意安排，非要我在最美的夜里遇见你。沱江换上晚装，披霓饰灯，走在街上气温不是穿着的束缚，不歇脚就已微醺于山雨欲来的湿润。夜市的叫卖是从不刺耳的，铺街的烧烤摊把游客当

做命中注定的营生，摊上促膝对饮烂醉的人们也不一定都在叨念同一件烦心事。吊脚楼上的酒吧是年轻人释放欲壑的乐场，烟雾和歌声掩盖了这座古城的历史，不过石板街上的小店门口也不乏着长裙面清秀的姑娘寄几张明信片给远方的朋友。至于这座城邂逅艳遇几率我们不得而知，只好买下一对清脆的龙凤铃聊以慰藉。沱江泛舟是必须体验的，到凤凰的第二天傍晚我们的小舟踏着绿浪径直驶入了凤凰的恹恹夜色，霓虹再起，江心只剩竹筏上十来只鱼鹰用喙清理着它骄傲的乌羽，于黑暗处惯看游客匆匆。

在苗王寨我见识了山里的姑娘们可以黑得很漂亮，这一行也一改我对《好声音》节目里某些少数民族歌手的成见。

湘楚之行，时至今日，最是怀念，属文以记之。

(选自《文心》第九辑)

SHENXIANCANGLIANGDUFUMU

## 身陷苍凉：杜甫墓

□ 傅丽婷(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与传媒学院  
汉语言2013级)

眼前这座坟头，极尽了苍凉。

苍凉亦哀凉。在诸大的坟头却鲜有装点，萧萧条条，空有两座石碑；苍茫在坟冢背后茫茫一片的柏林，林林总总，好像子孙满堂。

若不是亲历此地，我心中的诗圣之墓定非如此。他有着绵延至今的后代子孙，有着诗圣的头衔，有诗史为依傍，有着千百万中国人的无限敬仰——他的墓，不说金碧辉煌，也应该高贵、庄重、肃穆才是。因为在它之下，埋葬了太多：葬了七岁就能“开口咏凤凰”的少年诗才；葬了同李白“醉眠秋共被”的逍遥儒生；葬了“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困顿汉；葬了“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贤仁君子。葬了杜子美，也就葬了半个李唐。

杜甫陵园，位于河南巩义老城西北约六公里康店乡康店村西的邙岭上。陵园占地34亩，坐北向南。墓地东西并排三个土冢，西为杜甫墓，向东依次为长子宗文，次子宗武之墓。杜甫冢前有石碑两通，高约两米。前碑楷书“唐杜少陵先生之墓”，后碑“杜少陵墓”。冢上和四周遍植冬青和柏树，冬夏苍翠。陵园内主体建筑由大门楼、杜甫大型雕像、双层亭、诗圣碑林、杜甫墓、吟诗亭、望乡亭、草亭、献殿等组成。整个陵园种植花木3000余株，奇花异草点缀、绿

树成荫、松柏辉映，巍峨庄重，各种设施具有园林建筑风格，已成为邛岭上闪闪发光的一颗明珠。

我们到来时，已是暮秋了。地上覆满了落叶，空气泛着微凉，说话的时候，已经看得到隐约的白汽了。陵园里并没有许多的游客，大概是工作日的缘故，又或者它本就不是供人游山玩水消遣之地。眼下尽是一行的老师同学，大家三三两两，簇成一团。我一路看去，亭台楼阁，都显得破旧了，低矮的屋檐上排列的砖瓦有些残缺了，亭子的红色木桩也褪了些许的漆皮，碑林拓片的宣纸在秋风里扬起了边角——好像目尽一切，都染上了秋天的沉郁之气。我念起去年在成都杜甫草堂的时候，那是夏天，那光景，实在与这里不同。园林风光，清幽秀丽，流水萦回，小桥勾连，竹树掩映，时不时还可以看见池子里的鱼儿嬉闹跳转，而最不同的，是那里的来客如汹涌洪水。那时正值小长假，草堂的氛围更显得欢快了，记忆之中我也是如此，对着重建的茅屋雀跃道：“这都几室几厅了，简直是土豪！”这两处的光景实在是迥异。它们分别使我的大脑产生不同的图景，一张绚烂青葱，一张苍白沉郁；一张让我徒生一腔欢喜，一张让我的眉头锁紧，这样巨大的反差一时间让人有点接受不来。又有些，感受到生命的错落感了。

纪念杜甫的地方有很多，光是杜甫墓就有八座。这些纪念地场所，或许在依山傍水的桃园宝地，或许邻近闹市街区，或许在鲜有人踏足的偏僻之壤，这实在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是形式不同，包罗不同，让我们看到了杜甫生前的不同侧面。藉由那些不同的风景，然生不同的心情。在草堂，是“万里桥西一草

堂，百花潭水即沧浪”较为安稳的四年；在巩义，是“到处潜悲辛”漂泊天地的一生。

杜甫的一生，由乐转忧，像是他身后由盛转衰的唐朝。杜甫早慧，据称七岁就能写诗，十四五岁便能“出游翰墨场”，与文士们交游酬唱。二十岁以后的十余年中，过上了漫游的生活，先到了吴越一带，又到了梁、宋一带，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说的就是这段狂放的岁月。三十三岁时，杜甫和李白于洛阳相识，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我以为，在此之前，是杜甫人生中较为欢乐的时光。潇洒，狂放，壮志凌云。

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他来到长安求职，那时他还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自信和狂放。但长安十年，他一再碰壁，或许家庭背景不再有力，而李林甫等在权者从中阻碍。“安史之乱”后，杜甫一度困居长安，只身出逃的他投奔了肃宗，被任为左拾遗。但不久，又被贬。后来杜甫到了成都，开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间”的十一年。大历三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大历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这就是杜甫漂泊坎坷的一生。人们的印象中，杜甫总是忧国忧民、深沉悲郁的样子。很沧桑，好像他生来就是这样的沧桑。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年

轻时候的杜甫，也是一个个性狂放的人。《旧唐书》本传说他“性偏躁”“无拘束”“傲诞”。他的《壮游》中，自称“性豪业嗜酒，疾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与李白、高适等人交游时，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涉猎，也有几分任侠之气。《房兵曹胡马》以“所向无空旷”“万里可横行”写马，《画鹰》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这些杜甫早期的作品，有盛唐的缩影，充满着自信和英雄主义——这样的杜甫，有了浪漫的味道。

杜甫变得沧桑，好像是一首诗的功夫。那样的一首诗，就是《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他写实写着“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他批判批着“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忧民忧着“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他哀国哀着“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成了时代的杜甫。

当然，那不仅是一首诗的功夫。彼时，整个国家都处在剧烈的动荡中，王朝倾危，人民流亡，杜甫在这样国运衰落时，成为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又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了一起，这位诗人，辗转挣扎于漂泊的旅途，经历饥寒困厄，备受苦难，杜诗由朝气转而沉重。他所有的善良生发出来，他的每一丝情感都叹着民生疾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他的一生是很坎坷的，但他既不自怨自艾，也不

归隐山林田野独善其身，他挺直腰板在这个天地间。儒家本有“穷者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之路，但杜甫，不论穷达，也要兼济天下。

临走时，我忽而明了，这诗圣的墓为何这样凄清萧条，不附装点。大概唯有简单的一坟青冢，肃穆的一片苍茫天地，才能与他心怀天下、颠沛沧桑的一生相衬了。

（选自《文心》第九辑）

# YIBUSHIJIQIANNIANSIMA 一部《史记》， 千年司马

□ 王萍（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与传媒学院  
汉语言2013级）

田野考察的陕西第一站，就是慕名已久的太史公祠墓。

司马迁祠墓修建于西晋永嘉四年，就是公元310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司马迁的）遗文，大其功德，遂在芝水之南的高岗上建石室，立碑树柏，这大概就是司马迁祠的最初状况。其距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位于今陕西渭南市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韩城市南11公里的芝川镇东2公里处。

韩城有着“文史之乡”和“关中文物最韩城”的美誉，历史悠久，文物众多。而韩城文物之最当属司马迁祠墓。祠墓建在高耸的龙亭原上，东瞰黄河滩、西枕梁山，门前有韩奕古道，还有长70米的明代古石桥，道路东是汉武帝巡游之地扶荔宫遗址，今只留下高约5米的黄土岭下一排窑洞，上筑有高速公路桥，道旁立有遗址碑。

司马迁祠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习惯被称为“太史公祠”，俗称为司马庙。据《韩城县志》载“太史公传”云：“迁卒葬高门东南八里岭上，东望黄河，一丘岿然”。向目的地行进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太史公祠墓牌坊，穿

过此牌坊，沿宽宽的台阶登99级到祠院，院内有数十株参天古柏，再加上竞芳花木，充分显示司马迁的伟大人格与万代名香。中有北宋修建的献殿和寝宫，宫中立有宋代塑造的司马迁坐像。祠后是墓，墓用青砖砌之，嵌有八卦砖雕，传说是由元世祖忽必烈敕命改建，墓顶千年古柏苍劲盘桓，如同太史公崇高志向。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韩城。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一生十分坎坷。十岁时已能阅读诵读古文，稍稍年长之后边学游天下，之后回朝为官，后来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官刑，后任中书令。司马迁虽身残但志更坚，他曾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在忍受着耻辱的同时，立下不惊世的目标，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此书被称为二十六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和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司马迁还连同他人共同制定了《太初历》，这就是使用至今的农历。在这部历法中，他首次将二十四节气写入历法之中，并将正月列为岁首，为春节的形成奠定了历法的基础。郭沫若赞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传农历二月八日，是司马迁的诞辰之日，当地人都要到司马迁祠顶礼膜拜。少男少女须在仪式结束后，折一节墓上的柏枝，男插衣襟、女戴头，这样男的会变聪明，女的会生活美满。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说：“我们国家一直有三个‘大祭’：一是祭黄陵，属于国之祭、族之祭；一是祭孔子，属于文之祭祀，是对文脉的一种追踪；还有一个就是祭司马迁，它既是文祭，又是心祭，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缅怀。”

不知道是我们去的时间不是旅游季节，还是什么原因，太史公祠并没什么游客，显得冷冷清清的，这也使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太史公祠的参观，但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去司马迁祠之前在网络上看到的介绍和描述，参观者需要从一条比较陡的小路攀上去，抬头仰望，高山仰止之情便油然而生，当到达顶点的时候，眼前豁然开朗，放眼望去，便可见黄河奔腾而过，那时，心中便会感慨万千。但是，这终究只是想象，真实所见，并不是想象和描述中的画面。我看到的，是一座座的水泥桥墩和高速公路，刺目地兀立在黄河之中。我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当地文物局会允许在国家文物旁边修建这样的工程，实为一大败笔。当地政府应该对太史公祠的保护和宣扬加以重视，对其整体环境加以保护。

伴着讲解员的解说，在参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司马迁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和态度，以及忍辱含垢、经历艰辛但仍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司马迁虽然是封建社会的文人，但是他让我懂得了在逆境中坚强的生活，懂得缩小已有的痛苦，不能悲观厌世，更不能盲目轻生。

虽然每个人的不幸都可能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逃避的借口，相反，我们更应该积极地进行抗争。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对此，我深以为然，他绝对是我国古代士大夫的典范。这个悲情英雄的执着，无疑得到了成功，他留给人们的不仅仅的一部《史记》，还有他那满是伤痛和坎坷的一生带给人们的震撼和感悟，极致地诠释了“人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次太史公祠之行让我体会到了行万里路的重要性以及意义。行万里路跟读书是互补的，读书是静态的，行路是动态的，书中知识有限，只有行路眼观耳识才能补其不足。

“行路”就是为了在实践中更好的学习，李时珍、徐霞客、马可波罗、达尔文、哥伦布都是靠“行路”写出了宏伟巨著或取得重大发现。这次“行路”也让我们开阔了眼界，学到了许多在学校里接触不到的知识。

（选自《文心》第九辑）

# 后记

听到《文心·优秀诗文选》编排完稿的好消息时，我正在春城昆明准备着紧张的求职面试。当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姜炳帅师妹将我选好后交给她的稿件文字校对完毕并通过邮件传递给我时，心中不禁感慨系之：自从10月份跟随业师王强先生、左汉林师和2013级的学弟学妹们到秦、豫两省田野调查结束回京，我们就快马加鞭地投入到《文心》第九辑和《文心·优秀诗文选》的编辑工作中来了。

记得当时我将《文心》第九辑的稿件收讫后，把任务分发给2012级和2013级的学妹们时，她们课业繁忙，或忙于秦、豫两省田野考察的报告与游记，或忙于双学位学习与考试，或忙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几无空余时间。但她们毫无怨言，出色且高效地完成了《文心》第九辑的编辑、校对工作，让我感佩之余，更感到作为学长和学生编委负责人的惭愧。倘若我对《文心》更加用心些，她们能做得更有效率。

编辑完第九辑《文心》，我们又投入到本册《文心·优秀诗文选》的编辑工作中。至今想来，业师对我信任有加，只在大的方向上做了指示，就将具体的选稿事宜交由我来统筹。然而，因学力不逮，且文学感悟不足，选稿虽亦不敢胡来，却颇难差强人意，此我所憾，亦愧对先生错爱也。其后辗转，终于在11月初将稿件选完，并交由学妹们编辑、校对，而彼时，

她们更是学习紧张，考试在即。我在微信群里一次又一次要求她们修改，催促她们尽快完成任务，给了她们不小的压力，此亦我所愧也。迁延至今，我因求职从北京飞抵春城昆明，因而耽误了些时日。恩师三次来电垂询进展，我却只好催促学妹们尽快校对完毕，方能编排设计。此刻在昆明翠湖之畔看沙鸥翔集之景时，突然听到她们文字校对完毕的好消息，心中亦如释重负，诚可谓双喜临门。恨不得飞回京华，召集所有学生编辑们以当面向她们表示感谢。憾恨的是，我只能在电话里表示谢意。

因此，乘着春城风和日丽的暖阳，踏着海鸥醉人的歌声，写下此后记。借着春城的清风，托去对所有关心并为《文心》的杀青付梓做出贡献的人。首先，要感谢以胡树祥书记和王广谦校长为首的校领导、教务处的张苏教授以及文化与传媒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对《文心》从编稿到出版各个环节的大力支持。其次，要感谢以文化与传媒学院刘树勇教授为首的39号艺术空间的艺术家同事们。每期《文心》编排完毕后，我都要到39号艺术空间找杨蕾老师商讨具体的封面装帧设计事宜，多次催逼，心有歉意。更要感谢我的小伙伴们，无论多晚，她们都在我规定的时间内挑灯夜战，与我戮力同心，完成了本书的编辑、校对工作。对于我而言，每当编辑《文心》时，你们安好，才是晴天！在此谨录下她们的大名，以示感谢：

|               |               |
|---------------|---------------|
| 周围光（2014级硕研）  | 姜炳帅（2012级汉语言） |
| 杨潇潇（2013级汉语言） | 傅丽婷（2013级汉语言） |
| 李倩（2012级汉语言）  | 邱雪峰（2012级汉语言） |



盖美子（2013级汉语言） 韩 舒（2013级汉语言）

汪冲记于昆明翠湖之滨  
时在2014甲午年孟冬12月12日

学生编委

---

王乃萍 杜玫洁 温丽娜 张 滢 帅志聪  
袁滨绍 印博杰 王莲莲 袁静蕊 杨 梅  
吴慧琳 乔 琪 林柏成

策划\中央财经大学国家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主编\王强

文心·优秀诗文选刊

文心·优秀诗文选刊

生生：多位一体

游园

隐居（外一首）

思念如花

迷迭香

岁月醒悟十则今又重阳

翠湖夜话——写给翠湖边那个卖艺的老者

情书

等待一场雨的来临（外一首）

执子之手

寒露里的母亲姐姐夜静春山空

树林子

归

在异乡

行囊

致雨里的百合

四韵思怀

组诗：思无邪

一代人

组诗：春愁物语

殓诗房

飞鸟

没有伞的小孩

尘世之尘

恋

秋心

致《戏子》

散净居旧体诗新作选

组诗：游子谣

亡灵书（外一首）

与诸昆弟送老三南行（外二首）

宿愿

证道龙脊

好山好水好民歌

难得逍遥

难忘济南清繁里

致友人

乌镇——怀念中最美

游走的南北

雨痕

睡在画报里的民国女子

ISBN 978-7-5095-6393-9



9 787509 563939 >

定价：20.00 元